

天主教會怎麼了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CATHOLIC CHURCH?





梵二教会是一个裂教的教会，因为它与从宗徒传下来的天主教会做了彻底的决裂。它有新的教理、新的教职员、新的机构、新的崇拜，所有这些已经都被以往的教会在许多正式和权威的文件中所谴责。

大主教马塞尔·勒斐弗尔（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教皇庇护十二世

罗马天主教会迄今为止最后一位真正的教皇

在位时间：1939年3月2日 - 1958年10月9日

目录

序章	5
当今全面大叛教，在圣经里面有征兆	6
征兆一：假先知	6
征兆二：『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	7
征兆三：全面大背教	8
征兆四：敌基督	10
征兆五：新的道理	10
梵二降临时的预兆	12
来自真教宗们的警告	13
共济会	14
共济会文献	14
教会受迫害	15
现代主义思想	15
生命内在需求论	16
信仰是建立在个人体验之上的	16
远离天主	17
信理的进化	19
真正的天主信仰永不变	19
新的圣事	20
亚西西圣方济各的预言	20
若望二十三	21
梵蒂冈第二次大会	35
谁参加了大会	36
欧洲联盟	36

Periti (神学家)	38
参会教父们的评论——关于修改弥撒	39
关于祭司职	40
关于合一运动	41
参加梵二的非天主教观察员	42
梵二降低了圣母玛利亚的重要性	43
什么是牧灵大会?	44
完全不同的天主教理	45
梵二文献	47
教会宪章 (LG)	48
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 (DV)	49
礼仪宪章 (SC)	49
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 (GS)	50
大众传播工具法令 (IM)	50
大公主义法令 (UR)	51
东方公教会法令 (OE)	52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CD)	52
司铎之培养法令 (OT)	52
修会生活革新法令 (PC)	53
教友传教法令 (AA)	53
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 (PO)	53
教会传教工作法令 (AD)	53
天主教教育宣言 (GE)	54
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 (NAE)	54
信仰自由宣言 (DH)	55

大公主义（即：合一运动）	56
早期萌芽	57
不可能有多个真教会	57
唯一的真教会	58
自相矛盾	61
所有的宗教都是同等良善吗？	63
一个羊栈，一个牧人	64
天主教会有分支吗？	65
本质教理和非本质教理？	66
对反对声的回复	66
基督教的真正统一	67
一个类比	67
世界教协的第二次理事会	68
若望保禄二世大力推广合一运动	69
一个新的天主教理	75
梵二后的各种变化	76
在梵二前	77
在梵二后	79
梵二后的新概念	82
数据统计	91
圣召	91
保禄六世（P6）	98
新礼弥撒（Novus Ordo Missae）	114
对新礼弥撒有效性的严重质疑	125
誓反教和梵二新礼的对比——圣体祝圣经文	130

梵二所推行的，在教会历史上并不新鲜	135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治下的英格兰	143
新弥撒缺少了那些经文	147
礼仪革新后的悲剧效果	154
特伦多拉丁弥撒	158
行祭正典(Canon of the Mass)的历史	168
特许弥撒	183
新圣事	187
圣体圣事	209
坚振圣事	213
婚配圣事	215
圣秩圣事	227
终傅圣事	236
若望保禄一世 JP1	241
若望保禄二世 JP2	248
法蒂玛圣母的信息	262
法蒂玛第三秘密	268
玫瑰经	272
定断的原则	275
最后的分析	280
今日适用的指导	291
今天的天主教徒该怎么做	300

序章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后，天主教会变成什么了？教会学校和教堂为何大批关闭？为何教友离开天主教，参加其它的教派？为何神父结婚了，修女离开修院了，圣召低迷？为什么罗马竟然撒手不管，任教会衰败？法蒂玛圣母的第三个秘密，是不是在预言当今时代？为什么第三个秘密应该在1960年之前公布于世，但是到了1960年却还未公布？在本书里，上述问题得到了解答。太需要一本书，来好好的阐述今日教会之现状了。

教宗良十三说：“天主的祭司们，肩负来自天主强制的职责，要阻止谬误思想和异端学说的传播；……要揭露异端的谎言，曝光谬误的陷阱；要提醒朴实者，鼓励胆怯者，教导盲目者。”所以，对抗谬误就是神父的本分职责。

本书作者是两位双胞胎天主教神父（宗缺）。他俩对今日教会的处境，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本书呈现给读者的，就是多年的研究汇总。本书的观点，不只是神父的个人观点，而且广泛的摘自教会的权威教导，包括，教宗、圣人、教会圣师的著述，以及神学家和平信徒的作品。

本书分为八个部分，分别是：简介；第一章：梵二大会；第二章：新弥撒；第三章：拉丁弥撒；第四章：圣事变亵渎；第五章：梵二教宗们；第六章：童贞荣福玛利亚；总结。

读者的所有问题，本书无法一一全部解答，但是却深入的解答

天主教会怎么了？

了其中的大部分。愿读者们带着客观的态度，阅读本书并思考，作者为当今的黑暗世界，向天主祈求仁慈，并求圣母转祷。

当今全面大叛教，在圣经里面有征兆

当今，末世话题被频频谈论。圣经记载了许多的自然界灾难，和属灵的灾难。经上用瘟疫，地震，战争来当作世人背叛天主的警告。以及，那些自认以基督之名传福音，行奇事的假先知们，所讲所行都是假的，他们的出现也是对世人的警告。那么，圣经论到我们这个时代，说了什么？

征兆一：假先知

宗徒们问耶稣，末世的征兆有哪些时，耶稣多次提到，有假先知。就是那些狡诈的人，被撒殚所激励，去蒙蔽欺骗大众。

“你们要提防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跟前，外披羊毛，内里却是凶残的豺狼。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荆棘上岂能收到葡萄？或者蒺藜上岂能收到无花果？这样，凡是好树都结好果子，而坏树都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要砍倒，投入火中。所以，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玛窦7章15-20）。“

“到那一天有许多人要向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因你的名字说过预言，因你的名字驱过魔鬼，因你的名字行过许多奇迹吗？那时，我必要向他们声明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罢！」（玛窦7章22-23）“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欺骗你们，因为将有许

多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我就是默西亚；他们要欺骗许多人。你们要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但还不是结局，因为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国家要起来攻击国家；并且到处要有饥荒、瘟疫和地震。但是，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那时，人要交付你们去受刑，要杀害你们；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为各民族所憎恨。那时，必有许多人要跌倒，互相出卖，互相仇恨；（玛窦7章22-23）“

“许多假先知要起来，欺骗许多人；由于罪恶的增多，许多人的爱情必要冷淡。唯独坚持到的，才可得救。因为将有假默西亚和假先知兴起，行大奇迹和异迹，以致如果可能，连被选的人也要欺骗。看，我预先告诉了你们。所以，几时你们见到达尼尔所说的『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已立于圣地，——读者应明白。（玛窦7章24，14，23）“

征兆二：『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

“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是达尼尔先知首先提到的，我主耶稣在马尔谷福音（十三章、十四章）里也论述。难道指的是，遭受洗劫后的，一片荒芜的天主堂？这里面，也包括那些举行过读神仪式的，遭受玷污的天主堂吗？

在1993年的一本月刊的某篇文章里，记录了一件“可憎之事物”。文章说，“这是麻省Worcester历史上的不幸。他们用油漆涂掩了圣保禄主教府墙壁的画像，用重锤拆掉了大理石祭台的围栏，把起重机开进教堂，拆掉了大理石祭台。”

天主教会怎么了？

正如，“他要使祭祀和供物停止，在圣所内要设立那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直到决定了的毁灭倾注在破坏者的身上。（达尼尔先知9:27）”和“他们也去亵渎圣所的堡垒，废除日常祭，在那里设立了那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达尼尔先知11:31）”

巴比伦人和罗马人，都曾经亵渎过耶路撒冷圣殿。自梵二后，全世界天主教会遭受的亵渎，就可以被称为“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梵二后，他们破坏掉具有天主教的元素和特征，教堂被丑化、亵渎。

正如，“圣殿落在外人手中时，圣殿好似成了一个被轻贱的人…我们的圣所，我们的华丽，我们的光荣，都成了一片荒凉…（玛加伯上2:8,12）”

征兆三：全面大背教

会发生全面的大背教，是基督亲自警告我们的。在祂第二次降临时，整个世界都背离了祂的教导。祂说，

“但是，人子来临时，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路加18:8）”

在基督二次降临时，会有许多人不承认基督是真默西亚和真天主。在末世时，他们会追随一个假默西亚。

“我因我父的名而来，你们却不接纳我；如果有人因自己的名而来，你们反而接纳他。（若望5:43）”

“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将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就是在你们中间，也要有人起来讲说谬论，勾引门徒跟随他们。（宗徒行实20:29）”

“因为这种人是假宗徒，是欺诈的工人，是冒充基督宗徒的。这并不希奇，因为连撒殚也常冒充光明的天使；所以倘若他的仆役也冒充正义的仆役，并不算是大事；他们的结局必与他们的行为相对等。（格后11:13）”

“不要让人用任何方法欺骗你们，因为在那日子来临前，必有背叛之事，那无法无天的人，即丧亡之子必先出现。（得后2:3-4）”

圣经里，论到了三个不寻常的事件：

- (1) 一场大背教（如：背离信仰）
- (2) 敌基督统治
- (3) 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背教者，就是领洗过的基督徒，全面否认他的信仰”

纵观全世界，我们目睹了梵二后的背教，到达了如此广泛的程度。如果把梵二后的时代，称作后基督教时代，是再恰达不过的。所谓的“新时代运动”，鼓吹人本主义思想，在后基督教时代，用人取代了天主。结果就是，被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教育出来的社会大众，对基督教各种谴责批判。

同时梵二后，发生的各种暴行（如大规模的堕胎，安乐死等），让人不寒而栗。人类面临思想和心灵的困惑，远远超过对有形的物质世界的困惑。当今，背教发生的如此的普遍，而且发生在天主教的核心信仰上，即耶稣基督就是天主。因为，有太多的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现了。

天主教会怎么了？

征兆四：敌基督

“丧亡之子”敌基督，会号称自己是世界之主，是基督，但其实他是一个冒名顶替者。依靠撒殚的能力，他会行很多的奇象和异象，欺骗人们像天主一样朝拜他。圣经中，基督多次警告我们要小心，基督二次降临时，末世出现的敌基督，会带领许多人走向丧亡。

“他即是那敌对者，他高举自己在各种称为神或受崇拜者以上，以致要坐在天主的殿中，宣布自己是神。（得后2:4）”

征兆五：新的道理

耶稣基督二次降临时，最终把敌基督及其追随者打入无底深渊。

人类，会嫌弃按照天主的真理度生活，而且要编造新道理，用自己发明的道理给自己的生活和行为找借口。

“圣神明明地说：在最后的时期，有些人要背弃信德，听信欺诈的神和魔鬼的训言（弟前4:1-2）”

“你应知道：在末日，困难的时期必要来临，因为那时人只爱自己、爱钱、矜夸、骄傲、谩骂、不孝顺父母、忘恩、负义、不虔敬、无慈爱、难和解、善诽谤、无节制、无仁心、不乐善、背信、卤莽、自大、爱快乐胜过爱天主；他们虽有虔敬的外貌，却背弃了虔敬的实质。（弟后3:1-5）”

“因为时候将到，那时人不接受健全的道理，反因耳朵发痒，顺从自己的情欲，为自己聚拢许多师傅；且掩耳不听真理，偏去听那

无稽的传说。（弟后4:3-4）”

那么，基督的预言，是否已经来到？我们今日是否见证了预言的实现呢？

参加梵二大会的意大利热那亚总主教，Siri枢机评价梵二时说，“这是教会史上最大的灾难。”

天主教会怎么了？

梵二降临时的预兆

在19和20世纪新旧交替之际，当时的社会，正处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社会的雏形阶段，人类就像叛逆的青年，社会中如洪水泛滥般涌动着各种新思想，新观念。这些思想也进入天主教会内，企图让教理和教律去顺从当时的世俗标准。当时的庇护九世发布通谕《谬论要录》，总共谴责了八十一个错误和异端；之后，圣庇护十世在通谕《论现代主义的谬误里》严厉谴责了现代主义，并且要求以后神父晋铎时，要公开宣认天主信仰，并发誓抵制现代主义谬误和异端。现代主义披着天主教的外衣，使用天主教的用语，然而却篡改了其含义。不知不觉的，许多神职和教友的思想，被现代主义谬误所渗透。

梵二前的教会，就已经弥漫有懒散松懈的情绪。当今众多的“主日教友”，之前就不重视信仰。所以梵二来临时，他们毫不犹豫的张开双臂，全面拥抱梵二的变革。梵二的变革，解放了他们，再也不用像梵二前那样严格过日常生活，要严守十诫，勤于祈祷，勤望弥撒，还要公开宣认信仰。他们非常欢迎梵二带来的改变，因为让他们生活变得轻松了，不需要刻苦弃绝自我了。

“长久以来，他们已经放弃了要改变世俗世界的念头，因为他们先失去要改变自己的渴望。最终，他们成为了世俗，就像被捕蝇纸粘住的苍蝇。”

来自真教宗们的警告

最后一位真教宗庇护十二，包括他和在他之前的真教宗们，都预见到现代主义异端思想侵入天主教会。这种侵入是缓慢的，隐蔽的，通过许多有现代主义思想倾向的神学家，神职的言论，潜移默化的渗透进入教会。庇护十世和庇护十二，用通谕专门谴责过这些人。

“因为撒殚对人类的不断进攻，因此，说谬论的人（行实20:30），恶人和行诈术的人(弟后1:10)，好空谈，欺骗人的人（弟1:10）从不见少。必须承认，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亲眼目睹，仇视基督苦架的人数有了极大的增长。他们用新奇却欺诈的行实，破坏教会的活力，他们深藏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推翻基督王国。（圣庇护十世《论现代主义谬误》1907年）“

“追随谬误的党羽们，不仅公开与教会为敌，甚至在慈母教会内也有隐秘的敌人，他们行为越隐秘，就越危害教会。他们就是被教会敌人发明的毒教理所渗透的，认为自己是教会改革者的某些神职和某些平信徒们。（圣庇护十世《论嘉禄·鲍荣茂》1910年）“

帕希利枢机（即未来的庇护十二）曾说过：“我听到周围的那些改革者说，他们想要拆掉至圣圣所，摧毁教会的普遍结构，废除掉所有的教堂装饰，用教会历史来折磨教会。”

梵二施行的各种“改变”，在梵二前不久，都是教会谴责的对象，梵二后的教会与梵二前的教会，完全不是同一个。

“天主教信仰是教会全部礼仪的内核，教会礼仪则包含了天主教

天主教会怎么了？

信仰的公开见证。如果有人，把祭台恢复成最初墓穴里桌子样式；或废除黑色祭披；或在教堂里禁止使用圣像和塑像；或使用的苦像没有体现耶稣遭受残忍刑罚；此人就背离了正道。（庇护十二《天人中保》1947年）“

共济会

由于共济会是天主教会的敌人，参加共济会的教友要受到绝罚的惩处。本书之后会揭露许多神职，包括梵蒂冈高级神职都是秘密的共济会会员。这就解释了梵二进行各种改变的缘由。

共济会文献

在共济会的许多泄露文件里，可以看出他们这些年来对天主教会所作的。

“只要花100年的时间…… 主教们和神父们就会以为他们是跟随伯多禄旗帜的方向前进，然而他们实际上是跟随我们。这些改革（译者注：未来的梵二改革）必须要用服从的名义推进。”（The Permanent Instruction of the Alta Vendita最高层的永恒指示 1859年出版）

“终究会有那么一天，教宗在圣神的激励下，宣布撤销所有的绝罚和禁令。那时，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团结在教会内，那时，犹太人和穆斯林也被祝福，被召回教会…… 教会根据相似性，按程度排列并承认所有的教派，用爱和祈祷，与全人类共融。到那时候，誓反教就不存在了，他们还有什么可反对的呢。那时候，教宗就真正是信仰领域的君王，对世上的王国，他想怎样就怎样。极有必要推

广这种普世性的爱德。“The Permanent Instruction of the Alta Vendita 最高层的永恒指示 1859年出版）

“这些日子，在罗马流行蔓延的普救说，非常接近我们的目的。我们要全心全力的支持若望二十三的革命。”（苏格兰礼共济会法国最高议会）

教会受迫害

基督许诺过，天主教会要延续到时间的尽头。但这许诺没说，教会能免受敌人的进攻和迫害。从教会建立的第一天开始，数不清的内外之敌就对教会展开了进攻，他们的势力很可怕，他们的憎恨不可平息；基督的教会就自己本身，没有军队和武器反抗进攻和暴力。如果不是天主的手臂在保护，教会早就被敌人的势力和诡计胜过了。

圣庇护十世曾在罗马的修院举办讲座时，问在场的修生：“基督的真教会有什么特征？”“陛下，四个。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只有这四个吗？”“还有罗马。”修生补充道。“非常正确。”圣父回复：“那么，哪一个特征，是最显而易见和最醒目的？”在场修生无人回答。然后，教宗继续说，“我告诉你们：是受迫害。福音里说，‘如果他们迫害我，他们也会迫害你们。’对我们天主教徒来说，受迫害就是我们的每日用粮；受迫害，是我们作为基督门徒的最确定的标记。”

现代主义思想

想要搞明白，梵二后发生的一切，就先要完全理解现代主义思想

天主教会怎么了？

想的每个面目。现代主义思想，是各种堕落道德的集合。堕落的知识分子，创造出各种理论，为各种道德败坏，树立借口，故意用这些理论对抗天主的法律和真理。所有的“现代理论”，都源自其理论发明人和追随者们，具有的某种道德缺陷，进而产生出的对抗天主的动机。

任何现代主义思想，背后都有一对互补的信条支持——个人享乐主义，和社会乌托邦主义。这对信条，就是大众知识分子堕落生活的产物。

梵二后许多的天主教神学家毫不察觉的，就饮下了这剂信仰的毒药。现代主义者对教义教理加以改造，使清晰明确的教义屈服在个人良心的判断。从此，教会绝对的道理，和绝对伦理，就不复存在了。于是，什么是对和错，在梵二前有清晰的，绝对的判断标准，之后就由每个人根据“情景伦理”自行判定了。

生命内在需求论

现代主义者相信，人的生命内在，需要天主，所以，天主信仰源自这种感觉或者需求，而不是灵魂受到天主光照的信德。

生命内在需求论，本质是一种文件进化论，认为人类的信仰生活是随着社会文化而发展的。这个理论否定了真理是天主启示的，否定了教会的任务是守护永远不变的天主启示真理。

信仰是建立在个人体验之上的

现代主义者认为，信仰是人类各自由理性活动的产物。有形的教会妨碍到了每个人的自由，所以教会没有存在的必要。（译者注：

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信仰是每个人想出的来，因为每人想法有差异，所以才有了不同的信仰。中国教友许多都是这样，既号称信天主，同时又信佛的，大有人在。）他们相信，人创造信仰，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人本主义信仰，自己是自己信仰的最高主宰。外在的天主，这个概念，被现代主义者所排斥。他们相信，人只需借自己的努力，就可以看顾好自己的信仰。这其实是一种个人主义。

天主教信仰完美无缺的揭示了人和天主救主的私人关系，与现代主义下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在个人主义理念的指导下，现代主义者重新编写了圣经（译者注：比如梵二后的思高圣经），重新解释了基督的教导，并按照现代生活方式，对十诫的要求进行重新规定。现代主义者胆大妄为的改造了天主教信仰，把天主的启示救赎工程，变成了人的思想产物。如果他们相信真有万物主宰的天主，他们怎么胆敢做出如此自负傲慢之事？

远离天主

当今衡量一个人的成功和幸福，就是用他占有多少世俗财富做标准。正直的道德，强健的性格，平和的灵魂，等等的属灵标准，在今日世界，早就失去了重要性。现代人再也不愿相信，尘世生命，只是为进天堂的立功之地。现代人想马上就有属于他自己的天堂。

《福布斯》所谓一篇1993年文章《已经有了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还不幸福》，里面说：

天主教会怎么了？

“期盼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幸福的人里，我们是第一代人。但是，我们却没有找到幸福。原因是：如果你不相信存在一个更高级的世界，如果你只相信只有现世才能提供幸福的唯一机会，那么如果现世没有让你变富有的话，你就绝望了。

诗人W.H.Auden把二战的时代称为“焦虑时代”。我认为，那个时代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有史以来，人类世界开始大面积的抛弃天主——把祂从我们的良心中拿走，忘记了生活的大前提，祂是我们每天的一部分，是我们一切生活的创造者。

人抛弃天主，后果极其可怕。生活就会变得异常艰难，人们变得恐惧和胆怯。抛弃天主，就等于抛弃了给我们宽慰和美善的最大源泉。“

当代的很多人每天活着，就当天主不存在一样，所以我们目睹，今日在全世界猖獗的各种不幸与恐怖的罪行，难道还有什么可惊讶的吗？人一但放弃灵魂终向，就自贬为畜生动物的档次。

梵二新创造了一个感觉轻松，没有压力和束缚，处处提供便利的宗教，并很快就得到了广泛的，普遍的接受和欢迎；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准备好了，等着梵二教。天主教原有的灵魂层次的追求，和超性的目的，变成了物质层面的追求，和自然性的目的。基督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祂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这些话令人非常扫兴，所以必须要改变祂的话。此世界的主人敌基督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统治整个世界。他将领导一个世界宗教，就是信奉物质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宗教。敌基督的世界宗教，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现代主义信仰的精炼版吗？

信理的进化

现代主义发明的伪科学（译者注：如进化论）极大的影响到了教会里的现代主义者们，他们相信，既然伦理标准可以依不同人而改变，那么天主教义也可以依人而改变。改变教义，就能构造出一个提供信仰便利的新宗教。整个教会、信理、礼仪崇拜、圣事等等，都必须适应这个世界，而不再要求让这个世界适应天主教。天主赏赐的圣传、权柄和教义都必须服从在个人良心下。

真正的天主信仰永不变

天主教义永不会更改，只是由于过去时间久远，在圣神的无误指引下，教会阐述教义，使其越来越让人容易理解。天主永不会创造新的教理，天主的教理就和天主一样，永不会更改。

那什么是教理的发展？教会早期圣人Vincent of Lé eins对此解释说，

“无论个人的，还是教会的智慧，学识和理解，肯定会随着年代的增长而增长；但这种增长仅在自身种类内发生。就是说，在相同的信理，相同的含义，相同的用意下。信仰的增长，与肉身的成长很相似，随着年纪增长，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在成长，但每个器官还是原来的器官。”（译者注：比如，母腹中的胚胎虽小，但是五脏六腑各司其职，功能分毫不差。教会早期如胎儿，信理虽简短，但与教会后期的信理分毫不差，含义丝毫不变，前后完全是同一个道理，只是解说更为详尽罢了。）

天主教会怎么了？

梵蒂冈第一次大会（1869-1870）谴责了“教义进化论”的思想。

“我们信仰的道理，来源天主的启示，这不是一种哲学体系，人类的才智也不能够圆满的阐释这些道理。天主教会以基督的净配的身份，受基督的神圣委托，忠实的保存这道理，做到准确无谬误的解读。所以，慈母教会一但解读了，并宣布了某信理的意思，就不允许拿需要更深入的理解当借口，废除已宣布的信理含义。”

新的圣事

现代主义者们相信，七件圣事不是基督设立的，而是源于人的宗教需求和信仰冲动。所以，圣事只是为了培育信仰而使用的标记和符号。现代主义的这些异端言论，被教会数次谴责。

亚西西圣方济各的预言

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曾经预言了，教会将有大磨难和考验。这考验是从梵二开始吗？我们来看预言是怎么说的，

“将会有一个人不合法选举的教宗，他会开启一场大裂教。那时候，教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在四处宣讲，让许多身处不同修会，不同级别的人，对教理产生困惑和怀疑，然后认同这些异端言论，我的修会也会因此而分裂。如果旷日持久，就会有全普世的分歧和迫害，许多天主子民会丧亡。”

若望二十三

提起若望二十三，人们就会想起他的“打开教会之窗”的知名主张，以及是他1962年召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我们现在回头看，他打开了教会的窗户，然后一场龙卷风席卷了教会。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被世人称为，“好教宗”的若望二十三。从他的生平，能看出他思想上受到了什么样的外界影响。

1881年11月25日，Angelo Giuseppe Roncalli 在意大利Sotto il Monte出生。

1892-1895，Roncalli在Bergamo的备修院念书。1895-1900，他在Bergamo的大修院念书。1901年，他去了Appolinare的修院继续学习。

1901年11月30日，参军，部队服役一年。

1904年7月13日，获得神学博士。

1904年8月10日，由主教Appotelli在Monte Sacro的圣母教堂祝圣，晋铎为神父。之后，Roncalli在Bergamo教历史课和神学课，之后给本地教区主教当秘书。

1913年，Roncalli开始参加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煽动人们暴力对抗政府权威。

Zsolt所著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一书里，记载了一个细节。“Roncalli所在堂区，有一个叫Nicolo的教友。Nicolo整天倡导‘社会进步’和‘市民罢工’，就好像这两件事是一回事。Nicolo曾写过一

天主教会怎么了？

个备忘录，为‘正义、和平、自由’列出了行动计划。这些计划包括了各式各样的专门针对天主教会成员的暴动。在备忘录的末尾处，有大量的签名支持，其中一个签名非常引起关注，那就是Angelo Roncalli的签名。”

1914年6月1日，Roncalli陪同Bergamo修院院长，去罗马访问。圣座圣职部秘书，Giuseppe De Lai枢机，怀疑Roncalli是隐藏的现代主义者，开始对Roncalli进行背景调查，并密切关注他的行为。

截止1918年11月11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Roncalli为随军神父。

1921年，Roncalli神父的一位在修院时就认识的密友Ernesto Buonaiuti被绝罚出天主教会，Buonaiuti是Roncalli神父晋铎后献第一台弥撒的辅祭。1924年，Buonaiuti再次被绝罚。1926年，Buonaiuti被宣布vitandusin. Vitandusin是教会绝罚里最少见和严重的一种，是由教宗个人发出的绝罚。（译者注：也就是说，Roncalli的密友，在两次被绝罚后，被教宗庇护十一世个人发出了第三次绝罚。可见Roncalli结交的都是什么样的异端朋友，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1924年，Roncalli在拉特朗大学得到了一份教职，他在这里教书直到他被怀疑为现代主义者。之后，他就被解除了教职。此后，Roncalli就在梵蒂冈做一点不重要的琐事，受到严密的关注。自从他被贴上了现代主义者的标签后，这个标记就伴随他的余生。

1958年，“在当选为教宗后不久……Roncalli到圣职部的办公室索取他的个人档案。他说他想明白为什么他常规的晋升被拖延了那

么久。然后，他就看到了他的名字很早就被标记为‘可疑的现代主义者’。”

1925年3月，教宗庇护十一封Roncalli为拉巴特总主教（位于摩洛哥境内），但仅仅是名义上的。

1925年4月，Roncalli任教会驻保加利亚代表（无外交权）。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在当地的第一次讲道，他就要求天主教友忘记对东正教的偏见。

1934年11月，Roncalli总主教被任命为对土耳其和希腊的宗座代表。

1944年12月，Roncalli总主教被任命为教廷驻巴黎使节。

“为何庇护十二会选择Roncalli作为驻巴黎使节，很难理解。他的确没有听从国务卿的建议。而且Roncalli在伊斯坦布尔的极其有限的活动记录，也没有值得提拔的功绩。有一种说法是，生气的庇护十二给de Gaulle送去一个二流的外交官，表明其不悦的态度。”

在Roncalli担任使节时，法国的“工人神父运动”发展迅速。神职们进入工厂，号称为基督重新赚回工人们。但真实情况是，他们去工厂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大量的神父整天参加罢工和抗议活动，根本没有做弥撒、念日课的时间。许多工人神父参加了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共产党的工会给参加天主教工会的很多教友制造了丑闻。在1954年，在耶稣会和多明我会把修会神父撤出后，这种情况最终得到清除。大多数工人神父们回到了自己的教区。反叛的神父离开工厂后，娶妻生子。

天主教会怎么了？

然后，圣座指派Roncalli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察员。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的各种组织都以被共产主义思想和无神论严重渗透而臭名昭著。Roncalli对共产主义的容忍，是否来源于教科文组织的经历呢？

1953年1月15日，Roncalli被任命为威尼斯总主教，10月29日，领受枢机职。

1954年4月22日，Roncalli拒绝参加发起设立玛利亚母后瞻礼的请求。

他说，“设立这样一个瞻礼，会造成极大的偏见，会损害天主教会的团结，损害与这个世界的再适应过程。耶稣在临死前，他对若望说：“看，你的母亲。”不管对信仰还是礼仪，这句话已经足够了。一切对玛利亚的尊重，凡是超过这句话限度，虽然可以教导并打动虔诚的灵魂；但是对更多人而言，无论天主教会做的多么好，这些尊重只能是更激怒他们，用现代术语表示，叫产生了反效果。”

可见，他特别害怕对圣母的敬礼会干扰他的计划，就是让天主教会与世俗世界合一的计划（译者注：这个计划，就是上文Roncalli隐晦提到的再适应过程。）。

1957年2月1日，意大利社会主义党第32次会议在威尼斯召开。Roncalli称呼这些社会主义者“兄弟们”，并邀请他们来自己的住处，还在威尼斯城里张贴海报宣传，尽一切努力让他们有“家的感觉”。总主教Roncalli还热情的拜访了威尼斯的共产党市长和市议

会，并给与最好的祝福。

1958年10月8日，教宗庇护十二去世。那时没人想到Angelo Roncalli能成为教宗候选人。

一位专门采访教宗选举的美国新闻记者，这样写道：“Roncalli的个子不高，体型圆胖，与其他的强力候选人相比，是轻量级选手。”

令人惊讶的是，在选举之前，Roncalli就非常确信自己最终会当选。

“在教宗选举的前一天，Roncalli会见了一位重要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客Giulio Andreotti，此人后来多次当选意大利总理。Roncalli告诉Andreotti，如果选Montini为教宗是符合正常逻辑的，‘但是如果跨越传统选举办法，并非不可能’，听到这话，Andreotti目瞪口呆，‘我认为，那时候Roncalli非常确信他会被选为教宗’”

“狡猾的老Roncalli很清楚懂得枢机们选他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的。他之后写道‘当枢机们指定我来负责统治教会的至高责任时，我已经七十七岁了，大家广泛的认为我是临时的过渡教宗’”

1958年的教宗选举还出现了令人困惑的情况。自中世纪的传统，用烟来通知圣伯多禄广场里的信友们关于教宗选举的结果。西斯廷教堂的烟囱冒黑烟，就说明没有候选人当选，然后选票被烧掉。冒白烟就说明有候选人当选为新的教宗。然而本次计票中，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冒出半黑半白的烟，连梵蒂冈电台的播音员也困惑了。他们不

天主教会怎么了？

停的为播报错误而致歉。西斯廷教堂的烟柱最开始略带白色，然后是纯白色，只有到最后，纯黑色。“

1958年10月28日，“尽管经过漫长几天的投票，Roncalli依然平静的坐着，依然信心满满。当他最后被选举上，被询问用什么名称时，他一边回答，一边从口袋里取出提前准备的讲话稿。他是有准备的。”

当被询问是否延续前任的政策时，若望二十三回复说，

“想想庇护十二会怎么做，我就会相反的去做。”

“与其他的教宗不一样，若望愿意不考虑信条的前提，并与世界对话。”

《时代》杂志的通信员Wilton Wynn说，Roncalli“是如此的宽容，以至于他在教会的内部掀起了一场革命。”

在若望二十三当选后，一位三十三级的共济会员对一位天主教徒说，“你们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好教宗”。

Roncalli取名若望二十三。若望二十三这个名称，曾被一个假教宗在1410-1415年使用。历史上的假若望二十三，被真伯多禄的继承人所驱逐，并宣布假若望二十三是异端者，裂教者。为什么Roncalli故意要取臭名昭著的若望二十三为名，实在难以理解，或者，另有隐情？

1958-1963，这个时候，世界已经普遍意识到，若望二十三是教会生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时代》杂志的通信员，Robert Kaiser描述若望二十三，是“一

个天才政客，沉着又狡猾的革命家。”

1958年11月17日，若望二十三宣布，他将擢升二十三个新枢机。这样，总枢机人数达到了75人，就超过了1586年教宗西斯笃五世规定的70人枢机。70人枢机团制度，自西斯笃五世，直到底护十二世，从未改变过。

当然，70人并非是不可更改的制度，只是一个将近300年的传统做法。自若望二十三开启了增加枢机团人数的做法后，他之后的梵二教宗们，也是如此。把自己的朋友同事塞进领导岗位，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力，这种做法，更像是马基雅维利思想教育出来的政客风格。总主教Montini，也就是保禄六，就是通过这样，一步从主教变为枢机的。梵二之所以如此，还有疑问吗？

1959年1月25日，若望二十三正式召集梵蒂冈第二次大会。

“教廷询问若望二十三，召开大公会议想得到什么。若望二十三穿过房间，推开窗户，说到‘关于大会，我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新鲜空气。我们必须把自康士坦丁时代，就累积在圣伯多禄冠冕上的灰尘给抖下去。’”

他想得到：

“一大股新鲜空气，因为，我们希望从固步自封的隔离区里走出来，不再朝着共产主义者扔石头。”

“大会的最终目的是团结；为了团结，方法就是以现代社会为目标，进行改革和更新，改革天主教会，改革教会的方法，改革教会的使命。就像教宗亲口喜欢说的，‘跟上时代的节奏’”

天主教会怎么了？

若望二十三知道，再大的改革也要通过逐步的变化完成，他曾说：“走路慢的人，就走的安全，走的更远”

梵二改变了天主教，虽然天主教理的轮廓丝毫保持没变，但是信仰的实质逐渐的失去了。这些改革非但没有吸引更多人加入天主教会，反而造成许多人离开了天主教会。改宗皈依天主教，成了过时的词汇。对话，妥协，境遇伦理（主张道德观应依情况而定）成了最新的战斗口号。

1959年6月25日，通谕《Ad Cathedram Petri在伯多禄座位》称非天主教徒“分离的兄弟和子民们”。而此前，天主教会将所有的教外人的称呼是异端、裂教或外教人。

1959年12月，在第二次枢机议会上，若望二十三增加了8名枢机。他们中的几人将对梵二的方向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主管与非天主教信仰关系秘书处的Bea神父就是其中之一（译者注：由神父直升枢机）。

若望二十三设立了基督徒团结秘书处这个组织，并指派Bea枢机负责，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天主教会才具有真理解释的唯一和排他性。若望在推动伪合一运动方面，必须与他的老对手Ottaviani奥他菲厄尔枢机竞争。Ottaviani枢机曾经下令取消计划在罗马举办的伪合一祈祷活动。但是若望二十三上台后，否决了取消令。这场合一祈祷最终举办，誓言教和天主教徒共同参与其中。这次合一祈祷在当时的罗马，就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行动。

最关键的是，圣母要求，路济亚修女关于法蒂玛圣母的第三个

秘密在1960年必须向世界公布。若望二十三阅读了第三个秘密，然后把第三个秘密放进一个密封信封，带回到了梵蒂冈秘密档案处。若望二十三说：“这个秘密不涉及我的任期。”

1960年2月8日，葡萄牙新闻网ANI（Agencia Nacional de Informacao）说“据梵蒂冈消息，法蒂玛第三秘密将永远不会公开。”

1960年3月，若望二十三又提名两位枢机，枢机团人数达到了85人。这是374年以来，最大的枢机团。

1960年7月25日，若望二十三开始执行大幅修订后的弥撒礼规和日课礼规。法蒂玛第三秘密要求在1960年被公布，对弥撒礼规的修订也在1960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若望二十三和之后的教宗们多年拒绝公布法蒂玛第三秘密？

1960年12月20日，若望二十三在梵蒂冈接待了安立甘教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Geoffrey Fisher。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在罗马欢迎异端的安立甘大主教。（译者注：由此可见，忠贞教会当今如此悲惨，共产党迫害只占次要原因，根本原因是梵二教的出卖。而且不仅仅出卖中国的忠贞教会，英国的也一样。梵二教跟共产主义，跟异端的勾结，始于若望二十三。）

曾任共济会大东方会意大利分会会长的Giuliano di Bernardo，也是特伦多大学的副校长和哲学系教授。在他最近出版的《共济会的哲学观》书里说，共济会的成员非常广泛，不仅有来自非基督宗教的高级别信徒，还有许多来自安立甘教，东正教和路德教的主教

天主教会怎么了？

们。还包括，安立甘教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东正教的君士坦丁牧首，此二人也是共济会成员。若望二十三与君士坦丁牧首在一次伪合一运动的对话中，气氛极为友好亲密，充满了相互理解。

另一位法国共济会员，Yves Marsaudon是梵二大会期间，天主教会和共济会的重要联系人。他说，“唯有共济会才能解决当今世上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无论是有组织的教会还是各种政党，不管出于多少的好意，他们都无法处理这些问题。”

在Roncalli就任宗座驻巴黎使节时，他与Yves Marsaudon相识并结为密友。此外，若望二十三还邀请这位法国共济会员来宗座夏宫做客。

前面提到，若望二十三设立了合一运动秘书处。这个秘书处组织的第一次活动，就是与一个叫世界教会理事会的组织建立联系。并在1961年，派出五位天主教官方观察员，参加在新德里举办的世界教会理事会的会议。

1961年，若望二十三发布了通谕《慈母与导师 Mater et Magistra》，允许天主教徒把选票投给给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主义党，并且加入他们。

1962年，枢机团人数进一步增长至87人。

截止1962年，若望二十三会见的安立甘和誓反教领导人，比历史上的任何教宗都要多出许多，以至于当时的人纷纷议论说，如果你是卫理宗的人，会更容易的见到教宗。

1962年，Eugene Tisserant枢机在法国梅茨会见了俄罗斯东正教都

主教尼科季姆，并发出了参加梵蒂冈第二次大会的邀请。尼科季姆提出了唯一的条件，就是大会上不得谴责共产主义运动和思想。于是，自梵二开始，对共产主义丝毫不提。1962年的这次会见，史称梵蒂冈-莫斯科协议。在梵二快结束时，尼科季姆抵达罗马参加大会。（译者注：不得不再次提醒忠贞教会的教友一个事实，你们绝不是梵蒂冈第一个出卖的，梵二跟共产主义早就勾结起来了。）

尼科季姆是克格勃特工，享受着苏联官员的待遇，这是众人皆知的，根本不是秘密（译者注：根本就是苏联爱国会，可想大陆爱国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在1961年的新德里，这位尼科季姆就代表苏联俄罗斯东正教参加了世界教会理事会，也不令人惊讶。

然而，南斯拉夫枢机Stepinac和匈牙利枢机 Mindszenty被苏联当局禁止出境参加梵蒂冈第二次大会。（译者注：中国自然也没有枢机和主教参加。）

1962年10月1日，若望二十三正式召开梵二大会。

在开幕式上，若望二十三说“谴责已经够了！”Bea枢机领导的促进基督徒团结秘书处，把天主教会以前对待异端的态度，彻底做了180度的转弯，现在新称呼他们是“分离的兄弟们”，从以往的辩论到现在彻底的对话与合作。

“分离的兄弟们”这个词，就让人感受到，那些因为自己的错误而离开天主教会的非天主教徒们，跟天主教会依然保持着某种联系。

整个大会期间，若望二十三邀请Montini枢机，即未来的保禄

天主教会怎么了？

六，住在梵蒂冈。他是唯一享受此特权的枢机。Montini枢机，也是极少数能在若望二十三弥留之际探望的枢机之一。若望二十三可能知道自己会在梵二大会结束之前死亡，所以他希望Montini枢机能继续他未完成的工作。许多枢机都知道若望二十三希望Montini能当他的继任者。

1962年11月，若望二十三在私人场合，对三十位日本和尚发表了讲话。在场的工作人员以为教宗会感谢日本和尚的来访，并向他们解释天主教才是最真最高的宗教，以及全人类都应该信。然而，教宗却对佛教表达了尊重，并或多或少的说了信天主和信佛祖具有相同的基础之类的话，所有有信仰的人都应该一起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和平协作。

1692年11月13日，若望二十三把大圣若瑟的名字添加到弥撒的正典祭文里。这是1300年以来，首次对正典祭文的改动。这个改动直接触犯了圣庇护五世的对正典祭文的禁令（Quo Primum）。

若望二十三的态度，让许多人感到不安。一位意大利记者Furno写道“我回忆起，在若望去世前，一位主教对我说‘如果上主没有开了他的眼，就请上主闭了他的眼吧。’”，“尽管他日子不久了，但若望还有足够的时间能发动一次革命，对天主教会进行一次大修。”，“1949年，圣座（即庇护十二）禁止所有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拥护者，以及自愿参加共产党讲座的人领圣体。还有更严重的惩罚，所有宣讲、辩护和传播唯物主义和反基督教义的共产主义的天主教徒，自科绝罚。”

若望二十三说，“教会不是阻止共产主义洪水的大坝。教会应该积极主动的去做什么事，而不能够，也不应该反对任何事。”

1963年，他的通谕《和平于世》，号召与共产主义进行对话，这篇通谕的后果就是有一百万意大利人把选票投给了意大利共产党。

《和平于世》的第一句问候句，对全世界打开了窗口，但也再次激怒了教廷里的保守派。在过去，通常情况下，通谕的对象都是天主教友。但是若望二十三，前所未有的增加了“普世所有的善心人。”为了确保这点改动能被充分的理解，若望提前把这份通谕发给了苏联克里姆林宫的尼基塔·赫鲁晓夫总书记。

表一：1964年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统计表

从1917年至1959年，在苏联境内，以及苏联势力内国家的天主教会结局：

- A.处决：主教55人；神父和修士12,800人；天主教徒250万人；
- B.监禁或驱逐：主教199人；神父32,000人；天主教徒1千万人；
- C.15,700神父被迫放弃神职，强制做其他工种；
- D.大量的修院和修会被解散；1600个修道院被没收充公，31799间教堂被关闭，400份天主教报纸被停刊禁止，一切天主教组织被解散。

1963年3月8日，若望二十三私下会见了赫鲁晓夫的女婿Alexei Adjubei说道，“赫鲁晓夫看起来，像是被天主选中做大事的。”

这些“大事”包括修建柏林墙，共产劳改营，大屠杀，驱逐乌

天主教会怎么了？

克兰人，并饿死百万乌克兰人吗？对俄罗斯本地人来说，赫鲁晓夫是家喻户晓的“乌克兰屠夫”。

一个天主教教宗，作为基督在世的代理，居然赞扬公开的无神论者，而且不理会被无神论政权迫害、处决的百万天主子民，这是自相矛盾的。

1963年6月3日，若望二十三去世。

某法国城市里，犹太学校的学生们冲进教室，找老师去了解这位好拉比（译者注：暗指若望二十三在当时犹太教的眼里，是拉比）逝世的细节，誓反教牧师Charles Westphal和George Casalis说，“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誓反教徒们为了一个教宗的去世而悲痛。”

若望二十三死后，枢机Ottaviani对他的手下人说，“那么。为了欢迎改革之风而打开的教会窗户，现在是时候关上它们了。”

若望二十三被路德教封为圣人，瞻礼日就是去世日6月3日。异端的马丁路德神父、若望、卫斯理、加尔文等人，当然也是路德教的圣人。

在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当地的共产主义领导的，但梵蒂冈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神父组织发布声明说，《和平于世》是若望最著名的通谕。（译者注：是不是又想起了爱国会？）

梵蒂冈第二次大会

梵二大会跟历史上任何大会都不一样。1962年10月5日，《时代》杂志说，“过去，教会在面临明显的危险的时候，就召集大公会议——比如异端的兴起，裂教，内部腐化，或来自世俗政权的威胁。当下梵二召开的时代，罗马天主教会看起来是如此的强壮和稳定，有5亿5千万信徒，人数达到历史最高；至少有41万8千神父和94万6千修女。”梵二前，教会总共召开了二十次大公会议，每次都是因为出现严重的异端思想，需要谴责。但在1962年却没有，除非你认为召开梵二大会，应该谴责现代主义。但实际上，令许多人惊讶的是，梵二并没有谴责现代主义，却接纳了现代主义。许多主教以为，梵二会正式的谴责无神论的，极度仇视信仰的，严重威胁世界和平的共产主义思想。然而，因为已经签署了秘密的梵蒂冈-莫斯科协议，从没有任何的谴责。

被苏联当局驱逐的布拉格枢机若瑟伯兰住在梵蒂冈，某天他收到了一份捷克斯洛伐克报纸的剪报，里面赫然写着共产主义者已经成功的渗透了梵二大会的每个委员会里。

梵二大会非但不谴责谬误，不捍卫信仰，反而邀请非天主教徒参加大会。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非天主教徒居然积极的参与了许多梵二法令的编纂工作。

1445年的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与梵二形成鲜明的对比。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坚持信仰，成功劝说许多的东正教会回归普世天主教

天主教会怎么了？

会，宣布服从天主教宗。梵二恰恰相反。若望二十三在会议伊始，就宣布本次大会不追求团结，不解决基督徒之间的分歧，不试图建立各个教会的统一领导。

若望二十三希望与所有人交朋友，不惜用修改基督的教导为代价，不去冒犯那些“分离的兄弟们（就是那些自我选择离开天主教会的人）”

大会一共分为四个会期，每个会期两个月，分别在1962年到1965年四年里的每个秋季进行。大会开始于1962年10月，结束于1965年12月。

本次大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偏离了天主教会所有大公会议的教导，特别是偏离了特伦多大公会议和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在天主教会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比梵二更具有破坏性。梵二的错误教导，直接造成了大量天主教徒离开教会，加入了其他的宗教。

谁参加了大会

参加大会的主教来自于各地：欧洲39%，南美18%，北美14%，亚洲12%，非洲12%，中美洲3%，大洋洲2%。在四年内，一共2860位主教参加了全部或者部分会期。（有274位主教没有参加梵二，原因是重病和政府阻挠）

大会结束时，一位德国神学家感叹道“撒殚就在本次大会中，有时你几乎可以掐到他”

欧洲联盟

梵二大会期间，静悄悄的进行着各种密谋活动，包括修改教会

规矩，大量使用含糊不清的词语。欧洲籍主教占了梵二参会主教们的大部分，对梵二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力。来自西欧的自由主义主教们，在梵二会议期间，形成了所谓的“欧洲联盟”，并制定了实施目标和计划。他们控制了大会主要的几个委员会，梵二之后的信仰自由、大公合一、礼仪改革等三大革命性改变，这些西欧自由主义主教们要负主要责任。这些人实际上影响了梵二大会的方向，包括：Lienart枢机, Suenens枢机, Doepfner枢机, Frings枢机, Koenig枢机, Alfrink枢机（这几位被称为“欧洲联盟”），以及Lercaro枢机, Leger枢机, Montini枢机（未来的保禄六）和Meyer枢机；主教包括：Wojsyta（未来的若望保禄二），de Smedt, Camara和Maximos Saigh IV。

这些人在四年大会期间耗费了可观的精力和时间制定目标和策略。他们的目标包括，控制教会，把教会变成达到他们最终目的的工具。这一小群主教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无法控制教会。他们还必须劝说大会的其他主教们接受他们的领导。因为大会的其他主教们，对本次大会召开毫无准备，原因上文也说了，本次大会召开并没有设定议题。于是其他主教很容易的就接受了“欧洲联盟”主教的领导。在获得领导权后，这些主教把自己的同盟者都填充在大会的低级却关键的职位上。这些同盟者，又被称为periti(神学家)，通过各种战术手段和细节措施，来实施自由主义“欧洲联盟”的政策和方向。

天主教会怎么了？

Periti（神学家）

在本次大会上，有一个神学家团体Periti的意见极大的影响了参会的主教们。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仅在几年前，庇护十二曾经下令，紧密的监视这些神学家，并从重要的岗位上调离他们。这些所谓的神学家的研究工作，不是捍卫，而是攻击天主教义，如基督的神性，玛利亚的卒世童贞，原罪，地狱的真实性，圣体真实变化，婴儿领洗的需要。他们还反对神职独身制、婚前贞洁，支持人工避孕等。

威斯敏斯特总主教John C.Heenan说：“Periti里一些人的言论和作品，给天主的教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们中的极少数丝毫不把主教们的教导当回事，甚至，也不把教宗的教导当回事。”

总主教说的Periti极少数人，就是孔汉斯，卡尔加内，爱德华·施雷贝克，格里高利·包姆，伊夫·康加尔，若望·考特尼·穆雷，亨利·德·吕巴克，若望·魏里布兰德斯和戈弗雷·德克曼。在整个梵二会期里，这几位的地位如同大明星一般。

由于穆雷和吕巴克二人的作品有严重问题，被长上所斥责，所以他俩并没有受邀参加梵二大会的开幕。然而，在第四会期的时候，他俩不仅是最活跃的Periti成员，而且还助祭了保禄六的特别弥撒。

梵二大会的议题很广泛，而且很新颖，有很多主教当时都征求了Periti的意见和建议。在意识到梵二大会朝着新的，尚无标明的，朦胧的神学水域前进时，这些主教很欢迎并最终接受了Periti的这些

新颖的神学意见。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梵二结束后，很多的 Periti 神学家被提拔到主教和枢机的位置上，进一步推广这些理念。

梵二第一个会期，礼仪是核心议题。就像 400 年前的马丁路德一样，对礼仪改革的大声呼喊，回荡在圣伯多禄大殿里。

整个 Periti 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要数孔汉斯和卡尔加内二人。他们的影响力，来源于他俩不遗余力，极其热情的思想贩卖。孔汉斯说：“凡是来参会的，保证回去的时候跟来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从没想到过，从主教的嘴里能说出如此直白放肆的话来。”

梵二大会迅速的采纳了马丁路德当年的很多提议，让孔汉斯既吃惊，又幸福。比如，弥撒从拉丁改为当地俗语，允许平信徒可以圣体圣血同领。孔汉斯还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天主教会如同路德允许他的神职结婚一样，允许自己的神职结婚。

卡尔加内，则深刻影响了许多的天主教教义。他取名的“同一个世界教会”理论，被采纳进了《教会宪章》。他发明的主教团制度，以及教宗和主教的关系新定位，被写入了《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参会教父们的评论——关于修改弥撒

罗马天主教的礼仪，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就是永恒的拉丁弥撒。在特伦多大公会议上，弥撒经文被编纂进法典，目的就是防止谬误篡改弥撒。这次修编后，就是特伦多弥撒。

1962 年 10 月 30 日，Ottaviani 枢机发言说，“我们要修改如此历史悠久的，神圣庄严的礼仪，这是在制造奇迹，还是制造丑闻？弥

天主教会怎么了？

撒圣祭不可以当成时装设计那样跟随不同的时代潮流。”话音未落，Ottaviani枢机的麦克风就被工作人员关闭，会场的许多主教们哄笑着，奚落声回荡在圣伯多禄大殿内。

Gaetano Cicognani枢机反对《礼仪宪章》，因为这个宪章其实就把完整一体的弥撒拆散后的零乱打包，造成了圣事的无效和败坏，并且拒绝签字。如果缺少他签字，《礼仪宪章》就无法生效。若望二十三命令国务卿Amleto Cicognani去劝说他的亲哥Gaetano Cicognani枢机，不拿到枢机签字同意，就不要回来。

梵二后，一位时任礼仪改革准备委员会的神学家回忆当时的劝说场景，年迈的Gaetano Cicognani枢机一边流泪，一边挥着要签字的文件，说“他们让我签这个，但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签。”然后他把文件放在桌子上，拿支笔签了。四天后，枢机去世。

关于祭司职

南斯拉夫Smiljan Cekada主教1964年10月14日，在大会上发言，强调圣洁性对祭司职是非常必要的，说到：“我们要特别强调，对教会的生命和圣化这个世界来说，祭司职是非常重要的。祭司应是抵抗世俗精神的有效解药。唯有圣化自己，祭司才能自我保护，免于世俗化和自然主义的潜伏危险。如果对这些危险不加以注意，一些祭司就会松懈废弛，在告解厅里草率随意的处理精妙复杂的伦理问题。尽管自然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主流，祭司还是要通过圣化自己的生活，来对抗自然主义。祭司必须要真神贫。尽管司铎的穿着跟生活圣洁不圣洁没直接关系，但是人们还是会问，为什么这

么多司铎穿着完全如平信徒一般。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勇敢的阻止司铎生活世俗化的猛烈进攻。世俗化不是一条通往灵性重生之路，而是通往叛教之路。”

关于合一运动

巴西主教Grotti1963年10月27日发言，说：“搞合一运动的目的，到底是在宣传真理，还是遮掩真理？大会到底是应该阐述天主公教的教理，还是阐述与我们分离的兄弟们的教理？……遮掩真理这种行为，既伤害我们天主公教徒，也伤害非天主公教徒。伤害我们是因为，我们变成了撒谎的虚伪之徒。伤害他们是因为，显得他们很脆弱，显得他们被真理所冒犯……让我们公开的宣认我们的信仰。让我们这些在教会里当导师的人，用爱德教导真理，而不是遮掩真理。”

西班牙枢机De Arriba y Castro说，“促进对话危害天主教友的信德，特别是普通教友，他们在面对异教专家的各种辩论时，准备不足。”

许多参会的教父们，完全反对《大公主义法令》和《信仰自由宣言》两份文件，因为这两份文件在天主教义上妥协了，显得天主教会不是基督建立的唯一真教会。

西班牙枢机Quiroga y Palacio要求彻底修改这两份文件，因为里面的措辞和体裁，明显是倾向于那些分离的兄弟们，没有考虑公教教友们读到这样的文字时，会面临何等严重的威胁。枢机在大会上控诉说，满篇都是模棱两可的话，如果推广这些新道理，就要付出

天主教会怎么了？

传统道理消失的代价，而且本次正在进行中的大会，即将正式批准的道理，恰恰是圣教会长久以来所谴责的自由主义。

有三位枢机Jose Bueno y Monreal, Browne和Parente站在神学立场上，反对这些新教义，但是他们的抗议根本没有人听。就算大会中的反对声不断，但现代主义者的阴谋计划依然逐步实施。

参加梵二的非天主教观察员

一些非天主教观察员也受邀参加了梵二，并且他们的影响力是深远的。一位神学家说，“当30, 40或50个观察员在梵二大会出现时，视觉效果对心理产生的重要影响，比所有教父加起来还要大。”

有55个非天主教观察员，来自于17个宗教派别，参加了梵二的第一会期。有66个非天主教观察员，来自于22个宗教派别，参加了梵二第二会期。各种派别有，东正教、英国国教安立甘、路德宗、长老会、公理会、卫理会、基督会、贵格会、旧天主教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奥地利基督教协进会等等。

若望二十三对这些非天主教代表们表示了欢迎。参会的教父们也不希望在捍卫天主教训导时，“得罪”了这些客人，或表现的“没有爱德”。

天主教的主教们被安排坐在左右两个半场，而誓反教的观察员们，坐在紧挨着教宗祭台的一个凸出包厢上。每个非天主教观察员都有会议日程，可以翻阅所有的会议记录，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在Periti允许后，就可以安排与任何一位参会主教见面。所有的

观察员与参会教父一样，享有全部知情权，无任何保密限制。其中一位著名的誓反教观察员，Oscar Cullmann教授说，“每天早晨，我就越来越惊讶于我们真的成为了大会的一部分。”

梵二降低了圣母玛利亚的重要性

许多参会教父提议，在大会文档里，给荣福童贞玛利亚单独编写一章，着重阐述玛利亚是天主一切恩宠的中保。但是这项提议，遭到了来自德国、奥地利、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主教们反对，因为他们不愿意冒犯这些誓反教观察员，于是这项提议被束之高阁。这些誓反教观察员在梵二削弱荣福童贞玛利亚的地位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枢机Spellman建议，圣母的章节里省略不提她的头衔，比如以前教宗使用的协同救世者，reparatrix等，因为对誓反教来说，这太难理解。他反而进一步建议说，“大会的任务，就是教导公教徒，而不是教导其他人。”

泰泽祈祷会的会长Max Thurian，是一个有强烈合一精神的誓反教神学家，也是观察员之一。他在大会上表示，在讨论教会合一时，天主教关于圣事、恩宠的教理都可以谈，然而圣母礼敬和圣母学是想都不要想的。

另一位路德宗的誓反教神学家H.Asmussen，也很真诚的推动合一精神。他认为，玛利亚的救恩地位问题，毫无疑问是各个基督宗派形成分裂的原因。

誓反教认为，天主教的圣母学就像死亡迷宫，给福音信仰播撒

天主教会怎么了？

了死亡。所以，誓反教必须抵制天主教圣母学，才能让他们的誓反教良心安宁下来。对童贞玛利亚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使得天主教和誓反教中间形成了深深的，没有可能跨越的沟壑。

但是梵二却在这沟壑上修建了一座桥。玛利亚是合一运动最大的障碍。必须把玛利亚放进橱柜里藏起来，才能安抚那些根本不想了解圣母与基督关系的誓反教徒们。在合一道路上，必须把圣母拿掉。整个梵二大会，对玛利亚的态度都是生冷的，刻意用取悦誓反教观察员的方式来回避。这是对玛利亚的凌辱，是再次掌掴基督，因为玛利亚是天主之母。

梵二初稿里，有117处引用了历代教宗对圣母的教导，最终稿里只剩下14处引用。圣母地位被严重削弱后的文字表述，看起来开启了天主教-誓反教的对话之路。

当然并非所有的参会教父都是这个态度。许多教父希望保留天主教的教义，甚至推动更大的圣母礼敬。超过400位主教希望宣布新的圣母教理；其中有300位支持圣母是一切恩宠的中保，50位支持圣母是协同救世者，50位支持圣母是人类的精神母亲，20位支持圣母的至高尊严和权柄。

什么是牧灵大会？

有很多神学家，以梵二是牧灵大会当理由，论证梵二异端是正当的。在教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牧灵的”大公会议。梵二以前，教会一共有20次大公会议。因为参会的主教来自于世界各地，所有这些会议被称为“大公的”。这些大会的教义和决议，都被当时的

教宗所批准，因而这些教义和决议毫无谬误。

梵二仅仅是“牧灵的”吗？根本没有所谓的“牧灵的大会”这种说法。这个词，是梵二结束时发明的，为了更容易让梵二所做的看似正当。

卡拉拉内说：“如果把本次大会的教义认为仅关‘牧灵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样会降低教义的级别，狭隘使用范围，什么也没改变。”

若望二十三，保禄六和超过2000的参会教父们最终签署了梵二文件，这些文件生效了。凡是不遵守这些“改变”的，拒绝教导梵二新教义的神父们，要么被迫提前退休，或者被禁言，或发配到边缘的教区。不服从梵二“改革”，是不可容忍的。

完全不同的天主教理

贯穿梵二的期间，整个世界都清楚的观察和意识到，天主教会的框架发生了剧烈的改变。许多深入分析的报告出现了。美国双月刊《星期六晚邮报》花了10个月调查研究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1964年11月28日发表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得出梵二创造了一个新的教会的结论。1965年12月17日，Life杂志发表关于梵二的文章，标题就是“新的涡流围绕着伯多禄磐石”。1965年2月，Look期刊的首页标题为“天主教会的革命”，到1967年5月2日的首页标题变成了“基督徒和共产党员，陌生的新同伴”。

一位天主教刊物的编辑说“近四百年的教会历史，四年之内就改变了”

天主教会怎么了？

“每个人都在眩晕中，需要好久才能安静下来”

梵蒂冈自己制造了一种新的誓反教信仰，与天主教完全不同。面对这个新突变，他们自己也没有准备。这种新变种的天主教信仰，可以取名为“兼职天主教”。

梵二前历史上，从没有过如此多天主教徒明目张胆的不服从教宗命令的。梵二后，创造了一种新历史，就是这些反叛者不但不离开，而是留在教会中，继续自称是好天主徒。Andrew Greeley神父称这些人为DIY天主教徒，他们只服从自己给自己立的规则。

梵二后，一个接一个的天主教神学家们不断修改教会教义，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有些人认为玛利亚的童贞只是一种象征；另一些人则说耶稣的人性超过耶稣的神性。以要有爱德为理由，要求教会同意立婚、再婚、堕胎和婚前性的呼声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圣事也被逐渐的视为象征意义。调研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修生希望能结婚。数以万计的神父和修女要求解除誓愿，回到平信徒的身份去。

梵二文献

梵二大会共批准并颁布了十六份文件，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教会日常、启示、礼仪、今日的教会、与世界的沟通、合一运动、东方教会、主教、司铎的培养、修会的培养、平信徒、神职、传教、教育、与非基督徒的关系和信仰自由。

《天主教世界报道》1992年10月的评论文章说“梵二的各项新措施的实施，彻底改变了天主教会，恐怕比400年的誓反教改革全部加起来还要多。”

梵二颁布的文件，本质上与之前任何大公会议的文件都相左。过去大公会议的措辞，精准且毫不含糊，用词清晰、确切肯定，表达意义无误，前后不矛盾。然而，梵二的文体和用词，经常含糊不清，表达意思不确定，有误导和欺骗的成分。

教会必须精准正确的，给全世界传播基督的教导和教义信理。耶稣基督亲自教导的时候，就是清晰确定的。真理从不含糊，真理就是完全的，无条件的，绝对的。真理没有程度、阶级、强弱的分别。确定的事物，不会发生改变。不管在哪，一加一，永远等于二，一夸脱永远等于32盎司，一升永远等于1000毫升。一个能制造精密设备的能工巧匠，必须精准操作，精细的切割、钻眼、打磨，才能达到可控的误差。否则，那些粗制滥造的活塞、涡轮、齿轮组件或者手术设备，要为多少条人命负责。同样的，天主教会的教导必须永远清晰确定、精准、无误，否则天主教会要为多少个丧失的

天主教会怎么了？

灵魂负责呢？当然，梵二文献的大部分内容都还依然是天主教的。然而，文档整体却弥漫着虚伪的气氛。编写梵二文献的那些狡诈者当然知道，不能在众人眼皮底下“拔羊毛”，所以他们用“裹糖衣”的办法，把谬误包裹进去。

教会宪章（LG）

1、教会的范围

{15 ……不保持在伯多禄继承人领导之下的共融统一的人们，教会会有多种理由仍与他们相连……

16那些尚未接受福音的人，则由各种方式走向天主的子民。…以色列这一蒙选的民族，为了他们的祖宗，也是极可爱的…

…回教徒：他们自称具有亚巴郎的信仰，同我们一样地钦崇惟一的、仁慈的、末日将要审判人类的天主…}——摘自《教会宪章LG》

阅读这些文字，似乎可以推断出所有的人都已经是基督建立教会的一部分。梵二重新定义了教会，所有的人都分享一样的食粮，一样的功效，一样的悲伤和快乐。那么既然如此，还有必要改宗基督建立的天主教会吗？传教士还有必要冒着殉道的危险把福音传遍地极吗？

我们不要忘了，基督亲口说，“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玛窦12:30）”，“我再给你说：你是伯多禄（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决不能战胜她。（玛窦16:18）”。

2、主教团制度

《教会宪章》里，创造了一个新的最高权威，主教团，规定“主教团在训导与牧权上分离，对整个教会也是一个享有最高全权的主体”。主教团制度下，主教们行事无需对其他人负责，教会圣统制实际上被废除了。许多主教变成了独行侠，教导他们自己发明的教理。教宗则仅被认为是罗马主教，扮演着一种类似东正教君士坦丁牧首的角色“均等同级之一”。教会的中央核心权柄被这份法令彻底摧毁了。

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DV）

本宪章全篇修辞宏伟，神学论述之雄辩洪亮，全部被一句话化为乌有，就是要求天主教徒与非天主徒共同合作翻译圣经。天主教圣经是完整的，而非天主教圣经被大幅删改并不完整，这如何可能合作呢？

礼仪宪章（SC）

{应尽速修订礼书…… 可是在弥撒内或在行圣事时，或在礼仪的其他部分，使用本地语言，多次为民众很有益处，可准予广泛的使用。

连在礼仪内，教会也无意强加严格一致的格式。反之，教会培养发展各民族的精神优长与天赋；在各民族的风俗中，只要不是和迷信错误无法分解者，教会都惠予衡量，并且尽可能保存其完整无损，甚至如果符合真正礼仪精神的条件，教会有时也采纳在礼仪中。

在传教区，除了基督的教会传统，有关入门仪式，可以采用各

天主教会怎么了？

民族所习用的方式，能够适合教会礼节即可。}——摘自《礼仪宪章SC》

《礼仪宪章》里，充满了含糊不清的措辞，虽然名义上仅允许特定情况下使用本地语言，但实际上却开启了全面使用本地语言的大门。结果就是，创造出了花样繁多的新礼仪形式，甚至在同一个城市里，都很难找到两个教区的弥撒是完全一致的。异教徒的仪式，也被纳入到了天主教礼仪里，这已经在当今许多国家里面看到了。读经部分和讲道部分被过分强调了。还发行新版本的圣经来配合传播新神学。

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GS）

这份文件详述了近年来全世界在科学和物质方面的成就和发展，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对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梵二大会给出的解决办法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全球教，和一个全球政府。

大众传播工具法令（IM）

本法令着重强调了媒体的力量和重要性。尽管法令推动内容审查，但在现实操作里，内容审查无法执行。正派道德军团这个组织不复存在。假设如今的某个教区给电影做分级，如今分级用的伦理标准与仅仅几年前的标准相差甚远。实际上，今日已经没有电影、视频、色情、杂志等等的任何分级标准了，什么都可以。今日，对教友只有极微弱的警告，抵制这些伦理危害，而普遍的教友伦理之滑坡，仍然在继续。

大公主义法令（UR）

{不过，在圣洗内因信仰而成义的人，即与基督结成一体，因而应当享有基督徒的名义，理应被公教徒看作主内的弟兄。

又有不少基督教会的神圣行动，在与我们分离的弟兄那里举行着，这些依照每个教会或团体的不同情形，以各种方式行使的行动，确实能够无误地产生圣宠的生命，并应认为可以导向参与得救的途径。

因此，这些分离的教会和团体，虽然我们认为它们确有某些缺点，但在得救奥迹中，并非毫无意义及价值。基督之神并不拒绝使用分裂的教会作为得救的方法，而这些方法的能力，是由付托予公教会的圆满恩宠与真理而来的。

为此，本届神圣会议劝告一切公教信徒，认识时代的特征，殷勤的参加大公工作。

于是，有些圣事上的相通，在适当情形下，并经教会当局核准，不但可行，且应加以鼓励。}——摘自《大公主义法令UR》

严格的说，非天主公教信徒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并非服从基督的全部教导，只服从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有的服从多，有的服从少。《大公主义法令》鼓励公教信徒和非公教信徒一起崇拜天主，这个行为是一直被天主教会所禁止和谴责的。

不仅与东正教、安立甘和誓反教一起搞共融，他们还嫌不满足。甚至与犹太人、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神道教、泛灵论、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者、解构主义者、佛洛依德主义者、无神

天主教会怎么了？

论、自由思想主义和共济会一起搞共融。我们不禁要问，如何跟完全不信共融的人，搞共融？他知道什么是共融吗？

东方公教会法令（OE）

在这法令的第一部分，就把东仪天主教会与东正裂教会，相提并论。东正裂教从天主教会分裂出去，已经近千年的事实，被完全置之不理，并且鼓励对话和跨信仰互动。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CD）

梵二之前的罗马教廷，以及各个圣部都直属于教宗一人管辖，类似于美国总统的内阁成员，教廷甚至有教会法庭和处理异端、婚配、教育的特别圣部。然而本法令基本上重新构造了罗马教廷。许多原有的圣部被撤销了，比如专门处理异端和信理谬误的至圣圣部；各地教会也有权利指派圣部的成员了；新增加了推动合一运动的圣部和礼仪改革的圣部。鼓励主教们想跟谁对话就对话。此外，法令里推行的各种繁杂的新理念，如全国主教会议，牧灵委员会、教区顾问、教区、堂区等等，无疑使原本清晰的圣统制教会朝着无政府无组织的方向转变。

司铎之培养法令（OT）

要求修生必须能够跟上时代的脚步，具有现代思想和观念。修生未来就会继续在堂区推动梵二改革。世俗学科和世俗知识与神学课程并列教授，同等重要。把争议性强和过时的神学问题从课程里剔除掉，替换为研究非天主教宗教的课程。

修会生活革新法令（PC）

这份文件应该叫“修会生活不恰达革新法令”。现代的修士们以世俗化生活方式、不穿会衣，努力迎合世俗世界而非常知名。现代修士们强烈支持梵二的激进变革，自己更是合一运动的前锋。他们要求允许司铎结婚，邀请同性恋来修道。许多妇女，包括修女在内，要求妇女晋铎权，堕胎权。另外，距离你上次看到修女穿会衣带头巾，神父穿司铎长袍，有多久了呢？

教友传教法令（AA）

过度强化了教友的“普通司祭职”，神父仅仅是全体会众的主持人角色，丧失了平信徒和神职之间的平衡。现实中，司铎成了傀儡，从商业的角度看，是平信徒在经营管理堂区，甚至从灵性生活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平信徒编写新礼仪，发圣体，读经，访问病人。这跟许多的誓反教会的做法完全一样。哪里还有天主真祭司所行的祭献呢？

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PO）

司铎的职分被缩减，变成社工、顾问和公务员的角色。司铎作为基督的代表、大使、调停者、天主子民的转求者等身份都没有了。现代司铎的工作任务，就是塑造一种新人文主义，达到实现“新世界秩序”的目的。

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D）

传教工作变成了追求公民权利和人道目标，不再以争取灵魂皈依基督为目标。自梵二后，鼓励与假信仰，假宗教的对话，就成传

天主教会怎么了？

教工作的必须内容。（详细内容请看后面对合一运动的分析）

天主教教育宣言（GE）

这份宣言的目的，是追求人类的福祉与合作。这种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与我们前辈建立天主教教育体系的努力南辕北辙。如今还剩多少正统的天主教学校？

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AE）

{天主公教绝不摒弃这些宗教里的真的圣的因素，并且怀着诚恳的敬意，考虑他们的作事与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规诫与教理。这一切虽然在许多方面与天主公教所坚持、所教导的有所不同，但往往反映着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

天主教会也尊重回教徒，他们虽不承认耶稣为天主，但却尊之为先知}——《NAE》

根据这份文件的说法，公教友也应该尊重巫毒教、或者各种撒殚崇拜，因为他们也反映了真理。

“耶稣又向众人讲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决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若望8:12）”

号称所有宗教都是平等的，这种说法大大的嘲讽和无视基督的生命和基督的教导。释迦摩尼、孔夫子和默罕默德都是人，却被放在基督天主的同等地位。这些人建立了人造信仰，假宗教。基督建立了天主启示的真信仰、真宗教，而且基督的真神迹被无数人所见证，先知的预言也得到了满全。人造的信仰终究入不得天主眼。比如，天主教徒崇拜三一真神。穆斯林朝拜的一神安拉与真天主圣

三，完全不一样。

信仰自由宣言（DH）

在梵二的所有文献里，信仰自由宣言是最迂回诡秘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天主教在请世界让人们有免于压迫和迫害的信仰自由。然而，这份文档对所有的宗教都开了绿灯，也包括在天主教国家里允许公开宣传招募，崇拜撒殚的自由。就是因为这份文件，那些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被迫放弃天主教，他们的国家宪法被迫重新修订，在宪法里删除掉天主教立国的条目。

根据这份文件指导，人类拥有把谬误与真理相提并论的权利。坚持天主教会是唯一真教会的天主教徒们，就被看成有犯罪的思想。这真的是一个天才的恶魔计划，摧毁了耶稣基督建立的唯一真教会的概念，而推崇一个建立在人类兄弟情谊为纽带的同一全球教会。

以下篇幅将深入分析合一运动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天主教会怎么了？

大公主义（即：合一运动）

为什么梵二大会（1962-1965）能聚焦全世界的目光和关注？因为全世界的兴趣点，就在大公主义提案上。天主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自此被彻底改变。有66个非天主教教士参与了大公主义法令(UR)的编写，甚至被允许对此投票。与会的一位知名的誓反教神学家说：“让全世界根据福音去做调整，这难道不是天主教会的任务吗，为什么现在颠倒过来了？”

大公主义Ecumenism的词源是希腊文 οἰκονόμενη，原意是“有人类的整个世界”。梵二文件里定义是，“为推动基督徒的合一，而发起和组织的各种活动与措施”。

只有誓反教才会质疑，教会过去曾是统一的；于是他们假定，现在不是一个统一的教会，所有誓反教才怀有希望，未来各个分裂教会达到共同理解和相互有善，能够形成统一的教会。然而，天主教会认为，至圣、至公、唯一、宗徒的教会，从圣神降临的第一天起，直到世界末日，都是统一的。

另外有人说，一切宗教或多或少都有好的可取之处，都能通往救赎，好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这种认识完全与基督教义相互矛盾。这些理论所谓的救赎，完全不是基督教的概念。一开始，他们就假定一个非基督徒已经得救了，是一个正常人。但是，如果一个已经得救的正常人，还需要基督教干什么，根本没必要成为基督徒了。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悖论。

合一运动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全球性同一宗教。重点是，新造的这个全球性宗教，也不是天主设立的真信仰，而是一种人为聚合混杂宗教。天主教会才是耶稣基督设立的，永远的真正的普世信仰。

早期萌芽

合一运动最初的萌芽，出现于1910年的爱丁堡会议。这时的合一运动由“信仰与秩序”和“生命与工作”两个组织组成。“信仰与秩序”尝试在不同的“基督教”团体里，形成一些统一的教理。“生命与工作”则忽略掉教理问题，致力于组织各种教会的集体行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1938年成立，由200多个教会组成。

不可能有多个真教会

略微思考一下就知，合一主义不能符合真教理的逻辑。既然每个宗教都有他们各自对天主的理念，怎么能每个都是一样正确的？早期基督徒里，压根就没提到过路德教，卫理宗，浸信会，美国圣公会。东正教会是从11世纪才有的，誓反教最早从16世纪开始。这些教会的创始者都是终有一死的人。

用理性光照可以得知：世界上全部的宗教或教会中，其中只能有一个是真的，无论如何不可能有两个或者好几个同时都是真的。所有的真理只能在的唯一真教会里，其余的教会之所以跟真教会不同，就是因为他们相信的教理，或多或少的，跟唯一真教会的教理不同。而每一个不同之处，就意味产生一个谬误。这个问题值得认真周全的思考，因为我们必须追随真理。接受谬误，等于同意魔鬼

天主教会怎么了？

统治自己，因为耶稣基督说“我是真理，要认识真理，而真理必会使你们获得自由。”和“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决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谁会不愿意摆脱撒殚欺诈的锁链呢？

面对众多宗教信仰的时候，一个人应该严格按照内在良心的理性光照，寻找唯一的真教会、真教理。首先，这样做能取悦天主，其次，这也是为了自己获得大利益。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了谎言，满足于谬误，能获得什么好处呢？如果承认有缺陷的信理是真理，那这种有缺陷的真理能不能也给我们，天主通过祂的真教会赏同样的恩宠和好处呢？

我主对宗徒们说，“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玛窦28:20）”

基督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全信祂的教导才能避免下地狱。“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马尔谷16:16）”

但是，合一主义者告诉我们说“别惹事了”，所有的宗教都是真理。基督不是这样教导的。

圣保禄告诉我们，“对异端人，在谴责过一次两次以后，就该远离他。该知道：这样的人已背弃正道，犯罪作恶，自己给自己定了罪案。（第铎书3:10-11）”

唯一的真教会

看到这里，有人肯定会问“难道合一运动不是促进了基督徒之间的爱德吗？”教宗庇护十一世，在通谕《MORTALIUM ANIMOS 论信仰的统一》里，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些泛基督论者，号称在所有的基督徒里实践爱德，试图统一各个教会，似乎这是崇高的理念；但是，爱德可以损害信德吗？都知道圣若望被称为爱的宗徒……他不停的教导信友“要爱邻人”新诫命，然而也严禁信友与那些自称基督徒，却抱守残缺败坏的基督教导的人来往：‘若有人来到你们中，不带着这个道理，你们不要接他到家中，也不要向他请安，因为谁若向他请安，就是有分于他的邪恶工作（若望二书 10）。’”

既然我们都能干出誓反教堂里崇拜天主的事，那同样的逻辑，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为什么不能在教堂里翻筋斗呢（译者注，这是事实，梵二假教宗们的确把马戏团和体操表演搬进了梵蒂冈）？圣经里，耶稣论说教会时，使用的是单数形式，从来没有说过教会们，由此推论，耶稣只建立了一个教会，就是唯一的真教会。所以，最终结论就是一个冰冷的事实，其他所有的教会，无论信徒个人多么圣洁，信仰多么真诚，道德标准多么高，祈祷和礼仪多么庄严，都是假教会。作为天主教徒的我们，不能同时既相信唯一的圣教会，又漫不经心的去假教会里朝拜天主。

打个比方，有些人把基督教义当成了客厅的灰色地毯，能任意摆放，随时搭配各种家具。如果家具仅仅是一些细微的改变，比如自由改变弥撒结束后唱的圣歌，这搭配还说的过去。但是如果各种家具，就是所谓的宗派差异，已经大到了离婚、避孕、否认圣体变质的地步，一个天主教徒对这个客厅的搭配，还有家的感觉吗？不承认弥撒圣祭，否认炼狱，否认终傅，否认告解，否认无玷始胎—

天主教会怎么了？

—这哪里是细枝末节的差异，这是巨大的差异。这些是天主教会自古以来的珍宝。

只有基督没有建立唯一真教会的情况下，人们才能通过逻辑推断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美善，之间相互差异不重要。然而历史事实不受我们的喜好而改变，基督并没有留给我们一套精神自助餐菜单，让我们任意点菜。祂对祂建立的教会说，“凡是听你的，就是听我的。”

她教导的信理，既不是做实验得来的，也不是情绪化的产物。她的疆域，没有一块是与谬误协商交易而得的。她的边界被严格苛刻的界定。在她的高墙内，一切都是同质的；在她的高墙外，一切都是他质的。

与教会相分离，就是与基督相分离，把祂愿意所有信友分享的爱德之共融给撕裂。到那时，你代表谁？你以自己的名去传教吗？刚拒绝了爱德之共融的教理，然后你又去传这个教理吗？

教会通过聚集在一起的信友，给世界彰显了教会是救赎的有机体，不间断的信息源，基督的活代表。基督愿意一个可见的教会，所以祂愿意一个可见的团结，而我们则必须宣扬团结在同一个教会里。

如果这个教会要为自我满足品味，那它就不是真教会，它只是我发明的教会。如果教会存在，是为了人的满足，那这个教会就只是属于人的。真教会肯定是超过我的，比我更大的。

人自幼童时起，就被撒殚所奴役，天主教会是唯一能救人逃离

撒殚的。各种新信仰，不过是新环境的产物，而且只适用于当时的新环境。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这些新环境变化消失，当年新信仰的立场，今天看来毫无意义。

所以只能有唯一的真天主和全信天主的唯一真宗教。基督和天主教会是一体，永远不分离。基督是天主教会的头，天主教会是基督的奇妙奥体，所以天主教会有从基督而来的大权柄，必须承担唯一真宗教的训导万民的任务。人如果没有头会怎样？只能抬走下葬。类似的，一个没有头的教会，就如同没有头的人，就是一具尸体。当今世界，放眼望去，到处是没有基督，没有头的教会尸体。

教会对世界的地位，要么被世界真的承认，要么被世界彻底否认。在教会和世界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不可谬误的基督说过，祂的话必须经过祂的教会传达，因为头必须控制身体。

自负的个人定断取代了教会定断，世界上有多少男人女人，就有多少个人定断。信天主与信财神，随自我还是随教会，二者绝不可能共存。教会要么是一切，要么啥也不是。这些虚伪的虔信者，越快停止假装信教，越早退出教会产业链，对整个世界就越好。

基督到底建立了哪一个教会？耶稣基督，是真天主又是真人，建立了唯一的真教会。去图书馆随便找一本历史书，上面都会写，在1900多年以前，基督建立了天主教会。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自相矛盾

观察其他宗教时不难发现，即便在同一种宗教中，其中一些人这样信，另一些人那样信，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到底信的是什么。很

天主教会怎么了？

明显，他们的宗教没有统一的信理。我们惯常使用“誓反教”这个词，就好像誓反教是一个统一的信仰一样。但其实，每个誓反教会都分裂成许多的派别和团体。你实际上没法说起“路德宗”来，因为有太多不同的路德教会；同样的，你也没法说起浸信会或者卫理会，因为太多不同的子教会了。

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吾主真正是什么样子的。

这么多的教会，都否认吾主的重要教导。有些说，为得救，领洗是绝对必要的；另一些人说不必要。他们否认天主教会对离婚、堕胎、安乐死、罪、圣经、天堂、地狱、礼敬圣人、礼敬荣福童贞玛利亚、至圣圣体（没错，他们否认天主基督的真实血肉）、七件圣事等一切教理。关于教会和天主的信仰定义五花八门。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教会，这么多相互矛盾的教义。

如果说，在与天主教会分裂和独立的教会里，也有基督的奥体，这是荒唐的。（庇护十一《论信仰的统一》1928年）

天主把智力和自由意志赐给人类。借着智力，人们可以知道天主的启示和法律。借着自由意志，人们能相信天主的真理，遵守天主的法律，以真理为样板过生活。人类有义务服从天主的法律，信仰天主的宗教。

对合一拥护者来说，所有的宗教都是真理。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基督的真理”，只不过天主教徒有的真理更多罢了。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也崇拜真天主，因为他们的良心告诉他们这样做。这种观念，无论在圣经里，还是在天主律令里，都找不到。这种观念，纯粹是

人编造的，一点现实基础都没有。

所有的宗教都是同等良善吗？

先考察同样的逻辑，能否用在商业社会身上。假如一个名叫‘我们的事业’的新公司成立了，CEO说，“我们不做商业计划，不生产任何产品，也没有目标和业务指南，没有股东，我们自己觉得什么好，就自己去做，但依然是在一个团队里合作。”结果不说也清楚，肯定一片混乱。这样的公司原则，抵消了公司成立的动机，这样的公司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个公司的管理层和员工，必须执行同样的公司路线，有相同的组织目标，事业才能成功。这种原则都无法应用于普通商业，在更严肃更重要的信仰问题上，怎么可能应用成功？

在基督信仰里，普世的、绝对的真理这两个理念，建立在相信耶稣基督的各种行实之上。但是，非基督徒当然不相信这些行实。如果基督徒要尝试给非基督徒证明，非基督徒是隐性的基督徒时（天主的人民之概念），他就会遇到误解和敌意。特别是东方宗教——如印度教和佛教，非常反感基督教试图收编吸收他们的宗教。在梵二大会上，佛教徒明确表态，隐性基督徒这个说法，就是非常典型的基督教姿态。观察员说“在跨信仰对话中，基督教必须‘尊重’对话的另一方，跨信仰对话，不能以诱导非基督徒改宗为目的。”

合一主义宣称，天主并非真的需要人人改宗天主教，因为人可以用他自己的宗教和方式崇拜天主。因而，基于个人的良心批准，

天主教会怎么了？

每一种宗教都是真信仰。每个人的良心都能有认识的能力，所以没有必要听教会讲的伦理绝对标准，没有绝对的对或者绝对的错。情景伦理标准取代了绝对伦理标准后，许多原本是罪的行实，现在就不认为是罪了。如果一个理性的人在寻找真信仰，真教会，难道他愿意找一个教义标准随意变化的教会吗？不会！常识就会告诉他，一个充满矛盾，变异，伦理任选的宗教，不可能是真教会。

（译者注，举例说明情景伦理取代绝对伦理，梵二教说，望周六晚弥撒也可以满全主日望弥撒的天主诫命，因为周六晚上也可以算做主日早晨。但是梵二前标准，只有子夜开始的弥撒才算是第二天的弥撒。所以，周六晚弥撒还是周六弥撒，不是主日弥撒。情景伦理的结果就是个人擅自改变天主的绝对诫命，主日不望弥撒，犯了大罪）

一个羊栈，一个牧人

很多合一运动的拥护者说，他们搞合一的原因，是服从基督一个羊栈，一个牧人的命令。自从梵二后，更是大肆宣传这个善牧理论。然而问题是，这些拥护者故意不把若望福音的这个故事说清楚。来看原文。

“我是善牧，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我并且为羊舍掉我的性命。

我还有别的羊，还不属于这一栈，我也该把他们引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若望福音10:14-16）

合一拥护者们，故意省略耶稣的最后两句话。基督是善牧。基督建立了教会，为我们的罪死在苦架上。没人质疑这些。然而，耶稣明明白白的说，还有些徘徊的羊，不是祂的，是别人的。这些羊不是基督的教会成员，即天主教友。福音上可没说，基督对这些徘徊的羊说“继续跟着你现在的牧人吧，我会假装你就是我栈的羊。”

福音说的是，基督出去寻找丢失的羊，并带回到基督自己的羊栈里，这些羊听了祂的声音，成了祂的羊。（基督的羊栈，可不是佛堂，不是儒教，不是默罕默德教）

天主教会有分支吗？

问：各种誓反教会既然不是真教会，那他们至少也是天主教会的“分支”吧？

答：这些誓反教会，不是天主教会的“分支”，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既离开教会，又属于教会。某物的分支永远与该物保持连接，受到该物极大的控制，如，树木的分支，河流的分支，大型组织机构的分支。如果东正教和誓反教要想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分支，他们就必须与罗马天主教会共融。很显然，他们并不共融。

基督说过，“正如枝条若不留在葡萄树上，凭自己不能结实；你们若不住在我内，也一无所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时，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作。谁若不住在我内，便仿佛枝条，丢在外面而枯干了，人便把它拾起来，投入火中焚烧。（若望15:4-6）”

天主教会怎么了？

耶稣这段话证明，现代的枝条理论非常荒谬。基督的教会是唯一的，就是建立在神圣启示之上的，基督的奥体，罗马天主教会。

人躯体的一部分，手，手指，或者脚被砍掉脱离躯干。那灵魂会跟随着被砍掉的四肢离开吗？当四肢在躯干上时，四肢时活生生的；砍掉后，四肢就死了。所以，一个人与基督奥体相连时，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他被砍掉后，就变成了一个异端。

本质教理和非本质教理？

天主教会的某些教理是本质的，其他的教理是非本质的，人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天主教会从未对教理进行过本质非本质的区分。如果一个天主徒拒绝相信哪怕一条信理，他就不再是天主教会的一员了。

“天主教理的本质，就是要全部整体的接受，或者全然否认，既不能多接受一点，也不能少接受一点。（本笃十五1914年通谕《Ad Beatissimi为和平呼吁》）”

“只要拒绝相信，哪怕任何一点的天主教信仰真理，就等于拒绝全部信仰。（良十三1890年通谕《Sapientiae Christianae论作为公民的基督徒》）”

对反对声的回复

还有很多人说，耶稣基督在过去确实建立了这个教会来教导，但是这个教会完结了，失败了。这种说法，不符合耶稣基督建立教会的目的，也不符合祂的承诺，更不符合作为神圣立法者基督的特

性。

因为，这种说法假定基督在建立了祂的教会之后，就撒手不管，任其自生自灭，如同耶稣基督造了一艘救恩方舟，却不配备水手、方向舵和领航员一样。既然建了又不管，那何苦要建教会呢？

基督教的真正统一

教宗庇护十一在通谕《Mortalium Animos论信仰的统一》里，“培养基督徒团结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推动那些过去跌倒，并离开真教会的人，重新回到基督的真教会里。基督的唯一真教会，为全人类可以见到，而且根据教会建造者的意志，会一直存在下去，与祂建立时的教会完全一样。”

梵二前的天主教会，满腔热情的在世界各地传教，孜孜不倦的致力于帮助人改宗，并皈依天主真信仰。通过改宗，非天主教徒走进了基督的教会，实现了基督教的真正统一：统一的崇拜，统一的信理，统一的教权。自梵二《大公主义法令》后，“改宗”这个词，就彻底消失，无人再提。

一个类比

我们做一个形象的类比，直观的展示合一运动和跨信仰对话到底是什么。假设某天要召开一场跨信仰对话的合一大会，邀请了野鸡、蚂蚱、玉米、蝴蝶、乌鸦、岩石、狐狸、野兔、猫和老鼠一起参加。开会之前，大家说好，参会后不能相互冒犯，不可以谈有争议的话题。我们不想让兔子冒犯狐狸，或者老鼠把猫惹恼。所以，人人只能表面上装成大家都是一样的，然而在内心，没人会放弃自

天主教会怎么了？

已真实的身份。你明白了吗？

世界教协的第二次理事会

1993年9月美国芝加哥，世界教协第二次理事会召开。有来自125种宗教的近6000教职员参加，既有佛教，又有罗马天主教，还有波斯祆教，甚至地方巫术。

各宗教的代表们，最终签署了“全球伦理宣言”，是由一个超过100多的神学家团队创作的，包括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方针，供各宗教参考。这份伦理宣言的目的，就是取代天主十诫。没有其他什么，能比这份伦理宣言更彰显人本主义异端的本质了，他们崇拜人本，把人架高到天上，取代天主位。合一运动的最终后果，就是无神论，人们不再信有天主，有神。

美国《世界新闻报道》1993年的9月报道说，“现在，这份新的诫命，内容看来没有旧诫命的约束：整个文件里面，没有一处提到“天主”二字。

梵二大会的合一运动，促使梵蒂冈与这个新的全球化人本主义信仰组织，走的越来越近。这个全球化信仰不需要有，一个有形的教会，圣统制，统一的教导，统一的崇拜。梵二《大公合一法令》彻底改变了天主教会的本质，从明确的“基督的奥体”，变成了烟雾朦胧的“天主的子民”。自梵二后，天主教徒们不断的屈服于合一运动的各种主张的同时，他们也丧失了自己的信德。

若望保禄二世大力推广合一运动

梵二后，合一运动就在教会内，凝成了一股持续的势力。若望保禄二（简称JP2）把自己打造成天主教合一运动的著名品牌，带领教会在没有路标的陌生道路上飞奔。JP2要把我们带向何处？

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望福音14:6）”

基督没说：“条条道路通天堂。无论你信什么，都没关系。”如果是基督建立的教会，我们基督徒难道不是必须加入吗，难道能不尽力引领别人来加入吗？一切都宗教并非与天主教一样同等。这些宗教不教导跟我们一样的信理，他们甚至否认吾主的教导，否认天主基督。

我们来看看JP2的一些公开讲话摘录。

1979年1月17日公开接见

最近，天主教会与其他所有的教会以及合一团体，都建立了兄弟般的关系。我们希望在信任和希望中，继续且深化这些关系。我们与东正教会之间的爱德对话，让我们重新发现了彼此的共融，这共融是完全的，尽管仍不完美。

与此同时，与我们西方的兄弟们的对话也在进展，有安立甘、路德宗、卫理会，和许多的改革教会们，在过去有巨大分歧的许多问题上，令人感到慰藉的共识已经达成。

1979年3月4日 Redemptor Hominis（宗徒书信 人类救主）

“我们全体基督的追随者们，必须相聚在一起，以基督为中心统

天主教会怎么了？

一。这种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教团，不同的基督徒之间的统一，必须先做好相互了解、移开统一之路的绊脚石等前期工作。”

JP2没意识到，这些所谓的绊脚石，就是信德本身，就是改宗到基督建立的教会里去。天主原本愿意我们，借着信德和祈祷，克服软弱的意志和错误的认识等绊脚石，而不是放弃信德。然而，JP2却传递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各种谬误宗派的分裂，是由于天主教会的错误造成的。

1979年10月7日华盛顿

给修女会的讲话

我把此地发生的伟大合一运动的工作托付给你们，目标就是那些虽然各不相同，但却都宣言基督的教会和教派。

1979年10月7日华盛顿

给500名不同教会的成员的讲话

基督内亲爱的兄弟，我很感谢在本次会议上，能与其他宗派领袖会面，且能与你们共同祈祷所有基督徒的统一。

怀着满足与喜悦，在基督的爱德里，我由衷的欢迎拥抱你们的机会，你们是可爱的基督徒兄弟，主耶稣的门徒。我向所有参与了联合神学合作调研的人，表示感谢，调研之目的，永远是为了获得完整的福音，和真理的基督教尺度。（译者注：JP2的言下之意是，福音不完整？真理除了基督教尺度，还有其他的尺度？这是非常晦涩隐藏的异端表述）

1979年10月16日 宗徒劝谕 Cathechesi Tradendi

“给与其他教会和教会团体，正确并公正的称呼，这是极度重要的事。基督之神并不限制使用这些教会团体，作为救恩的方式。”

根据教理的确不能排除，在天主教会之外的人，极少数虽然追随假宗教，但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完全无知，天主有可能赏赐给他们救恩；如果他们得救恩，不是说是因为他们信假宗教。基督在世的时候，世界上有那么多宗教，假设一切宗教都是救恩的工具，那基督为何还要降临世界，忍受苦难与圣死，建立祂自己的教会呢？无论是什么汽车，丰田、福特还是奔驰、宝马，都可以帮助人周游世界，但是如果你要去月球，就必须坐火箭。周游世界的方式，自我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去天堂的方式，我们只能按天主的规矩来，不能自我选择。

1980年5月7日 肯尼亚 内罗毕

JP2与穆斯林领导人的谈话

天主教会意识到，面对唯一的、活生生的、仁慈的、实存的、全能的造物主，天主教会和穆斯林都有一样的崇拜元素，这就是团结所有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伟大纽带。

1987年9月11日 南卡罗莱纳州 哥伦比亚

在William-Brice体育馆 合一运动时的发言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真的是“作生者和死者的主（罗马书14:9）”把我们一起聚在这个充满欢乐的基督徒神圣集会中，有来自东正教、安立甘、卫理会、浸信会、路德宗、长老会、基督联合

天主教会怎么了？

教会和改革教会的会员，基督门徒会、和平教会的成员、灵恩派、波兰民族教会的成员和天主教徒们。

兄弟姐妹们，尽管我们的信仰和教律，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分歧。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被同一圣神灌注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作为同一天父的子女重新团聚，呼求主耶稣基督。”

发言里提到了12个从天主教会分裂后，自创的新宗教。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教会，信仰也不同，怎能能跟我们都被称为同一天父的子女呢，每人都有对天主的观念都不一样。

1987年9月16日 加州 洛杉矶 日本文化中心

对非基督宗教代表的发言

(佛教、穆斯林、印度、犹太教)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作为世界各个伟大宗教的本地代表，在我本次的牧灵访问期间，与你们的会谈，是极大的喜悦。我也希望把热忱的问候带给所有宗教的领导人，和今天在场的所有的善良人。

正如今年4月份我曾说过，天主教会始终坚定地受托去宣讲福音，去与其他宗教对话。因为我们共同拥有伦理美善和精神美善，所以要与其他宗教信徒进行对话与合作。在情况允许时，对话与合作就意味着灵修与领悟的相互分享。相互分享可以采取共同祈祷的方式进行，如兄弟姐妹般聚集在一起，各自用各自独特的宗教传统，向天主祈祷。

在我任教宗期间，我对福音宣讲和对话正两个任务的履行，总

是保持持续的关注。在世界各地进行牧灵访问时，我总是鼓励和加强天主教友和其他基督徒的信仰。与此同时，我与其他宗教领袖的会面也感到高兴，并为了人类大家庭的福祉，抱有更深入的跨宗教相互理解的希望。

对佛教团体，为呼求和平，传递同情和可爱的友善，追求全人类繁荣与和谐。我尊重并愿意了解你们的生活方式，你们如同美国一样，代表了许多亚洲传统。愿我们共同促进人性的真美善，见证同情和可爱的友善。

对穆斯林团体：我与你们有共同信仰，即人类亏欠了天主，那创造天堂和地狱的，仁慈的，唯一的天主。

对印度教团体：我非常尊重你们的追求目标，即内心平和与世界平和。这目标并非建立在纯粹的机械论上，或者出自功利的政治考量，而是建立在自我净化、无私、爱和对万物的怜悯之上。愿所有人的思想都被这种爱和理解所感染。

对犹太教团体：我复述梵二大会的定断，天主教会绝不忘记旧约里的启示，是通过仁慈的天主所立约的民族来的。教会也不能忘记，教会是从好橄榄树的树根获取到了养分，这好橄榄树上，就嫁接了外邦人的树枝。（罗马书11:17）

穆斯林和犹太教是一神崇拜。佛教和印度教是多神崇拜。各自宗教的基本概念，比如，神、救赎、天堂、地狱、恩宠、道德伦理以及基本的信理，都完全不同。天主教徒怎么能说，自己跟他们是崇拜同一个神？

天主教会怎么了？

对天主教徒来说，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望福音14:6）

1991年10月5日 圣伯多禄大殿

JP2关于路德宗和天主教会的合一庆典讲话

（这是自1517年，誓反教兴起的第一次这种会议）

近25年来，路德宗和天主教会一直为重新寻找两者的共同道路而努力。回顾历史，我们就能看出，曾经的分离之路正在逐步的靠拢，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让我们怀揣勇气和信心，更进一步的靠拢。

1992年1月22日 公开接见

应该鼓励合一的各种行为，在可能的情况下，只要共同宣认天主，并在共同的兄弟的情谊里，在社会、文化、科技、信仰的领域，天主教友可以与他们分离的兄弟们进行合作。

1992年2月22日 塞内加尔 达喀尔

对穆斯林领导人的发言

去年，1991年的5月，塞内加尔的主教们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要真正做出努力，相互理解和对话。天主，是对话的天主，在创世之初，就与自己创造的人类，进行救恩的对话。我们基督徒和穆斯林一起，必须成为对话的人民。

基督并不跟假信仰进行对话，而是用国王邀请所有人参加婚宴打了一个特殊的比喻，见玛窦福音22:2-14。一位受邀者没穿礼服，就去参加婚宴，最后被丢弃进哀号的黑暗中。

1992年6月7日 安哥拉 罗安达

对许多种宗教代表的发言

“合一运动使命，是具有信仰意识的各个基督徒的责任。尽管基督教的分裂不能归咎于我们，但是我们在天主教会里从出生到成长的时间里，如果我们没做过任何克服分裂的努力，我们就有罪了。”

难道因为别人放弃了相信基督的教导而裂教，JP2就希望天主教徒放弃信仰？

一个新的天主教理

JP2在1992年6月，正式批准了新的天主教理。这教理增加了关于天主十诫在现代社会如何应用的一些内容，也包含了许多天主教训导。但是，在很多方面，这本教理偏离了过去传统教导。这本教理，是以梵二和梵二后的教宗作品为理论基础编写的，彻底牢固的树立了很多谬误和异端。

自梵二大会后，这个新教理带头主张，天主教友要尊重其他宗教好的和积极的方面。就像梵二大会做的，这个新教理也断然否认基督之死要犹太教集体负责的观点。

这个教理对同性恋、自杀、卖淫等大罪行为的立场，也是非常仁慈和宽容的。

天主教会怎么了？

梵二后的各种变化

《周六温莎之星》在1989年6月24日的期刊上说，“过去的三十年，任何一个基督教派别的变化，能超过罗马天主教会所做的改变，许多罗马天主教徒在今天已经完全找不到他们年轻时候的教会模样了。”

梵二后的时代，教会官方文件里，充满了巨量的现代主义思想，彻底改变了天主教会的定位，这个世界曾经的对抗者，如今变成了对这个世界的妥协者。那些声称天主教会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人，他们应该好好看看最近这30年发生了什么。

《老实人报》的专栏作家Joe Dirck在1993年2月2日写了非常精彩的评论文章，

“我小的时候，我发誓你绝看不到允许天主教徒周五吃汉堡的那一天到来，或者修女穿便装，或者唱经班像娱乐频道那样唱。

但是随着梵二大会法令的颁布，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抛弃了上千年的传统，天主教会朝着更现代化的错误方向努力前进。

突然，所有的旧规矩全改了。我曾当多年的副祭，拉丁弥撒的里外都了解。我意思是，我什么都懂。然后一夜间，梵二放弃了拉丁弥撒，换成了英语弥撒。我一下变没用了，感觉自己就像老式卡带录音机。

罪的所有种类被取消了。周五吃肉曾经是大罪，我从小就被这样教导。梵二后的教会什么时候宣布过周五吃肉是可怕的大罪呢？

从没有过。

当今的天主教的弥撒里，你能看到各种疯狂的事情。有些极端时髦的堂区甚至举办所谓的礼仪舞蹈，实话说，就是啦啦队在教堂里跳。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下次要参加的安魂弥撒会是什么样的，估计他们已经不会唱安魂弥撒的应启经文，而只会蹦迪。

当我给一个20多岁的年轻教友描述，拉丁弥撒的奇妙和宏伟堂皇时，他就看着我，以为我在发疯。对于他这一代人，拉丁弥撒已经是历史陈迹了，就好像博物馆的老式自行车一样。

再过30或40年，现代主义思想改造就彻底完成，天主教就会变成一个追赶潮流的、自发即兴的、日新月异的宗教。就算那一天来到，我还是会继续发声，抵制礼仪舞蹈、吉他弥撒、着便装的修女、发传真办告解。”

对梵二前天主教会的统一性，波士顿作家Jane Redmont说，“在巴黎或达喀尔望弥撒，看到的，感受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跟在爱荷华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弥撒，一模一样”

天主教会曾经是捍卫真理的堡垒，是这个不值得信赖世界的庇护所。这个观念在1950年代后期，就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了。

在梵二前

祭台和圣体龛，就是全部注意力的中心。祭台alter这个词，来源于拉丁alta（高举的）和res（物体）。祭台过去是被高举的。所有教堂里的物品和摆放，都是相似的。教友进任何一个教堂，都感觉“回家”了。

天主教会怎么了？

司铎面对祭台，给天主献祭。望弥撒让人感觉威严、敬畏、美丽、高贵。答唱咏和各种经文全部是拉丁文，保留了原意。称呼天主时全部采用敬语。

祭批用丝绸和高雅的材料制成。

祭器全都是镀金的，并且有美丽的装饰。

教堂里要肃静，不允许大声交谈；庄严的管风琴乐振奋在场会众。

行七件圣事；宣讲十诫。

苦像、苦路、雕像、彩色玻璃窗等元素，共同描绘出对天主的深刻认识以及天主教信仰。

跪下口领圣体，表明基督在圣体的真实临在。

主日，人们着正装进堂望弥撒，因为对荣福圣体的尊重。

圣洗池在堂内处在特别的荣耀位置。

告解厅被用来办补赎圣事。

领圣体栏把圣所与教堂主体分隔开。

为特别意向祈祷时，点燃祈祷蜡烛。

从复活日到升天日，复活蜡烛一直点燃，代表基督是世界上的光。

从着装可以很容易的认出主教、司铎、修士，因为外在着装体现了他们对天主许下的不同承诺。神父和修女积极参与救灵魂的工作。他们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天主，度贞洁和自己献祭的生活，而受到人们的尊敬。

在美丽的彩色玻璃窗上，描绘着基督和圣人们的生平，有助于提升人们思想在天上的美好事物。

教堂采用对称的，举心向上的，恩宠的建筑风格，唤起敬畏心，激励起对天国的追求。

礼敬荣福童贞玛利亚，圣母月游行和家庭每日玫瑰经，都曾是天主教徒生活的一部分。

教堂瞻礼单曾经包括，将临期、圣诞节、三王来朝瞻礼、七旬期、四旬期、受难期、复活瞻礼、圣神降临瞻礼、复活后各主日瞻礼。七旬期，是从三王来朝瞻礼到四旬期之间。救主受难期，是从四旬期第五主日（又名遮掩苦像主日）到复活瞻礼之间，一共两周，受难周和圣周。所有苦像和塑像都被遮盖，为纪念基督对那些拒绝祂的人而“隐藏了”自己。圣神降临后的主日则覆盖了全年的大部分。

司铎在追思弥撒中，着黑色祭批。追思弥撒提醒信友们，死亡是悲伤的，我们应该为离去的人祈祷，因为他们可能身处炼狱中。

在梵二后

光秃秃的教堂，从堂内，到堂外，都感觉不像一个教堂。有些堂里，“主席台”在中央最显著的位置；祭台要么被移除，要么降级换成一张桌子。圣体龛仅剩象征意义，被藏在边上什么地方。然而，1957年6月1日，圣礼部颁布命令，绝对禁止把圣体龛与祭台分别放置。

如果一个天主教徒从过去穿越到现在，进现代教堂，参加一次

天主教会怎么了？

新弥撒，一定会发出如玛利亚玛达肋纳的哭喊“有人把我主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那里了（若望20:13）”

如今，司铎好像在主席台一样，面向会众。当然，1957年圣礼部也谴责了这样做。

新礼整个仪式不仅被过度简化，而且采用当地语言。礼仪里，对天主没有使用敬语，而是“你”，就是日常普遍的称呼。

祭批的制作材料，采用日常普通的棉布、麻布或者涤纶等。

圣爵用陶瓷、玻璃等廉价材质制成；曾经的镀金圣爵、圣盘等圣器，如今被送进典当行。

一种喧闹、骚动和活力的气氛弥漫在教会里。参与弥撒的人们现在可以在堂里搞社交、如握手、拥抱、闲聊，甚至在弥撒中献舞。各种乐器，如吉他、鼓、笛、乐队、乐团也出现在教堂里。乔治城大学（美国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的Elaine Rendler博士说，“今日的崇拜仪式就是，领唱者、团队领导、吉他手、乐器演奏者的音乐服务。有时也有舞者和戏剧演员参与。”

极少用香。

七件圣事有各种新名称和新含义。

今日，没有绝对的伦理道德标准。十诫不再是绝对的，每人根据各自的情况去理解。

苦像、苦路、塑像和彩色玻璃窗都不见了。有些教堂甚至连任何的苦像都没有，也没有给出解释。

领圣体不再跪了，变成站着，圣体发到每人的手里，有些甚至

由平信徒发圣体。圣体变成基督临在于我们的象征，变成“生命的食粮”或“神圣的食粮”这种含糊的概念，而不再是基督的身体。

弥撒的庄严尊贵的感受消失了，从进教堂的穿着上，就能看出这个趋势。吊带、短裙、暴露、甚至穿浴衣进教堂。

原来的圣洗池被用来当成装饰，就像花盆一样，变成了微缩模型。现在普遍当成喷泉使用。

告解亭变成了公共电话亭那样，或者干脆用来储存杂物。

蜡烛无人修剪，参差不堪。祈祷蜡烛变成了俗气的五彩灯。

圣体栏杆消失了。

巴斯卦蜡烛常年竖立，过分强调基督复活，而故意忽视基督受难。

神职和修士穿便服，没有外在表明自己对天主的承诺。许多司铎和修女积极参与政治运动，甚至参与支持共产主义的游行活动中。许多司铎宁可在黑暗中摸索，也不愿意追随基督做世上的光，他们只想自己当大众明星。

神职里出现了新的品级，比如，有了已婚执事品。执事品不再要求独身。

印在当代的彩色玻璃上的内容，要么冒犯了眼睛，要么就是鼓吹合一运动的主题。美感完全失去了。

在南布法罗教区的圣盎博罗削堂，马丁路德金、印度甘地和默罕默德这几个人物，跟圣文德、圣德肋撒和天主摆放在同样的地位上。

天主教会怎么了？

许多新教堂的现代建筑，风格世俗，且不协调，奇异荒诞甚至丑鄙不堪。有些教堂类似健身房。

不鼓励，或忽视礼敬圣母玛利亚。很多教理课不教儿童如何念玫瑰经。因为玫瑰经是“过时的”，可能会冒犯到“分离的弟兄们。”

教会的瞻礼单被改了。七旬期彻底被拿掉了。

救主受难期，从四旬期的第五主日到圣周四这一段，完全被删除了。既然完全被删除，自然就没有必要遮盖苦像了。

在圣周里，周二、周三的读经被删除了。圣周五的祭批用了红色，而不是用传统的黑色来表达悲痛。

祭司在葬礼和复活弥撒穿白色，隐含着所有人都能得救，直升天堂。不鼓励为离世者祈祷。

梵二后的新概念

婚姻作废证明：只需要花500块钱，就能从教区领到“天主教离婚证”。

降福：你们堂里上一次降福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强调圣体在降福里的重要性？

共祭：几个天主教司铎一起，或与其他派别的牧师一起，在节日的氛围里，庆祝主的晚餐。这种行为，把弥撒变成了社交活动，不再是基督作为最高祭司的祭献。

对话：今日的天主教徒，被要求放弃天主教信仰，来取悦那些“分离的弟兄们。”改宗天主教信仰的思想，实际上被消灭了。

圣体：至圣圣体是基督的真实临在，被代替为仅仅是标志性的存在。基督临在于会众（天主的人民）里，基督临在于圣言（圣经）里，基督临在于圣体（生命之粮）里，这些都被视为象征性的，非真实的临在。在某些情况下，圣体也能分给非天主教徒。

假宗教：在今天的新教会里，所有的宗教都有相同的地位。誓反教牧师，犹太教拉比，神父，女祭司，和尚，道士，尼姑等等，统统受到欢迎，并被邀请一起举行仪式，一起祈祷，分享礼仪，相互布道。难道，天主教会不是耶稣基督建立的唯一的真教会吗？唯一真，不就意味着其他所有都是假宗教吗？

移除：许多圣人的瞻礼从瞻礼单被拿掉，并把这些圣人的名字笼统的藏在罗马殉道史里。如，St. Christopher（圣基多福），St. Philomena（圣菲洛美娜），St. George（圣乔治），St. Barbara（圣白芭蕾），St. Ursula（圣乌苏拉）等。

许多报纸告诉一无所知的读者说，这些圣人们被“净化”，“除冠”，“退休”。一些神父告诉教友，不要再给圣白芭蕾点祈祷蜡烛了，因为她根本不存在。圣雅纳略也被从瞻礼单上拿掉了，但是他的血，依然准时在那不勒斯的主教堂液化。

从瞻礼单上，一共移除了一百多的圣人和殉道者。从罗马殉道史里，圣西默盎（在圣殿里接过圣婴耶稣）、圣狄思玛斯（右盗、善盗）、圣朗基努斯（用枪刺基督侧腹的士兵）、圣科尔乃略（百夫长）、圣撒罗默玛利亚和克罗帕的圣玛利亚（在圣墓时的妇女），甚至三贤士都被删除了。这些圣人都是明明白白在圣经里提

天主教会怎么了？

到的。为什么把他们从瞻礼单的开始就删掉了，现在谁在瞻礼单的开始？

必守的圣日诫命：在新教会里，还存在守圣日的义务吗？1992年12月2日，《布法罗新闻》的报道，说“每年的1月1日耶稣立名瞻礼、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和11月1日的诸圣瞻礼，美国的天主教徒不再遵守进堂的义务。”（译者注：中国的教友如今还知道那些瞻礼日是必须守的圣日吗？）

特准弥撒：对拉丁弥撒的暂时许可。

爵士乐弥撒：JP2在1987年9月12日，在新奥尔良做的一场弥撒。

小孩弥撒：有气球、小丑、糖果、点心和饮料汽水的弥撒。

拉丁弥撒满全主日责任：过去16个世纪都是如此，现在有啥大惊小怪。

关于特伦多拉丁弥撒的有效性，圣礼部决定，参加拉丁弥撒可以有效地满全主日诫命，因为新法典1248条规定，只要参加天主教礼弥撒，就算满全主日诫命。就算根据最苛刻的限制，特伦多拉丁弥撒当然是天主教礼弥撒。

新的放宽（三个例子）：

1) 允许火葬

1869年12月8日，共济会国际理事会要求所有会员，动用一切力量，要把天主教义从地球上抹去。于是，火葬就被提议，因为共济会认为火葬能逐步的减少肉身复活后的进入永恒生命的信友数量。

同年，在许多国家出现了推广火葬的组织。1886年5月19日，圣座宣布，任何教友不得加入火葬推广组织，或者下死后火葬的遗命。

2) 根据1983年新法典，天主教徒现在可以加入共济会和其他的秘密社团。

3) 当代的天主教教理，为了适应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成了一种便利的法门。你可以选择周日或周六去教堂望弥撒。如果你去了周六弥撒，是不是意味着你就能在周六和周日上班工作了？又或者你参加了周六晚弥撒后去聚会，就不用担心参加周日的弥撒了？你当然不愿意因为周日望弥撒而错过周日的足球赛！那么周日是不是属于天主的？哪一天叫“主日”？难道“主日”被挪到周六了吗？

组织：主教团制度下，羊群在主教之间被踢过来踢过去，没有哪个主教是总负责。新教会的组织指挥链条被摧毁了。例如，JP2在1993年10月5日发布通谕，教导天主教伦理说，

“教宗表示，教会谴责避孕、婚前性行为、同性恋、手淫、节育术、人工授精。”

“主教必须采用恰当的方式方法，确保信友不受相反于教会伦理的言论影响；如果有必要，主教应该剥夺那些严重偏离教理的大学、医院和咨询机构的天主教头衔。”

通谕听起来棒极了。但问题是，新教会没有办法执行自己制定的法典。梵二教宗的通谕，如同进了聋子的耳朵，根本无人理会。主教们不在乎这些通谕，并把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传递给了自己的下属。

天主教会怎么了？

Notre Dame圣母大学神学系主任Lawrence Cunningham说：“这份通谕引起了对很多有趣问题的讨论，比如在梵蒂冈眼里，基督徒的含义是什么，有道德的人的含义示什么，等等。但是在实践中，这份通谕对大多数信友现有的生活方式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司铎：现在，他被视为“主持人”，而不是在祭台上的基督，代基督。他的功能，是因着信友的名（因授洗而人人皆祭司）宣布在面饼里的耶稣存在。他经常穿便服，如平信徒一样，为的是被这个世界所接受。

誓反教经曲：各种誓反教的颂歌经曲，如奇异恩典，泰泽祈祷等都出现在新弥撒中。

困惑：你完全不知道每次去教堂里会看到什么新鲜的玩意。

尊重：梵二后，这是一个停用，过时的词。

修女：修女解放自我，脱掉了会服和头巾，换上便服。她们先跟基督离婚，转身拥抱这个世界。

主题：讲道主题，太关注世俗的人文主题，而不注重灵魂与精神。主题过于强调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而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则被显著的消减。

升级：新弥撒是企图把1960年代潮流风尚，加以永恒化的产物，从新弥撒使用的标语，流行调和吉他乐就能辨认出来。相反，拉丁弥撒则保留了十五个世纪的质朴与活力。

巫毒/巫术：Dennis Wheatley在他的书《撒殚的工作》第276页，关于巫毒教写道：

“巫术，是人类发明的最可恨、最残暴、最卑贱的崇拜形式。”

“JP2在1993年2月4日访问非洲贝宁时，与当地巫毒教祭司进行会面时，为巫毒教信仰辩护，找理由，这也是历史上首次，一个教宗明确的表扬撒殚崇拜。并且，JP2还建议巫毒教信徒不要因为改宗基督教，而放弃自己的信仰。”

“天主教会寻求与巫毒教信徒进行对话，但是不赞成他们的迷信行为。”

到底，谁在转化谁？

女性神父：已经隐隐约约的能看到他们了。

1983新法典规定，在行圣事神父的督导下，堂区日常可以由修女，或平信徒着手管理。

负责堂区的女性，什么工作都做，包括主持会议，给平信徒送神父提前祝圣的圣体。当教友习惯了祭台上有女性时，他们就会站在实践的立场上，而不是神学的立场，主张女性晋铎。现代主义的神学家们认为，回到早期教会的实践中，这种主张是合理的，但是圣保禄却谴责了女性司铎的观念。（格前14:34,第前2:11）

一些没有圣事效果的仪式，教会允许寡妇和女执事去做，也允许她们给女性讲教理，照顾病人和穷人。但是，这些从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圣职执事的职责。

不雅限制级场景：你觉得，这辈子能见到修女或女性，衣着紧身暴露的围绕祭台跳舞吗？如果你还没见过，在你的堂里就快要见到了。（译者注：衣着暴露的马戏团，早就在梵蒂冈大殿里跳过舞

天主教会怎么了？

了。）

年轻教友缺乏教导：梵二对罪的淡化，对伦理约束的释放，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未成年怀孕，同居性乱，毒品酒精滥用等。特别是近年来，未成年自杀和犯罪更是增长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虽然任何时代，人类社会里总有邪恶事，但是梵二后，邪恶事如火箭般增长。

从1960年开始，虽然GDP增长了三倍，但是暴力犯罪率增长了至少560%。离婚率翻倍。单亲家庭的子女比例翻了三倍。到了本世纪末，全美40%的新生儿，80%的少数族裔新生儿，都是非婚生育。

这种变化，该归咎于谁？冰冷的事实是，这不是别人干的，而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有识之士说，是因为唯物主义，或是因为社会过度宽容，或是因为60年代的后遗症。所有的这些说法，当然都是事实。但我的观点是，我们真正的危机，是精神性的，危机就是内心的败坏。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社会弥漫着不情愿谈论信仰和精神的风气。我们久矣不谈论关系真正重大的事情。人们经常听到，信仰是私人事。但其实，不管你有没有信仰，也不管信的什么，事实就是，当高达几亿的人们不再信仰有天主时，巨大的社会后果就会产生。有作家说，“假如没有神，那人就敢做任何事。”我们现在就亲眼目睹。（译者注：作者是美国神父，描述美国的世风日下情况。中国读者，已经亲眼目睹了几十年的无神论共产主义思想，对

中国社会，对中国人的灵魂造成巨大破坏。）

迂回前进战术：梵二后，所有的变化都是迂回着进行的。

誓反教改革后，一位誓反教作家曾说：“每一个誓反教徒都是手握圣经的教宗。”虽然今天的天主教徒们，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用圣经来说誓反教的不是了。但是自从教宗在梵二大会后，取下三重冠，有许多人反而认为，这三重冠现在是戴在自己头上了，自己现在是教会圣师，对所有人，在一切话题上，高谈阔论，而且还自不量力的，用权威的口气对他人发号施令。

当年，德国的普法尔茨伯爵，给法王路易十四讲德国誓反教的情况说，

“在我国，（誓反教）每个人都妆扮属于他自己的小信仰。时至今日，他们每人都可以是祭司。所有的信徒必须说的，就是阿门。”

“（誓反教）这是茹达斯的神贫，不是基督的神贫。他们既拜天主，又拜天主的人民。他们的崇拜，就是一种好像家庭聚会式的庆祝，无论贫富人人参与，号召人人要感受在天主内的欢乐。虽然在他们的崇拜仪式里，没有奢侈，没有华丽的炫耀，但是也找不到真正的贵重的美丽。他们（誓反教）告诉我们，天主教不应该继续修建宏伟的大教堂了，因为这是对穷人的冒犯。真的吗？”

茹达斯指责玛尔大玛利亚，不应该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浪费钱和香液的话音，如今还在无数的堂区里面回响着。那些浪费在拆毁大理石祭台、涂抹洗刷壁画、打碎雕像、拆祭台栏杆和苦路、取下苦像、移除圣体龛、烧掉祭批和拉丁经本的钱，要是花在穷苦人身

天主教会怎么了？

上，难道不好吗？我们的父辈祖先，省吃俭用多少年，把辛苦钱用来装饰天主的家（天主堂）。如果他们看到今天的所作所为，会说什么呢？

还记得福音里，记载的那次基督发怒吗？茹达斯背叛时，祂没有发怒；钉死祂时，祂没有发怒；是在人们玷污天主的圣殿时，祂发怒掀翻了桌子。

许多的现代主义神职，给破坏天主堂找理由说，“慢慢的你也就习惯新堂了。”变化是逐步的，人们通常意识不到正在发生什么。小偷也是从每周偷点小玩意开始，大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少了什么。所以，自梵二后，天主教会逐渐的被一个新教会（梵二教）所取代，大多数人甚至还不知道这个变化。

数据统计

本节列举了各种数据统计。

表二 美国神父数量

1967年 59193名

1992年 51358名 减少7835人

“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玛窦7:15）

圣召

1990年6月3日，《旧金山纪事》编辑Don Lattin对Anthony Padovano进行了采访，Anthony Padovano是联合神职服务储备公司（还俗已婚的前神父联合会）的主席，他说近20年以来，全世界约有10万神父还俗结婚，其中包括1.7万名美国神父。

1991年4月30日，全国神职联合会（National Federation of Priests' Councils）的报告说，全美普遍出现神职短缺的情况。

从1970年开始，美国的神职和修院的数量就开始减少。1970年，活跃的教区神父数量达到了顶峰34000人。自此之后，1980年该数字降为30000人，1990年26000人。神职的平均年龄也在不断增长，1985年，35%的教区神父年龄在56岁及以上，相比于1970年的数字只有23%。神职数量不断减少，年龄不断增长的趋势还在继续。

在不到10年里，芝加哥总主教区的三分之一神职还俗。

芝加哥总主教区是全美最大的一个教区，平均每18天，就减少

天主教会怎么了？

一位神父。在克利夫兰教区，1990年的头几个月里，就有25位神父还俗。

除了神父数量下降外，修生数量也在下降。1965年，有48000名修生，到1988年只有13000名。根据最近统计数据（本书写作于1990年），超过1100个堂区没有本堂神父。

在梵二召开的前十年，天主教会在爱尔兰达到了影响力的顶峰。八分之一的高中生在毕业后，会选择进修院。1958年，是爱尔兰历史首次，全年有超过400名神父晋铎。三十年后的1988年，只有155人进入修院，83人离开修院。1989年的爱尔兰只有72名神父晋铎。

美国的无神职堂区

由于缺少神父，许多堂区被合并，或被撤销。全美180个教区，其中70个教区已经开始由修女和平信徒进行日常管理。

长期缺少神职的地方，平信徒就开始承担教职。从80年代早期开始，全美19000堂区里，至少300堂区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由平信徒日常管理，大多数是修女和已婚的妇女。全国十分之一的堂区，甚至连本堂神父都没有。

表三 修院和修生

1962年 修院545所 修生46189名

1992年 修院220所 修生6247名（三十年减少了39942名）

表四 修女

1964年 180015名

1992年 97751名（三十年减少82264名）

1984年，《星期日访客》期刊统计说，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修女退休。许多人完全依靠政府救济生活（译者注：教会无力或者不管）。

表五 世界范围内的平信徒修士

1962年 189311名

1992年 62546名（三十年减少126765名）

此外，现代主义的平信徒善会，已经发展成为自治的人道主义社工。这些善会，普遍以努力满足他人的需求为目标，这目标与自己善会的宗旨，或灵性生命毫无关系。美国天主教善会会员人数自1962年后至今下降了40%。

婴儿领洗人数下降

梵二的神学家们号称，梵二新变化使得教会与现代社会更加有关联，不再格格不入。那么，这些变化应该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天主教才对。事实上，恰恰相反。梵二后的婴儿领洗人数下降。

表六 婴儿领洗人数

1960年 1,313,682名

1985年 953,323名（二十五年下降360,359名）

美国天主教徒堕胎率更高

纽约美联社采访了一位私人生育健康组织的主席说，天主教妇女对避孕的复杂感情，可以解释为什么天主教妇女的堕胎率要比誓

天主教会怎么了？

反教妇女的堕胎率高30%。报道说，尽管宗教信仰在做堕胎决定时起到了很重要作用，但却不是朝预想的方向起作用。而且，天主教妇女堕胎率不仅高于誓反教，甚至高于犹太教。

成人进教对比

表七 美国成人领洗人数

1960年 146212名

1989年 82409名（三十年下降63803名）

1960年 每1000教友中，有4.1名改宗皈依天主教

1989年 每1000教友中，有1.8名改宗皈依天主教（甚至这时的入教规矩已经很松弛了）

这种下降幅度，说明新教会（梵二教）跟其他的教会没有区别，既然都是一样的，那何必要改宗呢？

堂区提供的教育

全国天主教教育协会统计，从1965到1978年，天主教会流失两百多万学生，关闭3635所天主教学校。老师也从修士修女，变成平信徒担任。与此同时，誓反教的学校入学人数却在上升。

表八 美国天主教学校下降

1962年 10630所小学 4,451,893名小学生 2435 所 中学

945,785名中学生 278所大学或学院

1992年 7288所小学 1,948,457名小学生 1278 所 中 学

602,856名中学生 230所大学或学院

结婚与离婚

在梵二前，天主教徒领了婚姻圣事，都知道他们与对方一生都在一起。教会和基督都谴责离婚，禁止离婚。在梵二的协助下，永恒的婚姻被改造成临时的婚姻。梵二通过婚姻无效证明，开启了离婚和再婚的大门，费用只要500块。婚姻无效证明，是教会开具的声明，基于已知的或潜藏的障碍，声明一桩婚姻从不有效。

表九 天主教婚姻圣事数

1971年 416924件

1992年 322550件

表十 天主教婚姻无效证明数

1968年 450件

1990年 62824件

在1968年，只有25%的婚姻无效申请被批准。现在，在许多教区，95%的申请都会被批准。

成批的天主教徒弃教背教

旧金山总教区的调研显示，出于对教会教理的不满意，以及对神职的不满意，美国每年有6万至10万的拉丁裔教友离开教会。几十万的罗马天主教友加入了其他宗派，或者誓反教。美国每天都有平均150人离开天主教。加利福尼亚天主教会议的拉丁裔事务负责人说，自1980年以来，美国大约有5百万拉丁裔教友离开天主教，去了其他的教派。

尼加拉瓜枢机主教Miguel Obando y Bravo说，在天主教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拉丁美洲，誓反教有了爆炸性的增长。1967年，非天主教

天主教会怎么了？

宗派只有4百万人，而1985年，则增长到3千万人。墨西哥Ernesto Corripio Ahumada枢机说，梵二后的三十年里，多米尼加共和国，从天主教改宗到誓反教的人数增长了三倍，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增长五倍，危地马拉增长七倍。

尽管爱尔兰的部分农村地区，主日弥撒参与率还高于90%，但是城市地区的情况糟透了，只有不到10%的天主教徒还去望主日弥撒。

1983年1月29日，洛杉矶时报集团报道了一项1982年进行的调查，

“全国范围内，51%的天主徒每周都望弥撒，41%誓反教每周去礼拜。1958年是教堂参与率的峰值，当时74%的天主徒每周都望弥撒，但是当时的誓反教数据跟现在的没有太大变化。”

1990年的同样调查，誓反教和天主教的差别更小了。都是每周41%，而且本次调查还发现天主教徒每月才去一次教堂的人数在逐步增长。

数据显示，神父和修士的数量在继续下降。这样下去，未来一定会出现已婚神职。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

自梵二后，人口出生率也在下降，这主要归因于普遍的节育避孕和堕胎。堂区和学校不断的关闭，部分原因也是天主教婚姻和出生率的下降。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未来的圣召、学校和教堂的前景极其不确定。

梵二的后果，就是大批的天主教徒改宗，加入基要福音派或者

神恩派。还有不少加入浸信会、摩门教、圣经教会等等，因为在这些教会里，能找到天主教会在梵二前的一部分熟悉感觉和稳定性。还有很多人加入了耶和华见证人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因为这些教会宣扬强烈的家庭价值。神的教会、五旬节教会、拿撒勒教会、神召会和其他的神恩教会里，他们也能找到梵二前天主教的一些感觉。因为，梵二后，教内推广的神恩运动，跟“失散兄弟们”的誓反神恩教，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他们还在践行传统的天主教信仰的话，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这样，凡是好树都结好果子，而坏树都结坏果子。”（玛窦7:17）

天主教会怎么了？

保禄六世（P6）

要特别记住，不是别人，而是保禄六世摧毁了拉丁弥撒，和发明了Novus Ordo Missae，即新礼弥撒。

保禄六在位的15年里，一共有32357位神父要求还俗，除了1033人没被批准，他批准了其他所有的申请。同时，他在位的时期，同时也是教会历史上圣召减少最严重的时期。

1897年9月26日，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出生在意大利的Concesio。

1920年5月29日，在Brescia主教府，他被主教Gaggia祝圣为神父。祝圣后，主教把Montini神父送到罗马的Lombard学院继续学习。最后，他在罗马大学完成学业。

1922年6月，Montini神父被梵蒂冈外交会选中，并送去宗座额我略大学继续学习。

这几年里，Montini宣扬的全人类的基督徒兄弟会理念，吸引了不少年轻神父，这种理念不在乎人如何选择信仰，或者有没有信仰，而且降低礼仪和权柄的重要性。当时在教会圈子里，普遍认为Montini主义者们是教会的激进派。

1923年5月，Montini神父被指派为宗座驻波兰华沙使节。

1923年11月，Montini神父被召回罗马，任助理国务卿。之后的30年里，一直在国务院工作。教宗庇护十一世在1925年任他为蒙席。

1933年，他代替主教Spellman，成为枢机Pacelli的个人职员。

1962年的梵蒂冈-莫斯科秘密协议（第一章提到过）之前，Montini与斯大林两个人已经在1942年有了秘密的约定。1962年梵蒂冈-莫斯科秘密协议的签约者是Tisserant枢机和尼科季姆（都主教尼科季姆，本名鲍里斯·格奥尔基耶维奇·罗托夫1929年10月15日 – 1978年9月5日，是已故前俄罗斯正教会列宁格勒与诺夫哥罗德都主教，1963年10月9日 – 1978年9月5日在位，有资料显示他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潜伏在教会内部的特工。他的代号是阿达曼特，他参与推动合一运动，试图整合罗马天主教会和世界基督教协会，其行动被认为是为苏联的进一步政治目的而服务的，科季姆于1978年出席在梵蒂冈城举行的教宗若望·保禄一世的就职典礼期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新教宗在他弥留之际为他做了祷告，而数周之后教宗也随之逝世。）他的朋友Roche蒙席曾经给Itineraires的编辑Jean Madiran写信说过：“看来你对二战期间更早签署的一份协议并不知情。确切的说，是1942年，签署双方是Montini蒙席和斯大林本人。这份1942协议对我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在1948年之前，Montini在梵蒂冈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他是法国哲学家雅克·马里顿的热情追随者，为他翻译作品。（译者注：雅克·马里顿，是法国天主教哲学家。出身誓反教家庭，一直奉行不可知论，后来在1906年皈依天主教。马里顿一生出版超过60本书，并对起草《世界人权宣言》具有影响力。马里顿为教宗保禄六世的导师，二人同时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保禄六世在第二次梵

天主教会怎么了？

蒂冈大公会议的尾声向他的老师提出“给科学家们的文告”。）

1950年，梵蒂冈至圣圣部指控，Montini支持的Studium出版社有严重的左倾。

1953年，Montini蒙席升任高级国务卿，这是教会内的最高职务之一。他与Bea神父很快就发展了紧密的关系，而Bea神父就是合一运动的领导人。一年后，Montini又继续与莫斯科开始秘密协商活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政府正在发展裂教组织，试图分裂中国的天主教会。中国主教当时写给庇护十二的汇报信件，都被Montini压制，并转给他人处理，否则庇护十二肯定会遏制中国裂教活动的进展。瑞典路德宗的Brilioth主教把Montini的行为告诉了教宗。于是这位高级国务卿被降职，并被撵出了梵蒂冈。

1954年11月1日，Montini被调离梵蒂冈，被派遣至米兰宗主教区，任宗主教级，所以他没有领到米兰总主教的枢机帽，这是一种公开的屈辱，因为枢机帽这项荣耀，是属于教区实权宗主教的。虽然米兰教区是地位极重要的教区，但是Montini此前，是在教会第二高位就任。

1954年12月12日，Montini蒙席被祝圣为米兰教区总主教。当时，梵蒂冈各级官员们都认为米兰类似于Montini的西伯利亚。

他自己也说过：“对我而言，米兰就像是充满敌意的森林。”

1958年10月28日，若望二十三即位。

1958年12月5日，Montini总主教被若望二十三祝圣为枢机。

1962年6月，Montini枢机，就是未来的保禄六，在梵二大会核

心委员会发言，表示需要对教会做出改变。

在Montini发言后，有人听到Ottaviani枢机低声说：“我祈求天主在大会结束前赐我死，这样我到死都是天主教徒。”

1963年6月3日，若望二十三去世。在教宗位竞选人中，Montini居领先地位。圣部内，一些保守枢机不喜欢Montini的自由主义倾向，于是发起了“阻止Montini”运动。一些投票被分散给许多竞选人，目的是阻止Montini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

这时，Testa枢机站了出来，劝说并阻止了这场运动。最后，1963年6月21日，Montini枢机被选为教宗，取名保禄六。

理解保禄六的关键，是要理解他的内在信仰，就是他相信所有人自然而然，都是良善的，只要给他们展示了邪恶和善良的区别，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拒绝邪恶。所以他相信，基督教会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给更多的人，清楚的展示善良和邪恶的区别；基督教会的首要任务不是把这个世界转化为天主教。

1963年9月29日，保禄六开始了梵二大会的第二会期。他修改了大会流程，使规则有利于现代主义者推广改革。赎主会士Ralph神父在他的书里，生动的描绘了发生在梵二会场内的秘密交易，包括各种被修改的文件，意义相反的措辞和舆论管控。

1963年12月3日，巴西总主教Diamantina联合来自46个国家的200多名参会教父，给保禄六递交了联名信，号召大会谴责共产主义。联名信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复。

1963年12月4日，保禄六签署，并推广《礼仪宪章》，彻底把天

天主教会怎么了？

主教的神圣弥撒，变成了一种誓反教的礼拜服务。

1964年1月4日-6日，保禄六前往圣地耶路撒冷，和犹太教、穆斯林、东正教领袖进行了会晤。他还热情的拥抱了东正裂教的君士坦丁牧首纳哥拉。

1964年5月19日，保禄六设立了与非基督宗教关系发展秘书处。

1964年8月6日，保禄六发布了第一份通谕《Ecclesiam Suam耶稣的教会》，其内容是在天主教徒、非天主基督教徒、非基督教徒、无神论者、犹太教徒、甚至共产主义者之间，坚持开展对话。这份通谕是对苦苦等待谴责共产主义回信的200多参会教父的一记响亮的耳光。之后的另一份通谕《Populorum Progressio人类发展》，也赞同了共产主义理念。

《华尔街日报》评论道，“《人类发展》通谕，就是加工过的马克思主义。”

1964年11月13日，保禄六放弃了三重冠，把权杖和苦像交给了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缅甸外交家，由1961年至1971年担任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

教宗三重冠，象征着教宗是基督在世上的代理，教宗的权柄要高于一切世俗统治者。保禄六把三重冠换成了主教冠。教宗的十字权杖也被换成了一个扭曲的，变形的基督苦像。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摆出一种绝望的，失败的姿势，给人以怪诞恐怖惊悚的感觉。

恰恰相反，圣保禄告诉我们，因为基督爱我们，所以为我们的

罪而死，

“他爱了我，且为我舍弃了自己。（迦拉达书2:20）”

“祂被献祭，因为这是祂自己的意愿。（依撒意亚53:7）”

祂自愿的做了祭献，用尽最后全力呼喊，证明祂依然自愿服从，

“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路加23:46）”

1964年11月21日，保禄六签署《大公主义法令》，推动无差别的对待所有宗教。

1965年2月22日，保禄六提拔37位新枢机，枢机总数达到103人。又是追随若望二十三的策略，进一步扩大了教廷的规模。

1965年4月8日，又设立了一个新的“与无信仰者关系秘书处”，开展了和无神论的对话。

1965年，保禄六给东正裂教的君士坦丁牧首纳哥拉赠送了一份礼物，这就是十字军在勒潘陀海战中击溃进犯欧洲的奥斯曼土耳其，缴获的穆斯林旗。借着这个举动，保禄六通过君士坦丁牧首纳哥拉，把合一运动的意愿传递给穆斯林。现在，战利品勒潘陀军旗已经回到了伊斯坦布尔。（10月7日，是胜利之后圣母瞻礼，也可以称为圣母玫瑰经瞻礼。此瞻礼的由来，就是在1571年10月7日，基督徒联军在海战舰船上，在交战中，诵念玫瑰经，以弱势大胜奥斯曼土耳其海军舰队。教宗圣庇护五世，又被称为玫瑰经教宗，也带领全欧洲的天主教徒一同诵念玫瑰经，祈求圣母保护欧洲免受穆斯林侵犯，圣教宗得闻大胜的消息，设立此瞻礼，以感谢天上圣母对圣

天主教会怎么了？

教会的庇护。）

1965年9月3日，保禄六发布了《Mysterium Fidei信德的奥迹》通谕，为礼仪改革进行动员。

1965年9月29日，梵二参会的450位主教，签署联名信，要求梵二大会发表谴责共产主义声明。这份联名信过后毫无回应，之后就号称被弄丢了。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是这次耳光，是打在了高达参会人数的四分之一的教父们脸上。

1965年10月4日，保禄六进入联合国大楼里的冥想房间里面祈祷。在这个房间里，有许多的共济会符号，还有一个祭台，朝着“无脸神”。保禄六把这无神论组成的联合国组织，称为世界最后的希望。他说，

“世上的人们，把联合国作为和平与和谐的最后希望；我们在此献上，我们自己的和他们对联合国这份荣誉和希望的敬意。”

在发表完这番演讲后，保禄六接着又与苏联代表会晤了很长的世界。很显然，他在无神论者的群体中，看起来更惬意舒服。（译者注：想想方济各，不也是这样么。）

1965年10月4日，保禄六在扬基体育馆，带着犹太教胸牌，身着旧约里古代肋未祭司的“厄弗得”（见出谷纪28:4），做了一场仪式。

保禄六很清楚，胸牌和“厄弗得”代表的含义，也很清楚这些都是旧约里的仪式装饰；他更清楚，现代共济会也用这些物品来标志他们的高级祭司身份。（译者注：共济会的穿着打扮，都与犹太

教祭司类似，可以推断早期的共济会，受犹太教影响很多，读者可自行上网搜索共济会图片证实）

在纽约的天主教圣家堂里，保禄六与120位天主教徒、犹太教徒、誓反教徒和希腊东正教徒进行了25分钟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他第一次把梵二的合一运动付诸于行动。这次会谈，是即将在罗马大规模推广合一对话的试运行吗？

在梵二会议期间，来自76个国家，有超过500位的主教们，请求保禄六把全世界奉献给圣母无玷圣心。然而，Bea枢机和德法两国的主教们（欧洲联盟）抵制这次奉献。所以，最终，奉献没有进行。

1965年12月，保禄六对至圣圣部进行改革和改名，至圣圣部改革之前的职责，是审查和对抗异端。同时，他又废除了禁书目录。从此，“异端”这个词，彻底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词，是“错误”。

1965年12月4日，保禄六在城外圣保禄大殿（译者注：特级宗座圣殿）进行了一场合一活动。活动中，一位法国天主徒，一位希腊正教徒和一位美国卫理会信徒一起唱了圣咏，一起读了经（译者注：天主教徒和异端裂教在一起读经一起唱圣咏，要是放在现在，这还算是个事吗？今天的天主教徒跟异端裂教称兄道弟，深入合作，互相吹捧。这都是保禄六带的坏头。可想而知，梵二前，天主教友跟异端裂教的交往是多么严格受限制）。

1965年12月7日，梵二闭幕的前一天，保禄六和君士坦丁牧首纳哥拉相互撤销了自1045年生效的绝罚令。这就正式的认定了，前教

天主教会怎么了？

宗犯了信理的谬误，绝罚不服从罗马教宗的东裂教会是错误的，是不应该的。

1966年3月23日，保禄六在西斯廷小堂欢迎英国安立甘宗坎特伯雷大主教访问，保禄六说：“你的脚步，不是走在一个让你陌生的地方，而是在你可以有效的称为自己的家里。”大主教回答说：“陛下，基督主内的亲爱兄弟”

保禄六把自己的教宗权戒递给这位大主教，请他降福在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友们。教宗良十三世在1896年9月13日，发布教宗诏书《Apostolicae Curae》宣布安立甘宗已经完全丧失了有效的神职统序。那么，一个缺乏圣秩圣事权柄的无效“大主教”，怎么能降福信友呢？（译者注：梵二后，凡是用新礼祝圣的任何主教和神父，都是无效的神职，因为祝圣经文被彻底改了，而原经文是庇护十二用通谕禁止修改的。不论中外，不论爱国会或者忠贞教会，都是无效的，没有神权的平信徒。当今拥有神权的真神职，只在宗缺修会和SSPX里。七件圣事，在梵二教里除了圣洗和婚配，其他圣事因为没有真神职，故而无效。）

1966年秋季，保禄六接见了15位日本僧侣，与他们进行了短暂的会谈，表达了日本佛教界的访问，给天主教会和佛教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尊重，使他感到很幸福。

1967年1月30日，保禄六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在梵蒂冈握手。这是历史首次，教宗与共产主义最高领导人的见面。

当时的报纸报道说，“他是不知疲倦的东道主。他给不少于90个国家的代表团发表了讲话，真是古怪的国家组合，有总统，独裁者，民主政府、共产主义者、白人和黑人、基督徒和犹太人、穆斯林和外教人。”

1967年7月25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保禄六访问了君士坦丁牧首纳哥拉。

1967年10月13日，是法蒂玛圣母显现50周年纪念，保禄六访问了葡萄牙的法蒂玛。自始至终，他连一遍圣母经都没有念。他也没有访问在Cova da Iria的圣地。他拒绝跟法蒂玛圣母的唯一健在的见证者路济亚修女进行私下交谈。但是他却有大把的时间，跟非天主教徒会面。

1967年10月27日，东裂君士坦丁牧首纳哥拉访问罗马。

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保禄六发表了关于人权和社会正义的演讲，这主题正是拉丁美洲泛滥的解放神学的核心思想。

保禄六有一个习惯，吃早餐时要阅读共产主义报纸。他是唯一的，道义上支持西班牙共产游击队和左派政党的教宗；北越共产党政府，在保禄六的庇护斡旋下，发动的1968年新春攻势达到了作战目的；作为教宗，他对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极其友好，并且允许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教和神父在美国、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做弥撒，讲道理。然而，他对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府对教会的公开镇压和迫害，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从没有过一句谴责话。

天主教会怎么了？

1968年7月29日，保禄六在通谕《Humanae Vitae人类生命》里，反对人工节育。

这份通谕发表后，美国华盛顿教区的41位神职立刻发表抵制声明。有极高声望的神学家Chales Curran神父宣布，夫妇的良心有权决定，是否进行人工节育；随后，600多名神父、神学家和平信徒支持Curran的观点。在西德，5000多名平信徒在一年一度的“天主教日”决议投票，警告保禄六，说他们不接受《人类生命》通谕。法国主教也发表声明，把决定权交给已婚夫妇的良心去决定。在《人类生命》通谕的发表年代，数亿的天主教徒早就服用避孕药进行节育，并且继续无视这份教宗禁令。

是不是看起来有点自相矛盾？保禄六虽谴责人工节育，但不真正行使谴责权。是不是，他只想通过口头谴责来取悦保守派，通过拒绝行实来取悦自由派？他的其他教派的哥们，不反对人工节育。为什么保禄六要第一时间发表这个通谕呢？

1969年3月28日，保禄六接见了美国联合教会代表团，并赞扬了他们的合一工作。

1969年5月31日，保禄六与路德宗世界联盟的总秘书长进行了会谈。

1969年6月10日，在日内瓦，保禄六与世界教会联盟的各宗派成员一起祈祷。在梵蒂冈的时候，他在不同的两次场合里，拥抱了英国安立甘宗的坎特伯雷主教。此次在日内瓦，他对东正教展现了更为大胆的态度，他突然冲动的向东正教代表下跪，并亲吻他们的

脚，这个举动被视为天主教历史上冒犯东正教的赔补。

在保禄六时代，西方罗马教会的每个主要的礼仪都被修订了。终傅圣事被改名，叫做病人傅油圣事。告解圣事逐步被称为修和圣事，告罪者在告解时被允许与神父面对面坐着，主教们被允许办总告解。保禄六时的总告解，与梵二前，在二战时的总告解是不一样的。

1970年，保禄六规定，主教70岁退休，神父75岁退休。枢机超过80岁，就不能参与罗马教廷的事务了。

1970年以前，如果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结婚，婚前双方必须要签订协议，声明孩子要按照天主教的规矩抚养。1970年，保禄六在通谕Matrimonio Mixta里，变更了这个要求。

1970年12月3日，保禄六访问了香港，但是对大陆受共产主义迫害的教会只字不提。然而，他却不止一次公开表达，毛治下的无神中共政权，即使已经铲除了各种基督教派，也应该被联合国承认。

1971年3月25日，保禄六在梵蒂冈接见了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夫妇。南斯拉夫当时数百名神父受到迫害和处决，铁托个人要为此而负责。此后，南斯拉夫和梵蒂冈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历史首次，圣座与东欧马克思主义国家签订协议。

1971年10月27日，保禄六与叙利亚的安提约基亚东正教，宗主教依纳爵·雅各伯三世会面，并发表了“信仰联合宣言”。这里面的问题是，宣称的是什么信仰，天主教信仰，还是东裂信仰？

匈牙利的敏真谛·若瑟枢机，他服从保禄六的命令，从1971年

天主教会怎么了？

到1975年去世，他一直生活在流亡状态。但是他非常肯定的是，梵蒂冈和匈牙利政府之间的任何协商都不会对匈牙利的天主教会产生哪怕一丁点的改善。根据这位枢机的叙述，他一生中，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是以教会名义，来自梵蒂冈内部的。

1972年4月，保禄六又与英国安立甘的坎特伯雷大主教Donald Coggan发表了一份合一运动的联合声明。

1974年9月24日，法国《世界报Le Monde》（译者注：《世界报》，法国第二大全国性日报，是法国在海外销售量最大的日报，在法语国家地区极具影响力，国际知名度颇高。）刊登了对保禄六和巴西Olinda—Racife教区的主教的评论，文章里纪录了保禄六对总主教Helder Camara的欢迎词，“早上好，我的共产主义者主教。你好吗？”这位大主教回答道：“你也早上好，我的共产主义者教宗。”（译者注：总主教Hélder Câmara是一位巴西总主教。他是一位自认的社会主义者，2015年，他被方济各封为天主之仆。他是解放神学的倡导者。）

1975年4月27日，保禄六邀请了40位美国加拿大的圣公会和安立甘教职员，参加了梵蒂冈的誓反教弥撒（译者注：即新弥撒）。

1975年，他对教宗传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一条就是，教宗可以不戴圣伯多禄之冠（译者注：三重冠），如果他自愿这样做。事实上，保禄六只在当选那天戴过一次三重冠，之后从未戴过。他的继任者，若望保禄一，自始至终就从未戴过，也是历史第一人。

保禄六把教会的外貌变得现代化了，修女们被允许穿现代的便服，而不是沉重麻烦的修女服。以往一些违反教律的行为，是正式的归于罪的，现在也被调和了。比如，以往周五吃肉是大冒犯教律，现在也不是了。

1976年，教宗选举枢机团增加到138人。

即便明知道有五千万的天主教徒在苏联阵营的铁幕下遭受迫害，但是保禄六依然张开双臂欢迎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人，比如苏联外交部长和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安德烈·葛罗米柯，匈牙利总理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南斯拉夫的铁托，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在二战后，如果共产主义政权的政要，对梵蒂冈进行访问，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教宗庇护十二对共产主义严厉的、生硬的、不可调和的反对态度，在若望二十三的时代逐步瓦解。

费城主教Basil Losten说过，“很显然，在争当全球帝国霸主的道路上，共产主义在今天的各种宗教当中，找到了极有价值的同盟军。如果我们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怪事，装作视而不见的话，那么如果说有人说，共产主义者正在进行把天主教会变成征服世界工具的计划，就只是一个奇谈怪论而已。（译者注：费城主教实际在说，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共产主义者正在把天主教会改造成工具吗？）”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关闭所有教堂和寺庙的运动中，保禄六在一次讲话中，又朝着北京伸出了手，事实上认可了中国的状态。

天主教会怎么了？

保禄六喜欢的音乐里，还包括了一套非常亵渎的音乐剧，叫《耶稣基督超级巨星》。（译者注：《耶稣基督超级巨星》，又译《万世巨星》，全作品以摇滚音乐剧的方式呈现。从十二门徒中的茹达斯视角出发，以现代的观点来增添描写茹达斯对耶稣的忧虑以及失望，以音乐及歌曲来刻画耶稣与茹达斯间的爱恨情仇。）

1977年4月29日，保禄六与英国安立甘宗的坎特伯雷主教Donald Coggan会面，号召罗马天主教与安立甘一起，有更大的合作。、

1978年8月6日，保禄六去世。保禄六的私人秘书，蒙席Pasquale Macchi马上销毁了保禄六所有的个人笔记和信件。这些个人文件里面，是不是犯罪的证据？为什么保禄六一死，立刻就销毁？这是不是保禄六的意思？

1978年8月10日，俄罗斯东正教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译者注：提醒读者，前文已经说过，尼科季姆是众人皆知的克格勃特工）作为东正教代表，参加了保禄六在罗马的葬礼，在历史上，在圣伯多禄大殿的祭台前，他是第一个指导仪式的非天主教主教。

在保禄六的任期里，教会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呢？

事实是，在他治下，教会是一个好动的，不平静的教会，整个教会对他教导，更多的只是口头服从。尽管他的著名通谕《人类生命》禁止天主教徒计划生育，但是许多天主教徒完全无视，继续我行我素的实施计划生育；妇女想当神父，神父想结婚，主教想当本教区的教宗。当没人可以命令他人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命令他人；当所有人都在命令他人的时候，除了一片混乱，根本没人服从

任何命令。

罗马教廷的许多主教和枢机，在保禄六的最后几年里，逐步的达成一个共识，除非马上阻止当前的大滑坡局面，否则到了20世纪末，就连一个能被辨认出是罗马天主教的信仰组织都没有了。

保禄六的言论引述

1969年7月2日，“如果这个世界是变化的，那为什么宗教信仰不能变化呢？……正因如此，在梵二大会后，教会采取了这么多的改革。”

“教会要主动寻求，要让教会自己，来适应我们当代人类的语言、习俗和倾向。”

“人类在起源上，在目的上，即伟大又神圣。因此，荣耀应归于人类，归于人类的尊严，归于人类的精神，归于人类的生命。”

“教会是为这个世界，特别是为今日的世界而造的。”

耶稣基督的话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假使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民早已反抗了，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是，我的国不是这世界的。」（若望18：36）

你相信谁说的？一个否认耶稣基督圣言的人，能是基督在世的代理吗？

天主教会怎么了？

新礼弥撒（Novus Ordo Missae）

梵二后，弥撒经历了一系列的改变。从此刻起，天主教会开始走样变形，无论内在还是外在，都跟以前的天主教会不一样了。教会内，出现了各种新事物。所有人都在说，弥撒的改变，是为了帮助每个人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弥撒。今天他们所在的堂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人们知道吗？

思考一下，假如一位士兵从越南战争回国时的窘况。他回到家，去望主日弥撒。然而，教堂里面的一切都非常陌生。塑像，十字苦路和圣体栏杆都消失了，圣体龛被隐藏在侧面。原先苦像的位置，被复活的耶稣和飘荡的标语所取代。弥撒中，有许多的喧哗和互动。人们走来走去。乐手演奏着誓反教的赞美乐，人们跟着唱。人们衣着随意，甚至不检点。弥撒里，人们相互说话，不认识的人相互握手拥抱。领圣体的时候，人们用手发圣体，就好像在发球赛的票一样。这还是士兵小时候所认识的天主教会吗？

新礼弥撒的官方定义

“在主的圣筵——弥撒中，天主的子民共聚一堂，由司祭主礼，代表基督，举行对吾主的几年——感恩祭。（《弥撒经书总论》第二章第一节27段）”

Novus Ordo Missae这个词，是保禄六批准使用的正式的拉丁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新礼弥撒”。

加尔文对弥撒的定义

“天主教的弥撒，仅仅就是信徒的集会，大家因着基督之名，聚集在一起，去忏悔他们的罪，并领受宽恕，去听圣经和圣经的解释，去歌唱，去宣认他们的信仰。去把自己圣化给天主，去奉献，去祈祷，然后在吟咏天主经后，去领主的宝血和主身体的圣事。”

新礼官方和加尔文对弥撒的定义，都显示了这是人的聚会。本质上，这两个定义是一样的。这两个说法，都不是弥撒的真正定义。弥撒真正的定义是，加尔瓦略献祭的重演。天主教弥撒从来都没有被称为主的圣筵，主的筵席等。圣保禄宗徒明确的谴责，弥撒是吃饭，是最后晚餐，的这种说法。

“你们聚集在一处，并不是为吃主的晚餐，因为你们吃的时候，各人先吃自己的晚餐，甚至有的饥饿，有的却醉饱。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或是你们想轻视天主的教会，叫那些没有的人羞惭吗？（格前 11:20-22）”

对弥撒的逐步改变

对弥撒的改变，逐渐且不明显。1960年7月25号，若望二十三批准了对弥撒和祭司日课（神父每天必须的经文）的一系列新规。

这些改变，是从1963年12月4日，梵蒂冈发布《神圣礼仪宪章》开始的，然后是1964年10月18日的《圣礼部关于恰当执行<礼仪宪章>的规定》。这份《规定》意在“对弥撒的整个规则”进行改革（《规定》第48段）。《规定》发布时，改革其实已经在进行中了。实际上早在1964年3月，改革弥撒的实际工作已经开展。

在1964年，“进台咏”的经文被缩减，教宗良十三规定在小礼

天主教会怎么了？

弥撒后的必须祈祷被完全删除。（译者注：教宗良十三经文来源于良十三1884年的一次神视，在神视里，良十三看见耶稣允许撒殚猛烈进攻教会一百年，在此神视后，良十三在1884年规定，为了圣教会抵御撒殚进攻，在小礼弥撒结束后，神长教友必须要诵念一系列经文，包括：圣母经、又圣母经、圣额弥尔天神经文，以及三次祈求耶稣圣心垂怜诵。）

1965年3月7日，最后的福音从弥撒中取消。1965年5月4日，圣礼部通知进一步对弥撒的礼仪改革即将开始。

1967年6月29日，弥撒的祭典部分，从默念改为大声诵念，领受圣体和弥撒结束的礼仪和经文也发生了变化。

1967年10月，在罗马召开了一次特别主教会议，征求各个参会主教对新礼弥撒的意见。结果是，71名主教赞成，43名主教强烈反对，62名主教实质性保留意见，4名主教没有参与投票。Ottaviani枢机和Bacci枢机强烈反对新礼弥撒，认为新礼弥撒已经“几乎是”异端了。换做是你，你会赞同，用“几乎是异端”的新礼弥撒，来取代永恒的弥撒吗？

1968年5月23日，弥撒的祭典经文部分，允许用本地语言诵念，不再要求必须是拉丁文。1970年3月22日，Novus Ordo Missae新礼弥撒经书的颁布，彻底的摧毁了神圣的弥撒献祭。保禄六在1969年4月3日就批准了新礼弥撒。

1969年，各地主教有权自行决定是否手领圣体。1977年6月，美国主教会议允许全国教区手领圣体。

1988年6月， 主教可以允许由修士、 平信徒或者执事进行“无祭司的弥撒”。1988年11月16号， 允许平信徒在弥撒中讲道。

1969年2月14日， 保禄六的自动手谕《Mysterii Paschalis逾越奥迹》， 宣称新弥撒的祭典部分“与第四至第五世纪的弥撒祭典部分完全无改动”， “我们决定增加三个新祭典经文。总而言之， 我们希望尽快实施《新罗马弥撒经书》。”

1969年11月27日， 保禄六宣称：“（对弥撒的）这些变化是非常特别的， 让人吃惊的。这是因为， 新弥撒表达了我们信仰真实性， 表达了我们信仰敬拜的不可变更的传统。”

弥撒的集祷经部分

拉丁弥撒的集祷经所表达的信息， 与梵二新神学所表达的， 完全不一样。所以， 弥撒的集祷经就被修改， 为了强化和推广梵二的教导。集祷经不仅被故意错译， 更是大批被删除。

传统拉丁弥撒一共有1182个集祷经。梵二删除了其中的760个。只留下了36%， 然而，在这剩下的36%里， 一半以上被修改。所以， 拉丁弥撒的1182个集祷经， 最终只有17%的集祷经， 按原样， 完整的收录进了新弥撒经书里。

誓反教徒协助编写新弥撒经书

被许多人指控是共济会员的Annibale Bugnini神父， 就是新礼弥撒的主要作者。有六个誓反教牧师， 帮助他编写新礼弥撒经书。他们是 Dr. George, Canon Jasper, Dr. Shepherd, Dr. Kenneth, Rev. Eugene Brand, Dr. Max Thurian. 他们分别来自安立甘教， 路德教， 泰泽社

天主教会怎么了？

区，和世界教会议会。这些人完全不相信基督真实临在于圣体中，他们认为圣体只是一种象征而已。

弥撒是纪念，而不是重演

新弥撒里，祝圣圣体的经文，只对最后晚餐进行了介绍，这些经文并没有重演基督的行为。新弥撒的经文，就好像新闻记者的报导。祭司也不“举目向天”，祭司自始至终也没有祝福要奉献的饼酒。新弥撒的作法，完全有悖于基督在最后晚餐时所做的。圣经上清晰的写着：“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玛窦26：26，马尔谷14：22）”。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耶稣在最后晚餐上的言语，被故意的错译。所以，新弥撒里的饼酒还是饼酒，没有发生变质。

新礼弥撒里，仅仅回忆和纪念基督最后的晚餐，是不够的。在传统拉丁弥撒里，祭司要做的，必须与基督在最后晚餐时所做的，完全一样。根据Cajetan枢机的解释“基督的命令是，‘要这样做’”，这命令饱含深意。因为，祂没有命令我们‘要这样说’，而是‘要这样做’。祂这样命令的原因，是为表明，祂的命令不仅要说出来，还要做出来。说什么出来的内容，非常重要，不仅是要说的语言，而且是要行的举动。祂是告诉我们，祝圣圣体的祷词就可以产生祷词表达含义的效力。当祂说‘来纪念我’时，祂清楚的区分了纪念和祝圣两个行为。很明显，耶稣没有说，‘纪念我’，而是说‘这样做，来纪念我’”

对最后晚餐的纪念

这些改革者们，铲除了弥撒的拱顶基石，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胡乱拼凑的脚手架，充当弥撒基石。他们给弥撒虚构了一套目的，代替弥撒真正的目的。这就迫使他们，引入了强调祭司和信友的团结，信友和信友的团结等一些行为。甚至发展到极端情况，试图在给天主献祭无罪羔羊的献经经文中，增添上为穷人和为教会的献祭经文。

只有且只能，把独一无二的耶稣，献祭给天主，这是唯一能使天主满意、平息义怒的牺牲献祭，这是天主教一切道理的基础。一但任何人、任何组织被掺进这独一无二的神圣献祭，这神圣献祭就不再是真正的献祭，就变成了哲学家的聚会，或者爱德的自助餐。

换句话说，新礼弥撒就像一场最后晚餐纪念会，一群人围坐，一起吃饼，一起举杯喝酒，怀念他们的老朋友耶稣。有许多教区，在最庄严的祭典部分，祭司祝圣圣体圣血时，教友都是站着看，已经不再使用铃铛来提醒信友注意，要跪着朝拜天主，因为基督此刻从天而降，取代了祭台上的饼酒。这就证明，在新礼弥撒的圣体里，缺乏对基督真实存在的信仰。

路德教的元素掺入了新礼弥撒中

1983年10月号《国家地理杂志》第461页。这样说：“今天活力四射的罗马天主教，吸收了许多路德教的改革，大多数的平信徒甚至都没意识到。”

保禄六在新礼弥撒祝圣圣体的经文，增加了“将为你们而牺牲”。有趣的是，这句话出自于叛教的马丁路德，然后路德教牧师

天主教会怎么了？

Cranmer在编写新礼弥撒祭典时，加了进去。在路德教里，根本没人相信在至圣圣体就是基督的真实存在。

新礼弥撒编写委员会原本希望，由每个教区委员会自行决定祝圣后的欢呼。Bugnini神父在回忆录里说，他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保禄六，保禄六说“如果这个权力授给了各个教区的委员会，那些不恰当的欢呼，诸如‘我的上主，我的天主’就会被引入。”（译者注：为了抵制誓反教否认圣体圣血是天主真实临在，教宗圣庇护十世规定，凡在望弥撒时，在目视祭司成圣体圣血时，默念“我的上主，我的天主”经文的，可获七年零280天的大赦。保禄六明知有此大赦，却故意反对。）

因此，路德教礼仪上使用的经文“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歌颂你的复活，期待你光荣地再来。”就这样，成了新礼弥撒的欢呼经文。

面向人群，却不面向圣体龛

马丁路德，首创了面向人群做弥撒的做法。这样做，人们就习惯性的认为，弥撒仅仅是“晚餐”，而不是祭献。后果就是，人变成了注目焦点，而不再注目于天主。

Louis神父的书《礼仪与建筑》中，在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后，结论性的指出，从古代起，就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祭司面向人群做弥撒。Klaus Gamber蒙席，是位于Regensburg礼仪研究所的所长，他说：“无论是东方教会还是西方教会，绝没有一场弥撒是面向人群的。反而有面向东方的弥撒。”

新礼弥撒中的非天主教元素

新礼弥撒的最开始的进堂咏，与路德教和美国圣公会的起始经文，非常相似。新礼弥撒的奉献颂，是基于犹太人吃饭前的求恩祈祷。新礼弥撒的奉献颂和圣体经与路德教和美国圣公会的相关经文，全都是对最后晚餐的叙事性描述。从这些经文里，根本没有一处提到基督的真实临在。新礼弥撒的天主经，也是誓反教化的。新礼弥撒最后礼成结束经文，也与誓反教的结束礼仪非常相似。

洛杉矶的一位修女，为了亲自检验新礼弥撒和誓反教礼仪的区别。她就参加了一次美国圣公会的礼仪，被震惊到了。因为她发现，新礼弥撒每日读经的内容，都跟圣公会的篇章一样。

娱乐活动中心

“有创意的礼仪”，是由平信徒、青年团体和儿童，把学校项目，音乐演奏，摇滚演出等活动，在天主教会内找到了新场地，把去教堂朝拜天主这个概念，变成了一种去教堂参见观看娱乐表演活动。“做你想做的”取代了“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在奉献礼部分，有许多令人可憎的东西被献上（译者注：方济各曾经把一个足球摆上祭台），这说明，新弥撒这个礼仪，已经彻底离开了天主，成为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活动。

在教堂里，在弥撒中，用电脑播放PPT演讲稿，挂气球，挂横幅，芭蕾表演等这些活动，跟最后的晚餐或者加尔瓦略山上的献祭，有一丁点的关系吗？

既然这些现代主义小创新，跟基督的言行没有任何的关系，那

天主教会怎么了？

么在天主的眼里，这些行为还有什么价值？为什么还要继续搞这些创新？

在新礼弥撒中，给天主改名

1993年1月10号的《布法罗新闻》报道，Edward D.Head主教（译者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教区1973-1995年主教）计划在新礼弥撒里，取消“天主”，“圣父”，“耶稣”这些用词。

在该主教管辖的布法罗教区，所有新礼弥撒中的“天父”“上主”都被普遍换成“富有怜悯者”和“恩宠赠与者”，还有“有爱心者，奇迹的天主，永恒的天主，有爱心的创造者和最高者……”

虽然有些人反对替换用词，但他们的理由更为荒谬，他们说，“因为耶稣只把天主称为天父，所以不能改”，还有“如果把耶稣这个词替换掉，就会否认耶稣的男性，显得耶稣无性别。”

英语礼仪国际委员会（ICEL）曾经给英语国际表演出一种“更新颖的”弥撒，这台“弥撒”就采用了布法罗主教采用的许多变更。

这种新用词，损害了天主的父亲职，以及玛利亚（母亲职）和祭司们（父亲职）的角色，影响了天主经和其他经文的含义。他们还延伸到，避免在指代天主时用阳性代词，有时甚至把指代耶稣基督的“天主子”这个词给删除。

洛杉矶耶稣会的Joseph Fessio，是《天主教世界报道》的编辑，更直接的说：“如果你用阴性词修改了礼仪和经文用语，你最终就改变了整个信仰。”

1992年11月23日《时代》期刊纪录了，这个梵二后的新教会追随誓反教女性化潮流的过程，试图把祈经文，甚至圣经都用阴性词修改。给天主改名，实际上是在拒绝天主圣三，拒绝基督在苦架上的救赎行为。这个新教会试图取悦世上的所有人，唯独不取悦天主。起初他们，只是行为古怪，最后，变成了荒谬举动。这个梵二教会整天担心有没有冒犯到其他人的权利，却总是忽视天主的权利。

“更新潮的”弥撒

洛杉矶枢机Mahony对这些不准确的用词非常愤怒。1992年10月26日《时代》期刊第72页，引用了枢机给各个主教的信，文章说到：“他对这些有缺陷的弥撒非常警惕。他说‘只有极其个别的改良，而发生了大量的变化是采用了有问题的低劣用词和公然的意义篡改’他指出，这些修订者故意偏离拉丁文规定好翻译，按自己意思修改背后的神学含义。”

新翻译的天主经

自从梵二开始，我们就不断的听到各方呼吁，“请不要篡改我们的经文。”

然而，这些改革者，在新礼弥撒中的天主经后，又增加了誓反教化的呼求经文，这还不够，他们还把基督亲自教授给宗徒的天主经，要根据现代人的需要进行修改。原天主经里的“愿尔名见圣”被改成了“名受显扬”；“免我债”被改成了“宽恕我罪”。

枢机Mahony说，“如果这些传统悠久根深蒂固的经文用语被修

天主教会怎么了？

改，这就不仅仅是翻译的变化，而且造成了各代教友之间无法同时祈祷。”

这也许就正好合了他们这些改革者的初衷。

对新礼弥撒有效性的严重质疑

“那些试图在教会中取消弥撒是神圣祭献的人，他们密谋的危害性，比让太阳消失还要可怕。”——真福若望·费舍

“撒殚总是利用各种异端，企图把弥撒从这个世界里消灭掉。”

St. Alphonsus Liguori 圣亚丰索（主教、圣师）

瑕疵可以影响弥撒的有效性

一台弥撒的有效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祭司在献弥撒时身负重任，要严格执行基督的指示。祭司要献弥撒时，必须确保，圣体圣事的每个必需要求都要全部满足。

有缺陷的质料

将要被祝圣的饼酒（materials），圣事的形式经文（form），行圣事的神职，这三个方面都可能产生缺陷。如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之一，就是说，如果缺少正确的质料，缺少正确的形式经文和意向，祝圣者必须是有效晋铎的祭司，就没有成圣事。

如果正确的质料（外在的饼酒）的要求没有满足，就是一个缺陷。对质料的要求是，面饼必须由小麦制作，葡萄酒是从葡萄汁制作。

如果面饼不是小麦的，或者其他的谷物成分与小麦相混合，那么这也不算是小麦的；只要掺杂了其他成分，圣体圣事就没有成（无效）。

正确的形式经文

天主教会怎么了？

基督说：“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路加22:19）”

借这些言语，基督命令天主教会的祭司们，要沿袭祂亲自规定好的样板。祭司不允许任意采用他自己改编的经文形式，或者在弥撒祝圣时，用基督说过的其他话来代替。

圣金口若望说：“因为今日的祭司们也完全重复当时基督所说的，所以这祭献也与当时是完全一样的。”

他还说：“当神圣庄严的圣事即将完成，这个时候，祭司不能用他自己的话了，只能用基督的话。因为，是基督的话最终成了这个圣事。”

有缺陷的形式经文

现在，很清楚了，如果圣事形式经文的任何一个部分，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些祈经文字要传达的正确含义，就遭到破坏，以至于整个圣事无效。

文字的含义，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因为，在圣事中，祈祷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是根据祈经文字要传递的含义而来的。就像之前所说，我们必须要看变化了的经文，是不是破坏了经文基本的含义；如果意义被破坏，圣事就无效。

“任何人如果缩减或者修改，祝圣圣体圣血的形式经文，表达了不一样的意义，他就没有真的行圣事。” St. Alphonsus Liguori 圣亚丰索（主教、圣师）

“如果任何人移除或者修改，祝圣圣体圣血的形式经文，使得经文修改前后表达了不一样的意义，他就没有真的行圣事。”（圣庇

庇五世1570年《罗马弥撒经书》《论缺陷》章第一节第一段）

“如果缺少祝圣圣体圣血经文中的任何一个用词，这台弥撒的本质就是有缺陷的。祝圣经文的文字，是圣体圣血的本质原则，规定如下：

Hoc est enim Corpus meum;

Hic est enim calix Sanguinis mei, novi et aeterni testamenti; mysterium fidei, qui pro vobis et pro multis effundetur in remissionem peccatorem.

任何省略或者修改这段祝圣圣体圣血的形式经文，造成文字意义变化，祝圣行为无效。在这段经文之外，祝圣时增加文字的，如果没有文字意义变化，则祝圣行为有效，但举祭者犯大罪。（庇护五世1570年《罗马弥撒经书》《论缺陷》章）”

圣亚大纳削给新领洗者讲道时，说：“只要祈祷和呼求没有完成，他们（饼酒）依然只是饼酒。当伟大奇妙的经文被念出，这饼就变成吾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杯就变成祂的血。”

质料（饼酒）和形式（祝圣经文）必须是有效的。祭司不可以依据某个可能有效的观念，然后在祝圣时采用可疑的质料或形式。如果这样做，他就亵渎了圣事。

在行圣事时，特别在弥撒祝圣圣体时，事关有效性，决不允许采用某种可能有效的做法，而放弃更安全稳妥的做法。这是教宗英诺森十一世（1670-1676）所谴责的。这样做，是对抗信德、爱德和义德的重罪。

有缺陷的意向

天主教会怎么了？

在献弥撒时，祭司必须要有正确的意向，就是饼酒祝圣时发生了变质，成为基督真实的体血。如果祭司没有真实祝圣的意向，只是假装在祝圣，那么，他的意向就是有缺陷的。

如果祭司没有这个意向，在祭台上，基督就不会真实的临在。饼酒依然还是饼酒。如果祭司相信，圣体只是基督临在的一种象征，或者不是真实临在，而是精神性临在，那这个意向就是有缺陷的，饼酒是不会变质的。然而，梵二后的现代修院里，就在给修生们教导这些有缺陷的理论。

马丁路德宣称，祝圣经文产生的效果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与面饼共同存在于面饼中，但面饼是面饼，圣体是圣体，两者共存共享。如果马丁路德的这种圣体理论是正确的，基督为什么不说“这是基督的身体。”而说“这是我的身体。”所以，特伦多大公会议定义的变质论，才符合最后晚餐时基督圣言的正确逻辑结果。

总结

详尽的分析新礼弥撒后，就会找到新礼弥撒在各个方面的缺陷，很容易就得出以下结论：

新礼弥撒中，如果使用饼干、葡萄汁、谷物酒、果酒、香槟等，非小麦饼和葡萄酒的，肯定都是无效的圣事。

新礼弥撒中，如果用基督其他的话来成圣体圣血的，祝圣的有效性是严重可疑的。

此外，受到梵二现代修院的新神学影响，祭司没有对饼酒变质论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他们认为圣体圣血只有象征性意义，那么他

们的意向是有缺陷的。他们所做的，并不是在行真正的祭献。同时，受到有缺陷意向的影响，他们的晋铎礼也是严重可疑的。如果他们不是真正的祭司，从一开始，他们根本就没有被基督授予改变饼酒本质的能力。这些改变明确的证明，梵二后，出现了一个新教会，我们称为梵二教的教会。

如果新礼弥撒根本不是天主经的礼仪；如果梵二教理与基督的真正教导不一样；如果严重怀疑在新礼弥撒中，基督是不是真的临在；如果梵二祭司根本没有有效的晋铎，那么，天主教徒就应该离开他们。

如果城里只有誓反教堂，天主教徒是肯定不会去参加他们的仪式的。对新礼弥撒，也适用同样的道理。如果新礼弥撒就不是天主经的礼仪，这仪式就跟天主教徒一点关系也没有。

现在，我们就要详细的看一看，梵二对传统拉丁弥撒做了那些具体的改变。

誓反教和梵二新礼的对比——圣体祝圣经文

无论在全世界的任何有罗马天主教会的地方，罗马拉丁礼仪只有一种。有了高度一致的弥撒礼仪，天主教祭司就能在任何天主教堂里献完全一样的弥撒。然而，梵二改革却引入了四种祝圣圣体经文（梵二后，称为感恩经四式），与路德教和美国圣公会的极其相似。

我们从他们的祈祷书里，直接摘出经文。请比较这些经文文字，来看相似度。问题在于，在否认至圣圣体就是基督的实存这个信理上，美国圣公会和路德教达到了高度的相似。所以，念了他们的圣餐经文，饼酒依然还是饼酒，没有发生变质。天主教相信，在祝圣经文念完后，饼酒就变成了基督的真实体血。梵二为什么要改祝圣经文？天主教神父，如果用这四种新的经文，圣体的有效性就出现严重质疑。本书从美国圣公会的《日用祈祷书》、《路德宗朝拜书》和纽约天主教出版社的《圣事礼典》摘取了如下的经文。

美国圣公会祈经文1

在他被出卖的那天晚上，他拿起面饼；并感谢了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因为这一杯就是我的新约之血，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过。你们要这样做，要经常这样喝，来纪念我。

美国圣公会祈经文2

在他被捕受难的那天晚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拿起面饼，并感谢了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葡萄酒杯来，又感谢了你，交给他们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是我的新约之血，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过。在任何你们喝的时候，这样做来纪念我。

美国圣公会祈经文3

在他为我们受难的前一晚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拿起面饼，并感谢了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葡萄酒杯来，又感谢了你，交给他们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是我的新约之血，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过。在任何你们喝的时候，这样做来纪念我。

美国圣公会祈经文4

圣父，你显扬他的时刻已到，他又爱他在世的弟子，爱他们到极点，于他们在晚餐时，他拿起面饼，并感谢了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葡萄酒杯来，又感谢了你，交给他们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是我的新约之血，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过。在任何你们喝的时候，这样做来纪念我。

天主教会怎么了？

路德教的祈经文1

在祂被出卖的那天晚上，我们的主耶稣拿起面饼；感谢了，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晚餐后，他拿起杯来，感谢了，交给所有的门徒喝，说：这杯就是我的新约之血，为你们和所有人倾流，以赦免罪过。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路德教的祈经文2

在祂被出卖的那天晚上，我们的主耶稣拿起面饼；感谢了，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晚餐后，他拿起杯来，感谢了，交给所有的门徒喝，说：这杯就是我的新约之血，为你们和所有人倾流，以赦免罪过。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因为，只要我们经常吃这饼，饮这杯，我们宣告主的圣死，直到他再来。

在路德教祈经文2之后，路德宗信众要与牧师一起说：“基督圣死。基督复活。基督会再来。”

自梵二后，天主教会的祝圣经文（梵二新名：感恩经）

感恩经第一式

主祭：他在受难的前夕，把面饼拿在他神圣而可敬的手中，举目向天，仰望你-他的全能天主圣父，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

牲。

主祭：晚餐后，他同样把这珍贵的杯拿在他神圣而可敬的手 中，又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感恩经第二式

主祭：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你，把面饼分 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主祭：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 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感恩经第三式

主祭：他在被出卖的那天晚上，拿起面饼，感谢赞颂你，把面 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 为你们而牺牲。

主祭：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 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 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 我。

感恩经第四式

主祭：圣父，你显扬基督的时刻已到，他又爱他在世的弟

天主教会怎么了？

子，爱到极点，于是在他们晚餐的时候，他拿起面饼，赞颂了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主祭：他同样拿起一杯葡萄酒，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祝圣经文后，在场所有信友与主祭一起欢呼歌唱：“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歌颂你的复活，期待你光荣地再来。”你是不是刚刚见过这个欢呼词？

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加以对比，就能看出许多相似之处。著名的两位异端背教者，德国的马丁路德神父（背教后创立路德教），英国的坎特伯雷枢机主教Cranmer（背教后创立圣公会），他们都对天主教的拉丁弥撒进行了篡改，把弥撒从一场对天主的真祭献变成了最后晚餐的一次纪念活动。这些篡改，又被梵二编造新弥撒的人所利用。他们借口不合圣经，把拉丁祝圣经文里面，只要不是来源于圣经的文字都删除（译者注：特别是弥撒祭典的奉献经部分，改的面目全非。）。把定立圣体圣事的文字，改成对最后晚餐的场景描述，只具有象征性意义。然而，永恒的拉丁弥撒的祭典部分，完全一字不差的重演了基督最后晚餐的言行。这些言与行，靠着圣经与圣传，被完好无缺的保存下来。篡改造成的结果，弥撒的意向本质发生了变化，所以，诵念梵二的祝圣经文后，饼酒还是饼酒。

梵二所推行的，在教会历史上并不新鲜

马丁路德在德国

德国维滕堡的马丁路德神父，对天主教会和弥撒的改革，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与其他同时代的“改革家”们一样，他对弥撒也有强烈的憎恶。他们一起强烈的反对弥撒是祭献，坚持认为圣事是天主给人的赏赐，而不是人给天主的奉献。

路德创立的新礼，只是一种领受圣体前的准备仪式。路德新礼仪式的各个部分，从开始进堂的台下经直到信经，都与弥撒完全一样。在讲道部分结束后，直到序章部分（天主圣三的颂谢引）都一样。从此刻开始，虽然施礼者在序章后立刻就念或唱了圣体圣血祝圣经文，但是祝圣前的弥撒祭典部分就被略去了。路德保留了举扬祝圣后饼酒的动作，据说是照顾“虚弱的弟兄”（译者注：指追随路德叛教的前天主教友们）。之后唱完《天主经》，施礼者自己先领饼酒，然后是会众，饼酒同时都领。一开始，路德新礼还坚持用拉丁文，但是不到一年，路德就编写了德文版取代了拉丁文。在新德文版的礼仪书里，把仅存的弥撒痕迹里，一切表祭献意义的文字全部详尽的删除。

平信徒手领圣体的做法，源自于马丁路德神父的另一位同样背教的好友，神父Carlstadt。1521年圣诞瞻礼日，Carstadt做了一次最后晚餐的纪念仪式。他邀请教堂会众走上前去，自助领饼酒。Carstadt既然不相信基督实存于圣体里，所以允许平信徒上前分享饼

天主教会怎么了？

酒也没有什么不对的。所以，这两人最终殊途同归，自助手领饼酒。对他们来说，在圣体里，基督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梵二所推行的改革，跟马丁路德这些人当年的改革，极其相似。梵二教理含义模棱两可，神学术语含糊其辞。主礼者面向人群并使用本地化语言，在桌子上做奉献的仪式取代了弥撒献祭。苦像换成了十字架。圣堂里的塑像和十四处苦路被拆毁，还有祭台，圣体栏杆，告解亭和各种礼仪装饰。誓反教的流行颂歌进入了天主教礼仪。祭批，要多简单有多简单。基督实存于圣体中的信仰，变成了象征性表示；所以就可以站着手领圣体。祭司不再是天主与人之间的中保（译者注：祭司在行弥撒时，代耶稣职，故此时，司祭代耶稣为天人之间的唯一中保），仅仅是纪念仪式的主持人。平信徒教职，很快就发展成教会里的重要角色。

誓反教兴起后，各宗派纷纷制定各自的朝拜仪式，这些仪式与弥撒大不相同。然而，马丁路德却很抱守。他保留了大部分的弥撒仪式，修改了一小部分福音派不认可的地方，但是对于祝圣圣体圣血的经文，他下了重手修改。其程度之重，连许多路德教自己的学者也能体会出来。序章之后的（天主圣三的颂谢引和圣圣圣开始）经文被删的只剩下了定立圣事和天主经。之后，路德教的大部分派别都遵循此例。

路德教的教义对圣体的解释是：“领圣体是一种庆祝和解共融的仪式，是恩宠的一种方式，使天主的新居民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滋养和维系，驱使新居民们在这个世界里完成赋予他们的使命。”

路德新教的新使命和新教义，推广进展的很平顺。讲道者占着堂里的讲道台，传播宣传。狡诈的野心勃勃的人，利用这新出现的唯独圣经宗教，来实现他们个人的邪恶目的。天主教堂被彻底搜查并洗劫，值钱的饰物，要么被卖掉，要么被毁掉。各地的诸侯领主纷纷没收天主教会的教产，把修道院的土地据为自己的领地（译者注：中世纪欧洲是封建私有制，天主教会的财产和土地不属于任何诸侯，唯独属于天主教会。教会的土地的最大作用，就是行爱德，提供医院、济贫、孤儿等社会福利，无偿的养活现代标准定义下的闲人们。誓反教诸侯强占了教会土地后，把这些贫苦人撵了出去，这些人沦为赤贫，为即将出现的工业资本家——即前封建领主们，充当廉价劳动力。）

这些或大或小的改变，逐步的显现出了效果。许多的德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不再是天主教徒了。在几十年里，天主教会渐渐的变成了路德教。

马丁路德说过

“弥撒不是祭献……把它称为降福、圣餐、主的晚餐、主的餐桌，主的纪念，你喜欢怎么称呼都行，只别用祭献的名义来玷污。”

“弥撒的正典部分令人厌恶，由各种粘稠的浑水汇集而成，使弥撒成为祭献。但弥撒不是祭献，不是举祭的祭司的行为。我们抛弃了正典和一切表示献祭含义的文字。”

“弥撒被推翻后，我想我们把圣统制也推翻了。我认为，弥撒的

天主教会怎么了？

基石就建立在圣统制的上面……当亵渎的，可憎的弥撒崩溃后，其他的一切也会崩溃。”

路德教教义摘选

“如果在吃喝饼酒的时候，就是在吃喝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不就会很自然，得出饼酒的外形还在，但其本质已经变为基督的体血这个结论吗？绝不会，变质论纯粹是罗马公教的虚构，这种理论，从圣经中，从基督设立晚餐的话语中，找不到任何的基础。”

“关于弥撒祭献这件事，天主教祭司们每天假装以不流血的方式，献上基督，为除免活人和死人的罪，你是怎么看的？”

“我判定弥撒是对最后晚餐的可憎亵渎，跟基督设立的最后晚餐发生直接冲突，因为这原本是给活人，而非死人的，原本要吃喝，而非奉献。”

加尔文在瑞士的活动

慈运理，加尔文以及其他宗派一起，彻底把路德教对弥撒手下留情的残余给彻底废除掉了。耶稣的苦像，甚至是苦像的画像，圣人像，与雕像和其他艺术珍品都被撕得粉碎；管风琴和祭台被拆毁；坟墓被挖开洗劫，圣人的遗骨被践踏，烧成灰。

发源于瑞士的日内瓦的加尔文教会创始者，约翰·加尔文，以路德教的仪式为蓝本，又发明了他自己的“弥撒”。以拉丁弥撒为外包装，但是完全没有拉丁弥撒本质的一种仪式。

加尔文教理摘选

“主的晚餐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了唯一而永久的

祭献后，我们的罪全部被赦免了；之后，通过圣神，我们已经与基督合一，他真实的在天国里，坐在天父的右边，等着我们去朝拜崇敬。

然而，弥撒却教导他们天主教徒，除非天主教祭司每天祭献基督，否则他们的罪就没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受难而赦免；还教导他们基督真实临在于饼酒的外形下，所以要朝拜这些形式（译者注：指朝拜圣体）。所以，弥撒否认了基督的唯一而永久的受难和祭献，弥撒本质上就是可憎的偶像崇拜。”

1536年，加尔文在他《创设》里，说“人们一边歌颂自我，一边进行宗教改革。”歌唱新教义、新教导的各种流行曲不知不觉中，就改变了人们的信仰。

加尔文教的朝拜仪式是非常严厉严峻的；一切外在的标记都没有，比如圣像、雕像、典礼；贫瘠的仪式过程，任何合理的感官功能，都不能使用。

礼仪变革在英格兰

几年后，发生在欧洲大陆的各种事件，传播到了英格兰。托马斯·克伦威尔发现英王亨利八世厌倦了现任妻子，便介绍了一位德国誓反教贵族之女，安妮·博林给他，借亨利八世的力量来保住这个“改革宗”王国。结局是悲惨的，亨利八世不喜欢这场改革，把克伦威尔送上了断头台。但是，在他脑袋落地之前，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死前，英国与罗马彻底决裂，放弃了天主教国教信仰，英王授权各级别的封建诸侯可以没收教会财产，使得他们有极强的

天主教会怎么了？

动力去阻止天主教弥撒重返英格兰，英格兰转变为誓反教国家的道路已经彻底铺平。

那时候的英格兰，普遍处在一种废弛状态里。在亨利八世时代，殉道圣人多玛斯摩尔说，缺少圣宠的英国神职们普遍软弱，不敢站出来对抗。此外，Bedford公爵生动的展示了什么叫做废弛，他不仅拒绝归还强行没收的教会财物，还把自己的玫瑰经扔进火里说，虽然他爱玫瑰经，但是更爱他甜蜜的Woburn修道院（译者注：这修道院是他从天主教会手里抢来的）。

英格兰大法官多玛斯摩尔男爵，拒绝承认《至尊法案》，拒绝承认英王亨利八世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1534年4月17日，多玛斯摩尔男爵被英王逮捕。因为坚持天主教信仰，他被判处死刑，他对英王亨利八世回复说：“你依靠一个听话的主教，我依靠一百个圣人；你依靠一个听话的国会，天主知道这国会到底如何，我依靠教会1000年来的大公会议；你依靠你一个王国，我依靠所有的基督教王国。”

1535年7月6日，托马斯莫尔男爵被斩首。

克兰麦在英格兰的所为

当时的天主教坎特伯雷教区，第69任总主教托马斯克兰麦，是摧毁英格兰天主教会的首要人物。他在亨利八世和摄政王爱德华六世的时候，通过跟罗马要两面派的方式，成功的把当时流行北欧的誓反教思想引入英国。

例如，把圣经翻译为英语时，他向国王保证绝对正统。然而，

他故意错译最本质的用词，特别是在新约部分，引入誓反教的思想。在誓反教兴起的50年里，“这就是我的身体”这区区几个字，就出现了200种不同的解释。圣经里一切重要的文本，都能找到许多种不同的解释。

1548年8月，基于纽伦堡路德教理，克兰麦编写了新英语教理，为修改天主教理和仪式做准备。

1549年1月15日，克兰麦批准出版《通用英语祈祷书》，全面推广新礼仪。

这本书里，“弥撒一般被用来称呼主的晚餐和领圣餐。新日课的第一部分，参照了拉丁弥撒的进阶咏到信经。之后，就是第一个明显的不同点：拉丁弥撒准备饼酒时的献经部分没有了，以及表示圣体祭献意义的配套经文也没有了，而删除的这些，自古以来都是礼仪整体的一个部分。现在所谓的‘奉献’变成了为穷苦人和教会而收钱的动作。拉丁弥撒中一切关于祭献的经文和呼求，都没有了。”

英国枢机主教Merry Del Val（译者注：圣庇护十世的国务大臣）曾经说，“克兰麦和其他的改革宗，改变了天主教弥撒，又编写了《通用祈祷书》，目的是彻底废除弥撒，废除圣体变质的天主教义。他下令，拆毁全部的祭台，用普通桌子取而代之。后来，克兰麦又编写了《新圣秩书》，他的“新圣秩”中没有包含可以奉献弥撒圣祭的祭司职。七件圣事中，被取消了五件，其中就包括圣秩圣事。”

天主教会怎么了？

当时，英格兰的许多天主教徒并不配合克兰麦和其他改革宗的誓反教革命。1549年，在英国西部和南部，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抗暴动。1550年1月27日，在摄政王爱德华六世治下，在Tyburn处决了天主教反抗军首领后，反抗得以结束。

把圣体圣事和圣秩圣事的概念抹杀后，具有献祭能力的祭司就不存在了。然而，在每所教堂里，那一座座被祝圣过的石头祭台，依然默默的提醒着，这是用来行祭献的石头。1550年里，支持改革宗的主教们下令拿走这些石头。克兰麦是其中最积极的。1550年11月24日，国王议会下令，拆掉所有祭台，并发给每个教区一张木头桌子，在圣餐日用来摆放最后晚餐。议会的命令中，还伴随有官方的解释，清晰的显示了从1547年以来的官方改革本质是什么。命令说“桌子的外在形状，要从迷信的罗马天主教的弥撒观念，转变为主的晚餐的正确用法上来。因为，使用祭台是为了在上面做祭献；使用桌子是为了方便服务人在上面吃喝。”

《通用英语祈祷书》

在这本祈祷书的筹备阶段，克兰麦枢机召集了一个委员会，由主教和神学家组成，用天主教会的弥撒经书和日课，在某种程度上，确定和安抚天主教徒的感受。但这委员会用精心设计的，断章取义的方式，掩盖他们发明新信仰的真实教义（译者注：英国圣公会的叛教一开始，不能直白的读信友说自己不是天主教，而是说有英国特色的天主教，如同中国的爱国会一样。）。然而，热情的天主教徒一眼就看出来这些新教义的真实目的，对新教义的抵制也公

开明显起来。这本祈祷书翻译自古老的拉丁礼仪书，并根据新教义做了充分修改。这本祈祷书直到今天，安立甘教会还在使用。

在推广新礼仪时，英王室给安立甘教会设立了一条皇家命令，剥夺了教会的宗教标记。一切圣像、画像、苦像都被移除，禁止用圣水、蜡烛和香，禁止礼敬童贞玛利亚，禁止转求一切圣人，谴责炼狱是迷信，禁止为逝者祈祷。除了信德方面，教律方面的司铎独身制被废除，否认圣体圣血是基督真实的身体和临在，而且，教会的一切仪式不再使用拉丁语，而是当地语言。

天主教礼仪贵在行实，行实的礼仪要比教理包含的内容更多。弥撒是最后晚餐和苦架祭献的今日重演。所以，《通用英语祈祷书》缺少天主教的核心。克兰麦把弥撒的正典改造成了纯粹的礼仪纪念服务。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治下的英格兰

威廉·塞西尔是伊丽莎白一世的一位大臣，曾担任财务大臣、国务大臣等重要职务。他也是破坏弥撒运动的主要执行人，他败坏天主教义，把整整一代的英国人训练为英国国教的信徒，使他们认为，在英格兰存在了近千年的天主教信仰，都属于历史过去了。塞西尔很聪明，他的改革是逐步的，缓慢的推行，让人不易察觉。这些改革从各个堂区开始，由本地神职加以推动，当然，凡是拒绝改革的神职，或被流放，或被处决。

弥撒被废除了。但是塞西尔和他的人，很谨慎的对教义没有做确切的定义，虽然他们用模棱两可的文字创建了圣公会的信仰章

天主教会怎么了？

程，但却足以取代弥撒和天主教律。

有圣召者被迫去法国修道和接受教育。如果他们回到英格兰，就会被判处死刑。对他们提供协助资助的，也受同罚。四十天内，所有的天主教神职必须离开英格兰；圣秩圣事面临死刑。誓反教的这些所作所为，都被吹嘘为“最光荣的改革，赋予英格兰以信仰自由。”除掉爱尔兰的刑法惩罚，在英格兰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残酷的，臭名昭著的事件，能跟伊丽莎白的誓反教改革行为相比的。在前天主教化的罗马异教时代，甚至在穆斯林化的土耳其，都从未有过如此野蛮残暴之行。正是由于对真正历史的无知，才保护了今日那些体面的誓反教徒，在说起誓反教改革时，不至于面红耳赤，颜面丧失。了解了历史真相，却还赞美誓反教改革的人，真是奇葩了。

当然，并非所有的英格兰民众都追随誓反教。许多天主教神父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的在谷仓里，私人家里和隐秘处做弥撒，送圣事。拒绝参与新国教信仰服务的教友被罚款，囚禁或者处决。从众者，随大流者参与了新信仰服务，然后丧失了天主教信仰，成了安立甘教徒。安立甘新教义被四处传授，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都忘记了父辈们的信仰。

习惯造就人；一开始，有些人只是外表屈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内在良心也开始屈服。强迫人参加新教会的信仰活动，并不能证明安立甘教有多正确，只不过是一种铲除自古以来天主教信仰的强力手段罢了。（译者注：安立甘，就是英格兰的爱国会。做

法几乎一样）

1559年6月11日，圣巴尔纳伯瞻礼，从这一天开始，全英格兰，从宗徒传下来的弥撒没有了。

1562年，Durham教区的圣公会主教James Pilkington说“教皇的教会，总是使用一切能取悦人的东西，镀金的画像，精致的雕塑，圣杯，金银做的十字架，圣髑和祭台，乳香；但是在福音宣讲（“誓反教福音”）的所有地方，人们都懂，只有纯洁的心才可以取悦天主，人们对聚会的地方也很满意，虽然这地方从没有被主教祝圣过，简单到只有一个讲道台，一个布道者，一个为穷苦人服务的执事，一张圣餐桌子，没有装饰的墙…所以可怜的罗马公教徒看到我们的教堂简单没有装饰，就会哭泣，说是看起来像个谷仓”

1571年，伦敦大主教Grindal对信徒下令，说“任何人不许戴念珠；也不许用念珠，用绳结，或者其他类似的迷信物，来祈祷，无论用拉丁文或者英文；也不许用以前的天主教会的祈祷书，无论是拉丁还是英文；也不许在教会里用任何蜡烛；不许在四旬期里，或者其他任何时候听告解；也不许崇拜任何十字架，任何画像；在出入教堂，或祈祷时候，也不许迷信的自己划十字；也不许为死者念圣咏，或者把十字架放进棺木里埋葬，也不许放任何小的木制十字架。”

1572年，是弥撒在英格兰大地上消失的第十三年。刚刚踏进社会的年轻人，已经很少能想起，儿时记忆中的模糊弥撒了。在十多年来，整整一代人已经对天主教一无所知了。

天主教会怎么了？

英国信友对誓反教改革的反应

许多天主教友都是平民百姓，以下摘录一些他们对英格兰誓反教的评价。

Robert Colton, 平民：“我听说，在女王和她父亲统治的一千年前，英格兰就已经是天主教国家，如果这条一千年的老路通往天堂，我为什么要放弃？我什么财物都没有可留恋的，我祈祷你让我能救我的灵魂。”

Margaret Taylor, 家庭主妇，说她不去新教会，因为那里应该有，但却没有祭司；而且那里也没有祭台和圣事。

Gregory Wilkinson, 地毯织工，说他不去新教会，因为他的良心不许他去，他会继续保持他领洗时的信仰一直到最后。

Jane West, 未婚妇女和布商，说她不去新教会，因为她认为，那个教会存在问题，如果她去了，她的灵魂会受罚。

Janet Strickt, 寡妇，说她不去新教会，因为她的良心不许她去；因为饼酒没有像以前那样被祝圣。

William Bowman, 锁匠，说他拒绝去新教会，因为他认为那不是天主教会，没有祭司、祭台和圣事。

今天的安立甘教会（包括美国安立甘）还信什么？

安立甘教会的三十九条纲领里面，大多数都是正统教义，比如，关于天主圣三、道成肉身，基督受难与复活，服从十诫，宗徒信经，尼西亚信经等。但是其余的，都被路德教和加尔文教污染了。

“在进行朝拜服务时，圣公会的祭司带领会众。他以子民的名义，主持圣餐庆典，根据他的理解，传授福音信息。”这些话，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

新弥撒缺少了那些经文

熟悉拉丁弥撒的人，进堂听弥撒时都不会忘记带弥撒经书。经书每页上，并列印着祭司念的拉丁经文和本地语言的翻译。许多经书里，还印有神父举祭的图示，帮助信友很容易的跟上弥撒的进程。就算听不懂拉丁文，看弥撒经书也能跟上。

拉丁语让弥撒产生一种敬畏和神秘感。不仅如此，拉丁弥撒还保证了任何教友只要拿着弥撒经书，去全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教区都能很容易的听弥撒。我的父亲经常去国外商务出差。他必须通过翻译，来跟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交流。但是，他去外国望弥撒时，只需带着自己的弥撒经书就行。进全世界任何天主教堂，他都有回家的感觉。

但是梵二打着“更容易的理解弥撒”的旗号，改变了拉丁弥撒。我家的一个邻居就说，当弥撒副祭更容易了，因为可以用英语答唱，而不需要学习拉丁语。似乎新弥撒只是语言不同，听起来很不错，但直到我和我的朋友亲自去给新弥撒当了副祭后，才发觉并非如此。新弥撒与拉丁弥撒完全不同，好像差了有十万八千里，事情根本不是把拉丁弥撒翻译为本地语言这么简单。我还记得，我刚刚拿到第一本新弥撒经书后，还不到几周的时间，这本经书就过时了，因为弥撒经书的变化速度非常快。只有“每日读经”是唯一

天主教会怎么了？

“跟得上时代变化的”，其实只是变化的慢一些而已。

那么，到底拉丁弥撒中的哪些祈经文被删除了？新弥撒的每日读经，真的就是原拉丁弥撒经书的经文翻译吗，还是重编写的？以下的对比会让你大吃一惊。

The Ordinary of The Mass行祭常典(拉丁弥撒)

圣道礼仪和感恩礼仪（新弥撒）

（又译圣祭礼仪,2003年版《弥撒经书总论》）

拉丁：祭司上祭台前，在祭台脚下，念台下经和圣咏第四十二篇，

台下经

司：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大声）亚孟。我要进到天主的圣台前。

辅：到欢慰我的青春的天主前

圣咏第四十二篇

司：天主，求你为我伸冤，拯拔我于残酷欺诈者之手。

辅：因为，天主，你是我的勇毅，为甚么弃绝我，以致仇敌折磨我，我终日忧伤歔欷？

司：求你大发你的光明和真实！牠们引导了我，带领了我到你的圣山和你的圣堂里。

辅：我要进到天主的圣台前去，到欢慰我的青春的天主前。

司：天主，我的天主，我要弹琴歌颂你。我的灵魂，你为甚么郁郁不宁呢？

辅：你应当仰望天主，因为我仍旧要赞美他；他是我脸上的光
泽，他是我的天主。

司：但愿荣福归于圣父圣子及圣神。

辅：厥初如何，今兹亦然，以迨永远，及世之世。亚孟。

司：我要进到天主的圣台前去。

辅：到欢慰我的青春的天主前。

新：台下经和圣咏完全被进堂咏和致候礼所取代，致候词跟使用
了1200年的形式有点类似。

拉丁：祭司在升上祭台时，要念升阶经，祈求天主除去我们的
罪恶，原谅我们。

司：请众同祷。

主，我们恳求你除去我们的一切罪恶，使我们的心里清洁，好
能进到你的至圣圣所里。为我等主基督。亚孟。

主，我们恳求你，因这圣匮里供有圣骨的圣人，（司祭吻祭
台）和一切诸圣的功劳，不嫌我卑污，宽免我的诸罪，亚孟。

新：升阶经被完全删除。

拉丁：念福音之前，要念台阶咏
台阶咏

司：全能的天主，你从前曾用热烈的炭火洁净了先知依撒意亚
的嘴脣，现在也请把我的心和嘴脣洁净一下；依你的仁慈，使我内

天主教会怎么了？

外皆洁，好能传布你的福音。

为我等主基督。亚孟。

主，求你降福我。

愿主在我的心里和口中，那么，我才配得上宣扬他的福音。亚孟。

新：梵二后，特别推崇圣经，但是缺偏偏在读经前不祈祷了，难道不奇怪吗？

拉丁：弥撒的献经部分，指明了献祭的本质，就是朝拜天主的核心。（译者注：拉丁弥撒的献经由12个经文组成，很长恕不列出）

新：删除掉拉丁弥撒的10个经文，只剩下2个，并替换成犹太教日常的饭前经文，把弥撒献祭的本质彻底消除掉。

拉丁：对天主圣三的所有经文，都完全体现了传统弥撒的本质。

1、弥撒里十几处的圣三光荣颂：愿荣福归于圣父，圣子，及圣神；厥初如何，今兹亦然，以迨永远，及世之世。亚孟。

2、求圣三赏纳即行之祭

神父回到祭台中央，默念：

圣三呀，请你接收我们所奉献给你的祭品；我们举行这个圣祭，为的是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苦难，复活，升天；并要光

荣卒世童贞玛利亚，圣若翰洗者，二位宗徒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并此诸圣（指的圣石上供有圣髑的圣人），以及天朝一切圣人。

希望因这圣祭，他们得到光荣，我们得到救恩；同时还希望因我们在地上纪念他们，他们也不吝在天上替我们转求。为我们的基督。亚孟。

3、颂谢引

天主圣三的颂谢引

的确，这是适宜而且万不容辞的，正当而且有益于救灵的，就是我们应该时时处处感谢你至圣的主，全能的父，永生的天主。你偕同你的唯一圣子及圣神，只是一个天主，一个主；不是单独的一位，却是三位的一体。因为我们依照你的启示所相信的你的荣福，我们也相信你的圣子及圣神毫无分别，毫无等差地同享这个荣福。我们相信圣三实在只是一个真实的，永生的天主性；论位，我们朝拜圣三的各一；论体，我们朝拜圣三的无二；论荣，我们朝拜圣三的平等。这就是众天神，总领天神，普知天神，以及至爱天神所赞美的，所朝朝暮暮，无时或息地同声歌颂的，他们唱道：

4、圣、圣、圣

圣，圣，圣，万军之王！诸天和地充满了你的光荣，贺三纳于无上之天！因主名而来的那一位真是有福，贺三纳于无上之天！

5、领受圣体后降福

至高无上的圣三呀，但愿我区区的恭敬能见悦于你；求你按着你的仁慈，把我卑贱不堪的微仆在你的尊前所奉献的圣祭收纳下

天主教会怎么了？

来，作为我自己以及由我代表献祭的一切人等的补赎，使我们得和你比以前更加亲近。因我们的主基督。亚孟。

新：一切关于天主圣三的经文，都被删除，完全找不到圣三的影子。

拉丁：弥撒最重要的部分，是正典/行祭部分。此刻，饼酒变质为基督的体血。在这奇妙奥迹的时候，教堂内必须保持静默，副祭会通过摇铃，通知信友这重要时刻的到来。神父高举圣体和圣爵，让信友看到并钦崇。如果正典部分有缺损，就会影响到饼酒是否真的变成基督的体血。

新：拉丁弥撒的正典部分，被四种感恩经所取代。（四种的原因，有可能是在六种圣公会感恩经和两种路德教感恩经之间，取的折中）第一式感恩经，被错误的称为罗马祭典，是四种里面最长的。所以，极少被使用。其内容极其不恰当，翻译也不准确。

拉丁弥撒的正典部分，经文有817个词。而就算最长的第一式感恩经也只有364个。55%的内容被删除掉了。

拉丁：领圣体时的经文，也表明了圣体是基督真实的身体。

新：无。

拉丁：领圣体前，全体要再念悔罪经，神父要给信友念赦罪经，赦免小罪。

新：无。

拉丁：弥撒的最后部分，是最后福音，取自若望1:1-14。

最后福音

司：但愿主和你们同在。

辅：也和你的心灵同在。

司：恭读圣若望福音首章。

辅：但愿光荣归于你。

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决不能胜过他。

曾有一人，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若翰。这人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藉他而信。他不是那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

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他已在世界上，世界是藉着他造成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他们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但是，凡接受他的，他给他们，即给那些信他的名字的人权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他们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跪半膝)于是，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我们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者的光

天主教会怎么了？

荣，满溢恩宠和真理。

辅：感谢天主。

新：无。因为这段福音，与梵二后宣扬的人人得救思想相违背。

拉丁：在每台小礼弥撒后，神父要带领全体诵念良十三祈经文。教宗庇护十一和庇护十二，规定良十三祈经文的意向是使俄罗斯皈依天主圣教。因为法蒂玛圣母要求奉献俄罗斯。

新：良十三经文被全部删除。是不是因为梵蒂冈-莫斯科达成了秘密协议？

整体看，拉丁弥撒中70%的祈经文，在新弥撒里都不见了踪影。

不仅经文被删除了，而且，仅存剩余经文的本质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新神学”。礼仪的“实验性”产生了许多古怪奇特的事。

礼仪革新后的悲剧效果

梵二允许拿弥撒搞“试验”。这个口子一开，很多胡乱滥用的结果就出现了。虽然，“试验”设计流程，都遵守了梵二的规定，但是梵二文献的语义模糊，很多神父阅读得到的结论就是“随便去做。”结果就出现了各种荒唐的，如圣诞老人弥撒，复活兔弥撒，感恩节火鸡弥撒，大麻弥撒。这足以证明肯定有哪里出问题了。

“垃圾弥撒”

1975年夏天，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圣菲利伯宗徒堂，本堂神父Richard Engle做了一台“垃圾弥撒”。他请堂区教友，把家里的垃圾装进袋里，放在祭桌上，在奉献礼的时候，扔进一个大桶里。桌子上方，悬挂的标语写着“天主，收垃圾者”（此事，由亲身经历者讲述并作证）

“手枪弥撒”

1975年，福特总统遇刺未遂。于是，10月12日主日，神父Richard Engle再次请堂区教友把手枪带来，在奉献礼的时候，在警察的监督下，有12把手枪，16把左轮枪，20把玩具枪，放在大桶里。这些枪最后，被融化，炼成十字架发给了教友。此事，被当时的电视全程录像，播出。

“比萨和啤酒弥撒”

各种食物出现，代替弥撒的饼酒，有鸡腿和咖啡，饼干和可乐，比萨和啤酒，墨西哥卷饼和龙舌兰等等。

“万圣夜弥撒”

这可不是祝圣瞻礼弥撒，而是布法罗大学的附属天主教小堂，神父和信徒穿着奇装异服，做新弥撒。这种现象在北美的不给糖就捣蛋的“万圣节”非常普遍。

“小丑弥撒”

最近几年，“小丑弥撒”开始流行起来。加拿大蒙特利尔的Mariopolis是一所天主教大学，一位神父在大学的教堂里做“小丑弥撒”，被媒体公开。多伦多大学的附堂的本堂神父，在做新礼服务

天主教会怎么了？

(译者注：除了天主教拉丁弥撒是真正的献祭，其他的所谓崇拜敬拜，本质都是一种对人提供的，满足人心理需求的宗教服务，而不是满足天主要求的献祭义务。本书统一用服务指代所有非拉丁弥撒的活动。)时，也穿小丑衣服，用布袋木偶来取悦参加服务的人群。而且，教堂里在“儿童弥撒”时，经常放气球。

“马戏弥撒”

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的圣达陡天主堂，Nick Weber神父，完成了世界上最小的，但也最完整的“马戏弥撒”。他带着12个动物和4个小丑，表演了翻跟头，走钢丝，动物喜剧表演和魔法表演。门票免费。此事被当地报纸《大急流日报》报道。

“人人皆祭司的弥撒”

在一次“试验弥撒”里，圣母大学的一些学生，手举着面包和葡萄酒，坐在座位上，跟着神父一起“祝圣”。

“马克思主义者弥撒”

1976年9月12日，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圣保禄主教堂里，神父Couture做了一台“马克思主义者弥撒”。与他“共祭”弥撒的是魁北克政府劳工部长，和一个誓反教牧师(译者注：所谓的共祭，也是梵二后的创造发明。拉丁弥撒从来没有共祭一说。)在本次服务中，还包括政治材料阅读，唱反政府歌曲，和观看电影《共产主义殉道者》，歌颂智利的共产主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当然，祭台干脆就是一张桌子。

“波尔卡弥撒”

因为梵二后，来教堂的人数急剧下降，所以就把娱乐元素掺进新礼服务里。“波尔卡弥撒”就是这样，请一支波尔卡舞蹈队，在“弥撒”全程进行中进行伴舞。

“鼓与矛弥撒”

非洲传道会神父Herman Coenraets，穿着本地土著酋长的衣服，手握回旋矛，伴随着土著部落舞蹈，和祈求死去的祖先保佑的呼喊，进行了一场部落服务仪式。另一位在金沙萨传教的神父Zaire，曾经在做新礼服务时，全程戴着猴皮帽子，猴子尾巴还垂下来搭在后背上。两个部落土著举着长矛，带领人群进教堂。这些看起来稀奇古怪的做法，已经变成了在非洲教会的一种日常方式。这些传教士们，只不过按照梵二的标准执行，因为梵二不仅允许，甚至鼓励把部落风俗应用在礼仪当中。（译者注：这种拜邪神的做法，早已有之。所以，方济各把“大地母亲”放在教堂里面的时候，根据梵二标准，又能有什么错？毕竟，40年前，方济各的梵二前辈们，不早就这么做了么？当时不过是因为没有互联网，没法广泛传播而已。）

各种其他的新花样

“祝你生日快乐”

1992年复活主日，西弗吉尼亚州主教Schmitt在主教府做弥撒时，在弥撒进行时，他宣布说今天是神父Mahone的生日，请在场会众鼓掌并唱“祝你生日快乐”。（在场见证）

“鱼缸”

天主教会怎么了？

在加拿大渥太华，有一个平信徒修会的小堂，里面有电子风琴、电影院和一个小池塘，里面有20条金鱼。

然而，圣奥斯定说过：“能虔诚听弥撒的人，就会有极大的能力来抵制大罪，也会宽赦他的所有小罪。”

特伦多拉丁弥撒

我（译者注：作者）回忆起小学一年级去听弥撒的时候。教堂外面很黑，我们都有点小害怕，进去后，我们个子矮，只能勉强透过跪凳的上沿向前方看。摇曳的烛光，美丽的雕像和祭台，柔和的管风琴声，神父平静的话音，辅祭庄重的举止，让我们尝到了天国的气氛，这一切都让我们着迷。最特别的是，你不需要通过娱乐就能体会到喜悦。圣人们，天神们，圣体龛都吸引你爱天主，在这圣所里，你的确能感受到祂的临在。我们虽然不能理解在祭台上发生着什么，但我们只知道那是天主所喜悦的。然后，我们在教堂里看到妈妈们也在，于是就感到更确信了。

弥撒圣祭是整个天主教的中心。天主教理和圣经文字，在弥撒中密不可分的融合。我们跟天主的关系，跟基督神秘奥体的关系，就在弥撒经文中，被显现和阐释。破坏弥撒后，天主教就降低成另一种人造宗教，没有真祭献，没有内在价值。

神父在献拉丁弥撒时，他就是“基督”，因为基督在通过他来奉献圣祭。新礼弥撒和拉丁弥撒，有根本的不同。人必须亲自见证这两种，才能确信本书所说属实。

拉丁弥撒的不同称呼

许多世纪以来，对拉丁弥撒有许多称呼，其中最准确的是“永恒弥撒”，和“宗徒弥撒”。这些称呼都说明了弥撒的悠久。“圣庇护五世弥撒”和“特伦多弥撒”，指的是教宗圣庇护五世在宗座诏书《Quo Primum 从起初》，发布的法典化，规范化，原样保持不变的弥撒。这封诏书是在特伦多大公会议（1545-1563）后发布。由于是在特伦多大会里，弥撒的法典规范被制定，于是特伦多弥撒也变成了一个专用词。

悠久的弥撒礼仪非常稳定，其他任何的礼仪无法与弥撒相比。如果一位神父从四世纪或者十四世纪来到现在，他会马上就辨认出弥撒来。如果马丁路德回到今日，他会发现新礼弥撒跟他发明的仪式有点类似。

弥撒，不是心理测验；而是全教会面对天主的朝拜；是真实的献祭。弥撒不是给人的，是给天主的；信友从望弥撒里，能不能得到心理安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望弥撒就满全了对天主的责任，钦崇朝拜了自己的创造者和救赎者。

人类没有任何行为，能比做弥撒，更神圣，更宏伟，更崇高的了。特伦多大公会议说“我们必须承认，人类没有任何工作能跟这宏大的神圣的奥迹相比。天主自己也不会让人做出能比献弥撒更神圣，更威严的行为。（圣亚丰索）”

礼仪

为了彻底理解弥撒，就要理解礼仪。“礼仪”源于希腊语，意思是，为了公共福祉而服务。礼仪包括，弥撒、圣事和日课。日课

天主教会怎么了？

是教会用的通用祈祷书，内容大多数摘自圣咏，是全世界的传统天主教神父的每日祈祷用书。

神圣的礼仪，就是公开的朝拜，就像教会的首脑，我们的救主对圣父献上的那样去朝拜，这就是信友们献给奠基者的朝拜那样，通过救主给天上圣父的祭献。

朝拜，就是承认天主的至高美德，以及表达人对祂的绝对统治的臣服。

教宗庇护十二的通谕《天人中保》里说，在弥撒中，最高祭司把自己，作为最合适的牺牲，献给了永恒的天父，就如同祂曾经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样。

我们的救恩工程被延续了，这是不可置疑的事实，在献上弥撒时，在祭台上的醒目的献祭里，救恩的果实被分授给了我们。

拉丁弥撒有多古老

最初的弥撒，用阿拉姆语或者希伯来语，因为这是基督和宗徒们的语言。比如，阿门，阿肋路亚，贺三纳，这些词都被保留下来，在拉丁弥撒中依旧可以听到。

大约在公元100年左右，教会传播到了异邦国家，希腊语被纳入礼仪用语，因为这是罗马帝国的常用语。2世纪至3世纪中叶，希腊语一直被使用。拉丁弥撒中的垂怜经，就是希腊语在弥撒中的遗留。还有现在随处可见的IHS字样，就是耶稣的希腊语缩写。

在圣犹斯定（公元150年）和圣依玻里多（公元215年）的书里，已经可以看到罗马弥撒的开始。因为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变成

拉丁语，取代了希腊语，所以，在公元250年之前，整个罗马世界，弥撒语言就已经是拉丁语了。我们知道，拉丁弥撒的正典部分，在公元399年之前，就已经确定下来。在7世纪到9世纪之间，拉丁语就不再是日常用语了。然而，做弥撒依旧用拉丁，因为大部分的礼仪已经用拉丁语确定下来。那时候，教会的教父们认为，没有理由用当时各地出现的新语言来取代拉丁语。这是一个幸运的决定，尽管在世俗社会，拉丁语是一种“死的”语言，但是却作为天主教会的日常沟通方式，存续了千年。这是不是天主的计划，保护祂的教会直到世界末日呢？

为什么坚持用拉丁语？

既不夸大某一方面，也不轻视另一方面，这就是恰当的礼仪，本身就对世人表现了天主教理。那些不怀好意的非天主教徒，对此恰当的礼仪无可挑剔，于是他们就故意找茬批评，说用一种“死的”拉丁语。

“拉丁语是教会惯例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拉丁语，标志了教会的团结性，同时也是信理免于败坏的一个有效办法。”（教宗庇护十二《天人中保》1947年）

教宗庇护十二已经下了定论。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教会每天使用拉丁语实际的情况。拉丁语，被世人称为“死的”语言，已经没有任何国家日常使用拉丁语（因为，从拉丁语发展出了罗曼语族，日常使用取代了拉丁语）。这就意味着，拉丁语词义再也不会变化了。用英语“凉爽cool”举例说明，一百年前，这个词只表示冷与热

天主教会怎么了？

之间的某个温度范围。但是今日的美式英语中，除了表示“凉爽”外，还表示某种感受，如一辆“很酷”的车，一个“很酷”人，一场“很酷”的电影。

天主教义经过两千多年，意义不发生改变，就是因为所有的神父、主教和教宗都使用同样的语言，就好比法语是各国外交的通用语言一样。所以在天主教会里可以发生这样的事，在非洲图书馆的中国主教用一本拉丁语神学手册，可以给德国神父解释神学问题，还能确保神学的准确性，不发生差错。

医生、律师、植物学家、动物学家都使用拉丁文，就是看中“死的”拉丁语的巨大优势，词语含义可以保持不变。医生开处方时，使用的药名和符号，也是基于拉丁文。医生和药剂师在念书时候，课本上的医疗术语和药品名称，都是基于拉丁文。药剂师在配药时，药名、剂量和用法都要严格精确的根据医生的指示进行，这是为了病人的用药安全考虑。在律师行业里，也有不少拉丁文被普遍使用。

有一位当医生的传统教友，说起一桩自己经历的，关于“死的”拉丁语轶事。有一次，他的朋友介绍另一位俄罗斯医生朋友相互认识。当聊起切尔诺贝尔核电站时他们的沟通非常困难。但是由于他们有共同的拉丁语教育背景，当俄罗斯医生把重点用拉丁语表达出来时，美国医生就立刻理解了，他们的谈话得已继续。俄罗斯医学生要念两年的拉丁语。美国医生由于医学术语是拉丁语，所以也念了一年拉丁语，同时也是传统教友，一直听拉丁弥撒，所以他

能理解俄罗斯医生要表达的重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死的”语言可以很好的保留词语含义不发生改变，人们完全可以借此语言相互传递不变的含义。

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也经常使用某些拉丁短语或者拉丁词汇，来表明法律术语。每个律师都必须掌握这些拉丁短语，因为这些短语的含义不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

使用拉丁语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统一性。曾几何时，天主教徒们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听弥撒，都感觉“回家”了。在二战和朝鲜战争时，弥撒对士兵而言，是多么大的慰藉啊。无论他们驻扎何处：北非、日本、法国、意大利、格林兰、德国、英国、韩国、菲律宾或者母国，他们都能参与最熟悉的弥撒。

神父Avery Dulles说，“我不认为，我们放弃使用拉丁语的同时，可以做到不放弃我们的传统，这1500多年用拉丁语编写的神学、礼仪和文献统统都会丧失。”

弥撒——加尔瓦略山献祭的更新

我们的救恩工程被延续了，这是不可置疑的事实，在献上弥撒时，在祭台上的醒目的献祭里，救恩的果实被分授给了我们。

奥秘圣祭的最卓越之处就是，在本质上，与加尔瓦略山十字架的祭献以最高程度的等同。唯一的不同，就是加尔瓦略山的十字架祭献是流血的祭献，一次而永久的，是为了赎全世界整体的罪；在祭台上的祭献是不流血的，可以无限次重复献祭，是为把耶稣为人类的整体赎罪，做细化，而定立的。

天主教会怎么了？

所以，那次流血的献祭，曾经做了救赎的工具；不流血的献祭，置我们于救恩当中；前者为我们敞开吾主基督的大功绩；后者供我们得功绩的实践。所以，在弥撒里看到的，既有叙述和纪念救主的受难和圣死，更有吾主在加尔瓦略山上的神圣献祭的真实的相同的再现。可以这样说，在每台弥撒里，我们救主以奥妙的方式，为我们再次死去，却没有真的死，死的同时又真实的复活。就像默示录里所说的“我就看见在宝座和四个活物中间，站着一只羔羊，好像被宰杀过的。（默5:6）”

为了清楚无误的表示基督受难是宰杀祭献，圣爵盛着圣血，被单独祝圣，因为在基督受难中，他的血流出了他的身体。

我们去教堂望弥撒，就好比我们去加尔瓦略山一样，在教堂祭台前的举止行动，要按照在众天神围绕的天主宝座前的同等标准进行。

弥撒仪式是信仰的外在律令，就好像信号一样，为了唤醒心灵尊敬神圣事物而设计，也为了让思绪沉浸在超性事物里默想。礼仪培养虔敬，燃起爱德，增强信德，加深我们的朝拜。弥撒仪式可以指导纯朴的人，如何装饰神圣的敬拜，如何在生活中持续的实践信仰。弥撒仪式也能帮助真诚的基督徒远离异端和谬误。

从日出到日落，我的名在异民中大受显扬，到处有人为我的名焚香献祭，并奉献洁净的祭品，因为我的名在异民中大受显扬。
(马拉基亚1:11)

是一个祭献——最后的晚餐和加尔瓦略

祭献是一个宗教仪式，为了取悦天主，宰杀一个牺牲，显给至高者，来弥补罪过。基督在最后的晚餐时，用祂自己的体血作为牺牲，祭献天主。这来自于基督的原话“为你们而舍弃的（路加22:19）”和“因为这是我的血，为大众倾流，以赦免罪过。（玛窦26:28）”这些表述，清晰的说明，基督祂当时在进行一场祭献仪式。

既然，我们的救主在最后的晚餐时，进行了献祭，那么在这仪式里，圣体就被祝圣了，我们把这仪式称为弥撒，弥撒也是祭献。因为，弥撒是对最后晚餐时的献祭的重复。重复去做也来自于救主的命令：“这样做来纪念我。”

最后晚餐和加尔瓦略山的献祭，完整的统一体。法国巴黎主教Eustace du Bellay这样阐述，“在最后晚餐时，基督把自己献祭了。这并不是不同于在十字架上献祭的第二次献祭，而是同一次，因为在最后的晚餐时的献祭，是祂受难的开始时刻，与十字架上的献祭是连续的同一个赎罪祭。所以，只有一个牺牲和一个献祭，最后晚餐和钉死十字架是不能割裂的。”

弥撒的经文

以下是弥撒的框架结构，读者应留意每个部分经文的初始年代。

弥撒常典 Ordinary of the Mass

升祭台前，在祭台下的经文 9世纪，包括

台下经（Introibo）和圣咏第42篇(Judica Me)11世纪

天主教会怎么了？

认罪经(Confiteor) 10世纪

垂怜经(Kyrie) 7世纪

进台经 (Introit) 430年

集祷经 (Collect) 450年

光荣颂(Gloria) 6世纪在罗马 11世纪全教会普及

信经(Credo) 6世纪

奉献经(Offertory) 7世纪

行祭正典 Canon of the Mass

正典的基本经文来源于基督（与当今一字不差的）5世纪

大举扬圣体圣血 12世纪

小举扬圣体圣血 11世纪

领圣体礼 Communion of the Mass

天主经 4世纪

平安经 7世纪

最后降福 中世纪

最后福音 13世纪

良十三经文 1884年1月6日（所有小礼弥撒后，由神父带领教友
祈祷）

宗座诏书《Quo Primum 从起初》

1570年7月14日，教宗圣庇护五世发布宗座诏书《Quo Primum》，为了稳固教会礼仪，对抗马丁路德和其他誓反教的对教会发动的革命。

“…批准使用新罗马弥撒经书（1570年7月9日）。尽管长久以来，在整个西方教会，本经书的各个类别早已被各地教会和修会充分设计和使用，但还是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弥撒祭典礼仪。然而，各地教会或者修会，凡是已经采用本地规则超过200年的，仍可以保留和继续使用。但是还是希望他们采用本次统一的新罗马弥撒经书。许多修会迫不及待的采用了；其他的修会，依据新罗马经书，对自己的弥撒礼仪经书进行改革；除此以外的其他的礼仪，都出于各种原因，而默默的消失了。”

请记住这非常重要的一点，1570年的新罗马弥撒经书，没有创造出一套彻底的新礼仪，就像我们在梵二后见证的那种。仅仅是把当时的礼仪，加以统一化。

《Quo Primum 从起初》摘录

无论何处，任何人都要遵守和接受神圣罗马教会所传承下来的弥撒，除本弥撒经书外，其他任何弥撒礼仪不应继续。这个规定，也对未来的教会和所有的教省适用。

因此，我们特别命令，每位大主教，长上和其他所有的神职，无论是神圣罗马教会的枢机（译者注：枢机不必是主教），或者享有各级别荣誉头衔者，要以服从的美德，吟唱（译者注：大礼弥撒）或者诵读（译者注：小礼弥撒）由我们制定的本弥撒经书。并且，严禁他们在弥撒中，擅自引入没有包含在本弥撒经书内的任何礼仪或者经文。

同样的，我们命令，无论任何人，即便受到强迫或威胁时，也

天主教会怎么了？

不能更改本弥撒经书，本弥撒经书所呈现的文本，既不能撤销，也不能修订，必须永远保持生效，永远保持效力。

所以，无论任何人，不允许更改本诏书训令，或者忽视本诏书的规定……如果有人擅自行事，他要知道，他将招致全能天主和伯多禄保禄宗徒的不悦。（教宗圣庇护五世）

这份宗座诏书，禁止对弥撒礼仪的一切篡改。篡改弥撒的惩罚就是天主的义怒。从1572年-1958年将近400年，共经历了35位教宗，无人敢修改，而且全部赞同支持圣庇护五世的这份宗座诏书。

行祭正典(Canon of the Mass)的历史

因为非法且无效的梵二新礼，现在鹊巢鸠占了拉丁弥撒，篡改了行祭正典。所以，要搞清楚弥撒到底是天主教会建立的，还是基督建立的？这才是梵二后，最首要最重要的问题。拉丁弥撒的行祭正典部分，包含了这么多的天主教信理，如果抛弃它，就相当于否认罗马教会才代表了真正的天主教会。

“正典Canon”这个术语，意思是固定的规律规则，出自圣保禄的迦拉达书“凡以此为规律而行的，愿平安与怜悯降在他们身上(6:16)”

早期的教会

今日拉丁弥撒的行祭正典的用语，与宗徒们使用的，不完全一致。然而，许多用语，还有正典的全部基本要素都能追溯回到宗徒的时代。在早期，弥撒的确切文本，是靠记忆和逐字逐句的口述，来传承的，直到有成书。那时候，没有可印刷的书籍。手抄本的原

料是纸莎草，抄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劳动。今日我们习以为常的通讯系统，甚至在几个世纪前，都不存在。

当时，的确有多种轻微差异的礼仪存在，原因有，教会尚在婴儿期，基督徒普遍受迫害，宗徒四散在各方传教等等。但是，当时的弥撒正典，与今日的弥撒正典，已经极其相似。

圣经成书前的教会传统

在全部已知的礼仪当中，只有弥撒礼仪和圣体礼仪的核心，在描述圣事的定立和祝圣的经文时成型。我们来看，第一个不寻常的事实就是，在许多的古代礼仪中，描述圣事定立的文字，从来都不是来自于圣经文本。因为，他们的来源比圣经更早。所以，我们得出的事实结论就是，早在编写福音书和圣保禄书信之前，祝圣圣体就已经有了。所以，在四部福音的文本记载里，关于定立圣事的描述，才存有明显的差异。从这些差异中，我们清楚明白的看到，第一代基督徒，他们的礼仪，确有不同。

罗马弥撒的行祭正典，其文字并不完全与四福音书的文字相同；其来源极有可能是更古老的传统；在耶稣受难的20多年后，约在公元55年或者56年，就有了祝圣圣体的礼仪，圣保禄宗徒在《格林多前书》中，就记载和规定了关于主的晚餐之事。

在最初的几世纪里，我们能看到各地弥撒的惊人一致性，特别是在行祭正典部分。二世纪教父们确信，是基督亲自教导祂的宗徒们整个弥撒，早期教会对于弥撒的理解，就等同于圣体祝圣经文，只不过在东方教会，以Anaphora搭配祈祷，在西方教会，把序章preface

天主教会怎么了？

和行祭正典合并而已。

早期的礼仪

313年，罗马帝国发布米兰赦令，接受天主教会合法。从此以后，神圣的弥撒仪式和礼仪的各种文字纪录就开始丰富，而不再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当时，各地教会用传道宗徒的名字给这些礼仪命名。东方教会（希腊、俄罗斯、土耳其、科普特、斯拉夫、亚美尼亚和保加利亚）用了圣雅各伯礼。非洲教会（包括埃塞俄比亚和阿比西尼亚）用了圣马尔谷礼。西欧教会用了圣伯多禄礼，就是今天的拉丁礼。这些礼仪里，都有相同的元素。

- 1) 为亡者祈祷
- 2) 对定立圣体圣事的叙述
- 3) 祈求天主将饼酒转变为基督体血的经文
- 4) 宣布在进行一个奥迹，和一场真正宰杀了牺牲的祭献
- 5) 酒和水，虽然混合在一起，但在经文里，要分别列出
- 6) 弥撒中，神父多次用手划十字

这些早期礼仪书，充分清楚的告诉我们，宗徒们和宗徒的接任者们，都是在奉献一场祭献，当时祭献的各个基本要素，与我们现在的弥撒祭献的完全一样。

从宗徒时代起，教会就一直保持着弥撒正典的本质起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修饰性的细节被添加进去，让祭典更庄严宏伟，更虔诚更光彩。但是基督的话一丁点都没有改动过。教会给正典最后一次增添修饰词，是1500年前的教宗大圣额我略一世。而且，在

538年，教宗维吉吕写给Profuturus主教的信，也足以证明，弥撒正典是直接来源于宗徒圣统，“给你送去的正典文字格式，是借由天主的恩宠，我们从宗徒圣统里接受来的。”

历史学者对弥撒祭典成文的具体年份有争议，但是从没有争议过时代。下面来看，祭典不同元素的编年史。

行祭正典的元素

1) 最早期：最后晚餐的叙述 Qui Pridie 教宗圣良一世(440-461) 或教宗圣达玛稣一世（366-384）

2) 米兰主教圣安博罗削 (St. Ambrose) 在4世纪在《论圣事》中，证实了有四段经文 Quam Oblationem, Unde et Memores, Supra Quae Propitio, Supplice Te Rogamus。（译者搜集整理了中文翻译如下

Quam Oblationem：天主呀，我们恳求你屈尊就卑，使这个祭献完全成为祝圣的，神圣的，妥当的，合理的，悦纳的；并且为我们变成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及圣血。

Unde et Memores：因此，主呀，我们，你的仆人，也就是你的圣民——回忆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基督的神圣的受苦，他的从墓中复活，他在光荣中升天——把你自己的所赐给我们的宝物，奉献于你的尊前；这个宝物就是一个纯粹的牺牲，一个神圣的牺牲，一个无玷的牺牲，永生的神粮，永福的爵杯。

Supra Quae Propitio：天主呀，求你开颜，和悦地垂着这些礼品，把它们收纳下来，好像你在往昔曾经悦纳你的义仆亚伯尔的礼物，也曾悦纳我们的先祖亚巴郎和你的大司祭默基瑟德的祭献一

天主教会怎么了？

样：一个圣洁无玷的牺牲。

Supplice Te Rogamus：全能的天主呀，我们谦诚地恳求你吩咐你的圣天神，把这些祭品捧到你极高的圣台上，放在你的尊前；并赐我们凡参与这祭献的众人，于领受你的圣子圣体和圣血之后，得饱沾恩泽，满被圣宠。因我等主基督。亚孟。）

3) 从416年3月19日，教宗圣英诺森一世给主教De Centius的信中，可以证实经文Te Igitur那时就在正典里。

(中文：至仁至慈的圣父呀，我们依仗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谦诚地恳求你，谦诚地恳求你收纳且降福这些礼物，这些贡献，这些纯洁无玷的祭品。)

4) 三个经文 Communicantes, Hanc Igitur, Nobis Quoque，在圣教宗西玛克(498-514)或者教宗维吉吕(538)时代，就已经有了。

5) 最后，7世纪时，经文Menemento纪念炼狱诸灵魂。

除了上述列举的例子，还有一些古代文献可以佐证今日拉丁弥撒的正统性，证明弥撒回溯到基督的时代。拉丁弥撒经书里有将近200句经文，可以在《良礼仪书 Leonine Sacramentary》中找到。

这本礼仪书的内容，要归于圣教宗良一世（440-461）。还有其他的礼仪书，如《哲拉旭礼仪书》，由圣教宗哲拉旭（492-496）编纂；《额我略礼仪书》，由圣教宗额我略一世（590-604），这些礼仪书都可以证明弥撒行祭正典的悠久性。

弥撒的行祭正典

行祭正典的流程，具有完美的对称性和平衡性，是举世无双的

文学杰作；感恩经文，纪念经文和奉献经文，和谐的融合为一个整体，把弥撒唯一的献祭目的推到了高峰。

各个经文在行祭正典中的排列顺序

1感恩经文：Preface, Te Igitur

2纪念经文：Memento, Cominicantes

3奉献经文：Hanc Igitur, Quam Oblationem

4祝圣经文：Unde et Memores

5奉献经文：Supra Quae, Siplices

6纪念经文：Memento, Nobis Quoque

7感恩经文：Per Quem, Per ipsum

为何要低声诵念正典经文

从什么时候开始，要用低声诵念正典经文的？记载于Ordo Romanus II中，大约在8世纪初和9世纪，低声诵念正典经文，变成必须。当时的趋势就是，要以尊重的态度，见证奥迹的感受，对待行祭正典，所以应由弥撒举祭者单独施行。

早期的礼仪

圣依玻里多(St. Hippolytus)在公元235年前，写过《礼仪Anaphora》一书，此书也被称为《圣传》，书中就包括了今天我们弥撒经书里正典经文的基本内容。

4世纪末，米兰主教圣安博罗削，为新领洗入教者传授教理，编写了一本训令集《论圣事 De Sacramentis》，训令集纪录了当时行祭正典的中间部分，除了篇幅略短，本质上跟我们今天的拉丁弥撒经

天主教会怎么了？

书完全一样。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补充经文加入行祭正典中，教会许多学者认为，今天的行祭正典的绝大部分，是由圣教宗哲拉旭完成的。在他以后，行祭正典里唯一的增添经文，是为炼狱圣灵魂祈祷。

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1000年以前，行祭正典基本上就已经完整了。

行祭正典包括的经文

颂谢引（Preface）和圣圣圣（Sanctus）两个经文，是奉献经和行祭正典之间的过渡。颂谢引是赞美天主圣三的经文，会根据瞻礼的不同，有轻微的差别。以下，是译者补充的中文版本“颂谢引”（平日用）。

天主圣三的颂谢引

“的确，这是适宜而且万不容辞的，正当而且有益于救灵的，就是我们应该时时处处感谢你至圣的主，全能的父，永生的天主。你偕同你的惟一圣子及圣神，只是一个天主，一个主；不是单独的一位，却是三位的一体。因为我们依照你的启示所相信的你的荣福，我们也相信你的圣子及圣神毫无分别，毫无等差地同享这个荣福。我们相信圣三实在只是一个真实的，永生的天主性；论位，我们朝拜圣三的各一；论体，我们朝拜圣三的无二；论荣，我们朝拜圣三的平等。这就是众天神，总领天神，普知天神，以及至爱天神所赞美的，所朝朝暮暮，无时或息地同声歌颂的，他们唱道：”

经文“圣圣圣”的第一句，取自依撒依亚先知书6:3 “他们互相

高呼说：「圣！圣！圣！万军的上主！他的光荣充满大地！」，第二句，取自玛窦福音21:9 “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颂！贺三纳于至高之天！」和圣咏118:26。公元100年，教宗圣克莱芒一世给格林多教会的信里，就提到了经文“圣圣圣”。

圣、圣、圣

“圣，圣，圣，万军之王！诸天和地充满了你的光荣，贺三纳于无上之天！因主名而来的那一位真是有福，贺三纳于无上之天！”

接下来的Te Igitur经文，是正典经文的开始，祈求天主降福整个教会。早期基督徒就为整个教会祈祷，如《十二宗徒训诲录 Didache》（9.4和10.5）。若望宗徒的弟子圣波利卡（St. Polycarp 69-156）“为天主教传遍全世界而祈祷”。圣奥斯定说Te Igitur中的“为着你的圣教会，望你赏赐她在全世界享受平安”这句，是以圣经《第茂德前书》2:1为原型。

Te Igitur

“至仁至慈的圣父呀，我们依仗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谦诚地恳求你收纳且降福这些礼物，这些贡献，这些纯洁无玷的祭品。第一是为着你的圣教会，望你赏赐她在全世界享受平安和统一，并且随时随地监护她，随时随地指导她；其次也为着你的仆人，我们的教宗某，我们的主教某，以及凡是笃实在信仰，坦白地承认这至正至公，直接从宗徒传下来的圣教的一总信友。”

接下来是纪念来望弥撒的众信友经文（此处需指明人名和是由），和纪念天朝一切诸圣经文。诸圣经文中的圣人们，全是四世

天主教会怎么了？

纪之前的殉道者，而且全部都在罗马受到礼敬。尽管荣福童贞圣母不是殉道圣人，但她是殉道者之后，因为七苦圣母受到了七把利剑刺心。大圣若瑟由于不是殉道者，所以没有放进经文里。

“纪念天朝一切诸圣

我们相通功者，首先敬忆光荣卒世童贞玛利亚，

就是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的慈母；

并且你的圣宗徒及致命者：

(宗徒)

伯多禄，保禄，安德肋，雅各伯，若望，多默，雅各伯，斐里伯，巴尔多禄茂，玛窦，西满，达陡；

(教宗)

理诺，刻来多，格来孟多，史基督，高尔乃略；

(致命)

西彼廉，老楞佐，基所高尼，若望及保禄，葛斯默及达弥盎；

以及天朝一切诸圣。我们因着他们的功劳和祈祷，求你在一切事上赐我们援助和保障。为我们的主基督。亚孟。”

教宗大圣额我略，对行祭正典经文做了最后的本质增添，并且重新调整了一些经文的顺序。今天看到的经文结构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了。他在Hanc Igitur增加了一句话“diesque nostras in tua pace disponas使我们在的平安中，度过我们的日子”；在纪念天上诸圣中，增加了玛弟亚、巴尔纳伯、亚加大和路济亚四位；重新调整了经文里的圣人顺序。

大约在538年，Hanc Igitur经文在教宗维吉吕时期，加进了弥撒经书。祭司诵念Hanc Igitur时，要把手覆在面饼和圣爵上方。这个做法是来自《肋未纪》1:4，《圣咏》51:19和《出谷纪》29:10。这样做，标志着即将把一个牺牲献给天主。

在祝圣圣体前，祭司水平伸出双手，覆在面饼和圣爵上方。右手大拇指压在左手大拇指，形成一个十字形状。这种覆手礼仪经常出现在新旧约中。在梅瑟礼仪中，这样覆手，表示把罪转移给要宰杀，代替人类死亡并祭献的动物上。在神圣的弥撒中，这样覆手代表了在祭台上的基督，代替我们，为了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奉献了祂自己；此外，还代表了我们应该把自己跟祂的祭献联合在一起，将自己也奉献给天主。

Quam Oblationem经文

Quam Oblationem经文之后，紧跟着就是祝圣圣体经文。Quam Oblationem帮助祭司把精力完全集中在即将行实的重大之事上。Schuster枢机说，“Quam Oblationem祈求全能的天主，把祝圣的效力授给圣事经文上，当然在所有的圣事中，都祈求授予这种效力。特别是在罗马弥撒中，经文中有福音书最后晚餐的叙述文字，这叙述文字并非意在强调最后晚餐的历史重要性，而是承担着圣事经文的固定格式功能，因为这段祭司念出的文字精确的表达了祝圣的意向——ut nobis fiat corpus et sanguis dilectissimi Filii tui（变成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及圣血）。”

换句话说，Quam Oblationem经文所特别赋予的效力，让基督在

天主教会怎么了？

最后晚餐的言语，能够把饼酒变成基督的体血。

而且，W.L.Lallou神父（1885-1975，费城教区，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宣布说，“尽管还没有科学定论，但是Quam Oblationem经文极有可能，就是我主在最后晚餐定立圣事，感谢祝圣饼酒时，所使用的原始经文遗迹。”他还说，“我们的结论是，Quam Oblationem是意向表达经文，在即将履行弥撒祭献的含义前，举祭神父念此经文，表达了真正的弥撒意向，这就是耶稣基督作为第一位大祭司，在最后晚餐时说的‘你们应行此礼，作为我的纪念’”

Quam Oblationem经文是祝圣圣体前的预备。若之前缺少这经文，之后的祝圣经文，就丧失了意义。梵二后，发明的四式感恩经，虽然都有类似的呼求，但是每一式的文本，都是含糊其词的错译。

祝圣

正典经文在被教会规定为弥撒经书的不可变更的部分以前，其内容还有变化，还有历史，还有发展。但是，祝圣经文从未改变过。我主在定立圣体圣事时说的话，从宗徒做弥撒开始，到口口相传时代，到有文字记载的行祭正典里第一次出现，到我们现在的拉丁弥撒经书，从未改变过。基督祝圣的圣言比正典经文的其他部分，更加稳定，毋宁说，其他经文都是围绕着基督圣言所发展的，就像玫瑰花瓣围绕着钻石花蕊一圈一圈的展开一样。基督圣言本身就是教会长期信仰的庄严见证，完全因着基督圣言，饼酒变质才能完成。

祝圣经文

行祭正典的全部核心，就是祝圣；这道理就如同，弥撒的全部核心，就是行祭正典；天主教信仰的全部核心，就是弥撒。特伦多大公会议雄辩有力的阐述了祝圣：“天主的教会永远相信，在祝圣后的瞬间，我主的真实体血，以及祂的灵魂和神性，就以饼酒的外形而一并存在了。”

祝圣饼酒的经文，不是来自于单一的圣经文本，而来源多篇，玛窦福音26:26-28，马尔谷福音14:22-24，路加福音22:19-20，若望福音17:9，哥林多前书11:23-26和希伯来书9:28。

祝圣经文，也可以在四世纪的米兰主教圣安博罗削《论圣事》中找到，足以证明在圣经编纂前，祝圣经文在西方礼仪中普遍一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非西方礼仪各地，其祝圣经文具有明显的差异。在东方，有很多细节的不同。

祝圣经文的用语格式里，有些不是出于圣经。包括有，“祂举目向天”；还有“因为”（这就是我的身体）；“永久的”（盟约之血）；和“信德的奥迹”。这些短语出自于圣传，是基督教教授给宗徒们，并由宗徒传授下来的。

“祂举目向天”这个短语，记录在玛窦福音14:19，马尔谷福音6:41和路加福音9:16中，也纪录在其他古代礼仪书里，如圣雅各伯礼仪和《宗徒训令集》中。圣多玛斯阿奎那，确定的说“因为”这个词，出自宗徒伯多禄，而“永久的”和“信德的奥迹”则是我主亲自传授的。

天主教会怎么了？

著名的神学家Suarez也支持这个观点，说“我们不得不说，所有的这些话都是基督说过的。这是普遍的观点，我很确定。”

圣文德写道，“如果用‘这是我的血’当作祝圣圣血时的经文格式的话，就显得过度了，因为经文应当指明在当次圣事里，流出的宝血供我们喝以除免罪过。所以，经文格式采用了‘这是我的血杯’指明了两层含义，要比只说‘这是我的血’的格式更好。”

举扬圣体

祝圣后举扬圣体，供在场信友朝拜的传统，始于12世纪。13世纪，教宗额我略十世向全普世教会推广。在16世纪之前，举扬圣爵的做法也开始流行。在20世纪，圣教宗庇护十世更是鼓励信友充满信德、爱德和钦崇，举目凝视神父举扬的圣体和圣血。

祝圣后的经文

紧随在祝圣后，是行祭正典中，最古老的三个经文Unde et Memores, Supra quae和Suplices。其悠久性可以追溯回宗徒时代，并且在各种礼仪里都非常普遍。他们都属于古时罗马礼的行祭正典，在4世纪时，经文文本被固定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格式。

经文Unde et Memores非常优美，概述了整个弥撒的意义，即：我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圣死、复活、升天、自我祭献的牺牲。

经文Supra quae是祝圣后的第二个经文。经文里提到了旧约里基督献祭的三个预像，一是亚伯尔献祭羊，二是亚巴郎献祭依萨格，三是默基瑟德献祭饼和酒。这段经文在《十二宗徒训诲录》，圣雅各伯礼仪书都有记载。经文的结束语“一个圣洁无玷的牺牲”，指

的就是《马拉基亚先知书>1:6-14，关于无玷祭品的预言。

接下来的经文，纪念炼狱里的圣灵魂，也是来自古代的经文。圣塞拉品（St. Seraphion, 圣亚他那修的弟子，埃及主教，330-360）所著的祈祷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也为去世的人祈祷，在此我们纪念（亡者姓名）。求主圣化这些灵魂，因为你全知；圣化哪些在主内去世的人，让他们加入你的圣天神中，在天国里给他们一席之地。”这些祈经文字是古时的格式，在许多文献里，可以看到四世纪时候，在弥撒中就有了纪念亡者的经文，有时在祝圣前，有时在祝圣后。

8世纪的爱尔兰弥撒经书Bobbio，里面纪念炼狱灵魂的经文的位置顺序，就跟今天的拉丁弥撒完全一样。

叙马库斯（译者注：Symmachus，345年 – 402年，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以及文学家。出生于贵族家庭，后参加教会事务，并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说，Nobis Quoque Peccatoribus经文里面提到的十四位殉道圣人，都是被特别礼敬在罗马城里的。这些圣人，都在4世纪前殉道。

行祭正典里列出的早期殉道圣人

圣若翰洗者（先知）

圣斯德望（执事）

圣玛弟亚（宗徒）

圣巴尔纳伯（宗徒之徒）

圣依纳爵（主教）

天主教会怎么了？

圣亚力山大（教宗）

圣玛尔色利诺（神父）

圣伯多禄（驱魔）

圣斐理西德（迦太基妇女）

圣伯尔伯都亚（迦太基妇女）

圣亚加大（西西里童贞女）

圣路济亚（西西里童贞女）

圣依搦斯（罗马童贞女）

圣则济利亚（罗马童贞女）

圣亚纳大西亚（寡妇）

为炼灵祈祷之后，是Per Quem经文（小举扬圣体圣血），在高卢礼和哥特礼中，Per Quem位置在Supplices之后。

最后的经文是Per Ipsum（荣耀颂），作为行祭正典的结束。神父诵念Per Ipsum时，要用圣体划五个十字，然后微微抬起圣体和圣爵。在祝圣前，划十字是为祝圣而请求，祝圣后划十字，是见证祝圣所行。

祝圣时举扬圣体圣血这个惯例，是在小举扬圣体圣血这个惯例之后的好几个世纪才出现。行祭正典用小举扬来结尾，是再恰当不过了。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以及通过不流血方式来重演这重大的救赎，把无限的荣耀献给圣三的天主。在罗马地下墓穴的壁画上，特别是Fractio Panis壁画，可以证明弥撒和行祭正典的历史悠久。弥撒和天神之粮，增强和巩固了早期基督徒的信德，使他们渴

望殉道，来证明自己的忠贞。

特伦多大公会议用这样的言语，来描述行祭正典的神圣和完美，“因为神圣的事，要用神圣的方式来实施，在一切神圣的事里，这献祭是最神圣的。为了能尊敬的，且堪得上奉献和领受圣事，天主教会在许多世纪以前，就制定了神圣的行祭正典，其内容没有任何谬误，包含了最神圣和最虔诚的感受，让奉献者的心神上升到天主那里。因为行祭正典部分由宗徒圣传组成，部分由神圣教宗的虔诚的规定组成。”

行祭正典，是弥撒礼仪的不可动摇的基石。任何人类的文学作品在经历几个世纪后，都不可能保持原有的质朴和活力；然而，弥撒的行祭正典却永久的保持着稳定和鲜活。它的整体卓越性，信理健全性，崇高的演说性，直到20世纪，还保持完好如初。它的历史悠久性，天国般优美和壮丽的目标，才能成为配得上天主的工程，才能取悦天主，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行祭正典肯定是天主的杰作。如果它遭受破坏，怎能不招来全能天主的义怒呢？

特许弥撒

梵二后，特许一种特许形式的拉丁弥撒。这个弥撒不是特伦多拉丁弥撒，是若望23修订过的拉丁弥撒。因为1967年新礼弥撒被推广后，很多不愿意放弃拉丁弥撒的教友非常关切，不断恳求梵蒂冈恢复拉丁弥撒。所以，保禄六世和JP2都曾允许有限放开拉丁弥撒，这些教友非常激动。

保禄六世在梵二结束后，立刻发布法令，实施新礼弥撒，传统天

主教弥撒被废除，并且不合法。抵制新弥撒的神父和主教们，要么被孤立，或者被做工作放弃抵制，或者干脆被忽略。保禄六指定，由匹斯堡枢机Wright负责梵蒂冈圣职部，专门处理抵制新弥撒的神父们。

保禄六允许的所谓拉丁弥撒，其实就是新礼弥撒的拉丁版本。新礼弥撒本身就是誓反教的朝拜服务而不是真祭献。许多真诚的教友不知情的，去参与保禄六批准的假冒伪劣的拉丁版新弥撒，以为这就是特伦多拉丁弥撒。他们不知道二者的区别。

即便是这冒牌拉丁弥撒，保禄六规定，也不是谁想做就做，而要满足以下条件，

- 1) 在没有其他人在场时，神父可以做拉丁弥撒；
- 2) 只能做新礼弥撒的拉丁版，不能做特伦多弥撒；
- 3) 在极少数例外情况下，主教可以允许年老的神父，或者学习能力差的神父继续做特伦多弥撒，但是只能私下做，不可公开做。

1984年10月3号，JP2批准，当地主教可以允许“名单中所列的几个人在当地做特许弥撒，即1962年版本的弥撒经书。”1962年版本的弥撒经书，就是若望23修订过的。

“特许”意思是特赦。赦免的内容，包括能力、许可、免除等。但是，特许通常是暂时性的。

JP2制定了限制条件，规定，要想做特许弥撒，“要有毫不含糊的，清晰的公开证据，表明申请做特许弥撒的神职和信友们，与那些质疑和发难新礼弥撒合法性和信理正确性的团体没有关系。”

异端的新礼弥撒，被拔高到等同于拉丁弥撒的地位上。JP2在1988年6月，把特许令，扩大到了真正的拉丁弥撒。“天主的教会”宗座委员会的主席，枢机Augustine Mayer，给美国主教的一份信里说“任何要做特伦多拉丁弥撒的神职，应该要明白，他们要接受梵二后的新礼仪。”（译者注：“天主的教会”宗座委员会是罗马教廷附属的一个宗座委员会，于1988年由JP2经由自动手谕《天主的教会》建立，任务是推行与天主教传统主义团体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SSPX的握手言和。）

特许弥撒的样式

- 1) 弥撒经书必须采用若望23修改的1962版。（若望23的1962版直接违反了圣教宗庇护五世的宗座宪令《论起初Quo Primum》）
- 2) 当地主教必须许可。（许多美国主教拒绝。加拿大全部75个教区，只有13个城市可以做特许弥撒）
- 3) 每个教区内，只许在一个教堂做特许弥撒。（比如洛杉矶教区，有340万教友，也只许在一个堂做特许弥撒。而且主教还经常指定位置偏远的堂。）
- 4) 不许在婚配、葬礼或者其他传统形式的圣事时做拉丁弥撒。（这些限制的目的何在？梵二教在害怕什么？）
- 5) 参加特许弥撒的信友，前提必须承认保禄六的新弥撒的有效性。
- 6) 特许弥撒只能在主教指定的祈祷所和小堂里做，不允许在教区的公开堂里做，除非有特殊情况。

天主教会怎么了？

7) 讲道时，神职只许讲梵二神学和梵二精神。（为何要在麦种旁边播撒杂草？这个要求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8) 特许弥撒不是为了取代新弥撒，只是暂时的代替。

梵蒂冈设立特许弥撒的目的，是为了安抚大量的教友，借助拉丁弥撒，引诱他们回到梵二新教会里。所以，特许弥撒是披着拉丁弥撒外衣的妥协产物，是罗马天主教弥撒和誓反教神学的混合物。并且，这种特许权只是暂时的，具有特洛伊木马效应。虽然允许了拉丁弥撒，但是要求信友也必须要接受新弥撒，新圣事，和曲解谬误的梵二教理。这是整体打包交易。

人们去望特许弥撒，也许只是为了怀旧，或者被灌以虚假希望，认为他们的传统天主教回来了。特许弥撒是一种精神勒索。

为什么天主教徒不应该去望特许弥撒

有些神职们，既做特许弥撒，他们同时也做新礼弥撒。这是很严重的妥协。教友们必须清楚的知道是谁这样做。因为，拉丁弥撒中，行祭正典部分，是神父默念的，旁人听不见。所以，望弥撒的教友无法判断神父到底念的是新礼的格式经文还是传统经文。经常发生有神父用新经文代替旧经文的情况。有一位做特许弥撒的老神父，告诉本书作者“我没真的做拉丁弥撒，但是没人知道区别。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献仪。”参加特许弥撒的教友，经常没有真正领到我主的真正圣体，因为献祭者经常拿新礼弥撒祝圣的“圣体”，在特许弥撒中给教友分授。

大多数做特许弥撒的神父，已经几十年没有做过“禁止的”拉

丁弥撒了。就算是最基本的弥撒规范，他们也已经遗忘并迟钝了。有可能，一些礼仪就被遗忘或者忽略，也有故意的忽略，把旧礼和新礼故意混在一起。（虔诚的奉献拉丁弥撒需要极高的注意力，以及很强的，也是基本的阅读拉丁经文和规范的能力。）那些在1968年梵二后晋铎的神职，圣秩很可能无效，所以他们的弥撒，也很可能无效的，望这种无效的弥撒，有什么益处？

问题的关键，不是拉丁弥撒，而是天主教信仰。希腊正教会，就有有效的弥撒和有效的圣事，但是望他们的弥撒也是错的，因为，他们的信仰是有缺陷的，不在真正的信仰内。

我们当下生活在充满问题的年代里。传统的天主教弥撒、传统的天主教群体很不容易找到。但是，仁慈的天主把能做传统特伦多弥撒的神父给了我们，监督有效的圣事，教导传统的天主教信理。在美国和世界的许多大城市，都能找到这样的传统神父。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天主给了两种办法，帮我们赚得基督受难的果实；一个是普遍且必须的方法——信德；另一个是基督特别给的——圣事。”

慈母教会永远渴望，实际上，要求信友们绝不可以怀疑圣事的有效性。如果一个神父做了可疑的圣事，这就是明显的亵渎。

新圣事

我们神圣救主定立了圣事，提供了救恩和灵命成长的道路。特伦多教理对“圣事”的定义明确又清晰，“圣事，就是外在的标记，由基督定立，给人以恩宠”

天主教会怎么了？

令人不安的改变

梵二宪章所做的各种礼仪改革，给所有圣事礼仪的本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梵二结束后，梵二礼仪委员会，立即下达了一系列的指令，在全世界的各个教区实施礼仪改革。这些指令带来的心理效应是灾难性的。1969年11月26日，保禄六说，“天主教徒要做好准备，迎接困惑和不安”，并补充说“越虔诚教友的困惑，将会是最大的。”

指令下达的同时，放开礼仪和圣事的“实验”，也对自由派神职开了绿灯。从一开始，这些变化就对天主教信仰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梵二后的圣事改变，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梵二推动的合一运动的本质部分。

梵二《神圣礼仪宪章SC》的整体思想，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合一。比如，开篇明义，第一句就表明了改革和发展礼仪的目的，就是为了合一，“促进一切有利于信仰基督人士的合一”。

天主真神定立的圣事

为了人类的救恩，我主耶稣基督定立了圣事。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圣事的全部恩宠，都独源于天主，圣事的定立，只属于天主。”

有效圣事的前提和要求

在1438-1445年的佛罗伦萨大公会议，清楚的定义了圣事的本质要素，有三样：有效的质料，有效的形式，和实施者的恰当意向。如果缺少了任意一项，一个圣事就没有生效。

质料（ Matter ）、形式（ Form ）和意向（ Intention ）

圣事的质料，是指可察觉和具体有形的，动作或事物，比如，圣事中使用的，圣洗用的圣水，终傅擦的圣油等等。圣事的形式，是指行圣事时，所说说念的，本质的用语。圣事的实施者，就是授予圣事的那个人。圣事实施者，必须要有正确的意向，即按照教会做的去做。圣事的礼仪书，赋予了实施者外在的意向，只要实施者按照礼仪书要求的程序和经文去念了和做了，就满足了圣事的外在意向，因为看外在表现，实施者表达了教会规定的意向。但是，实施者的内在意向，即如果内心怀着抵触思想，只是表面上按照礼仪书去做圣事，这样做的圣事有可能无效。但是，无效的前提是，实施者必须外在表达了这种抵触；如果外在看不出来，那么这样的圣事，必须被认为是有效的。

可疑的圣事

梵二礼仪宪章所推广的七件“修订后的”新圣事，表达了新的神学思想。所以，七件圣事的质料、形式和意向，都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使得新圣事的有效性被严重的质疑。那么，如果对圣事有效性产生了合理的怀疑后，怎么办？

如果注意到，司铎施行圣事的质料或形式的做法中，出现了明显的缺陷和欠缺时，产生了对圣事有效性的怀疑和疑问，就要严格的戒绝这种可疑的做法，直到疑问解除。在施行圣事时，司铎们必须服从medium certum原则，即“更安全稳妥的做法”。

圣方济小兄弟会神父，教会法博士Heribert Jone进一步阐述“圣

天主教会怎么了？

事的质料和形式，必须是确定有效的。因此，假设一种观点是大概吧，也许吧，可能吧，神职们不应该听从，也不能用可疑的质料或形式。”

类似的，耶稣会神父，St Beuno神学院伦理神学教授Henry Davis, SJ (1886-1952) 写道，“施行圣事，就如同在弥撒中祝圣圣体，在事关有效性方面，绝不允许采用可能的行事方式，而放弃安全稳妥的方式。”教宗英诺森十一世 (1670-1676) 明确的谴责了这种模棱两可的做法。这种做法，是违背信仰的重罪，是对我主基督的严重冒犯。这也是违背爱德的重罪，因为领受者有可能被夺去了有效圣事的恩宠和效果。这也是违背义德的重罪，因为领受者有权力领受有效的圣事。

唯有教会训导机构，才能正式官方的宣布这些新圣事是无效的，并且要求我们接受。然而，在圣事的质料、形式和意向出现本质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运用常理，能很确定质疑新圣事的有效性。

需要说明的是，从来没人认为圣事的有效性，是由于某个教宗定立的；圣事的有效，是由于圣事是基督定立的。当有疑问产生时，一个教宗有权去明确，去训导基督的意向是什么，但是教宗并没有创立一个新圣事。所以，当下重要的，就是搞清楚梵二后的圣事，在本质上是不是与传统圣事一样。如果是一样的圣事，那么为什么梵二要修改：如果不一样，那梵二后的还是圣事吗？

圣洗圣事

梵二《礼仪宪章》的圣洗圣事有一个变化，即设立成人入教礼

(RCIA) 和儿童入教礼 (RCII) 。新的儿童入教礼在1969年3月19日获准，1970年6月1日实施。新的成人入教礼在1972年1月6日获批。“进步主义”神学家们精巧的对圣洗圣事做了许多的添加、删除和修改，目的是让经文和仪式来表达他们的新意向。

梵二以前，圣洗圣事的礼仪中，要进行多次重复的驱魔礼，表达了对撒殚决意斗争的必要性，以及我们在这场信仰战斗获胜的信心。但是，梵二新神学极度不重视撒殚的存在，所以驱魔礼不能继续保留了。他们把驱魔礼从新的圣洗圣事当中完全删除。

除了删除驱魔礼，梵二后的领洗中，还有许多令人惊恐的不当行为。作为梵二鼓励的“试验性”成果，有些神父在圣洗圣事中，采用自创自编的形式经文，或更改了特伦多教理规定的形式经文“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授洗”；还有些神父改变了本质性的领洗仪式，比如按照规定，在念经文同时，要把水从领洗者的头上浇下，但是有些神父只是撒了几滴水在头发上，水根本没有接触到皮肤，有些神父漫不经心的浇水，并没有同时念经文，等等。有许多报道，记载了梵二后的各种漫不经心的圣洗。这些梵二后领洗都是有缺陷的，所以很多人的领了可疑的圣洗圣事，甚至有些肯定无效。

正确的形式经文

特伦多大会明确规定了，构成圣洗圣事的必要的形式经文“既要表达领洗的行为，同时又要呼求天主圣三之名。”所以，佛罗伦萨大公会议（1438-1445），给亚美尼亚教会的著名法令中说，圣

天主教会怎么了？

洗的形式经文是“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授洗”或者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天主的仆人某（领洗者）被授洗”；或者“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某和某（领洗者）被我授洗”

可疑的意向

梵二官方文件《成人入门圣事礼典》里面，礼仪中只有一处文字涉及到了原罪。整个礼仪所传递的，是一种接纳候洗者进入基督徒团体的氛围（译者注：读者可自行阅读文本并感受）。所以，在新礼的施洗过程中，一些神父并没有洗原罪的意向，根据新礼，仅仅只有接纳入基督徒团体的意向。

然而梵二前，枢机主教Francis Kenrick就已经警告了这种倾向“圣洗可以除原罪的信仰，虽然不是施行有效圣洗的必须前提；但如果，仅把圣洗当成一种与教会团体发生外在联系，却不产生一切灵性效力的行为，我们难道不应该害怕这种流行的谬误思想吗？这种思想，会败坏授洗者的意向，使授洗者任己意行事，而不是根据规定好的礼仪和形式，严肃的施行我主基督定立的圣事。”

德日进神父

德日进是一名法国耶稣会神父（译者注：相信很多中国教友都听说过这位神父发现了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故事。但实际上，从未公开展出过所谓的真头盖骨化石，而且在挖掘后不久，就号称下落不明。此外，拍摄现场挖掘的照片，也下落不明。不由得让人怀疑，到底是真有化石，还是自编自导的一场骗局。）

这位著名神父是大异端，他把基督教义与达尔文进化论和黑格

尔哲学相结合，创造了一个神学怪物。从德日进的书，可以推出以下结论：

“天主并不存在；但是，当美善和邪恶最终完全的与对方相互吸收融合后，天主就存在了。”

“我非常乐意去讲，把基督教的天主和马克思主义的天主结合起来，就是在精神上，在真理中，我们能崇拜的唯一的真天主。”

“德日进不承认天主教的创世论、神迹、原罪、个人应对本人的本罪负责、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等一系列教义”

在梵二前，教廷禁止德日进的书。

“1927年，罗马拒绝批准他的书Le Milieu Divin出版。1933年，禁止他在巴黎神学院授课，同时罗马拒绝批准他的L' energie Humanine出版。1944年，Phenomene Humain被禁。1948年，耶稣会长命他来罗马，他再次申请出版Phenomene Humain，再次被拒绝。此后，1949年和1955年，他的印刷品和行为进一步被限制。1957年12月，至圣圣部（教廷）下令把天主教图书馆、修院、修会和书店下架全部德日进的书。”

但是，德日进神父关于原罪的谬误理论，被某些修生和神职所接受。这就造成了许多人对圣洗圣事产生错误认识和观念。

此外，新礼接纳那些，已经领过洗的，愿意与天主教会共融的其他宗派基督徒时，现在也不要求赦免绝罚了，不要求弃绝之前的谬误了。

路德的改动

天主教会怎么了？

马丁路德有许多异端观点，彻底违背天主教的信理。比如，圣洗圣事可以洗去原罪，然而马丁路德却教导他的信徒说“领洗后，原罪也一直保留，直到死亡来临”

马丁路德废除了五件圣事（忏悔、坚振、圣秩、婚配和终傅），因为这五件圣事的道理跟他的谬论不匹配。但是领洗和圣体两件圣事，被路德“修订”了。

1523年，路德在早期的《领洗规则书》里，为了不冒犯当时信徒的虚弱良心，依然还尽可能的保留了许多传统仪式。到了1526年，路德屈服于他朋友Nicholas Hausmann的力劝，发布了修订的《领洗规则书》，进行了重大改动。传统领洗仪式中的神父吹气、起始经文之一、候洗者含盐、驱魔经文之一、福音前欢呼、Ephphata、领洗前后的两次傅油和手持点燃的蜡烛全部没有了。

梵二新的洗礼仪式，与路德教修订后的洗礼仪式如此相近，这不是偶然的。新的领洗仪式，同样也没有吹气、所有的起始经文、候洗者含盐。而且，现代主义者们比路德修改的更过分。

梵二新领洗仪式的改动

1) 圣洗圣事的驱魔礼被全面废除。（保留了一个“象征性”驱魔礼，但从技术上来讲，这个不算驱魔，而且这个“象征性”驱魔也可以根据“牧灵原因”省略。）

2) 不再要求候洗者取圣名。

3) 极少要求“已领洗的其他基督徒”进行有条件领洗。

4) “一位非天主教教会成员”可以成为领洗见证人，甚至充当

代父母。

5) 过分强调成人领洗 (RCIA)，类似于誓反教的惯例。而儿童领洗被刻意忽视。

6) 近年来，有许多跨教派领洗（天主教和誓反教）。

7) 领洗仪式中，代父母不是主动的角色。

梵二前，教会的教导是“代父母必须满足资质要求。若没有重大原由，由非天主教徒承担领洗仪式的代父母职责是严重的非法行为。因为，代父母在领洗仪式中有主动积极的职责，而非天主教徒参与此项职责就是耻辱。实际上，一个异端或者裂教若承担代父母职责，也是非法。同样的，天主教徒也禁止担任由非天主教施洗仪式中的代父母职责。”

梵二对圣洗圣事所做的令人不安的改动，都是基于合一的精神。梵二的这些改动，都与世界教会议会的关于领洗、圣餐和牧师职的操作指示相呼应。最终的目的，是形成一套相互认可的领洗规则。如果“各个基督徒团体”的领洗被相互认可了，那么最终，在信仰朝拜上的相互认可，自然也是指日可待了。

马克斯·瑟里安 (Max Thurian 法国泰泽团体的负责人) 说，领洗仪式的团结一致，是合一运动的核心。所以，梵二改动圣洗圣事，就朝着各教派普遍认可“天主教”领洗的方向迈进一步。

在紧急情况下，天主教会允许任何人授洗。教会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用正确的质料（水），用正确的形式经文（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授洗），和正确的意向（按照教会的意愿去

天主教会怎么了？

做）。如果这三条都做到了，那么领洗就是有效的。如果一个异端满足了这三条，他也可以有效的授洗。在某些誓反教会里的领洗也是有效的，因为满全了这三条。但是，没有通用的办法来判断哪些誓反教领洗有效，哪些无效，因为牧师不同，教堂不同，仪式也在变化，所以必须个案逐个分析。

那么，在梵二新教会的领洗，有效吗？如果是正确的质料、形式经文和意向，则有效。当然，应单独对每个领洗加以分析，来判断领洗有效的三个要素，是否满全。在要素有缺陷时，领洗就是无效的。如果之前的领洗存在可疑的不确定性，就应该按照梵二前的圣洗圣事要求，进行有条件领洗，毕竟，圣洗圣事是获得救恩的必要前提。

忏悔圣事

梵二给忏悔圣事更名为修和圣事。修和圣事聚焦在恢复社群关系上，这与忏悔圣事聚焦在天主赦免罪过上完全不相符。忏悔是关于罪的，更重要的是关于天主的。我们对天主怎么理解，决定了我们对罪怎么理解。

现代世界对罪的认识

梵二动摇了天主教的每条基本信仰，其中破坏最彻底的，就是罪的概念。许多的现代天主徒，根本不知道罪是什么。虽然嘴上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可能他们连自己具体犯了哪些本罪，都说不上来。“重罪”这个词，在今天极少听到了。事实上，许多的忏悔者已经分不清楚，哪些行为是重罪，哪些不是了。

如果，罪只是，对社会或对世界的冒犯，那祭司应该因谁的名赦罪呢，因社会的名？因世界的名？还是因基督的名？是谁赦免忏悔者呢？是社会，是世界还是基督？

个体的罪，个人的罪（得罪了天主）这个概念，在梵二后，被改成了社会罪的概念（得罪了社会）。JP2说“以这样受伤的方式，人类最终伤害了与他人的关系，与被造界的关系”

梵二前，我们对罪的概念是个人的。天主教徒自己承担自己的罪责。（如，故意缺席主日弥撒，愤怒，缺少爱德，不洁之罪，等等）

今日的状况，正好与梵二前彻底相反，我们对罪的概念是集体的——可能过分的集体了。人类今日的思想是，假如一个罪每人都犯，那其实等于没人犯这罪。

今日社会的大堕落

道德伦理的大滑坡，是明摆在我面前的。我们目睹了社会不断上升的离婚率、大量的堕胎、大量的婚外私生子、虐待妻子儿童、通奸、婚前性行为、性乱、酗酒、毒品、谎言，等等，甚至包括大量天主教徒。一但，我们把罪正名，忽视个人责任，那么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混乱失序，就是下场。

要想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两个思想因素：一是，每个人都要认识到，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二是，最终，社会每个人都要认识到，自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向天主交账。如果一个社会中，这两个概念被拿掉，可想而知，后果就是彻底的混沌无序，

天主教会怎么了？

发生各种非人类的罪恶，比如冷血谋杀、自杀、强暴、弑父弑母、抢劫甚至是活人献祭、吃人。（译者注：中国自从共产无神论化以后，各种罪恶层出不穷，无论是组织犯罪，还是个人犯罪，都是骇人听闻的。）

分辨对错之标准的必要性

对与错，善与恶，肯定存在独立于个人的判断标准。想象一个场景，暴风雨毁坏了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汽车在十字路口缓慢行驶，观察，张望，等待。每人既想赶快开走，但又不想被别人撞上。每辆车在通过十字路口时，都面临着事故风险，因为不知道其他车会怎么开。尽管大家都很小心，但这种情形下，小刮小蹭的事故是不可避免的。今天很多人都这么想，法律或规则不是用来约束自己的，是为了约束他人的。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任何法律或规则，都不由个人武断专行的。为了维持社会的良序，一些法律是从人的权柄而制定的，这些人律会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而修订。其他的法律被称为神律，是天主亲自制定的，无论环境如何，是不变化的。天主的法律包括：自然法律和神圣启示的法律，都委托给天主的教会阐释和训导。对我们而言，天主的意志，天主想要我们所做所行的，就等同于天主的法律。判断我们的行为，是好或坏，是善或恶，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这些行为，是符合天主的法律，还是不符合天主的法律。

因此，我们与天主的关系，或者说，与天主的友谊，就受我们行为的影响。如果我们违抗天主，我们与天主的友谊（即：圣化的

恩宠）就会减少，甚至终结（严重的、故意的违抗）；但是如果我们服从天主，友谊就会强化增加。如果我们临终时，还是天主的朋友，我们就会跟天主永远的在天堂里；如果不是朋友了，我们就会被受罚，承受永远的不幸。

“天主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伤害人，不是为了让人不愉快；反而是为人的好，为人的幸福（比如，父母制定禁止孩子玩火柴或者菜刀的“规矩”）。天主法律是行为规范，清晰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想伤害自己，想保持与天主的友谊，哪些是我们必须做的，哪些是我们必须避免的。我们的良心在做出道德判断时，必须根据这些法律；否则，良心就是错的，虚假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懂天主的法律，这很重要。

神律是绝对的，人不可更改。神律，如同自然法律一样（实际上，自然法律也是天主法律的一个部分），永远正确，无论会有什么结果，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有人不带降落伞就从空中跳下飞机，那引力定律一定会起作用，这人一定会死。无论有多少迫切的愿望，都无法改变事实。真理就是真理，与多少人承认或者多少人否认没有关系。

忽视天主的引力定律而跳飞机的人，是一个比喻。“跳飞机”比喻重罪。由于严重的冒犯了全能天主，这人会受到永恒的惩罚，除非他能求得天主的宽恕。打个比喻，宽恕就好比获得降落伞。降落伞正常，这人就能对抗引力，安全着陆。“穿上降落伞”就好比怀着痛悔和决意定改的意向，领受忏悔圣事的时刻。安全着陆就好

天主教会怎么了？

比灵魂获得了救恩。

罪的观念，如今已经变了。梵二前，在天主教徒的日常生活中，对罪的认识极具分量。教会曾经教导罪的本质，以及承担天主赏罚的责任。对天主惩罚的恐惧，不仅只有负面的效果。

“对上主的敬畏，是智慧的开始。”（箴言1:7）

敬畏上主，能够激励改进、成长和努力。想象一下，如果你听说老板在考虑调整你的职位或者开除你，你会尽全力达到老板的要求，保住工作。对地狱的恐惧，能帮我们不偏离通往天堂之路。天主是仁慈的，但也是公正的，这是人们经常忽略的一点。

天主的正义意味着，惩罚会落在那些强烈的应得之人的身上，那些完全为自己严重罪行负责之人的身上。这意味着，就算在严重的情形时，一个人必须明白，和充分认识到他所行之事是重大的罪行。

我们的原祖父母亚当和厄娃，在伊甸园里犯了罪，还试图给所犯之罪正名。天主问亚当，为何他要吃天主的禁果。亚当埋怨厄娃把禁果给了他。天主问厄娃时，厄娃埋怨罪在蛇，是蛇告诉她可以吃的。从人类的原祖父母时候起，这样相互推卸责任的心态，直到今天依然还在，我们应该从天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不管我们今天如何为自己的罪辩解正名，这罪账在我们的审判之日依然还得负责。

现代主义者似乎忘记了一个道理，如果某人故意，且严重的得罪了朋友，昔日的朋友也会变成敌人。当伯多禄拒绝认识基督时，

他还想继续当基督的朋友，但是他的拒绝行为，是严重的罪。这个故事的重点是，我们只需做一件严重的，故意的行为，就拒绝了天主，一个行为就犯了重罪。另一个重点是，即使伯多禄拒绝了基督，但是基督并没有拒绝伯多禄。天主绝不改变跟我们的关系，祂不拒绝我们，而是我们改变与天主的关系——当我们犯了重罪时，我们就拒绝了祂。在重要的问题上，故意的不按照天主的要求去行，我们的这种行为，就显示了我们心里真正在听谁的话。

天主对人们每个罪的审判，都是不可撤销的。因为，天主全然神圣和全然正义的，所以祂必然恨罪，且降惩罚。先知们大声宣告“天主是审判者”

如果某人轻视罪，他实际在轻视天主。Mermillod枢机说“人们错误的认为，某些小琐碎错误不是罪，但是从原则上讲，任何恶意冒犯无限美善天主的行为都是罪。对天主，我们永远亏欠祂感激和忠诚。的确，如果天主因罪而死，那么罪必然是可怕的。如果罪被地狱永火所惩罚，那么罪必然是巨大的。”

对罪的严重性，圣若望欧德说“唯有天主才能恼恨罪到这罪应得的程度，唯有天主才能知道这罪到底有多可憎，唯有天主子的宝血才能摧毁罪对人灵魂的影响。罪只能被天主子救世之功摧毁。”

梵二新教会几乎允许你做任何想做的。它也不教导客观的绝对的伦理。今日重点都在讲，怎么做好，而不是，怎么变好。稍微思考一下梵二倡导的哲学观，多迅速的就改变了世界。造成当今的许多人，毫无目的的虚度了一生。这些人并非全然十恶不赦，但是如

天主教会怎么了？

今的各种罪，以及压倒性的主流声音，使他们迅速给自己的行为正名。正是在这一点，我们神圣天主教信仰的崇高伟大性，就体现出来了：

不是拒绝承认罪的存在，我们而是谨慎的定义什么是罪；

不是把犯的罪埋藏在记忆中，我们而是检验自己的良心，努力回忆；

不是给自己找借口正名，我们而是自我谴责；

不是背负着罪的负担前行，我们而是寻求宽恕；

这是如此清楚明白的天主圣意，是如此的美好、辉煌和超自然性。

告解

对我们而言，告解无论是一个宽慰，或者是可怕的考验，它在天主教理和信仰生活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告解，就像每周五的守小斋一样，是我们天主教徒和誓反教的重要区别之一。

庇护十二的任期（1939-1958），是教会历史上，告解圣事被最广泛使用的时期。

告解从梵二新教会里消失了。许多年老的教友，还记得教堂内的告解亭，在里面，单人向天主告解他们的罪，然后边念痛悔经，边从神父那里领赦罪。这是祈求天主宽恕的罪人与天主之间的个人关系。有神权的神父能确保天主与罪人的个人关系，绝不会透露他所听到的告解内容。

曾经的周六下午，阳光和煦，一位教友来到教堂。柔软的阳光

穿过色彩斑斓的窗户玻璃，照在壁龛里摇曳的蜡烛上。他跪在跪凳上，念着预备经文，检查着良心，犯了哪些罪。准备好了，他在告解亭外的队伍里开始排队。罪人立刻告解亭时，灵魂满怀着平安。然后他跪在圣体栏杆前，开始给天主做自己的补赎。在领受到天主的帮助后，即天主赏的圣化恩宠，他能更坚定的面对世俗世界。与天主恢复友谊后，他内心平静安详。他为在弥撒中领受我主的身体，做了恰当的准备。忏悔圣事，是天主徒与天主产生最紧密的体验之一。唯一能超过忏悔圣事紧密体验的圣事，就是圣体圣事。其他的圣事，虽然对圣化灵魂也很重要，但都只有一次经历。

圣保禄司铎会（CSP）神父James Gillis说，“告解亭，不是心理治疗仪，而是信仰工具。”那么，基督对可以除罪的圣事，有什么要求呢？

我们应该能想到，基督定立了除罪的圣事，那么这个圣事，肯定会是一个审判，所以，查罪是必须的。其次，罪和过失，至少部分是私密的。因为，给告解者查罪，只能通过他的自愿行为，即主动告解。所以，告解必须有痛悔的心。根据恩宠神学，没有发痛悔，罪不可得赦免。但是，如果我们不打算赔补对天主的冒犯，那我们的痛悔就是虚伪的。所以，在除罪的圣事里，告解者应该有三个必要行为，即告解、痛悔和赔补。这三个行为是圣事的组成部分，必须外在显明的表达出来。

告解有两个方面；为冒犯天主而发的痛悔，以及赔补之前的冒犯。在忏悔圣事里，告解神师是审判者，或赦罪，或保留罪。在告

天主教会怎么了？

解亭里，通过告解者的跪姿和祭司的坐姿，审判者的职能很容易看出来。

逐步的改变

梵二的现代主义者们，设立了一个新的“修和礼”，来“改进”忏悔圣事。所谓的“改进”三个版本组成。

第一版本，与忏悔圣事很类似。这个版本其实就是，新礼神父跟告罪者的对话。

第二版本，是一个折衷的形式。其实就是告解之后的一个忏悔祈祷服务。第二、三版本的顺序是一样的。但是，在新礼服务的公忏悔经和在场会众念完天主经，此时礼仪服务暂停，神父去旁边的告解亭里等告解者，其他会众等待告解结束，才继续礼仪。这样安排，会极大的延长时间，并且尴尬，神父在告解亭里，也没时间可以恰当的劝告告解者。

第三版本，是对全体会众的同时赦免，单独个人不做告解。这被官方定义是，正常的，庄重的施行圣事。

第三版本的独特之处就是，没有个人告解，所以没有特别告明某罪，只有会众同时做的一般性悔罪，和对全体会众的全面赦罪。

起初，第三版本的全赦罪有严格的使用限制。如果某人犯了重罪，他必须尽快的单独去办告解。但是条件变得越来越宽松，在婚礼、坚振、初领圣体、葬礼时，就给了全赦罪。

随着时间推移，告解逐步消失，告解亭外面的排队长度越来越短，就是清晰的信号。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比告解圣仪的小修小

改更重要。人们对罪和地狱的理解和认识已经被扭曲，这种曲解摧毁了告解圣事。

整个摧毁过程，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1) 在罪、恩宠、救赎的概念中，引入新神学。（罪、地狱、炼狱、痛悔、复义等概念，必须清除）

2) 把告解厅换成“修和室”

3) 创造集体忏悔礼，对会众群体的全面赦罪

4) 告解的消失

新神学的罪

年轻的神父和现代主义神学家们，宣传一种新的伦理学，抨击传统天主教义里的个人的罪、赔补、审判、天堂、地狱和炼狱等概念。造成了

1) 丧失了做天主子女对天主父的敬畏

2) 中断了规律的频繁的告解

3) 丧失了判断罪严重性的感觉

4) 树立了以个人判断为基础的伦理观

如今普遍的操作是，在初领圣体后，才安排初次告解（修和）。这是一种委婉表达方式，说为了领圣体，灵魂上的除罪净化准备不再重要了。

修和

如今很多教堂已经不再假装还办告解了。甚至，告解这个词，都被替换成了修和。1973年12月2日，梵蒂冈发布了新礼。1977年，

天主教会怎么了？

推广给全教会。

新礼允许，可以选择不用告解亭，而是与神父并排坐，面对面的交谈，讨论困难。

难道告解的首要目的，不是告解罪吗？神父和告解者以平等的地位坐在修和室里。梵二后，告解神师的角色，从代天父位的祭司逐步变成了兄弟。修和变成了“畅谈会”。很多教堂里，甚至已经没有告解亭了。有些教堂把告解亭变成了储物间。

社会群体忏悔礼

梵二的修和礼不是人与天主的修和，而是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修和。人们很快就厌烦“修和”，感到疲惫乏味。这时候，神父说“你其实不必办过多的告解。我们会全面赦罪。这样做省时省力。所有人马上就能办告解。”

于是乎，给全面赦罪服务的各种规定就陆续出台，在场会众只要一起承认自己的罪过，然后祭司读了有关天主宽赦的圣经篇章，再念些经文，就算完成。——这是一种誓反教的普遍做法。

告解的消亡

现代的天主徒们受到的教导是，罪是一个含糊的概念，不能清晰的定义什么是罪。什么是重罪，什么是自负己责，这些概念从新教会里消失了。只要用“情景伦理”当借口，罪就可以被原谅，或者罪就不是罪了。所以，现代天主教徒们感到修和也是没有必要的，不重要的和空洞的形式主义。单独向天主告罪，而不向神职告罪的这种誓反教的思想，成了梵二后的主流思想。

天主教告解亭外的排队，越来越短，最后消失。虽然很多的天主教徒每主日都领圣体，但是他们不认为有每周每月，有时每年一次的告解必要了。发生了什么？

圣盎博罗削写道“如果不办告解，没人能从罪中复义。”

告解与修和的形式经文

梵二前旧礼

“我主耶稣基督赦免你：我借着祂的权柄赦免你，在我所能及的，和你所需的范围内，免你所有的绝罚和禁令。然后我赦免你的罪，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在祭司行赦免时，告解者念悔罪经。

梵二后新礼

天主，仁慈的父亲，通过祂圣子的死亡与复活，让这个世界跟祂自己修和，并且派遣圣神在我们之间，为了赦免罪过；通过教会的牧职，愿天主给你宽赦与和平，并且我赦免你的罪，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然后，告解者答：阿门。

可疑的有效性

路德认为，忏悔圣事不过就是承认犯了错，然后在思想观念上达到更好的层次。这种人可以自言自语说“我想明白了，我承认我过去很傻，未来我要变得更聪明一些。”但这里面并没有对冒犯天主的真正痛悔。相反的，特伦多大公会议宣布，痛悔要包括悲痛、对罪的恼恨，以及决意定改。所以新礼的修和圣事，以及其他的新

天主教会怎么了？

礼圣事，虽然并不全是无效的，但是总有个理由产生质疑的空间。

“修和”：质疑无效的理由

1) 在新的修和礼仪下，忏悔者可能没有决意定改的意向。避免“犯罪的机会”的必要性，比如易于犯罪的环境等，被极度的轻视。如果某人不愿意采取措施来避免重蹈覆辙犯罪，那证明这人没有真正的发痛悔。诚然，软弱会使人再度犯罪，这是一回事，但是不主动去避免犯罪的机会，是另一回事。

2) 有时用“情景伦理”为重罪正名，或者因告解不完整而赦罪。今日的大量道德“灰色区”助长了这种情况。经常认为罪仅冒犯了人类或者社会，而不认为罪是冒犯了天主。如果持有这种观念的话去办告解，天主会真正赦免吗？

3) 在一些集体忏悔礼中，告解者应该去找在告解亭或者修和室的等待神父领私人赦罪。然而，有多少人真正的办第二次告解的？他们就随着新礼进程继续下一步了。为何还要麻烦再做一次？新的集体修和礼，其实是一种展示和讨论。难道大多数人不是很难为情的吗？（所以，在过去教会永远推崇私人告解）

4) 新礼晋铎的祭司们，极有可能是无效的祭司，所以他们不是真的祭司，依然是平信徒，没有赦罪的神权。（之后会详细解释新礼圣秩无效的问题。）

梵二大革命号称，要“更新”教会。

从人类历史的黎明开始，就有不停的更新和复兴。但是，所有

的更新和复兴，都是以不同的形式，来传递相同的内容“忏悔吧，做补赎！天主也许会发慈悲，宽赦你！”梵二鼓吹的更新是不一样的：不做忏悔，只讲宽恕，忽视忏悔圣事，告解被废除。这是准确无误的标志，梵二的“更新”不是来自天主圣意，而恰恰相反。

圣体圣事

“在我主留下的全部奥迹中，作为无穷的恩宠之源，没有能与至圣圣体之奥迹相比的：所以在天主那里，没有比亵渎滥用这极可爱之圣事更可怕更招惹义怒的罪行了。（特伦多教理）”

破坏弥撒圣祭，是破坏天主教会的核心关键。至圣圣体，作为圣事和祭献，是弥撒的本质。所以，破坏圣体圣事，就是教会内现代主义者的首选目标。

Charles Journet枢机在1969年3月20日出版的《罗马观察报》(L'Osservatore Romano)上说，

“天主教会绝不会接受其他本质上跟特伦多教义发生冲突的教义，其实就是路德教和加尔文的变种教义。如果哪天天主教会接受了，天主教会就会消亡在那天，她就变成了誓反教。在天主教会的圣体圣事和其他教会的圣餐之间，区别如同鸿沟一样。圣体圣事给了我们救赎的祭献，并带来了基督真实身体；而圣餐，只给我们带来了饼酒，让我们回忆基督和祂的奥迹。”

换句话说，枢机所讲的，就是天主教对至圣圣体的定义，以及誓反教对圣餐的定义，是完全不相容的，是彻底相反的。如果你相信天主教的定义，你一定会否认誓反教的定义。在二者之间，你只能

天主教会怎么了？

选择相信其中一个，要么是基督的真实身体，要么仅是一个象征符号。梵二后的新教会，官方接受了誓反教的圣餐定义，所以，梵二教会不是天主教会。基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若望福音6:54）”

体血变质，是天主教信仰的核心教义。简单的说就是，本质发生变化，从一种本质变成另一种本质，然而外表却没有变。特伦多大公会议对这个神奇的变化，定义“借着祝圣，饼酒的本质被转变，本质成了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宝血；这个转变过程被神圣天主教会称为变质。

在天主的教会里，我们相信，祝圣后的瞬间，我主确实的身体和确实的宝血，与祂的灵魂和神性一起，以饼酒的外形存在；通过经文的力量，身体是饼的外形，而宝血是葡萄酒的外形”

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期间，教宗安日纳四世在《对亚美尼亚教会的命令》中说道“圣事的形式经文，就是救主说出来的言语，用这样的方式，祂使圣事产生效力；同样，祭司代基督位时，说基督说过的言语，也使圣事产生效力。”

圣体圣事也要有正确的质料、形式经文和意向，才能生效。如果三者被改变，饼酒变质就不会发生。

有效的质料

天主教会的要求很清楚，圣体圣事的有效质料，是小麦面饼，由小麦面粉与自然的水混合而成，以及成熟葡萄酿造的葡萄酒。其

他的各种手抓饼、鸡蛋饼、卷饼、春饼、饼干、早餐麦片、葡萄果汁等都是无效的质料。

JP2允许非洲的教会用黍粒做的蛋糕，或者木薯根做的饼，以及玉米酒当成圣体圣事的质料。JP2严重违反了我主耶稣基督和天主教会的清楚无误之命令，造成这些弥撒的祝圣统统无效。

圣体圣事的形式经文

从初期教会一直传递保持下来的，圣体圣事的形式经文“因为这是我的身体”和“因为这就是我的血杯，新而永久的盟血；信德的奥迹，将为你们和众人而畅流，以洗除罪孽的。”

“如果任何人，修改了任何一处的圣体圣血祝圣经文，如果修改后，这些经文所表达的，与之前有任何的不一样，此人没有成圣事。”

新礼的形式经文，从本质上，与特伦多拉丁弥撒的不一样了，故新礼经文没有效力改变饼酒的本质。前章已经详细分析过。

祝圣圣体所必需的意向

祭司必须要有变质论的恰当意向，才能行圣事，即饼酒变质为耶稣基督的体和血，灵魂和神性。自梵二后，各种圣事经常被视为，只具有“象征性”。基督在圣体中的实存，变成了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即天主在祂的子民当中。

今天的神职们，还剩多少人真正有饼酒变质的意向呢？就算还有一些神职真正有意向，他们中多少是用新晋铎礼祝圣的呢，新晋铎礼的有效性更加可疑。既然，新的圣体经文有缺陷，不是基督给

天主教会怎么了？

我们的经文，它们怎么能生效呢？这些是必须要回答的严肃问题。

非天主教徒领圣体的新规定

- 1) 梵二《东方公教会法令》允许东正裂教与天主教互领圣事。
- 2) 因为誓反教比东正裂教更远离天主教，所以，只有在例外紧急的情况下，誓反教可以领圣体。1967年的《目录》列出了三种情况：
 - (a) 死亡危险时；(b) 遭受迫害时；(c) 监狱囚禁时
 - 3) 除了上述三种情况外，如果某基督徒要改宗天主教就会面临巨大困难，在长期剥夺圣体恩宠的情况下，认为自己有重大精神需要领圣体的，当地教区在权衡后，可以允许。

手领圣体

梵二新教会的手领圣体，的确源于受迫害的早期教会传统。当时，允许平信徒自我领圣体。然而，迫害停止后，这种做法也随即终止。650年，Rouen主教会议，禁止平信徒手领圣体。由祭司分发圣体，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宗徒时代。

圣托马斯阿奎那解释了三个理由，为什么分发圣体是祭司的恰当职责：

- 1) 由于祝圣基督的身体，是属于祭司的职责，所以分发也应属于祭司。
- 2) 因为，祭司承担着天主与人之间的中保职责。
- 3) 出于尊敬，只有祝圣过的手才可以触碰圣体。

“在天主的教会里，传统一直是平信徒从祭司那里领受圣体，但

是举祭的祭司，应该自领圣体，这是从宗徒传下来的传统，从正义和理性两方面考虑，都应该保留。”（特伦多大公会议）

祭司的双手，在晋铎时，被主教用圣油祝圣过。这双手用来触摸基督的身体，这特别的职责是专门留给一生献身于服务天主的祭司们的。

手领圣体的结果就是，在跪凳下面的泡泡糖纸里，或者弥撒册子里，经常发现有掉落的圣体。

1970年1月10日，德国一家洗衣店老板，在一个男孩的裤子里，发现一个至圣圣体。这个男孩后来承认，是几天前手领的圣体。一个瑞士的神父，证实了有人把圣体带回家喂狗。苏黎世的圣安东尼堂的神职问一个妇女，为什么要把圣体带走而不是当场吃掉，妇女说“哦，我要回家，在早饭前吃。”

天主教徒永远相信祝圣圣体，发生了变质。就算新弥撒的质料和形式经文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教友的信仰也会持续下去。所以，梵二新礼弥撒对圣体的粗暴虐待处理，就更加阴险，就算是梵二的假圣体真面饼不算被虐待，也不应该这样做。

至圣圣体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我们要把圣体当成饼干或者面包吗？所以，教会才把分发圣体的光荣职责留给了祭司。

坚振圣事

坚振圣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请圣神降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宣认信仰，做强壮和完美的基督徒，和耶稣基督的勇士。

但是，《梵二礼仪宪章》的基督徒入门礼和保禄六的宗徒宪

天主教会怎么了？

章，修改了坚振圣事的性质。修改后的版本在1971年8月15日发布。保禄六宣布，“本次修订，体现了我们对坚振礼之本质的严重关切。”

坚振的质料

大多数神学家一致认为，坚振的质料，是覆双手的动作，和傅圣油。然而，保禄六的宗徒宪章中设立的新礼坚振，以及他的个人答复是“旧礼中，只有对所有坚振领受者的初次降福予以保留，其他都被修改”。坚振者在傅油时，应行的覆手礼也被限制使用。保禄六说傅圣油的动作“已经足够表达了覆手礼”。

然而从起初宗徒的时候，坚振圣事的质料，就是覆手礼，直到2世纪后，才开始在覆手礼之外，有了傅圣油。保禄六的修改，背离了圣经和圣传。

坚振圣事的质料之一，圣油，应该由橄榄油混合香膏，在圣周四由主教祝圣而成。然而，1971年的圣礼部，允许使用其他植物油，而不是橄榄油，来制作圣油。

所以，非橄榄油的圣油，以及覆手礼的限制使用，由于这两个因素，新礼坚振的有效性变产生了合理的质疑。

坚振圣事的形式经文

坚振圣事的形式经文，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不变的，“我用此十字标记来标记你，用救恩的油坚振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佛罗伦萨大公会议（1438-45）和特伦多大公会议（1545-63）都明确列出了这个经文。更早的形式经文，本质上与这个经文是一样的。

保禄六使用诡计，给坚振圣事换了新的经文。他声称，他仅仅把现行经文改成了拜占庭礼的经文，*signaculum doni Spiritus Sancti*.新经文增加了一个词“领受”，这个词彻底的改变了经文的含义。新经文是“请藉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

对誓反教来说，这个改动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领受了哪些圣神的恩宠，含义很模糊；而且不是领受灵魂中不可消除的印记。旧的经文很明确的表达了主教施加了圣事的印记。新的经文只是明确表达了一种降福，而且没有具体内容。

旧的坚振圣事，还包含了一个特别仪式，主教会轻拍教友的脸颊，这来源是中世纪授予骑士礼仪，用剑轻拍脸颊，表明领受者此刻成为基督的战士，时刻准备为信仰而死。坚振圣事的轻拍脸颊，象征着教友成为基督的勇兵。现在，勇兵时代结束了。

在保禄六的另一封通谕 *Divinae consortium naturae*里，还有一个更深远的问题；他说，新的坚振礼帮助我们回忆在圣神降临时的事情。这是对圣事的错误的认识。圣神的恩宠，会借着教会的圣礼一次次的降临，而不是“回忆”起。

因为坚振圣事的本质已经被彻底改变了，所以新礼坚振是否有效，存有极大的疑问。

婚配圣事

天主创造了亚当，希望他能够跟他人分享他的幸福。所以，天主又造了厄娃，又亲自定立了婚姻契约。亚当与厄娃是第一对夫妇。“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创2:18）”

天主教会怎么了？

婚配圣事的目的

“从创造之初，天主造了他们一男一女。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以致他们再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马尔谷福音10:6-9）

天主命令“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创1:28）

互爱、承诺、相伴、尊重、理解等，共同组成了婚姻，是处理夫妇关系、子女关系的坚定基础。天主也把婚姻作为圣化夫妇和子女们的途径。

首先，婚姻是不可变更的，不可动摇的。婚姻既不是人设立的，也不是人能恢复的，而是天主。天主作为人性的创造者，祂的法律保护婚姻、增强婚姻、提升婚姻，基督的法律恢复了婚姻，这些都不是人的法律。人的喜好，不能改变天主的法律；就算是夫妻双方自愿的协议，也不能违反天主法律。这要求不仅来自圣经（创1:27，2:22；玛窦19:3；厄弗所5:23），也来自是教会不变的、广泛的传统。神圣特伦多大公会议用圣经的话，给婚姻正式下定义，婚姻的契约是永恒的，不可撤销的，婚姻的完整和活力，都源于天主。

关于婚姻，今天流行着许多错误观点，特别是否认婚姻的永恒，以及婚姻的责任。这些错误思想的产生，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婚姻的神圣性。如果人们仅仅把婚姻当成某种实用品，而不是造物主无限智慧设计的重要设立，那如今人们蔑视婚姻的约束力，漠视婚姻的责任，又有什么可奇怪的？所以今日之世界，目睹无数失败

的婚姻，或出于自私，或出于纵欲。如今离婚这种邪恶事极其普遍，对社会产生了灾难性后果，每个明智的人，都应该对天主教婚姻的教导，进行认真的、全面的研究和了解。如果每对夫妇，都能了解和实践天主教的婚姻教导，那么神圣幸福的婚姻，就是生活的常态，而不只是追求的希望。

婚姻中夫妇双方的灵魂，比双方的身体，更直接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婚姻的缔结，不是靠转瞬即逝的感受或者情绪，而是靠自愿的、坚定的意志。在天主的命令下，神圣且不可撤销的契约，从灵魂的结合中产生。所以，有时我们把丈夫妻子的结合，称为灵魂的结合。就像融化的蜡液一样，完全的混合在一起。

有些想破坏婚姻契约的人，忘记了教会在这个问题上是坚决不认可的。基督使婚姻不可解除，教会没有权力废除基督的工作。如果教会敢这样做，那么教会自我号称是真理的守护者，就是在撒谎。如果教会错误的撤销了某个婚姻，这个婚姻依然有效，不可撤销。同样的，如果教会在某些本质的事情妥协了，教会就干涉了教会无权干涉的，属于天主的领域。真正的教会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但，假设教会真的这么做了，这会让教会马上不再是真教会，丧失了教会的永恒的不可误性。如果有人这么做，他们就不再与基督的真教会共融了，而是与那些抛弃了神圣救主的人共融。

婚姻的特性

婚姻有两个基本的特性——联合一致性和不可撤销性。前者指的是，婚姻状态应该是一男一女两人的联合，而不是违反自然法律

天主教会怎么了？

的多配偶。后者指的是，只要夫妇缔结婚姻，丈夫与妻子的地位和角色要一直维持到死候，所以离婚也违背了自然法律。

基督高举婚姻的联合与不可撤销。“然而天地过去，比法律的一笔一画失落，还要容易。凡休妻而另娶的，是犯奸淫；那娶人所休的妻子的，也是犯奸淫。（路加福音16:17-18）”

圣保禄写道，“至于那些已经结婚的，我命令——其实不是我，而是主命令：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就应该持身不嫁，或是仍与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格前7:10-11）。

领洗教友的有效的、已批准的且已经圆房的婚姻，只有死亡才能中止。世上没有任何权力能中止。神学家总结，婚姻的不可撤销性，来源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圣事的特性，另一个是婚姻的圆房。

如果连人类社会的各种普通契约合同，都要求不能随意的撤销和反悔，是为了人类关系的稳定与安宁的话；那么，在婚姻这么重要的契约上，就更不能随意了。为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婚姻当事人的个人利益，以及家庭子女的利益，都要求婚姻必须坚定和稳定。更重要的是，婚姻圣事的尊严性，禁止把神圣的圣事置于亵渎的危险下。

此外，我们都知道，人心，总是趋向于从婚姻契约的束缚解脱出来，不仅因为婚姻中的不便、不合和厌烦，还因为想与他人再婚的罪恶渴望。

婚姻是圣事

基督并不愿让婚姻的重要性，仅仅保持在一种自然契约的地位

上（译者注：自然契约，指的是人类自然缔结的各种约定，如买卖合同、劳务合同等。），而是愿意让婚姻享受到圣事的尊严。基督参加加纳婚宴，并且行了祂第一个公开的神迹。

基督恢复了婚姻最初的合一性，把休妻另娶的定为犯奸淫。

只要两个领过洗的人，缔结了有效婚姻，这婚姻就成了圣事，因为这是基督徒的婚姻，是基督授予的圣事尊严。所以，两个不相信婚姻是圣事的非天主徒结婚，即使他们婚后领洗，并且他们之前的婚姻符合有效婚姻的要求，那么他们的婚姻，就自动成为圣事。两个未领洗者，缔结的婚姻就不是圣事，因为要领其他圣事，必须先领圣洗圣事。

混合信仰的婚姻

梵二前后的婚姻礼典，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当今日益增多的混合婚姻和婚姻无效证书。梵二前，混合婚姻是尽量避免的，因为明知信仰不同，一结婚就会立刻产生家庭纠纷。

1960年以前，那些混合婚姻的人可能还记得，这并非光彩的事情。他们不能在天主教堂里举行婚礼。婚礼会在神父的办公室里低调举行。如果被允许在教堂里办婚礼，他们不能踏入圣所，只能止步于圣体栏杆前。最大的不光彩，是对非天主教徒一方的各种要求。她/他必须要签署声明，不得干涉天主教徒一方践行信仰，以及要按照天主教的要求来抚养子女，领洗和教育等等。

1960年后，随着梵二倡导的合一运动，混合婚姻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于是混合婚姻的仪式也逐渐发生了改变。混合婚姻的仪式现

天主教会怎么了？

在已经在教堂的祭台旁边了。如果当地主教允许，混合婚姻的甚至放进婚配弥撒中了。

非天主教的一方不再必须签署任何声明了。反而是天主教的一方要声明意向，继续当天主教徒，践行天主教信仰，还必须做出承诺，尽一切努力让子女领洗，并接受天主教教育。

甚至非天主教一方的牧师，也可以在天主教堂里，参与整个婚礼仪式了。双方信仰的差别越大，潜在的问题就越严重。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的婚姻，差别还不是那么的严重。但是天主教徒和誓反教的婚姻，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对如何朝拜天主的差别就非常大了。在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如犹太教、佛教、回教的婚姻里，就是天差地别。因为其他宗教甚至不承认耶稣基督，这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信仰。

混合信仰的婚姻常常培养出混合信仰的子女。父亲说东，母亲就说西。作为子女的孩子，该听谁的？该信谁的？我们日常行为，生命中的重大决策，都被信仰所影响。孩子在面对这些重大问题时，在选择走哪条路时，会面临决策困难。领洗是必须的吗？死后有来生吗？离婚或者堕胎，是死罪吗？天主十诫真的重要吗？存在天主吗？

婚姻无效证明

近些年来，获得教会签发的婚姻无效证明，变得相当容易。一对夫妇如果感觉“过不下去了”，他们就能获得婚姻无效证明，他们之前做的承诺，哪去了？如果能开出婚姻无效证明，那婚姻的不

可撤销和合一性，哪去了？他们当初不应该说“直到死亡把我俩分开”，而应该说“直到离婚证把我俩分开”。这根本就不是基督定立的婚姻圣事了！

“耶稣对他们说：「谁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马尔谷福音10:11-12）

梵二前，要教会签发婚姻无效证明，相当复杂。当地主教会把本桩婚姻案子，提交梵蒂冈教会法院审查。经过详细核查，要综合考虑天主法律、教会法律和先例，才能做出最后的判断。如果发现本桩婚姻缺少教会的有效性要求，才可以宣布婚姻无效，签发婚姻无效证明。也就是说，如果，婚姻此前是满足教会有效性要求的，那教会绝不可能签发婚姻无效证明。婚姻无效，是说婚姻此前不满足有效性，而不是已经有效婚姻的离婚。

教宗尼格老一世，就不许洛泰尔一世（Lothair I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离婚。教宗乌尔班二世，也拒绝给菲利普一世签发婚姻无效证明。教宗克莱芒七世，拒绝了拿破仑的离婚请求。罗马拒绝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压力，甚至造成亨利八世带着英国全国背了天主教，也绝不在基督对婚姻的训导上妥协。

梵二后，签发了数不清的婚姻无效证明，彻底把婚姻圣事变成了笑话（本书第一章有数据统计）。梵二后，如果一对天主教友夫妇想离婚，他们就到当地教区办公室，填张离婚申请表，缴500美元的费用，几周后，就能收到官方的婚姻无效证明。任何的单薄牵强

天主教会怎么了？

的理由，都能作为婚姻无效的合法基础。这就是今天的“天主教离婚证”。

Tierney神父证实，他估计有90%的婚姻无效申请都得到了批准。平信徒Jpseph Zwack（爱荷华大学法学教授）也证明90%这个数据是准确的。Doherty神父引用某个教会法院的原话说“只要花点时间调查，就没有我们不能宣布无效的婚姻。”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梵二后对婚姻圣事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1980年的调研结论是，天主教徒的离婚率跟非天主教徒的离婚率一样，没有区别。

如果亨利八世现在还活着，要在教堂举办他跟安妮柏林的婚礼，一点问题也没有。没准，今天他想开多少婚姻无效证明，就能开多少。单单美国的梵二后教会，一年就能开出六万个婚姻无效证明，足以证明这婚姻纽带是多么的薄弱。这肯定不是基督留给我们的道路。

我们虚构一对美国夫妇，托尼和罗丝，看看他们是如何开出婚姻无效证明的。托尼睡觉打呼噜很响，而且大男子主义严重，喜欢发号施令，整个周末都在看体育节目，懒得做家务。罗丝话很多，做饭不好吃，经常抱怨挑剔，不愿努力。他们的家人、孩子和朋友们，都恳求他们各自都改一改，不要分开。

根据作者对美国梵二后各个教会法院的调研，美国教区开出婚姻无效证明的前提，是当事人先去世俗法院办理离婚。在梵二前，

在教会眼里，离婚是很可怕的事，甚至会招致绝罚。然而，梵二后，一切都改了。

1977年5月，美国主教团废除了离婚后再婚的绝罚令。事实上，除非你先拿到世俗离婚证，然后梵二教会法院才开婚姻无效证明。离婚已经不被视为罪了。这种做法，造成了一个事实，就是梵二教会不是在阻止离婚，而是在鼓励离婚。今天的教会甚至认为，宁可待在不幸福的婚姻里也不去离婚才是罪，离婚然后开婚姻无效证明，反而不是罪。这个梵二新教会，创立了一种开方便法门的宗教。

梵二新教会，宽恕离婚，甚至鼓励离婚，就是鼓励犯奸淫。难道离婚后再婚，不是犯奸淫吗？十诫的第六诫，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

“汝不可犯奸淫！”

此外，基督在世上的日子里，还特别谴责了离婚和犯奸淫。如果婚姻无效证明，不是来自于天主的法律，他们能合法吗？这些乱开婚姻无效证明的教区法院，到底听从谁的法律？

因为可以离婚了，所以人们缔结婚姻契约时，就容易冲动无常，不深思熟虑了；对婚姻不忠贞的恶意动机，就能实现了；关爱教育子女的责任，被削弱了；给家庭破裂创造了轻松的机会；在家庭里播撒不和谐的种子；降低了妇女的尊严，增加了妇女被丈夫当成取乐工具后抛弃的风险。没有什么能比道德败坏，更能破坏家庭、损害国家的了，所以离婚就是对家庭繁荣、国家稳定的最严重

天主教会怎么了？

的伤害。

婚姻无效证明的三个常见理由

大多数申请婚姻无效证明的理由，可以分成三个子类别：新的心理需求，伪造的同意书，强迫与恐惧。几乎所有的美国婚姻无效证明，都出于这三个理由。

新的心理需求

最简单最快捷的办法，就是用心理需求当借口。心理学领域，神学家在过去完全没有研究过，所以是模糊地带，根本没有现实基础。

托尼和罗丝先办理了离婚。而后，他们填了婚姻无效申请表，交了50块钱押金后，然后各自开始联系三个见证人。他俩没有选择一次性付清证明申请费，而是从教区申请了分期付款，总费用约500块钱，各个教区略微不一样。底特律教区最受欢迎，因为教区开婚姻无效证明不要钱。

罗丝的申请表上，含糊的心理原因作为理由。Joe神父看完申请表，觉得格式没有问题。神父认识一位心理医生，长期给教会法院服务，可以快速处理这个申请。

如果一个专家证明，某一方没有能力发婚姻誓约的话，教会法院就不会继续问当事人的意见了。专家的意见，就是开婚姻无效证明的依据，是不可辩驳的。

法院的工作人员，把案件资料整理好后，呈给法官。一位神父代表罗丝一方陈述发言，另一位神父代表另一方陈述发言。然后法

官做出决定。如果本院做出无效宣判。则本案需要被另一个法院复审确认。婚姻无效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约从半年到一年。

一年后，托尼和罗丝都收到了婚姻无效证明，现在可以在教堂里再婚了，然后领各自圣事，而不用担心他们已经离婚了。因为，法院的判决说，他们两人在起初结婚时，不理解“为了更好，为了更坏……”等等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俩那时候心智还不成熟。那么，如果他们的婚姻真的无效，他们住在一起这么多年，难道不是一直在犯奸淫罪吗？他们的子女，不就是私生子吗？他们这么多年，身犯大罪领圣体，不是又犯了无数的亵渎罪吗？但是这一切，梵二教会都不理会，都认为合法。

有一个真实的婚姻无效证明案例，其荒唐的申请理由居然是，妻子对童贞玛利亚太过于虔诚，以至于妻子太依赖于她的丈夫。难道做妻子母亲的，不正应该以完美的母亲，圣母作为楷模吗？

自从教会法院，把婚后的行为，作为婚前心理状态的判断依据，那么签发婚姻无效证明的最大绊脚石，就被移除了。之后，行为模式和精神不稳定的更广泛的判断依据，也能被教会法院接受了。虽然，这些判断依据中，没有一个单独可以证明婚姻无效，但是只要有心理医生把他们汇总在一起，随便分析后，就总是能找到在婚姻誓约时，心理不正常的证据。

契约(Contract)还是盟约(Covenant)?

教会永远要求子民们的婚配，要在天主教堂内，在神父和见证人的面前，为了显示郑重庄严的婚配圣事，也为了给新人印上婚姻

天主教会怎么了？

契约的重要性。新人必须接受教会的婚前教育课，婚配时双方必须签下誓约，证明清楚自己所行。

然而现在，梵二法院却把心理能力作为婚姻是否有效的前提，要知道在婚礼上，双方是出于自愿，并完全理解，才郑重签下一生的誓约和承诺的。

如果每一对新人，事先能完全预知一生的婚姻中，面临的所有问题，谁还会结婚呢？

梵二新教会，不把婚姻当成“契约”，而是“盟约”。人们对契约的概念，很熟悉，很鲜明。买房、购车、买保险时，都涉及到契约。没有契约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一份契约涉及到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双方共同的信任，二是，如果一方没有履行契约的惩罚条款。这两个要素，保障了双方的权利。签订了契约，人就有了责任感。试想，如果你拖欠了水电费账单，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就会停止给你供水供电。

一直以来，婚姻被视为一份契约。天主意愿的婚姻，是长达一生的契约，只有夫妻一方的去世才能作废这份契约。奸淫和不忠贞是极其严重的罪行，因为破坏了这份一生的契约。

梵二新教会，把婚姻视为一种约定。“盟约Covenant”是一个很庄重的用词。大多数人理解的“盟约”是天主与祂的子民之间的。大概是因为这个词在多数人的思想中，含义是模糊的，所以现代主义神学家才使用这个词。对于很多人来说，违反盟约，要比违反契约更容易。

婚姻无效证明的最终结果是怎么样的？当然是婚姻变得既不神圣，也不永恒了。当某个教区允许你因为琐事而离婚，那么担负一生承诺的婚姻圣事，还剩什么了？天主教会难道不是应该高举婚姻契约么？梵二新教会的法院，把圣事的圣洁性当成笑话。

我们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变化之上，建立在算计好的保质期上。洗碗机，八年寿命。汽车、吸尘器、冰箱等等，都会在几年后损坏，然后换新的。把这种逻辑放在信仰领域里，就变成了婚配圣事的保质期。

梵二新教会制造了恶性循环，结婚、离婚、婚配无效…再结婚、再离婚、再婚配无效。如何停止这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是不是标志着梵二新教会，根本就不是真天主教会呢？

圣秩圣事

借着圣秩圣事，人可以领受实施教会的各种神权的恩宠和能力，包括主教、神父和其他神职。

圣秩圣事的“秩”字，表示了到达祭司的不同阶段和时段。基督定立圣秩圣事，为了这世上，祂的救赎工作能永久地进行。

宗徒们，把基督授给他们的权柄和能力，又转授给了他人。在天主教会内，永远这样做下去。主教们可以祝圣其他主教，也可以祝圣神父和其他祭台上的神职。主教拥有圆满的祭司职。

圣保禄在《希伯来书》里，解释祭司职“每位大司祭是由人间所选拔，奉派为人行关于天主的事，为奉献供物和牺牲，以赎罪过。”司祭圣召的首要目的，是为天主奉献牺牲，就是奉献神圣弥

天主教会怎么了？

撤来履行。梵二新教会里面，自从弥撒被纪念晚餐取代后，牺牲的概念已经不存在了。司祭变成了“天主子民”的主持人。梵二后，出现两个新因素，严重影响了梵二修订后的圣秩圣事的有效性。

圣事有效的前提之一，是有效神职来实施圣事。七件圣事中，任何能运用理性的人，都可以施行圣洗圣事；缔结婚约的双方，互相授予婚姻圣事。其他的圣事，则必须通过圣秩圣事祝圣的有效神职们，来实施。

也就是说，忏悔圣事、圣体圣事、坚振圣事、终傅圣事和圣秩圣事，都需要有效的神父，或主教来实施。

新的圣秩礼

1963年12月4日，梵二《神圣礼仪宪章SC》“授予圣秩礼，无论在仪式或经文方面，都应修订。”

梵二大会后，陆陆续续通过许多文档，才完成了对圣秩礼的修订。1967年6月18日，保禄六通过Motu Proprio（自动手谕 Sacrum Diaconatus Ordinem）制定了终身执事职的规范。1968年6月18日，保禄六通过宗徒宪章（Pontidicalis Romani recognitio）批准了新的执事礼、司铎礼和主教礼，并于1970年生效。1972年8月15日，保禄六又通过自动手谕，废除了剪发礼和司阍Porter、诵经Reader、驱魔Exorcist、辅祭Acolyte和助祭Subdeacon五个神品。梵二前，神父晋铎要经过8个品位的逐步晋级。现在只剩下2品，执事品Deacon和祭司品Priesthood。1989年6月29日，晋铎礼第二次被修改。新的圣秩礼存在许多问题，使人严重质疑新礼圣事的有效性，因为在意向经文

上，有根本性的变化。

在梵二前的圣秩祝圣中，主教会教导领圣秩者，其职责是“奉献祭祀、降福、指导、讲道和授洗”。这个教导清楚的指出了祭司职的主要职责，但在新圣秩礼中被删除。如今，祝圣领圣秩者，是为了“庆祝礼仪”，意指新礼弥撒，而不是神圣的弥撒祭献。而且，新授秩礼的经文中，还废除了授予司祭赦罪能力的特别经文。

有些人把梵二新教会，叫做“梵二会后教”。Benelli枢机更是直呼梵二新教会为“理事会的教会（理事教）”。

平信徒Rmma Coomaraswamy博士写道，“众所周知，理事会的教会改变了所有的圣事礼仪。这样做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因为对礼仪的任何重大改变，都从原则上偏离基督的定立，造成无效圣事。也就是说，如果新礼是“人造的”，那么他们根本不能带来基督定立的恩宠。那么，理事教这样做，就是在摧毁祭司职，理事教不再是基督设立的教会，实际上，理事教就是另一种誓反教。”

历史总是在重演

攻击祭司职，不是什么新鲜事。誓反三大教派的创始人，路德、加尔文和克兰麦，在创立路德教、长老会和安立甘的时候，就破坏了祝圣圣秩的基本要素。他们把神圣的弥撒，变成了最后晚餐的纪念仪式，把献弥撒的祭司，变成了聚会主持人。

然而，这些革命者们，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当时的平信徒不情愿让没有圣秩的人，给他们教导信仰，平信徒还不习惯没有神父的生活。于是，这些革命者们，就发明新礼仪，配合他们的

天主教会怎么了？

错误新神学，用当时平信徒还熟悉的方式，来培养自己的牧师。他们发明的新礼仪，本质上改变了圣事的形式经文，删除了本属于真祭司权柄和能力的任何经文。

这些谬误都收录在克兰麦在1580年的《爱德华圣职书 Edwardine Ordinal》中。克兰麦本人编纂了这本书，给圣公会授主教、神父和执事用。但是克兰麦本人，公开表示不相信圣秩圣事，也不相信教会是神圣的机构。

虽然东正教切断了与罗马的关系，但是他们现在依然保留着有效的圣秩祝圣礼仪和有效的祭司职。所有的誓反教会都修改了礼仪，所以他们现在没有一个有效的祭司，也没有祭献。

在东正裂教的教会里，有真正的主教和真正的神父，也有真正的弥撒圣祭和其他真正的圣事。他们的主教能祝圣其他的主教和神父；他们的祭司也可以奉献神圣的弥撒圣祭。虽然他们保留了宗徒传承，但他们曾经正式的切断了与基督在世的代理的关系和纽带。所以，虽然他们有来自宗徒的神权，但是他们去丧失了来自伯多禄，基督在世代理的治权。

那么，誓反教的万千派系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有祭司职吗？没有，他们没有宗徒传承。他们曾经的宗徒传承已经彻底中断了。以安立甘教为例，美国圣公会就是从安立甘中起源的，但是与英国安立甘不再往来。自成立后，有超过三个世纪，安立甘教既不宣称自己有宗徒传承，也不用天主教礼仪来祝圣圣秩（译者注：安立甘的创始人和早期的神职，都是真正的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们，是

有效的神职，如果他们坚持用罗马天主教礼典，那么宗徒传承还在，就如同东正裂教，虽然教已裂，但是宗徒传承还在。关键是，安立甘教也放弃了罗马礼典，于是连仅存的宗徒传承也丧失了）。虽然，安立甘教依然在祝圣牧师，但实际上不是祭司，因为祝圣礼不是祭献，也没有真正的祭献神权给安立甘的牧师。安立甘教，也不相信祭司可以赦免罪过，创始人克兰麦也没有意向给他的第一批牧师们授予赦罪权。所以，安立甘教从一开始，就没有培养出有效的祭司，所以也更不可能有真的主教。英国安立甘、或者美国安立甘的牧师们，也许很真诚热情，也许讲道水平高，热心祈祷，道德正派楷模，但是，他们却不能除罪，不能献祭，因为他们不是祭司。

这些牧师，跟梵二后用新礼祝圣的主教和神父们，是不是一样呢？

圣秩圣事的形式经文

只有有效祝圣过的主教，才能有效的实施圣秩圣事，把普通人祝圣为祭司职。即便圣秩祝圣礼仪和经文是正确的，但如果实施祝圣者不是有效的主教，也是白忙活一场。其次，即便主教是有效的，但是主教用了梵二新教会修改过后的圣秩圣事的礼仪和经文来“祝圣”，这些人也不是真正的祭司。所以，如果这些人不是真的祭司，那么他们之后所行的圣事，都是无效和没用的。更严重的是，有效主教用梵二新礼祝圣的主教也无效，宗徒传承就断了。

祝圣主教职，必须的、最基本的形式经文是什么？长久以来，

天主教会怎么了？

这个主题被神学家深入讨论过，最终这个问题由教宗庇护十二解决，1947年他的《圣秩圣事Sacramentum Ordinis宗座宪令》进行了规定。在这份宗座宪令中，庇护十二没有修改几个世纪以来的礼仪，只是明确的规定了，有效的圣秩圣事所必须的质料、形式经文。

宪章规定，“主教圣职圣事的质料，是祝圣主教的双手覆手礼”。

形式经文是“在这位祭司身上，请完美和满全你的牧人，给他披上所有属灵荣耀的饰品，用天堂的膏油圣化他 *Comple in Sacerdote tuo ministerii tui summam, et ornamentis totius glorificationis instructum coelestis unguenti rore santifica.*”

教宗庇护十二宣布，“在本罗马教宗宪章中，我们教导、宣告并判定，任何人，无论他们地位有多么尊贵，不能违反我们在本宪章的规定，任何人也不得大胆否认本宪章的规定。”要记住，罗马教宗的宗座宪章是永久生效的。

然而，在1968年6月23日，保禄六在他的宗座宪章礼，就明目张胆的修改了主教圣秩圣事的礼仪。他没有修改礼仪的质料（如双手覆手礼），但却修改了形式经文，变成了这样，

“现在，求你在这（几）位被选者身上，倾注你的德能，就是领导之神，你曾将这神赐给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又亲自将这神赋予圣使徒，使他们到处建立教会，作为你的圣所，以永远光荣并赞颂你的圣名”

如果形式经文的含义和本质变了，圣事就会无效。保禄六的新

经文，跟老经文，是同一个意思吗？我们对比一下。

1) 先看一看，两个经文有没有相同的用词和造句？结果是，两个经文彻底不一样，唯一相同的用词，就是“和”。

2) 把新经文，跟普世教会历史上使用过的所有祝圣主教的经文相对比。天主教会承认的所有祝圣主教礼当中，都是在诵念形式经文时，双手行覆手礼。所有的形式经文，类型都一样，在经文都提到了即将授予何种确切的圣秩，以及祈求天主授给他新的地位。

无论在西方拉丁礼教会和东仪天主教会，形式经文中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主教职，如“大祭司”、“主教”、“圆满的祭司”、“大主教”等等。然而，保禄六的新主教祝圣经文中，却看不见任何关于主教职级、或者主教的权力、或者类似意思相当的用词。到底祝圣的是什么，含糊的意义没有明确的指代。就算经文里提到了圣神，然而教宗良十三的教宗诏书《Apostolicae curae》中明确说，因为圣神的德能太多太过广泛，能覆盖所有人的各个方面，只提圣神是不够祝圣主教的。

3) 经文必须要说明经文的功效。新礼经文对候选人，没有提到任何秩级、权力和恩宠，所以对这些人不产生任何的功效。唯一的经文，“领导之神”的含义过于宽泛，领导什么，领导谁，为什么领导，都没有明确。甚至主教、神父、甚至平信徒也可以领受广泛的“领导之神”。所以，新礼经文中，缺少主教职位，这是最关键的。

4) 就算不考虑新礼形式经文的问题，单单就圣秩圣事的质料来

天主教会怎么了？

说，也违反了传统。圣秩圣事的传统要求是，如良十三在教宗诏书中重复强调过的，双手行覆手礼（圣事的质料）的同时，诵念祝圣经文（圣事的形式）。保禄六的新礼则是，先静默中行双手覆手礼，然后才诵念祝圣经文。新礼完全违背了圣事的要求，即圣事的质料必须与圣事的形式保持同时同步。所以，这种做法，也产生了严重的有效性质疑。

还有哪些被删除掉了？

1) 领受者对天主宣誓，要“推动神圣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利、荣耀、特许和权柄”和“不仅尽自己全力服从教宗的规定，还促使他人也服从。等等”

2) “查验候选者”环节，授秩主教要询问候选者几个意愿

- 是否愿意，保护教父们传承下来的，以及历代所有教宗的宪章，
- 确认是否相信信经
- 是否愿意谴责历史上的每一个异端
- 要教导候选者，主教的职责是：审判、阐述教理和伦理、祝圣圣秩、献弥撒、授洗和坚振。

- 授予赦罪权柄的经文“上主，请授给他（候选者）天国的钥匙；上主，请赏赐他，主教之座”

- 标志主教是完全面满祭司职的经文被故意忽略了

以上所列都是严重的省略，并非细枝末节。主教的首要职责是，祝圣祭司、授予坚振圣事、谴责谬误。然而这些职责，在新礼

经文中，完全找不到。

安立甘的职级

教宗良十三的教宗诏书《Apostolicae curae》解释了，为什么整个安立甘教会的圣秩，全部无效。因为安立甘礼仪的形式经文和意向上，存在严重缺陷，诏书说“所以，（安立甘的）主教职都不曾被有效的授予；还因为，主教的第一职责是祝圣可以奉献圣体的祭司（而非其他的意向）。”

安立甘主教祝圣经文的缺陷

- 1) 词义含糊不清，跟天主教礼仪要表达的完全不是一个意思。
- 2) 表示祝圣和祭献的概念都被删了。
- 3) 经文中，没有表示主教拥有完整圆满祭司职的用语。
- 4) 安立甘礼仪中，圣秩圣事和基督的真正祭司职，被彻底排除掉了。

令人震惊的相似

梵二新圣秩祝圣礼仪，跟安立甘教的有惊人的类似。安立甘在圣秩礼仪上的缺陷，都能在梵二新礼中看到。这就推导出一个可怕的结论：用梵二新礼祝圣的主教和神父，可能并非有效的主教和神父。

一旦弥撒被摧毁，革命者们就盯上了圣秩，作为下一个破坏目标。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真祭司，就不可能有真弥撒；没有真弥撒，就不可能有真祭司。缺一个，另一个也不会有。这是整体包装。主教职和神父职遭受破坏，是革命者掀起的破坏弥撒任务的

天主教会怎么了？

循环结束。没有有效的主教，就没有有效的祭司；没有有效的祭司，就没有有效的弥撒。现代主义革命者们，在教会内的革命任务，彻底的完成了。

终傅圣事

慈母圣教会，总是关切的照顾我们的灵命，从摇篮到坟墓。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她总是以最大的慈母关怀，预备我们时刻面对天主的终审判。借着终傅圣事，她照看那些濒死之人，并开启天堂之门。

终傅，属于基督定立新法律的圣事。对身处危险重病的人，神父傅圣油（圣事的质料），和诵念经文（圣事的形式），帮助这人灵魂得救赎，灵魂和身体都最终健康。之所以被称为终傅，是因为这是生命得最后一次傅圣油。

尽管终傅圣事只是生命末期的保障，但还是没有逃脱革命者的魔爪。终傅圣事不是其他圣事的代替品，而自有自己的奥妙和目的。终傅圣事安抚、加强、净化、祝圣，并引导基督徒的灵魂走向永福之地。誓反教各派虽然之间相互反对，但却一致反对天主教的终傅圣事。在英国，誓反教起初保留了终傅，但是在爱德华六世的第二祈祷书里，却被删除了。最近，英国誓反教又尝试把给病人傅油礼仪重新引进来，但并不是恢复天主教意义上的圣事。而是他们认为的早期教会中，对身体健康的一种神性恩典。就算这样的操作是有效的，也跟天主教的终傅圣事毫无相同之处，因为他们缺乏有效的神职，也没有正确祝圣的圣油。

给病人傅油

梵二对七件圣事修改的最悲剧、最彻底的，当属终傅圣事。在梵二新教会里，终傅圣事不存在了。给病人傅油，彻底的取代了终傅圣事，千百万的教友，无法享受到终傅圣事的恩宠。梵二《礼仪宪章》为未来的修订做先行铺垫，说“病人傅油礼的祈祷文。应予修订”。

修订发生在1972年，保禄六用宗徒宪令《病人傅油的圣事》，彻底修改了终傅圣事的质料和形式。1974年1月1日，新傅油礼被推广。

自此，不再称为终傅圣事或临终圣事，而被称为牧灵关怀的病人傅油。所以，今天，临终时刻不再是领受圣事的前提条件；我们可以从修改后的礼仪经文，看出跟以前的差别有多大。比如，祝圣油的经文变成了：“上主！求你垂顾，以你的降福，圣化这可治疗你的信众的病苦而准备的油，使凡傅用此油的人，藉着信德的祈祷，能解除病苦，为身体、思想和灵魂获得力量。”

“病人傅油”是为了病人的康复，但不必是临终前。美国的一些主教们更是滥用“病人”概念，发展到不仅包括肉身的病痛，还包括了不良情绪和精神慰藉。

集体傅油

根据新法典（即1983法典）的1002条，“集体举行傅油，即为许多有适当的准备并有诚意的病人，遵照教区主教的规定，得一起施行傅油礼。”既然法典鼓励“集体傅油”，那么，“病人傅油”

天主教会怎么了？

更进一步演变为一种常见的降福，给老人或病人集体实施。其圣事本质，更是彻底的消失，因为降福根本不算圣事。罗马礼仪中，已经有不少给病人、病童的降福经文。然而，终傅圣事可远远超过这些普遍的降福。

以下是一次集体傅油的新闻报道，让我们来看看到底如何。

“最近，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圣阿方索教堂，举行了一场集体傅油礼。所有的病人和老年人都受邀领受此（新）圣事。他们在进堂前，领到了名牌，坐在前排预留座位上。在弥撒中他们可以不用离开座位，只需要伸出手，神父就会走到前排，给他们手里发圣体，并且傅油。弥撒之后，堂区的年轻姑娘们会给他们提供自制的饼干和饮料。当天有一百二十五人集体傅油。”

终傅圣事的有效质料

天主教会曾经宣布“终傅圣事的有效质料，是为终傅圣事之目的，由主教，或由圣座特别授权的神父，祝圣降福过的橄榄油。”至圣圣部还特别强调“即便是在紧急必要的情形下，也必须使用正确祝圣过的圣油。”

无效的质料

保禄六在他的宗徒宪令中，取消了对橄榄油的要求，允许使用任何植物油。食用调和油、花生油，甚至跌打损伤的红花油都能满足要求！

礼仪主教委员会，授权任何神父都可以祝圣用油，只要为了“教理教育和讲道的目的”就行。祝圣随即发生了变化，强调治愈疾

病，而不再是除免罪过。

梵二前终傅圣事的形式经文

“借此神圣的傅油和祂的仁慈，愿天主赦免你所看、所听、所说、所闻、所触、所行犯下的一切罪过”。（念经时，同时在眼、耳、唇、鼻、手、脚处傅油）

保禄六改动后的形式经文

“藉此神圣的傅油，并赖天主的无限仁慈，愿天主以圣神的恩宠助佑你。愿上主赦免你的罪，拯救你，并减轻你的病苦。”

这个改动，令人担忧。因为基本的词义发生了改变。梵二前的许多神学家，一致认为，有效终傅圣事的形式经文应该是：愿天主赦免你犯下的一切罪过。毕竟，为了进天堂，临终时灵魂必须健康无罪，所以除罪，并强壮灵魂，才是终傅圣事的本质意义。新的形式经文省略了这些本质的用词。

必须再次引用良十三的宗徒宪令《Apostolicae Curae》，圣事经文“应该表明恩宠之功效，并同时使恩宠生效。”所以，终傅圣事的经文应该表明，除去全部罪的恩宠。

新的经文省略了这些关键用词，很确定的造成了无效圣事。再次引用良十三，“经文如果省略了表达圣事本质性的用词，就不能认为是恰当的、充分的圣事经文。”

终傅圣事的五个灵魂恩宠效果是：

- 1) 除大罪
- 2) 除小罪

天主教会怎么了？

- 3) 除所有罪的残余
- 4) 对已赦免了的罪，可以免暂罚
- 5) 在生命最后最困难的阶段，强壮灵魂，对抗魔鬼在生命末期时候的诱惑

终傅圣事的肉身恩宠，就是身体恢复健康，如果天主认为此人身体恢复健康，更是为了灵魂上的好处。然而，灵魂恩宠要远远超过肉身的恩宠。在临终前，灵魂所处的状态，更是决定了末日审判时肉身复活的去处。梵二后的病人傅油，看起来只跟身体恢复健康有关系，跟灵魂状态毫无关系。如果病人傅油礼，不能带来任何灵魂的恩宠效果，那这礼仪还是真正的圣事吗？

应该以教会传统的视角，来看待终傅圣事，是治愈灵魂的圣事，恰恰跟梵二的视角相反，梵二把病人傅油，看成医生开的药丸。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还需要医生干嘛呢？

《全国天主教新闻服务》刊登“一位专业观察家说，威尼斯总主教Albino Luciani（若望保禄一）比其他任何一位意大利主教，更好的理解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

“天主教会的立场，不是教导异教徒。教会必须寻求与这个世界相同点。”若望保禄二

若望二十三“打开了”教会的窗户。他不仅批准，而且教导含有异端的教理。保禄六摧毁了弥撒，发明了新圣事。在他俩死后，另外两人穿上了教宗的红鞋，继续执行破坏教会的工程。以下，对这两位的生平进行简要的介绍，也许对他俩的动机和特征能有惊人

的发现。

若望保禄一世JP1

短短三十四天的任期，阴谋和秘密的气氛围绕着JP1。一开始大家都认为他只是一位过渡教宗，但是他的突然死亡，让整个世界重新认识了教宗制度。相对于狡诈的保禄六，JP1通常被认为是一位热心人。

1912年10月17日，Albino Luciani出生在意大利的小镇Forno di Canale上。他的父亲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1923年，Albino进入Feltre小修院。毕业后去了Belluno的大修院。

1935年7月7日晋铎，担任家乡堂区的本堂神父。

1937年，在Belluno大修院，教授信理神学和伦理神学，担任副院长。

1946年11月23日，Luciani神父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和拉丁文荣誉学位。

1947年，Luciani蒙席担任教区长。

1958年12月27日，被若望二十三祝圣主教，负责Vittorio Veneto教区。

Luciani主教参加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是第一批执行梵二改革的意大利主教之一。

美国《时代》周刊1978年9月4日刊登“Luciani主教，作为教宗

天主教会怎么了？

委员会顾问之一，在1960年代欢迎对教会僵化的教导进行改革，比如人工避孕问题。”

但是，他对人工避孕的立场，在保禄六1968年发布通谕《Humanae Vitae》谴责人工避孕后，也发生了转变。

1969年，Luciani主教被保禄六任命为威尼斯总主教。

1972年9月16日，在Luciani来梵蒂冈的时候，保禄六把自己的祭带搭在Luciani的肩上。这个举动证实了许多人的猜测，即保禄六希望Luciani接下一任教宗。

1973年3月5日，保禄六升Luciani为枢机。

1974年，Luciani枢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一段时间，他已经准备承认，很难接受梵二大会的自由主义教导。在梵二前，教会从来都教导，天主教才是唯一的真信仰。但是最后，Luciani投降了。‘最后，我说服我自己，我们之前都做错了’”

这段话实际上含蓄的在说，在信仰事和教义事上，教会可以犯错，而且之前犯了错。这根本违背了基督的圣言。“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玛窦28:20）”

Luciani虽然容忍了由一个天主教学生组织发起的，改革礼仪和圣经的试验运动，但是，在这个组织进一步鼓吹离婚时，他解散了这个组织。Luciani也反对共产主义、女性祭司职、已婚祭司职、堕胎和离婚。他禁止那些支持离婚的神父做弥撒。他还把“最温暖的愿望”献给第一个试管婴儿，然后说“天主是我们的父亲，更是我

们的母亲。”

Luciani还惩罚了许多现代主义神学家，都是他认为对教会不忠诚的。他曾经说“许多人已经忘记了，神学家不仅要讲天主的道理，而且神学家必须要给天主讲。（译者注：双关，即不能背叛天主）”

Luciani总主教不信任Cattolica Banca（意大利天主教银行）的银行家Roberto Calvi，然后把威尼斯教区的银行账户转移到了一个小银行里。后来，警方怀疑Calvi密谋杀害Luciani总主教。

1978年8月26日，Luciani枢机被选为教宗。世界教会议会的主席，Philip Potter博士说“通过选若望保禄这个名号，新教宗表明自己从他显赫的前任那里，继承了梵二的传统。”“自伯多禄之后，他是第一个以两个名字做名号的教宗。”

Luciani也是一千年以来，以第一世来命名的教宗。

废除教宗戴三重冠的惯例

JP1还废除了教宗三重冠，就像保禄六一样，也没有加冕礼。他仅仅走了一个他参与创作的简单仪式，甚至不能称为弥撒，这个仪式只是自1648年开始使用的教宗加冕弥撒的一个欢呼前奏而已。

他拒绝被“加冕”，1978年9月3日，举办了一个相当简单的仪式，他只穿了主教披肩，短肩带表明了首席主教的身份，这可以追溯回罗马时代。为什么他只保留了这来源于世俗和异教时代罗马的象征，而不用来源于基督徒的象征——保禄六已经抛弃并且卖掉的教宗三重冠——从未给公众解释过原因。废除教宗加冕礼，不仅意

天主教会怎么了？

味着废除一个礼仪，而是废除了一项圣事。而且削弱教会的自信心，因为1500年以来，教宗加冕弥撒上，都会求天主特别降福教宗，赐以圣事的恩宠。

教宗御轿（*Sedia gestatoria*）也停用了（译者注：是一张便携式的御座，教宗可坐在上面被抬着走。）教宗御座专用于接送教宗，在拉特朗圣若望大殿和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的教宗典礼。这个御轿有特殊的意义，可以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精神领袖，并且接受教宗的降福。JP1说，这种做法，象征着人取代了天主。

还有一个惯例也被废除了。就是在新当选教宗面前，烧亚麻，同时说“你要跨过这个世界的光荣。”这个仪式开始于几个世纪之前，目的为了提醒新当选的教宗，要懂得谦卑的重要，不要被教宗职位的壮丽崇高所败坏，而忘记教宗对天主，对人类肩负的责任。

1978年9月5日，俄罗斯东正教都主教尼科季姆（译者注：前文介绍过背景）在梵蒂冈参加JP1的就职典礼，与JP1一起喝咖啡后，当场突发心脏病身亡。这件事被纪录在David Yallop的书《以天主之名》中。这杯下了毒药的咖啡，很有可能原本是给JP1喝的，但却给错了人。

JP1的任期太短，所以连一封宗徒书信都没留下。但是，对梵二发明的主教团制度，他曾经言语表示支持。他说“在我左右两边就坐的，主教们、枢机们，是我的主教职中的弟兄。我只是他们的长兄而已。”

这种思想，跟东正教神学极其相似。因为他们只把教宗当成

“相等权力者”之一。

JP1曾点评过异教徒，说“作为一个主教，我曾经与那些不信天主的异教徒很接近。我认为，这些人并非对抗天主，而是对抗他们关于天主的错误想法。”

JP1也相信，某些特定情况下，离婚是可被容忍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给一群正在访问美国的主教讲话时，他不仅警告了离婚的危险，但同时也承认，还有许多问题可以探讨。换句话说，禁止离婚的门，没有关死，还有空间。

JP1还曾计划允许节育和计划生育，但是在实施计划之前，就死了。

在死前的几天，医生刚给JP1做完体检，身体状况良好。甚至在死前一天，他还研究如何继续执行若望二十三和保禄六的政策。

JP1计划换掉一些梵蒂冈官员。梵蒂冈银行（就是上文提到的天主教银行）的财务危机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保禄六选择忽视迫在眉睫的崩溃，因为他的保镖，也是他的朋友Paul Marcinkus神父的建议。保禄六把Marcinkus神父祝圣为主教。因为保禄六相信他的能力，并指派Marcinkus主教当梵蒂冈银行的总裁。这个银行实际控制人的未知的地下势力，即将在未来被揭开。JP1当时就是接手了这个潜伏的危险状态。

1978年9月28日，JP1在宗徒大厅的三楼餐厅吃简餐，其他人正在餐厅的其他位置，急切地观察着新当选教宗的一举一动。在梵蒂冈银行里，灯火通明。消息传到了银行总裁那里，Paul Marcinkus主

天主教会怎么了？

教知道了，这位新教宗正在悄悄的对梵蒂冈银行，以及Marcinkus的经营进行调查。Paul Marcinkus将要被换掉。

梵蒂冈国务卿，Jean Villot枢机，此刻依旧坐在办公桌前。他在研究一份人事变动名单，一小时前有人给他的，里面有新的任命、调离和停职的人名。他曾就此事跟Luciani建议过，争辩过，甚至抗议过，但是没有用，Luciani很固执。

以任何标准看，这都是一次戏剧性的重新洗牌。教会被重新定向，名单里包括Villot和其他许多人，都要被换掉，或者位置严重不稳。但是，大换血的真正原因，从没有公开讨论过，也没有提前放风。但是，所有将要被替换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Villot清楚的知道是什么。更重要的，JP1也知道。这也是他为何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剥夺这些背后操纵人的权力，把他们置于相对不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就是共济会成员。

JP1获得证据表明，在梵蒂冈城国，当时有超过100名的共济会成员，上至枢机下至普通神父。尽管天主教法典明确规定，加入共济会，招致自科绝罚。Luciani更关注一个非法的共济会分部，自称P2。P2共济会弥漫在整个意大利，寻求权力和财富。P2已经进入梵蒂冈城国，形成了枢机、主教和神父的关系网，这招致了Luciani对P2的整体换血的处理方案。

1978年9月29日，Vincenza修女发现，JP1的房间外的早餐盘摆着原封未动，于是听了一会发现没有任何动静，便走进房间，看见JP1坐在床上，已经死了。

“他的右手奇怪的悬垂着，手指半握状。他手里拿的是空白文件。床上和地上到处散落着纸张。最骇人的，是他的死前的表情。他的嘴唇向内翻，能看见口中的口香糖，整个嘴型很吓人。他的眼球凸出，脖颈上的血管也暴出来。”

据信，他是被毒死的，他死时的扭曲表情更证明这个猜测。Vincenza修女很快就被转移到北部意大利的一个修院。John Magee神父，是继修女后第二位目睹JP1尸体的人，也被送到罗马之外的一个修院里。

Villot枢机是教宗临时代理，负责梵蒂冈的各项事务，直到选出下个教宗。他对世界公布了JP1死因，但是报告内容严重偏离事实。报告说，JP1死的很安详，手里还拿着《师主篇》。梵蒂冈的家务管理工作人员都知道这是编造的。因为JP1的所有私人书籍都还在威尼斯，而教宗住处没有这本书。

关于葬礼的安排，Villot枢机还下达了一系列古怪的，无法合理解释的命令。把无法合理解释，如果理解为掩盖谋杀的话，就非常容易理解了。Villot不许任何人动手，自己亲手打扫JP1死后的房间，把房间内的药品、眼镜、拖鞋、遗嘱和JP1手中那张空白的文件都带走了。这份文件上，就是即将被调离现任岗位的梵蒂冈官员名单。Villot枢机的名字也在名单上。带走的这些物品，从此消失，再也不见了。

据说，教宗房间的紧急呼叫灯整个晚上一直在闪烁，但是没人应答帮助。据说，在卧室发现了呕吐的痕迹；许多物品都沾上了呕

天主教会怎么了？

吐物，所以拖鞋和眼镜找不到了。呕吐，通常是洋地黄过量的标记（译者注：一种强心剂）。

验尸官是谁，没人知道。假如谋杀理论是对的，那就不可能对灌满Epic公司生产的防腐剂的尸体进行验尸了。

真相遮掩完成。

给JP1做防腐处理的Ernesto和Renato Signoracci说，他们相信死亡时间是9月29号凌晨4点-5点之间。这个时候，Vincenza修女刚进房间发现状况。一辆梵蒂冈牌照的汽车在凌晨5点从家中接他们上车去梵蒂冈做防腐。做防腐时的身体还是温暖的，尸僵还没有出现。

连美国著名的福音派牧师Billy Graham都说“短短的时间里，教宗保禄六、都主教尼科季姆、和教宗若望保禄一世相继都在罗马去世，也许天主对这个世界在传递什么信息”

1978年10月4日，葬礼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34天前刚刚在这里举行了简单的就职仪式。当天暴雨，浇落着广场上的人群。枢机们又被召集在一起，准备选出下一位继任者。

若望保禄二世JP2

JP2的选举，把教宗制带到了一个新的维度中。几个世纪以来，他是第一个非意大利籍教宗。作为人文主义者、哲学家、演员和编剧，他赢得了世界的喝彩称赞。更重要的是，他以教会成员的身份，设法把教会跟敌意的政府相互共存。拥有这么多技能，如果他能去世界大舞台上显身手的话，而不是呆在天主教会里当神职，一定会有极大的收获。

但是，JP2却选择了当变色龙的技能，比如他让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去变色、去适应环境。他在印度，接受印度教祭司用牛粪灰的祝福；在日本，赞美佛教；在摩洛哥，赞美伊斯兰；在非洲，跟通灵者一起朝拜，跟巫毒教徒对话；在英国坎特伯雷教区，跟安立甘主教一起弥撒；在加拿大，跟土著印第安教一起朝拜。只要他在世界各地访问，这种做法就不停的循环。他非但不试图传天主教，帮助所有人领洗，而是跟异教、邪教对话，甚至一起朝拜邪神。

基督可不是这样说的，“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马尔谷福音16:16）”

1987年9月7日《时代》周刊的调查

75%的美国天主教徒认为，教宗是重要的世界领导人。

93%认为，就算他们不认同教宗所做的，但是自己依然是好的天主教徒。

53%相信，只有正式宣布信理的时候，比如基督是天主这一类的，教宗是不可错的。

37%接受，教宗对伦理道德的教导，是不可错的。

这个调查结果，实在不应该出现。这些天主教徒认为教宗和教宗的声明，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实际的效力。这些天主教徒过自己的，就当教宗不存在。天主教法典没人执行，许多人普遍对信仰、对教会持冷漠态度，还有些人怀疑，JP2是不是教宗。

1920年5月18日，嘉禄·若瑟·沃伊蒂瓦出生在波兰南部的瓦多

天主教会怎么了？

维采。嘉禄在自己的家乡完成中学教育，发现自己有戏剧的才能。

1938年，他进入克拉科夫的亚捷隆大学，主修文学，并完成人文课程，拿到了拉丁文荣誉学位。二战早期，嘉禄曾当矿工，后来在化工厂当工人，以及在地下剧场当演员。

1942年，他开始认真考虑神职，参加了当地总主教办的夜校神学课。Sapieha枢机担心，纳粹会逮捕这个年轻人，所以他就住在了枢机的家里。

二战时，无论德国纳粹，还说苏联共产党，都严厉迫害波兰的天主教徒。尽管这样，嘉禄在二战时，却能周游世界各地，在波兰出版书籍，甚至参加国际性的哲学研讨会，要知道当时“10%的波兰神职人员都在坐牢，或者流放。”

纳粹在占领波兰期间，屠杀人数是惊人的：3位波兰主教、处决584名神父，集中营关押1263名神父，处决6百万平民。

嘉禄能幸免于迫害，实在是奇迹。看起来，他有上层的特别保护。嘉禄展现了很多共产政权寻找的“明星”特质。比如，容易“放电的”个性，让听众着迷的本事，和领导者的威严。这些会不会是克格勃故意保护他，作为未来发展对象的原因呢？

1946年8月，嘉禄在亚捷隆大学大学完成学习（译者注：自1938年入学起，已经8年）。

1946年11月1日，由克拉科夫教区的Sapieha枢机祝圣，嘉禄晋铎。在罗马的宗座天神学院，获得伦理学博士。

1954年，嘉禄神父在波兰的Lublin大学任教。

1958年7月4日，嘉禄晋牧为克拉科夫教区助理主教。

1963年12月30日，被任命为克拉科夫教区总主教。

许多人都记得，嘉禄总主教在梵二大会期间，积极的推动信仰自由和与无神论对话。在大会期间，他曾发言，“对基督徒团结统一的渴望，就要联合对全人类统一的希望。在有形的教会之外，也存在救恩的可能性，要用天主之人民的新概念来取代旧的概念。这个前提表达了教会和其他宗教的态度。从精神方面讲，人类和基督徒的统一，就延伸到人类与其他其他宗教的统一，比如伊斯兰，佛教，印度教等等。教会希望采用对话的方式，跟其他宗教的代表进行交流。在这里，犹太教要占据一个特别的地位。”

1967年6月26日，嘉禄总主教被保禄六升为枢机。

在当选教宗的前四天，嘉禄枢机还邀请了比尔·葛培理（美国著名的誓反教牧师）来波兰克拉科夫的圣安妮教堂讲道。

美国犹太教委员会的长老Marc Tannenbaum说，嘉禄枢机在波兰的克拉科夫曾经访问过一所犹太会堂。

在克拉科夫的Nowa Huta，有一所奇异怪诞的现代建筑风格的教堂，这是按照嘉禄枢机的要求修建的。

嘉禄并不反对摇滚乐，实际上，一群波兰学生在教堂地下室里排练波兰版本的《耶稣基督超级巨星》时，以观众的身份，他还提了一个建议，并赞美演员和歌手的表演。

JP1死后，教宗选举火速进行，这时，有许多自由的时机。

嘉禄不管走到哪，都随身带着一些阅读材料。在枢机投票的漫

天主教会怎么了？

长等待时间里，他就平静的仔细阅读卡尔马克思写的一本政治理论书。另一位枢机曾问他，在这圣所中，读卡尔马克思的书，有亵渎的感觉没有。他很自然的微笑回答“我的良心很清澈。”

一股灰暗的气氛笼罩着这次选举。

极度悲观的情绪弥漫在选举团的枢机们当中，也许因为航班疲惫，也许因为JP1的悲惨死亡，也许听闻JP1被谋杀的种种疑点，更放大了这种情绪。当然，看到罗马教廷的整体乌烟瘴气的环境，这一点是确定悲观的。在罗马教廷里，他们到处能看到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共产主义者；他们看到教会正在面临可怕的灾难。

1978年10月16日，在第二轮投票中，嘉禄枢机当选。他是自1523年以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籍的教宗。他是一个从未加冕过的教宗，只在就职典礼上接受了大白披肩。安立甘教会的首脑，Donald Coggan博士参加了仪式。JP1是历史上第一位取两个名号的教宗。JP2也模仿了他。他也取了若望保禄做名号，给世界看，他要把若望23和保禄6两人开创的工作继续下去。

当选后的第二天，JP2重申，要严格服从梵蒂冈第二次大会，继续扩大主教团制度，深入合一运动，修补天主教会和“在其他教会里的兄弟们”的关系。他讲话的最后一句是，“但愿，感谢各位的共同努力，我们最终可以与其他的基督徒完全相共融。”

JP2的各种讲话和文章里面，他几乎只引用之前的三个教宗和梵二文献，从不引用其他任何的教会文献，教宗文件和讲话。他拒绝引用梵二前的任何文献、任何大公会议法令、任何教宗。他把梵二

前的教会当作不存在。

甚至JP2自己就是共产主义政权压迫下的主教，他从没有谴责过共产主义。苏联高官，外交部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就曾经两次来梵蒂冈与JP2会面。

1979年3月，JP2在第一份通谕《Redemptor Hominis 人类救主》里，推动“基督人文主义”主题，这主题，以照顾人的肉身为中心，而不是照顾人的灵魂得救。

1979年11月30日，JP2会见了君士坦丁堡牧首Demetrios I，并且宣布，成立天主教—东正教神学委员会，一个负责两者之间神学对话的国际机构。

1980年2月21日，日本佛教和神道教代表团来罗马访问JP2。他对代表团说，天主教会对他们的信仰，和极高的精神性价值表示尊敬。

1980年5月31日，JP2在巴黎把穆斯林称为信仰里的兄弟们。他说“怀着巨大的喜悦，在此表达我对诸位的欢迎，穆斯林，对同一个天主，我们的信仰里兄弟们。”

1980年，JP2访问巴西的勒西腓。他热情温暖的当众拥抱了Helder Camara总主教。这位年老的总主教是巴西著名的共产主义红色主教，受到巴西右翼政府的多年政治审查。

1980年，JP2以国家元首身份，而非宗教领袖身份，访问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访问日期选在圣雅各伯瞻礼当天，圣雅各伯是东正裂教的主保圣人。在访问发言时，他没有引用天主教圣经，而引

天主教会怎么了？

用了穆斯林的可兰经。

1980年11月16日，JP2在冰岛对天主教徒讲话，说“要以友好的、恰当的方式，鼓励你们的路德教和福音派兄弟们，继续见证他们的信仰，帮助加强和深入他们信仰基督方式的生活。”

1980年11月17日马丁路德出生纪念日，JP2访问了德国的一个路德教堂，高度赞扬了马丁路德“深深的信仰虔诚，和精神遗产。”

想象一下，基督在世的代理，居然赞美一个被绝罚的神父，这前神父憎恨天主教会，对天主教会的伤害比任何人都大。JP2不仅这么做了，还赞美马丁路德。难道不奇怪吗？

1521年的天主教沃尔姆斯会议给了马丁路德最后的改正机会，但马丁路德拒绝放弃错误。最终沃尔姆斯法令，谴责“路德的错误教义，在基督教国家制造了背叛、分裂、战争、抢劫和崩溃。”

在马丁路德出生500周年纪念仪式上（1983年），德国城市爱森纳赫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展览，把马丁路德与卡尔马克思并列摆放。展览的介绍，还引用了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的言论，赞美马丁路德的伟大历史成就。

1981年2月24日，JP2在日本的佛教协会讲话，说“你们是佛教的守护者和导师，要想把佛教教义的精神价值罗列出来，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在1981年在日本东京访问期间，一个摇滚四重奏乐队“黑暗公爵”的演出吸引了JP2。很快，公爵们发现他们变成了五重奏，因为JP2拿起来话筒，跟他们一起唱起来。

1981年5月13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上，JP2危险的躲过了默罕默德阿里的暗杀。

1982年5月29日，JP2与安立甘的坎特伯雷大主教Robert Runcie一起，参加了一场安立甘的宗教服务仪式。

1982年5月25日，JP2发布了新的天主教会法典，彻底取消了加入秘密社团和共济会的自科绝罚规定。梵二前的教宗，如良十三和庇护九世，把共济会称为“撒殚的有力援军，撒殚的会堂。”是教宗克莱蒙十二世在1738年，首先警告要对抗秘密社团，之后的教宗们一个接一个，直到庇护九世，都在持续的警告。然而，1960年出版了一本小书《一个天主教徒可以加入共济会吗？》，却持相反于先教宗的观点，这本书是JP2找人出版的。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天主教徒不能加入任何一个共济会的分会，否则招致自科绝罚。他们也知道，要想领洗入教，必须要切断和共济会的一切联系。

1983年2月2日，和1985年5月25日，JP2一共提拔了46个新枢机。增加未来教宗的投票人数。

1983年12月11日，JP2和几位枢机一起，参加了在罗马的一个路德教堂的礼拜。礼拜仪式上，诵念了由马丁路德创作的一个祷文，JP2还给在场会众讲了道。梵二前法典专家William Barry神父，对马丁路德的评价是，“历史上，用笔、用讲话对人类文明造成伤害的，没有第二个人比得上他”

1984年5月6日，JP2访问韩国，在首尔的宗座使馆的教堂里，欢迎韩国12个宗教团体负责人，其中有佛教代表、儒教代表。JP2对代

天主教会怎么了？

表团讲话，说“天主教会尝试着，与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指引人类的宗教，进行兄弟般的对话。请允许我对佛教徒表示特别的欢迎，因为他们正在准备庆祝圣诞节。愿他们幸福圆满，喜乐圆满。”

1984年5月8日，在新几内亚的Papua，JP2做了一场公开的新礼弥撒，读经员是一个赤裸着上半身的本地妇女。在世界的某些热带地区，当地人的确不穿遮盖全身的服装。然而，参加基督教的仪式服务，恰当的、得体的穿戴是必要的。难道JP2作为一个大基督教会的领导者，做了这样的榜样吗？

1984年5月11日，JP2访问泰国，参观曼谷佛学院，并赞扬佛教的“古老的可敬的智慧”。

《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说“1984年6月4日，宗座的犹太关系委员会，竟然宣布：对于即将降临的默西亚，我们犹太人和基督徒要看到我们肩负的责任。”

即将降临的默西亚！！！整个天主教难道不是建立在默西亚已经降临事实上吗？我们难道不是默西亚祂建立的教会成员吗？如果默西亚即将降临，那么耶稣基督是谁？难道耶稣基督祂不是默西亚吗？

1984年6月23日，JP2会面了叙利亚东正教，宗主教依纳爵·扎卡一世。

他们郑重的重申，1971年保禄六和依纳爵·雅各伯三世的信仰共同宣认。他们说：“发生在教会之间的困惑和分裂，跟信仰没有关系。只是因为各自使用的术语和文化不同造成的，因为各自不同

的修院对相同的信仰使用了不同的表达而造成。”

数以百万的东仪天主教徒离开天主教会，仅仅是因为术语的误解？如果教会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这么多根本不同的教会？

东正教否认教宗的首席地位和教宗无误论。他们只承认前七次大公会议，否认之后的十三次。他们否认圣神由父和子共发。他们否认圣母无玷始胎的信理。他们允许离婚最多两次，算上初婚，最多可以三次婚姻，一方至少陷入奸淫。君士坦丁牧首，仅仅是傀儡主席，对其他的宗主教或主教没有任何的权威。

1984年9月，JP2访问加拿大，并做新礼仪式。在仪式上，一个红印第安部落的酋长，用烧草药，来朝拜异教神Ke-Jem_manito，然后送给JP2一根沾满了血的老鹰羽毛。

1984年12月11日，JP2派官方代表参加，位于罗马的，欧洲最大清真寺的开工奠基仪式。

1985年8月8日，非洲多哥共和国的洛美附近有一片森林，被泛灵信仰者认为是神圣之林，JP2在此参加了异教徒的朝拜礼仪。他在Tara和Togoville也参加了土著巫师搞得撒殚喊魂仪式。（天主教会的前31位教宗，都选择殉道，而不放弃信仰。）

1985年8月19日，JP2在卡萨布兰卡的体育场，对穆斯林说，我们信仰的是同一个天主。但是，穆斯林根本不相信三位一体的天主，可兰经第二章说“相信三位一体的人是不洁的，如同粪尿”。

JP2也不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以下是一位由于反对共产主义

天主教会怎么了？

而悲惨死亡的神父的故事，以及评论。

“十三个月前，一位纯朴且勇敢的波兰神父，在华沙，在讲道台上反对红色恐怖对他祖国的压迫。他是Jerzy Popieluszko神父，之后被波兰共产政府绑架，殴打，杀害。他破碎的身体，被扔进塘里喂鱼。他的眼睛和额头被打成黑色，下巴、鼻子、嘴和头骨全碎了，他的手脚被棍棒打断。头皮和腿上一大块皮肤没有了。他的肌肉被反复捶捣，毫无弹性。他的牙齿全碎了。他雄辩有力的舌头只剩肉泥。

一些天主教领导人相信，他们有更重要的考量，不应该谴责这种野蛮凶残的政权，而要与这些政权合作共存。愿天主对他们仁慈！”

1986年2月2日，在印度，JP2从一个印度教女祭司领了印度教的圣灰（牛粪烧的灰，或骨灰）和眉间脉轮（前额的红点）。这是异教湿婆神的朝拜仪式，是所谓保护毒蛇不咬人的神。这就很奇怪了，JP2居然祈求异教邪神保护自己不被毒蛇咬。

1986年2月6日，JP2的新弥撒里，纳入了各自各样的异教仪式。有印度教的献甘蔗和椰子，还有擦灰仪式。

如果说，一个人信什么教不重要，或者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这等于说，天主原谅了所有人，而且赞成谬误；这等于说，一个天主教徒在圣体前祈祷，跟一个丛林土著人在石头偶像前祈祷，是一回事。这种说法是亵渎，违背了十诫的首诫，“我是上主你的天主，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1986年4月13日，JP2走进罗马的最大的犹太会堂，坐在犹太拉比Elio Toaff的旁边，一起诵念圣咏。

1986年10月27日，JP2号召把这天，作为世界和平祈祷日。12种宗教的160个代表，来到亚西西，分别进行自己教派的祈祷会。

参会者，有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印第安酋长John Pretty-on-Top和Crow，烧香的佛教僧侣，来自非洲的蛇崇拜者，犹太人，穆斯林，印度教徒，波斯拜火教徒，锡克教徒，巴哈伊教徒，誓反教徒和其他基督教徒，统统加入。甚至利比亚也派了一个穆斯林代表。

自己教派的祈祷会结束后，所有参会代表返回圣方济大殿，在室外举行最后的和平祈祷仪式。JP2就坐在达赖喇嘛的旁边。达赖喇嘛把一个佛像放在圣方济大殿的圣体龛上，其他各自假宗教代表都被允许在亚西西的许多天主教堂里举行拜邪神的仪式。

亚西西的合一运动大会，就像社区街道办的足球友谊赛一样，没有一致同意的规则，大家各说各的，各踢各的，各玩各的，就是一个都号称是真理的多宗教松散聚合物。如果某宗教不是出于基督的，不是出于福音的，那就不可能是真理，而是人造的宗教。

在亚西西参加合一运动大会的，所有宗教代表，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全都不属于基督建立的教会（译者注：包括梵二后的打着天主教名义，实际上是一种誓反教的梵二教）。

截止1987年秋季JP2访美前，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新闻报道》刊登了一篇文章，统计了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教会状况，可怕的

天主教会怎么了？

统计结果。

“过去的20年里，17000名神父和53000名修女退出了教会。美国修院入学率，下降到一半。只有20%的法国天主教徒定期去弥撒；西德30%……甚至在罗马自己地盘上，人们也执拗。虽然他（此处指JP2）是罗马主教，然而大多数去听他公开讲话的人，没有多少本地人，多数是外国游客。年轻的意大利中产阶级已经放弃教会，过更世俗的生活。

在避孕、神职独身制、离婚再婚的问题上，80%的美国天主教徒不认同教会的教导。去年，一份150页的秘密报告被提交给教宗，总结了美国修生和修女的信仰危机。神父的平均年龄上升到51岁，修女59岁。”

解放神学

JP2对各种流行信仰的不加掩饰的这种喜爱，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受欢迎。自由神学是拉丁美洲的广泛草根运动的结果，是一种把宗教跟社会政治激进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解放神学的理论重点，是阶级斗争，所以保守的教会领导人谴责解放神学的支持者们，其实是穿着祭司衣服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JP2对解放神学的态度，比保守的主教们更宽容放纵。梵蒂冈信理部的拉辛格枢机，写信批评解放神学，还审查解放神学的一个知名发言人，巴西神学家Leonard Boff。JP2最后让拉辛格用缓和的语气重写这封信。

然后，JP2又自己给巴西的主教们写信，信上说“我们如同你们

一样确信，解放神学不仅来的很及时，而且很有用和有必要。”

姐妹教会

1987年12月7日，JP2在罗马跟君士坦丁堡牧首Demetrios I再次会面。JP2在圣母大殿，对信友讲话说，“天主教和东正教，受到了如此恩宠，互认对方是姐妹教会，并朝着完全共融前进。”

1989年10月2日，JP2和安立甘的坎特伯雷主教Robert Runcie再次重申加强双方对话的努力。

1992年10月2日，君士坦丁堡牧首Demetrios I去世。JP2称他是“教会的伟大仆人”。哪个教会的仆人？东正教，天主教，还是世界教？

与此同时，安立甘教、浸信会、基督使徒会、福音会、路德教、卫理会、东正教、五旬节会、改革教、甚至支持共产主义的世界教会议会，都加入了梵二新教会的“合一运动”对话中。

为基督流血致命的百万殉道者们，拒绝拜偶像邪神，拒绝参与假朝拜。如果如今的梵蒂冈代表了耶稣基督建立的真天主教会，那为何JP2不停的进行各种拜邪神，假朝拜活动？殉道者的血都白流了吗？基督会跟法利赛人搞对话，而不去捍卫真理吗？为了捍卫基督和基督真理，而选择殉道的圣人，到底有多数人？圣师亚丰索（St. Alphonsus Liguori）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君士坦丁接受天主教为罗马国教之前，选择戴上殉道桂冠的基督徒的数量，是惊人的。许多作者计算，为了信仰而选择殉道的人数，接近一千一百万人！”

天主教会怎么了？

Fulton J. Sheen主教，论到梵二后，形成了一个试图取悦所有人的世界教，这个教回避一切争议话题和基督“严厉的说教”。

“现代的信仰，有一个基本的、重要的信理，是所有其他信理的基础；就是一切信仰必须从信理中解放出来。信经和信仰宣认，不再时髦了；信仰的领导者们，已经认同了那些曾经不认的观点，就是我们祖先为之而殉道的。他们熔合了一个没有原则的人本主义。就像另一个彼拉多，面对唯一的真理，他们再次把背转过去，张开双臂迎接这个时代所喜欢的情绪和爱好。”

法蒂玛圣母的信息

尽管梵二引起了天主教会，前所未有的秩序崩溃，但是，根据John Haffert的消息（译者注：1915-2001，美国天主教作家和编辑），1967年，莫斯科已经了解到，法蒂玛圣母的蓝军（又名：法蒂玛圣母使徒团）是抵制世界无神论革命组织中的排名第一。

发生在1917年葡萄牙法蒂玛的圣母显现，是20世纪的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之一。荣福童贞圣母预言，如果人们拒绝弃绝罪恶，继续在罪恶里生活的话，那共产主义就会遍布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会发生。圣母允诺，如果人们按她的计划祈祷、补赎、改过的话，世界就会和平。可惜，法蒂玛信息被天主教神职和平信徒所忽视。首瞻礼七（星期六）的教堂空空（译者注：连续五个首瞻礼七，礼敬圣母圣心），每天念玫瑰经的人很少，关于法蒂玛信息的讲道更少。一切都表明，天主教徒没有听从天上的警告。

1917年，荣福童贞圣母在葡萄牙法蒂玛，不同的时间，显现了

六次。村庄距离首都里斯本有160公里远。三个见证了显现的牧童，分别是路济亚（10岁）、方济各（9岁）和雅仙达（7岁）

圣母显现概要

本概要取自《基督十字军之母》一书。（译者注：1947年1月1日出版，作者为John De Marchi神父）

1917年5月13日，“不要怕我，我不会伤害你们。我从天堂而来。我请你们每个月十三号来这里。那时候，我会告诉你们我是谁，要做什么。为世界的和平，为结束战争，每天都要念玫瑰经。”

1917年6月13日中午，荣福童贞显现给三个孩童。当时有70人在场。圣母要求在每串玫瑰经末尾，加上“吾主耶稣，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救我们免于永火；求你将众人的灵魂，特别是那些你怜悯的灵魂，领到天国里去”这段祷文（译者注：即法蒂玛圣母祷文）；以及天主要全世界建立对玛利亚无玷圣心的礼敬。

1917年7月13日，“要为了世上的罪人，奉献你们自己；特别是在做奉献克己的时候，要经常念‘吁耶稣，这是为爱你，为使罪人悔改，又为赔补玛利亚无玷圣心所受的侮辱’”

孩童们然后看到了地狱景象。这个景象被认为是法蒂玛第一秘密。

“我们看见似乎是在地下的广大火海，人类外形的恶魔和灵魂陷在其中，看起来像是燃烧中的透明炭块，沉浮在大火中，一下被从体内发出的火焰举入空中，痛苦和绝望的尖叫与呻吟声使我们因恐

天主教会怎么了？

惧而发抖，恶魔与看似可怕和让人反感的不知名动物相似，全是黑色和透明。”

玛利亚对孩童们说：“你们已见到罪人们的灵魂所前往的地狱，为了拯救他们，天主希望全世界都建立对我无玷之心的礼敬。

如果我告诉你的事做到了，许多灵魂会被拯救，而且会有和平，战争将会结束。但人们若不停止冒犯天主，另一个更糟的战争会在庇护十一世的任内发生。当你见到夜晚被不知名的光所照亮时，就要明白这是天主将惩罚世界的征兆。为了避免这事发生，我要求，把俄罗斯奉献给我的无玷之心，和五个首瞻礼七的圣体赔补。

（1938年1月25日，照亮夜晚的不知名的光，已经被全世界目睹）

若他们遵从我的要求，俄罗斯将会改宗，并且会有和平。若他们不，俄罗斯会将她的错误散布到全世界，引发战争和对教会的迫害；良人将殉道，教宗将受许多苦难，多个国家会被消灭。最终，我的无玷之心会得胜，教宗会将俄罗斯奉献给我，她已改宗，然后世界会获得一段时间的和平。”

1937年8月13日，在一万五千人前往Cova Da Iria的时候，欧伦的市长，逮捕了三个孩童。尽管孩童被关押不在现场，在Cova的一万多人，还是目睹了许多超自然的现象发生。

1917年8月19日，在法蒂玛附近的小镇Valinhos，圣母显现给了三个孩童，告诉他们要每天念玫瑰经祈祷。

“10月，我要行一个奇迹，这样所有人都会相信…… 祈祷！ 多多的祈祷，为罪人多做克己和奉献，因为许多灵魂下了地狱，因为没有人为他们祈祷，也没有为他们做克己。”

1917年9月13日，三万人聚集在显现地点。圣母说，“为结束战争，人们要继续每天诵念玫瑰经。”

1917年10月13日，圣母显现的细节和所行的奇迹，都被报纸O Dia 和 O Seculo详细的纪录下来，还有许多其他的新闻报道。早上10点开始下雨，下了一上午的倾盆大雨，在场的7万人衣服全部湿透。荣福圣母要求此处修建一座小堂，并说“我就是玫瑰经之后。”然后，路济亚特别为几个人，求圣母治疗。圣母回答说，“他们必须改过生活，为他们的罪求宽恕。不要再冒犯上主，因为祂已经受到太多的冒犯了。”

无论是在场信友，还是看热闹的无神论者，七万多人亲眼目睹了“太阳的奇迹”。这天发生的，永远不会忘记。太阳开始急速的旋转，散发出彩虹般的颜色。然后，太阳突然离开旋转轴，开始朝向地面冲下来，并释放强烈的热量。人们都吓坏了，几千人跪在泥水里，剩下的人匍匐在地上，祈求天主宽恕自己。当惊恐的人们再次向上抬眼时，太阳已经回到原位。令人惊讶的是，地面这时已经彻底干透，而几分钟之前，还是一片泥泞。这个奇迹证实了圣母显现是真的。三个孩童没有见到这个奇迹，因为他们眼前看到的，是基督和大圣若瑟在降福这个世界，还有加尔默罗圣母和七苦圣母。

天主教会怎么了？

葡萄牙报纸O Seculo当时的报道说，

“然后，我们目睹了一个独特的，难以置信的奇观…太阳就像一个暗银的圆盘…既不温暖，也不耀眼。有个人说，可能要发生日食。然后有人大声喊道‘奇迹！奇迹！’

在场人的态度表现，活生生的给我们展示了圣经时代的样子，苍白的脸上充满恐惧，全体脱帽，举头望着蓝天。他们惊愕的眼前，是颤动着的太阳，太阳在做突然急速的运动，从未见过这样，不符合任何的宇宙规律，就像农夫们说的，太阳‘开始跳舞’…对科学家来说，就剩一件事要做，就是根据他们认识的高度，如何解释今天在法蒂玛，太阳的奇怪舞蹈。今天，天主教徒们从心底发出‘贺三那Hosanna’的高呼；甚至今天在这里的，那些没有信仰的人，那些自由思想者，目睹太阳的奇事，也真正的受到了震撼。”

这个奇迹甚至被边远地区的某些人所目睹。如诗人Alfonso Lopes Viera在大西洋边的小镇Sao Pedro de Muel，说“1917年10月13日那天，我在阳台上看到天上从未见过的奇观，陶醉其中，根本没想起来孩子们之前的预言。”

诗人的亲戚也见证了这个奇观。距离法蒂玛20公里，整个Alburitel村都目睹了“太阳的奇迹”。Inacio Lourenco神父，也是见证者之一，说“我觉得没办法描述我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我目不转睛的盯着太阳，阳光苍白，但却一点不刺眼。看起来，太阳就像一个绕着自己旋转的雪球，突然，太阳以之字形的方式，朝着地球冲下来。我吓坏了，跑进哭泣的人群中，以为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整

个太阳奇迹的漫长时刻里，我们身边的物体全部变成彩虹般的五颜六色。”

1920年2月20日，在葡萄牙里斯本的医院里，法蒂玛圣母显现给雅仙达。以下是雅仙达给Godinho嬷嬷的描述，“大多数灵魂下地狱，是因为犯了肉身的罪。未来会发生某些特定的罪，极大的冒犯吾主。只有人们懂了，永恒是什么，他们才会想一切办法改过生活。人类丧失灵魂，是因为他们想不起吾主为谁而死亡，也不愿意做补赎。许多婚姻是不良的，令吾主不悦，他们也不是天主的婚姻。”

1929年6月13日，西班牙Tuy的Dorothean修院的堂里，路济亚修女在神视中，看到了至圣圣三和法蒂玛圣母。她的告解神师，神父Goncalves命她写下圣母在神视中的信息。圣母说，“天主要求，教宗联合全世界的主教，把俄罗斯奉献给我的无玷之心，作为救世的办法。有许多灵魂因为冒犯我而犯罪，天主的正义会惩罚他们，我前来要求赔补：为这个意向奉献你自己，并祈祷。”

圣母继续说，“他们不愿意听从我的请求。就像法国国王，他们最后忏悔并听从了，但是太晚了。俄罗斯已经把她的错误散布到了全世界，引发战争、迫害教会；教宗会受严重迫害。”

地狱的神视，和玛利亚无玷圣心礼敬，被认为是法蒂玛第一和第二秘密。

教会认可法蒂玛信息

1930年10月13日，由法蒂玛的主教，代表教会官方正式的认可

天主教会怎么了？

了法蒂玛显现的真实性。教宗庇护十二说，“怀疑法蒂玛真实性的时代已经过去。是时候做出行动了。”

法蒂玛圣母的信息包括，要求每天虔诚诵念玫瑰经，弃绝罪恶的生活方式，为我们过去犯罪做补赎。如果听从法蒂玛信息，圣母就许诺世界和平。如果忽视或者拒绝，战争就接踵而至。法蒂玛圣母的要求，没有新鲜的东西，而是对福音的践行。

如今这个世界，所犯罪之重，招致天堂的报复。荣福童贞玛利亚，作为我们的母亲，替我们恳求天主，并在危急关头给我们发警告。让我们听从她急迫的恳求，为了启迪这个黑暗困惑时代，每天祈祷玫瑰经。法蒂玛第三秘密，虽然目前还没有揭露，但肯定将是照亮当今黑暗困惑的世界的光明。

法蒂玛第三秘密

法蒂玛第三秘密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虽然目前，还没有给世界揭晓，但是，通过考察和评估路济亚修女的信，和多年来她的评论，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个秘密包含了什么。首先，它肯定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很严肃的消息，因为它应该在1960年之前，被公布于世。其次，由于梵二后的四个教宗，行动一致的掩盖第三秘密，所以全世界范围内，关于第三秘密的说法纷纭，名声不好。

1941年12月，路济亚修女在法蒂玛第二秘密的后面，补充到“在葡萄牙，真正的信理永远会被保存。”这句话，普遍认为是第三秘密的首句。

“如果在葡萄牙，真正的信理永远会被保存。那就可以推导出，

在教会的其他地方，这些信理会被抛弃或变得模糊。”

1946年2月3日-4日，Jongen神父询问路济亚修女，什么是法蒂玛第三秘密，“你已经公开了秘密的两个部分。什么时候轮到第三部分？”

修女回答“我已经把第三部分在信里，告诉了Leiria的主教，但是1960年以前，还不能公开。”

1955年5月17日，葡萄牙的科英布拉，Ottaviani枢机访问修女，问她，“为什么要等到1960年？”

修女回答说，“因为那时候，情况看似会更清晰明了。”

就在1960这一年，若望二十三在礼仪上进行了大量的改动，在教会里造成无序和混乱。为何圣母要选1960年公布秘密，又为何这些教宗对此事保持沉默并继续遮盖，这背后的原因，不由得让人怀疑。

葡萄牙Leiria教区的枢机主教Cerejeira说，“如果这是令人高兴的消息，我们早就会被告知了。既然现在，什么也没告诉我们，肯定因为这是个坏消息。”

第三秘密应该在1960年公开，但直到现在，什么也没有揭露。若望二十三毫不理睬圣母的要求。保禄六看完秘密后，命令Ottaviani枢机对外宣布，不公开第三秘密。若望保禄二也不会泄露第三秘密内容，仅仅说，要多念玫瑰经。

曾有许多人问路济亚修女第三秘密的内容，她回答说，“就在福音和默示录里，看一下吧。”她还特别指出，参考默示录第八章

天主教会怎么了？

和第十三章。

路济亚修女说“神父，童贞圣母很难过，因为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不关心她的信息。好人虽然继续原样过生活，但不重视她的信息。坏人根本看不到天主的惩罚正降临，继续陷在罪恶的生活中，丝毫不关心信息。相信我，神父，天主要用可怕的方式惩罚这个世界。天上的惩罚，已经迫在眉睫。”（路济亚修女与Fuentes神父的会面，1957年12月26日）

“神父，请告诉他们，童贞圣母告诉我的表兄方济各和表妹雅仙达和我，将有许多国家从世界上消失。她说，如果我们没有让俄罗斯这个可怜的国家改宗，那天主就会用俄罗斯，作为惩罚全世界的工具。”

“神父，我的使命不是告诉这个世界，一定会有肉身上或物质上的大惩罚，如果这个世界不做补赎的话。不！我的使命是告诉每个人，如果我们还沉溺于罪中，灵魂有迫在眉睫的永恒丧亡危险…撒殚用他全力诱惑我们，远离对祈祷的爱。神父，撒殚正在准备对荣福童贞展开决战，并且撒殚知道做什么能最冒犯天主，他还知道，怎么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引诱最多数量的灵魂。

至圣童贞，让我明白了，我们就生活在世界的末世了。她告诉我，撒殚正在准备对荣福童贞发动最后的决战，一方会胜利而另一方会遭受失败。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必须选择加入一方。要么我们选天主，要么我们选撒殚。没有其他选项的可能性。”

1966年7月25日，法蒂玛主教Venancio在牧灵信中，写道“法蒂

玛圣母还没有说完最后的话…法蒂玛信息不能被弱化，认为只是对可怕战争的预言感受…我们确认不止如此。”然后，在信中，主教谈到了教会里正发生的，丧失信仰和混乱溃败的可怕事件。

Alonso神父，在1976年出版了《法蒂玛的秘密、事实和传奇》一书，分析说“因此第三秘密的信息完全有可能，与教会内的信仰危机，和大量神职的疏忽失职有真实的关系。”

1970年4月4日，路济亚修女给当神父的外甥，写信说，“所以，不要听从那些迷惑人的教理…这场改革运动本质极其邪恶…我们必须每天念玫瑰经。这是法蒂玛圣母最推崇的祈祷，她预见到了邪恶的改革运动的来临，提前给我们准备好武器。撒殚知道，我们通过祈祷，能挽救自己。所以撒殚指挥这场运动，目的就是对抗祈祷，来摧毁我们。”

1970年9月16日，路济亚修女给Martins嬷嬷写信说，“看到当今巨大的混乱，还有这么多制造混乱的人，他们还占据着重要的职责岗位，这局面令人痛苦…这是因为撒殚打着美善的借口，把邪恶成功的渗透进来。于是，瞎子开始给其他人领路，就像吾主在福音中说的，灵魂情愿让自己受骗。我很高兴，能为天主牺牲自己，为了祂的教会得和平，奉献我一生，也为神父和所有的主教，特别是为那些受骗和上当的神职。”

1984年9月10日，法蒂玛主教Alberto Cosme Do Amaral说，“整个大陆丧失信仰，比国家被消灭还要糟糕；然而，整个欧洲的信仰正在渐渐消失，这的确是事实。”

玫瑰经

很多人以为，玫瑰经只是单调重复的祈祷，其实这认识不正确。玫瑰经是名副其实的金矿。问题在于，许多人只看到了玫瑰经的外表，没有钻研进去，所以得不到里面的丰富宝藏。要重视玫瑰经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它。

玫瑰经的祷文基于圣经，包括天主经和圣母经。然而，玫瑰经不仅仅是这些祷文的重复诵念。玫瑰经把我们带回历史中，帮助我们默想，耶稣和玛利亚的极佳的生活典范。借着信德之眼，我们再次目睹了2000年前发生在纳匝肋、白冷、耶路撒冷的奇妙之事。我们自己的生活就被提升，按照圣家生活为典范。根据信德之眼所见，玫瑰经就不单调枯燥了，而变得激动人心，有待探索。圣路易蒙福（St. Louis de Montfort）《玫瑰经的奥义》里，优美的解释了玫瑰经。摘录如下，

“玫瑰经由两种祷文组成：默祷和口祷。神圣玫瑰经的默祷，就是默想耶稣基督和祂荣福母亲的生命、死亡、和光荣的主要奥迹。口祷就是诵念15端圣母经，念天主经作为每端的开始。口祷时，默想和思维耶稣和圣母玛利亚所践行的十五德性，就是十五端的每一端所记载的。

在第一个五端里，我们必须崇敬和默想，五个欢喜奥迹；第二个五端是痛苦奥迹，而第三个五端则是荣福奥迹。因此，玫瑰经是一种默祷和口祷的神圣结合。诵念玫瑰经，让我们崇敬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生命、死亡、和光荣的奥迹和美德，并让我们学习如

何效法他们。

因为，玫瑰经本质上，就是由基督祷文和天神致敬组成；即天主经、圣母经；所以，它无疑是基督徒的第一个祷文，从宗徒时代流传至今，天主教徒天天诵念了上千年。

然而直到1214年，慈母圣教会才获得了现在样式的玫瑰经，和诵念的方式。是童贞圣母显现给圣多明我（St.Dominic），教导他玫瑰经，然后由圣人再给教会的；圣母告诉教导圣人，诵念玫瑰经是归化阿比尔派异端，和其他罪人的最有力的武器。”

教宗良十三，赞美玫瑰经，“我们所说的这种祷文形式，有特殊的名字，叫玫瑰经。这种排列方式既表现了玫瑰的甜蜜，又体现了花冠的魅力，用来崇敬荣福童贞，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为，她是天国‘奥秘的玫瑰’，又是头戴星之冠的天地之元后。应该保留，甚至恢复我们祖先的传统惯例，就是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镇，基督徒家庭，在辛劳的一天将要结束前，全家虔诚的聚集在圣母像前，诵念玫瑰经。圣母喜爱看到子女们一致虔诚的尊敬，就像亲爱的母亲一样，永远不会离开围绕着她的孩子们，分给他们家庭和睦的祝福，以及预尝天堂的味道…这种对玛利亚的联合祈祷，和赞颂，就是马上得喜乐和灵魂救赎的源泉。”

教宗庇护十二说，“让我们再次高举并尊重神圣玫瑰经，因为它综合了整部福音：上主奥迹的默想，夜晚的奉献，玫瑰的花冠，赞美的圣咏，家庭的祈祷，基督徒生活的简编，天堂恩宠的纯净祈求，当一生等待救恩之时的防御武器。在玫瑰经的指引下，愿传统

天主教会怎么了？

德性——信友过正当生活的忠信的守护者——在你们之中再次繁荣，愿追求更美好世界的望德，从你们开始。”

先教宗论玫瑰经

以下摘录了先教宗们和修女路济亚的评论，帮助人们理解，玫瑰经的重要性和美丽。

教宗良十三，通谕《Jucunda Semper 论玫瑰经》， “借着天主之母的仁慈圣心，我们诵念玫瑰经结出的果实，发生的转变，都表现出一致性和相似性。看到我们愿意用虔诚的祈祷和深情的赞颂，为她编织荣冠，对圣母来说，这是多么甜蜜的幸福啊！”

教宗本笃十五说，“在我的住地，我经常跟周围的人一起诵念玫瑰经。就是现在，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在我的小堂里，我们聚在一起，协调一致的诵念玫瑰经。”

教宗庇护九世说，“告诉你的信友，教宗不满意只降福玫瑰念珠，而希望他能每天祈祷玫瑰经，并邀请他的孩子们与他一起诵念。”

教宗庇护十一世，通谕《Ingravescentibus Malis 论玫瑰经》， “我们身处在一个自大骄傲的时代里，这个时代不仅嘲笑，还拒绝圣母的玫瑰经。但是，在任何时代里，任何条件下，都有无数圣洁的人组成玫瑰军团，不仅把玫瑰经当成最爱，虔诚的诵念，还用来当成最有力的武器对抗撒殚，来保持纯洁的生活，来热忱的求德性。一句话，用玫瑰经，促人类和平。”

教宗庇护十二世，通谕《Ingruentium Malorum 论诵念玫瑰

经》，“在家庭环境里，我们最渴望的就是玫瑰经的传统，适用到任何地方，虔诚的保持下去，持久的践行。如果小到家庭，大到社会、国家的首脑领导人，不遵守福音的原则和模式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修补当今摇摇欲坠的文明社会。”

修女路济亚论到玫瑰经

法蒂玛最后的亲身经历者，修女路济亚谈到玫瑰经的重要性时，说“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末世，至圣童贞增强诵念玫瑰经的效力，提升到了极高的程度，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全世界的家庭，或者全世界的修会，甚至全世界的每个人，每个国家，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不管是物质上的或者精神上的，玫瑰经都能解决，没有一点问题。我告诉你，没有一点问题，无论多么困难，只要我们诵念至圣玫瑰经，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靠着诵念玫瑰经，我们才能安慰吾主，为许多灵魂获得救恩。”

定断的原则

“如果你偏离了一点正轨，无论偏左多一点还是偏右多一点，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没有在正确的道路上。”——圣热罗尼莫

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里。但是，圣人们，先教宗们，道德神学家和法典学家，早已经给我们铺好了指引和原则，只要接受，照做就行。几乎任何可能遇到的情况，都已经处理好的指引，甚至遇到公开异端的教宗这种难题，也有指引。教会经历过各种大风大浪，在最后总是浮现出胜利。因为，基督许诺过，要与教会在一起，直到时间的尽头。

天主教会怎么了？

圣热罗尼莫说，“教会就像月亮，有时候会亏缺，但永远不会被摧毁；有时会变暗，但永远不会消失。”

只要追随照亮世界的光，听从天主的真教会训导，天主教徒就会安全抵达永生之港口。以下就会逐步讨论这些主题。

圣人们的话

“不论你是谁，只要你在讲新的教理，我求你不要自以为是宗徒。为什么你400年后，还试图教我们已经懂了的道理？为什么你提的教理是伯多禄和保禄认为不适合宣讲的？没有你的道理，到今天为止，这个世界还是一直都有基督徒。我会坚守我从孩童时候就获得的传统信仰。”——圣热罗尼莫

“决不允许给公教徒们，宣讲不是从宗徒们传下来的道理，现在不允许，将来也不允许。”——雷冷之圣味增爵

“坚定保持我们现在的信仰跟过去的完全一致。如果否认这一点，你就脱离了与教会的统一。”——圣多玛斯阿奎那

先教宗们的教导

“不反对错误，就是同意；不捍卫真理，就是压制；当我们有能力对抗恶人，却故意不去对抗时，至少也犯了鼓励恶人的罪。”——教宗斐理斯三世 (Pope Felix III)

“天主教教义，必须被完整全面的教导和阐述。不允许遗漏，或者用含糊的术语遮掩任何一条教义。”——教宗庇护十二世

道德神学家论异端教宗

“如果天主允许某个教宗是声名狼藉的顽固异端，这人就立刻不

再是教宗，宗座之位就空缺。”——圣罗伯·白敏 (Robert Bellarmine)（译者注：罗伯·白敏是一名天主教枢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神学家之一。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期，他曾在罗马耶稣会学院从事讲授神学的工作。他在《圣经》通俗本的修订工作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担任过天主教卡普阿总教区总主教。他被天主教会列为教会圣师。他曾参与天主教会反对焦尔达诺·布鲁诺和伽利略的审判）

圣罗伯·白敏在著作《论罗马教宗》里说，

“如果教宗伤害灵魂，给国家制造麻烦，甚至如果他要摧毁教会，那么抵制他，是合法的。我说的合法抵制，是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或者阻止执行他的命令。”

“如果一个教宗通过命令，或通过其他行为，来摧毁教会，那么人们可以抵制他，并阻止执行他的命令”方济各·维多利亚 (Francisco de Vitoria)

天主教法典1917版

由于异端而丧失教职

法典188条第四款：“对于任何职务，只要发生下列各款事实之一者，即默认职务丧失，不用宣告而成为出缺者：

第四款：教士公然违背天主信仰者。”

法典2316条：“自动故意用任何方法，帮助传扬异端者，即为异端嫌疑人。若情况延续，并未改正，则此人应被视为异端，受异端处罚。”

敌教宗

在教会历史中，对教宗选举结果的有效性，发生过很多次的争辩和挑战。教会称那些选举过程被质疑的教宗为“敌教宗”。他们要么是冒名顶替者，要么选举不符合法典，或有其他的瑕疵，所以他们都不是合法的圣伯多禄继承人。在某些历史时期，当时很难确定谁才是真正的教宗。甚至为此，而发生过战争。以下是所有敌教宗的名单和他们的任期。

在这份名单里，共有41个敌教宗。从3世纪开始，在4世纪、5世纪、6世纪、7世纪、8世纪、9世纪、10世纪、11世纪、12世纪、14世纪、15世纪，都有他们的非法任期。这就意味着，只有1世纪、2世纪、13世纪、16世纪、17世纪、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没有敌教宗出现过。如果历史会自我重复，那就意味着到了该出现敌教宗的时候了，因为上一个敌教宗是543年前出现的了。

41个敌教宗列表

Hippolytus 217-236 Clement III 1084-1100 Novatian 251-258

Theodoric 1100-1102 Felix II 355-365 Albert 1102

Ursinus 366-367 Sylvester IV 1105-1111 Eulalius 418-419

Gregory VIII 1118-1121 Laurentius 498-505 Celestine II

1124

Dioscurus 530 Anacletus II 1130-1138 Severinus 640

Victor IV 1138 Theodore 687 Victor IV 1159-1164

Paschal 687-692 Paschal III 1164-1168 Stephen II 752

Calixtus III 1168-1179 Constantine II 767-768
Innocent III 1179-1180 Philip 768 Nicholas V 1328-1330
John 844 Clement VII 1378-1394 Anastasius 855
Benedict XIII 1394-1424 Christopher 903-904 Alexander V 1409-
1410
Boniface VII 974 John XXIII 1410-1415 John XVI 997-998
Clement VIII 1424-1429 Gregory 1012 Benedict XIV 1424
Benedict X 1058-1059 Felix V 1439-1449 Honorius II
1061-1072

天主教会大分裂（Western Schism）

14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到15世纪的早年（1378-1417），历史上出现了最复杂的敌教宗的一个时期。这段时期，被称为天主教会大分裂，当时极少人才知道，谁是真正有效选举的教宗。

1378年4月8日，乌尔班六世（Urban VI）有效当选教宗，一年后去世（1379）。他之后的三位继任者Boniface IX(1389-1404)，Innocent VII(1404-1406)，和Gregory XII（1406-1415）都被认为是合法有效的教宗。

但是，选举乌尔班六世的枢机们，在后来，故意错误的宣布乌尔班六世的选举无效。于是，这些枢机们选举了Clement VII为教宗，任期从1378-1394，之后的继任者为Benedict XIII，但是在1417年的康斯坦茨大公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上被罢免。

Pisa大公会议，在没有教宗权柄的情况下，却选出了一位

天主教会怎么了？

Alexander V (1409-1410), 宣布Gregory XII和Benedict XIII为裂教者，其继任者为John XXIII (1410-1415)。（译者注：即历史上的敌教宗若望二十三。所以，庇护十二后，召集梵二的若望二十三，为何再次用来敌教宗若望二十三为名号，意义耐人寻味）

1414年，合法教宗Gregory XII召集了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于是本次公会议就有了权柄，罢黜了敌教宗若望二十三，接受了大会召集人，教宗Gregory XII的辞任，驳回了Benedict XIII的申诉。1417年11月11日，新教宗马丁五世（Martin V）当选，结束了天主教会大分裂的混乱局面。

我们今天的情况，跟历史相比，又有多少差异呢？

最后的分析

梵二后，全世界范围内，天主教会步履维艰，陷于混乱失序当中。这混乱局面看似没有尽头。天主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

基督的警告

基督曾经警告我们，有假先知和骗子会兴起。基督命令我们，要知道有假先知，并且给那些热衷于引入新教理的人打上了臭名昭著的记号，把他们跟祂的教会区别开。祂命令我们信祂的教会，所以祂清楚的显示了祂建立的教会，是整个世界里，毫无谬误的，不会谬误的：这样的教会所教导的，才是安全的，无误的，才值得听从；最后，既然是天主建立的教会，真理之神就一定会教导和引导她，直到世界的尽头。

许多个世纪以来，很多人不断试图摧毁天主教会，使用了各种

各样的办法。他们发现，迫害教会只能让教会发展的更好。所以，就换成了渗透教会的方式。虽然，渗透教会需要花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却非常有效。如果久攻不下一个堡垒，那就派个间谍去打开堡垒的大门。一个邪恶阴毒的机会被设计出来。有一些男男女女，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摧毁教会，想尽办法进了天主教的大小修院和女修院。几年后，这些野心勃勃的男女，占据了不小的高位，掌握了权力。打好了基础，他们就协助其他跟他们一样意图的人，搭梯子向上爬。神父成为主教，主教成为枢机，枢机就能选他们自己人，成为“教宗”。教育部门的许多负责人，也能影响许多人的思想。他们编写教材，塑造未来神职的方向。

1958年庇护十二去世后，一个由现代主义者、共济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联盟，接管了梵蒂冈。他们已经身居高位，能放手大干一场了，因为他们的敌人，庇护十二已经不是阻碍。他们在关键岗位，安排自己人。这些人领导，并控制了大公合一运动委员会和礼仪委员会，以梵蒂冈的名义，签发了许多的改革法令。

圣经早已告诉我们，会发生一场极大的、普遍的背叛天主。今天，我们正在目睹这场大背教。天主允许大背教的发生，为惩罚梵二前许多天主教徒的松懈和懒散。当时许多天主教徒，很明显不重视自己的信仰。否则，那些现代主义者的所为，绝不可能被如此广泛的接受，进展的如此顺利。

主教们只敢低着头，跟着大部分人群走。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反对梵二改变的年老主教去世了。他们的职位立刻被换上继承梵

天主教会怎么了？

二工作的人。甚至，今天有许多远离梵蒂冈的，自由球员似的主教，他们也在做着现代主义者做的事情。

有些读者可能会说“听起来，两位作者在讲一个阴谋论。”他俩不仅觉得这是一个阴谋，他俩还知道，的确这是一个阴谋。站在这一切背后的，就是撒殚。

许多世纪以来，天主教会就是撒殚的“头号敌人”。教会的职责，就是带领、指引人们，走通往天国的“窄路”。如果撒殚能占领天主教会，他就能实现他最大的目的。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天主教会一直存在，直到时间的尽头。然而，撒殚打造了一个假教会，取名天主教会。这个假教会，狡猾巧妙的控制了梵蒂冈，控制了教会的机构和财产。撒殚把“他的”人，放在显要的位置上。他能欺骗许多众人。要记住，他用了两千年，来实施这个计划。圣经早就预言了这些事。（请重新读本书介绍）

远离天主

这个世界是否赞扬我们，或者我们是不是“随大流”，在天主看来，根本不重要。惩罚世罪的大洪水来临时，只有厄诺方舟上的八个人还保持对天主的忠贞。撒罗满死后，以色列的十族分支都背叛了天主。只有犹大和本雅明两族保持忠贞。

这十个曾经的以色列部族，人数远多于剩下的两族。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就像异端一样；一些年后，他们就彻底消失在历史里，只剩下族名…

天主怜悯了剩下的两族。全世界的救主，就来自这两族。天主

教会也一样：她目睹了异端的兴起和消亡，有些异端甚至看起来威胁到教会的存亡；但是这些异端都消失了，只有教会依然存在，一直到时间的尽头。

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吗？

诡秘狡猾的亚流异端（Arian），第四世纪曾经席卷世界，使大量的天主教徒拒绝承认基督的神性。一些历史学者声称，当时八成至九成的西方文明都接受了亚流主义。当时罗马很多省份的总督，都接受这个思想，因为这是一种异教和基督教的折衷信仰。有钱人、平民和罗马士兵都接受了这个当时的流行信仰。很多主教也认同错误的亚流教导，再传给自己的教民。这时，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亚流，他就是圣亚大纳削（St.Athanasius）。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上，他是天主谴责亚流异端的工具。因为他坚守信仰，他被五次流放。

亚流异端，把荣福至圣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基督，降低为半神半人，这种认识，不仅彻底毁掉了三位一体，也毁了降生成人和救赎。不承认耶稣基督有神人二性，那么，基于从白冷到加尔瓦略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教会的教导，好比一间石头房子，底下一层是上一层的基础，抽掉第一层，整个房子就摇摇欲坠。

圣亚大纳削坚守真理的堡垒，独自对抗整个世界。他一人对抗异端主教、异端神父和异端平信徒，甚至对抗君士坦丁皇帝。

异端未来再次受谴责，但现在他们有基督徒皇帝的支持，对抗驱逐令，因为皇帝担心驱逐他们会引发暴乱，而不是致力于维护信

天主教会怎么了？

仰的纯洁，这些异端继续着他们的地位，和教会的职务。在某一时刻，他们甚至占领几乎所有的关键职位。圣热罗尼莫面对此情此景，说“整个世界都为曾与亚流为伍的历史，而感到痛苦”

圣亚大纳削是当时最伟大的人之一。他勇敢的坚持，为基督贏回了整个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还发生了各种对天主教会的叛教、裂教。十一世纪，整个西欧和亚洲的东正教切断了跟罗马的纽带。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掀起对教会的革命。他死后，德国的君主们利用了路德制造的混乱局面，把路德的改革，扩张为全面的完整的革命。这些王公贵族，利用这个政治机会，没收教产，增强他们在德国领土的政治地位。“半个欧洲都喝下了有毒的新教义，这教义首先否认在超性领域的信仰权柄，然后，就发展为否认信仰本身，并把旧信仰从社会中，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驱逐出去。”

十六世纪，亨利八世把天主教会从英国赶了出去。

在这些国家里，神父、主教和宗主教，带领着信友加入本地教会，偏离了真教会和真理。既然过去发生过，那现在很有可能再次发生。我们今天已经见证到了，不是吗？

还是同一个教会吗？

梵二召开前，连续六位教宗谴责合一主义、信仰自由主义、修改礼仪、现代主义、信理进化论、多元论。

梵二法令，跟梵二后几位教宗签发的各种文件，却提倡上述梵二前教宗所反对的。

他们绝不可能同时都正确。

梵二后的教宗们，都在教导天主教会不再是唯一的真教会。与其他宗教开展对话，其他宗教信徒也是“天主的子民”，都是官方写在他们的通谕里，教宗发布或者公开讲话里的，是被提倡的。不仅鼓励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非基督徒共同朝拜，甚至是官方的法令要求。这几个人不是仅仅做了小的改动，他们实际上为天主教会构建了一个新的路线。

基督从未鼓励与假宗教对话，更不用说参加异教的朝拜活动。基督在信仰方面从未有一丝的折衷妥协。祂反对谬误，反对邪恶，教导天主的真道路。基督对人类满怀怜悯与同情。但，祂依然谴责法利赛人的虚伪，缺乏真正的领导。

两千年来，教宗们、圣人们、教父们、圣师博士们只教导同一种持续的、不变的天主教理。但是过去六十年来，梵二却教导与两千年相悖的道理。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现在还是同一个教会吗？”

这些是如何发生的？

有人可能说“这怎么会是一个新教会？我现在还去圣母堂；墨菲神父还在当本堂，学校也还在那。”我们来分析一下。的确，教堂的建筑还是同一个，但是内在的东西已经彻底不一样。新弥撒不仅是新的，更重要是假弥撒。讲道台上讲的东西，也不是基督福音里的。新的圣事，也不是基督定立的。这不是同一个天主教会的两个不同方面，而根本是两个不同的教会！甚至连瞻礼单都不一样。两者的差异如此之大，而相似性如此的少。

天主教会怎么了？

教会的四个标记

基督真正的教会，有四个标记，来区别于其他假教会：至一的、至圣的、大公的和宗徒传下来的。梵二后的新教会，缺少这四个标记。

第一，在没有信仰的地方，就谈不上信仰的统一，这时候的教会就不是至一的。所以，一个包含异端的教会，不可能说是至一的。

梵二新教会，在教理和礼仪上，没有统一性，因为每个堂区和每个堂区之间，教理和仪式，包括弥撒和圣事，都不一样。某个堂的弥撒可能有舞蹈、摇滚乐、气球和小丑表演，附近的另一个就会有他们自己版本的弥撒。你在同一所城市，去参加四个不同的天主堂，会发现差别极大。你可能会感到自己参加了一场誓反教的仪式，但是又搞不清是哪个派别的誓反教。每个堂区有每个堂区独特的新圣事，特别是独特的和好圣事。

第二，如果一个教会的教义不纯，信仰空洞，就不是至圣的。

梵二新教会没有至圣的标记。圣化灵魂的首要方法，就是弥撒圣祭和圣事。然而，新教会的圣事已经被晚餐仪式和人造圣事取代了。我们看不到任何至圣的标记，如：大量的皈依或改宗，增长的圣召数目，持续增长的灵性生命和信仰热忱。（相反，只看到圣召和领洗的稳定减少和下降）基督徒救恩的福音，被社会化福音所取代。天主制定的标准，被这个世界的标准所取代。

第三，因为信仰是大公的，所以教会才被称为大公教会。大公

信仰不能包括谬误，否则就不是大公的。

梵二新教会不是大公的。大公，意味着普世，普遍。但是梵二教会的教义和道德，每个堂区都不一样。今天，想在两个堂区找到一模一样的弥撒和圣事，都很困难。想找到两个神父或者两个主教，所教导的信仰完全一致，也是一样的情况。一个教区的牧者可能教导说，堕胎是重罪，然而另一个堂区却可能说，堕胎不是罪。梵二新教会根本没有教导一致的信理。

第四，梵二后的新教会不是来自宗徒的。因为宗徒绝不会教导任何谬误道理，不管是重要的道理，还是不重要的道理，因此，如果基督的教会没有讲正确的道理，而是在不管大或小的道理上撒了谎，那这就不是来自宗徒的道理，这样的教会就不是宗徒的教会。只有完整无缺的传宗徒的道理，才是宗徒的教会。

宗徒们绝不会教导现代主义，或者跟假信仰去对话。他们为了给世界传播基督的福音，甘愿洒热血殉道。梵二新教会却鼓励跟假信仰对话，教导现代主义。因为这教会不是基督建立的，不是来自宗徒的，不是天主教会。

另外，宗徒传承是不可打断的链条，链条往回倒推，不管经过多少世纪，多少主教和教宗，都回到耶稣基督那里。但是，梵二新的晋牧礼，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梵二后的宗徒链条已经断了。

激进的变化

想象一下，如果全世界的学校老师，一起开会决定，必须彻底改革教育。学生们就会重新接受教育。曾经的数学课、科学课、语

天主教会怎么了？

文课都是错的，必须重写教材。以前的加减法、语法词汇都是不合法的。几千年的科学研究、历史、传承、语言都会变成一团糟。人们是不会接受这种胡说八道的。但是，在信仰领域，这就是梵二所做的。

新教会是天主设立的，还是人创造的？

圣多玛斯阿奎那说，“月亮之光来自太阳，教会之美就如同月亮，因为她的光来自她的净配基督，受祂的恩宠而照耀。”

圣希拉里把天主教会称为“基督的口，因为基督对教会，通过教会，揭示奥秘。”

但是，这些特征无法适用于梵二新教会。因为，它没有以基督为基础，而是以欺诈性的人的冲动为基础。天主教会可不只是在经历一个不好的时刻。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教会革命，一场以摧毁弥撒圣祭和天主教会为根本目的的大革命。今天这个自称是天主教会的组织，是一个新教会，不是真的天主教会。

圣保禄在迦拉达书中说“无论谁，即使是我们，或是从天上降下的一位天神，若给你们宣讲的福音，与我们给你们所宣讲的福音不同，当受诅咒。”

圣希拉里还说“人没有创立信仰的权力；人没有权力，命令其他人该做什么来救灵魂。信仰必须来自天主，只要不是天主创立的，任何信仰都是假信仰，只不过是人类的组织机构，而不是天主的机构。”

圣多玛斯摩尔

圣多玛斯摩尔，是英王亨利八世时期的英格兰大法官。面对迫害，他选择了殉道，而不愿意妥协他天主教信仰。当他从Norfolk公爵那里得知，英格兰的主教们，不仅同意了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还同意了建立英格兰国教的请求，他就辞去了英格兰大法官的职位。圣若望费舍，是当时英格兰所有主教里，唯一反对亨利八世的主教。他被关进国王监狱，之后被处决殉道，现在是天上诸圣之一。

根据Robert Bolt剧本拍摄的电影《四季之人 A Man For All Seasons》讲述了圣多玛斯摩尔的故事，里面有一段对白：

Norfolk公爵：为什么，多玛斯，为什么？让我搞懂，因为我现在告诉了你，从我的立场看，（你的辞职）就是懦夫行为。

多玛斯摩尔：这不是改革。这是对教会开战。

Norfolk公爵：你这么做有道理吗？你的一切都被没收了，甚至你同胞对你的尊重也没了，你仅仅就为了一个理论？

多玛斯摩尔：是的，一个理论。是，为了即看不到，又摸不到的理论。但是我相信这理论是真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到做决定的时刻了

我们可以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把头埋进沙子。或者在这考验人的时代，我们可以向天主祈祷，活出我们的天主信仰，研究教理，研究当前的状况。今日的天主教友们，最终必须做选择，是听从有两千年历史的，两百六十位教宗的天主教会的教导；还是听从过去六十年，梵二和梵二后教宗们的教导。因为他们完全是相反

天主教会怎么了？

的，不可能都正确。骑着墙走可以走一时，但是不可能走永远。

基督妥协过吗？

吾主在葛法翁会堂，解释圣体奥迹的时候，他的许多门徒窃窃私语说“这话生硬，谁能听得下去呢？”（若望6:61）

难道基督为取悦这些人，为说这话道歉，然后修改祂的教导了吗？圣经记载的恰恰相反。

“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了，不再同他往来。”（若望6:67）

基督对宗徒们说“你们也愿走吗？”（若望6:68）

圣伯多禄回答说“主！惟你有永生之言，我们去投奔谁呢？我们已知道你是基督，天主子。”（若望6:69）

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每个人都要选自己的领袖，是基督呢，还是撒殚？你服从真理，还是谬误？你决定！

新教会是从天主来的吗？

天主至高至大，永恒且不变。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祂都保持一致，永远一样。祂的法律和祂的教会，也是这样。谁给了人类权柄，敢改变天主的法律和教会？是谁召集了梵二的现代主义神学家，为适应现代社会，重编了圣经，重释了福音，重订了天主十诫？谁给他们的权力，摧毁了对天主的神圣祭献，这祭献是基督传递给宗徒，一代代传下来，用人造的礼仪来取代？为什么，今天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一边抱怨，却一边眼看着教会的核心被窃取？这是因为教会的现代主义领导人，依然用教会当成陷阱（披着羊皮

的狼），来欺骗他们，为的是带着平信徒，实现他们现代主义者的目的。天主教徒抱怨的原因，难道不正是因为，新教会拒绝用真教会的训导来指导他们吗？

今天的新教会，干什么都允许，唯独不允许服从传统的天主教理。他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在对话上。但是，他们唯独不跟希望保留天主教传统的人对话！就是不跟忠贞于基督，忠贞于长久传递下来的传统教导的教友进行对话。

我们深爱的罗马天主教会，被阴险狡诈的颠覆和渗透，成了牺牲品。大多数人都追随了梵二的内部毁灭之路。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服从，跟着变化一起走。难道我们要服从梵二新教会的这些讲异端，宽恕异端的神父、主教、神学家、枢机和“教宗”吗？

今日适用的指导

真听命与假听命

天主掌握着一切终极权柄。天主允许，人类合法的权威（如政府）替天主维护社会秩序。如果人们的权威制定的法律，与天主的法律相违背，下令让别人遵守。这些违背天主法律的人法，必须拒绝，不能服从。比方，你继承了一座古老的城堡。然后，一个骗子号称是你的远方亲戚，非法的得到了所有权，然后下令拍卖家具，破坏并彻底拆除城堡，并修建新的建筑，并委托你来负责执行。不仅旧建筑被拆掉，原址修的新建筑，名称依然不变。这还是同样的城堡吗？你会加入到拆迁工程中吗？

我们看到，在天主教学校里，用新的败坏教理和性别教育，使

天主教会怎么了？

得儿童的灵魂堕落。我们看到，神父和修女用没有底限的新道德来摧毁青春期的灵魂。

梵二教理有这么多的明显异端和破绽，但是又有多少神职和平信徒，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试图合理化这些异端？每一次，从梵蒂冈爆出丑闻和可憎之事时，又有多少人低头服从呢？他们服从了异端、亵渎和妥协；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他们虽然服从教会的权柄，但是他们的良心说，做错了。

如果父母教育孩子，去盗窃，去违反天主的法律，孩子们应该服从这样的父母吗？当然不！如果神父和主教，讲不是基督传下来的道理，我们应当服从他们吗？当然也不！

牧者还是职员？

某些堂区神父，让羊群用被异端教理、谬误教义和堕落的礼仪，污染过的水源解渴，耶稣基督会怎么看待他们？有多少神职，不警告羊群他们面临的危险，允许羊被撒殚之狼给夺走？

谁应该负终极责任？

作为宗徒传人的主教们？有些人说，“我的主教自己不讲异端道理，他只不过在他教区内允许。”根据教会的教导，对发生在教区辖内的所有讲道和教导，由教区的主教负责。如果他知晓，还允许教区里有异端活动，那这异端就是他的。梵二后，异端道理如闸放水般涌入，那时只有极个别的主教，勇敢站出来对抗。然而许多主教在梵二后，却推广异端教理，破坏弥撒，对天主教圣事和信仰进行戏剧性的改变。为什么？

命令从罗马而来

领导层级都是自上而下的，教宗告知主教，主教告知神父，神父告知你。能当上主教候选人，是因为他们的“正确思想”。梵二的教宗们，只任命现代主义者，或者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人当主教。这些人随后就帮助撒殚，从教会内部进行渗透和攻击。对罗马来的命令，现代主义者的主教只服从他们愿意服从的。而且，他们自己根据自己的理论，也可以发布自己的命令，不用考虑罗马的意见。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罗马天主教理的分崩离析。极个别的主教反对梵二谬误。今天，更是寥寥无几的主教依然保持对基督，对天主教会的忠贞。

教宗是基督在世上的代理，教宗的职责，不是呆坐着光看这一切发生。教宗的责任，是保护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使之完好无缺，未受损害。他不可能坐在教会的废墟，只会不停的抱怨，更不可能协同搞破坏。

真正的教会，不会犯错

耶稣曾许诺，保护教会免于谬误。如果耶稣的许诺和预言是假的，那祂就不是天主，因为天主不会撒谎。耶稣说：“你是伯多禄（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决不能战胜她。”如果教会能犯错，那圣神就不在教会中，基督就没有信守祂的诺言——绝对不可能…如果基督与教会天天在一起，教会就不可能教导谬误，就不可能带人远离天主。

教宗无误论

天主教会怎么了？

天主教徒必须相信，整个教会建立在伯多禄磐石之上；所有的教宗，在事关全教会的信仰和伦理问题上，不可能犯错。如果某个教宗公开的教导异端，他绝对没有圣神的启迪。这是很显然的。基督亲自赋予教宗领导教会和指引教会的独一无二责任，这就是首席第一。基督对圣伯多禄说“谁听从你，就是听从我”（路加10:16）

圣伯多禄和他的继承人，也就是教宗们，在信仰和伦理的真理方面，自然绝不可能偏离；因为，他们受到圣神的启迪，能以基督之名，发表讲话。这就被称为教宗无误论。

无误论的范围，包括基督徒信仰的传统（信仰），和基督徒生活的方式（伦理道德）；无误论，关系到一个人必须信什么，和一个人必须做什么，如果他们想要得救恩的话。

天主教会，不可能改变对信仰和对伦理的训导。但是，天主教会可以更清晰的，更完整的，阐述已有的教理。年复一年，教会总是宣布不变的教理。她的教理不需要改革，因为它们来自神的启迪，降生成人的天主的工程。

教宗无误的范围，包括神圣启示的全部内容，也仅限于神圣启示。教宗不能在神圣启示的信仰宝库之外，另外增添。他的使命，是宣告，教导，维护，保持神圣启示的信仰宝库。对信仰的保护和阐述，是他的巨大任务。不是由教宗他来定立新的信理。因为神圣的启示已经完整了。

换句话说，天主希望我们人类了解的真理，已经全部启示给我们了。不会再出现新的信理，因为关于信理方面，天主的工作已经

结束。甚至教宗，也不能教导基督没有教导过的。

天主教会，可以有坏教宗、腐败的教宗、甚至一个没有道德的教宗，但是不可能有公开教导异端的教宗，也不可能有教导基督没有教导过的教宗。一个教宗不可能公开的带着教会犯错误，因为他是基督在世上的代理。

Semper Eadem (拉丁格言：永远一样)

天主教会不仅已经存续了二十个世纪，而且她还会永久保持不变。Semper Eadem 是她的骄傲，但也是真值得夸耀的。她保持着原样的教义，原样的构造，原样的组织结构，原样的圣事，原样的崇拜。这是事实，在一切历史里，如此的独一无二，在人类的编年史里，是一个无可比拟的事实。如果考虑到其他类型的政府，要靠对外敌的妥协、屈服、让步，才获得延续几个世纪，甚至还要靠修改宪法，以适应某时某地的历史偏见，不能不说天主教会能长久维持原样是一个奇迹，在她的本质原则上，和履行教牧权上，她永远保持不变和强硬。

教宗和诺理一世 (Honorius I)

你知道教宗和诺理一世 (625-638) 的事例吗？他去世后，受到绝罚和谴责，他的遗骸被扔进野地里。教宗和诺理一世受谴责的原因，不是因为他郑重地教导了异端，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他作为教宗，没有采取行动，压制异端。他是无误的，而且他没有对教会公开教导过异端；但是，由于他没有谴责异端，他仍受到绝罚。

天主教宗以首席牧人的责任，牧放基督的羊群，绝对不可能给

天主教会怎么了？

普世教会，公开教导错误的教义。这是自相矛盾的用词，就好比一个正方形的圆圈，也是自相矛盾的，这两个词，是相互排斥，不能同时存在。

严重的进退两难处境

今天，我们面临一个严重的进退两难处境。本书作者，也不能给出全部的答案。他俩用多年来研究教会的问题。你也许不会认同他俩的最终分析。但是，当你认真的考虑亲眼目睹的证据时，你最终肯定有结论。要么，基督对我们撒谎，放任教会陷于谬误。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圣安色莫（St.Anselm，译者注：教会圣师，意大利中世纪哲学家、神学家，1093年至1109年任天主教坎特伯里总教区总主教。被尊称为最后一位教父与第一位经院哲学学者）告诉我们，

“圣伯多禄的渔船，可能被迫害的海浪打翻，但是绝不会沉底，因为基督在船上。”

另一个可能，就是伯多禄之位的占有者，或由于丧失信仰，而丧失了职位；或从一开始，就不是有效的教宗。这是精确的结论，因为，我们相信圣统制，相信教宗无误论，所以才能得出这个结论。对教会的当前处境，没有其他似是而非的解释。

我们不是擅自的定断某人；那是天主的。我们不是谴责JP2和其他的梵二“教宗”们，谴责是天主的。但是，我们谴责异端言行，比如，错误的合一运动，错误的信仰自由和信仰无差别主义，设立新圣事，誓反教的礼仪，把重心从天主转向人。

不相信教宗无误论的天主教徒，是裂教者，不属于天主教会，跟希腊东正教是一样的。今天的传统罗马天主教徒相信教宗无误论。他们相信，梵二后的这几位号称“教宗”者，是谬误的。虽然传统天主教徒反对这几个人，但传统天主教徒不是裂教者。

有许多理论，试图解释今日的天主教会处境。但是，从梵蒂冈，不断的爆出各种异端和谬误，这是事实。本书的作者，相信圣伯多禄之位是空缺的（Sede Vacante）；教会正在经历一段两个教宗之间的空位期（Interregnum）。在以基督之名，事关信仰和伦理的主题，发表公开讲话时，真教宗就不可能教导异端。圣神不会宽恕谬误。

别盲从我们的话；你自己要检查。你拿出梵二前的巴尔的摩教理，跟梵二后的新教理，对比一下。拿出你梵二前的拉丁弥撒经书，看看新弥撒还有多少一样的。对比梵二前的几位教宗的通谕和讲话，再看看梵二后的几位。为什么是完全相反的？为什么新圣事，跟基督留给我们的圣事，差别如此大？

我们今天看到的，不是传统教导的新方式，而是一个新教会、新礼仪、新圣事、新教导。拒绝接受这些新发明的天主徒，并没有离开天主教会。他们一直保留着从小教导的信仰，那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信仰。

所以，本书的读者们，要在人造的60年的信仰和天主子建立的2000年信理不变的信仰之间，做出选择。选择以人为中心的誓反教礼仪，还是基督和宗徒传下来的礼仪；选择可疑的圣事，还是基督

天主教会怎么了？

亲自定立的真圣事；选择像吹风一样善变的教导，还是选择基督留下的坚定如磐石，永远不变的教理。

本书频繁的问读者这个问题：天主教会怎么了？前面已经讨论过“小丑弥撒”、“波尔卡弥撒”、跳舞的修女、传真机办告解、神学家、主教甚至教宗讲异端，推动与共产主义、与巫毒教、与无神论进行对话，等等你能想到的，令人震惊的事实。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真的是天主教会吗？令人痛苦的回答：这不是！梵二后，“天主教会”的急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新教会，跟基督建立的教会根本不是同一个。这个新教会，缺少天主教会四个特征，是人造的，非天主的。

天主教会并没有怎么了。天主教会依然保持原样，从未改变过，也永远不变。也许现在天主教会的人数变少了，但是，这就是基督预言过的大背教时代。这不是一个数字游戏。

现在，忠贞的天主教徒散落在世界各地，依然服从一直不变的天主教理。有效晋铎的神父和有效晋牧主教，还在继续这基督和宗徒们的事业。他们还在献真弥撒圣祭，行有效的圣事。在世界的许多大城市里，还能找得到他们。请向天主祈祷，赐给你选择的勇气和力量。本书作者保证为你们祈祷。

设想，如果全镇只有一个誓反教堂，主日时候，镇上的天主教徒能去参加誓反教的礼仪，满全主日的义务吗，还能说自己是天主教徒吗？当然不能。梵二后，天主教堂只剩下外表是天主教建筑，而内在全是誓反教化的。如果新礼弥撒不是天主教的，天主教徒就

不应该参加。如果教导不是来自基督的，也不应该听从。

天主为什么允许错误和困惑发生？天主允许，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在祈祷中转向祂，才能找到祂，跟随祂，证明自己对天主的忠贞和爱。

就在田纳西州的克利夫兰以北，75号高速要穿过一个多雾的低洼地带。每当起雾，雾气就与附近造纸厂的烟混合，在高速上行成浓雾。经常会有三四十辆，乃至多达五十辆汽车在浓雾中发生连环追尾，给司机和乘客造成严重的伤害。梵二新教会的处境，与这浓雾漫天的情形相类似。

从伊甸园的亚当和厄娃起，天主就把自由意志，作为礼物赏给每个人。自由意志的功能，让每个人拥有选择能力，要么选美善，要么选邪恶。进天国的人，都不是靠偶然，误打误撞进去的。进天国，必须要有功绩。教会内今日的困惑，堪比在田纳西高速的浓雾中开车一样。谨慎的司机，遇到浓雾，会在路边停车，等待路况明朗。同样的，审慎的天主教徒，也应该暂时不要去梵二新教会，直到情况明朗。不顾路面危险的司机，可能会死亡。不顾新教会危险的天主教徒，可能会丧失救恩的机会。

当今的时代，我们必须要完全相信天主。天主是信实的，只要我们求，祂就会给我们光照与恩宠。

本书作者认为，用庇护十二在1946年5月13日的讲话，作为本书的总结是最好不过的：

“在这历史的决定性时刻，撒殚的王国用各种方法，释放了各种

天主教会怎么了？

势力，执行恶魔的策略，来摧毁信仰与道德，以及天主的王国。光明的子女和天主的子民，如果希望避免比战争造成的破坏，更加严重的结局，就必须用各种方法，立志尽自己的全力对抗撒殚。

在这场斗争里，没人能身处中立或犹豫不决。我们需要一个启迪的，确信的和无惧的天主教理，一个能激起信德的，符合十诫的教理，一个能指导公众和个人的思想与行动的天主教理。”

今天的天主教徒该怎么做

望弥撒

1) 仔细详查本书所列举的事实后，读者应得出结论，参加新弥撒，会损害灵魂得救恩。所以，如果重视灵魂救恩的话，第一步应该停止参加新弥撒。（译者建议：对于中国教友而言，无论爱国会，还是地下，当今都是新弥撒，二者没有区别，都不应该去）

2) 特许弥撒，是一种妥协的包装，圣事有效性非常可疑。所以，也不应该去。（译者注：中国没有特许弥撒。至少译者从未听说过，哪个爱国会的堂，或者哪个地下的堂，在做拉丁文的弥撒。此外，新礼晋铎的神父主教，自己是不是有效神职都可疑，能不能成圣事，更可疑。）

3) 寻找有效的拉丁弥撒。（译者注：中国教友应寻找，并联系国外传统神父主教。比如本书作者所在的传统修会，在世界各地都有修会神父，如菲律宾和俄罗斯。）

4) 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拉丁弥撒，主日就在家念玫瑰经，念拉丁弥撒经书。也可以上网看国外传统神父主教的弥撒视频。

祈祷

- 1) 每天诵念玫瑰经，会有特别的恩宠。每日诵念玫瑰经的天主教徒会领受到光照和力量，来践行每日责任，对抗邪恶，特别是在当今的混乱中。
- 2) 尽可能的参加首瞻礼六的耶稣圣心礼敬和首瞻礼七的圣母圣心礼敬。
- 3) 每个周五尽可能拜苦路。

学习研究

- 1) 尽量寻找，并阅读梵二前的中文教理、中文灵修书籍。
- 2) 上网寻找传统修会的书籍、期刊、网站和文章。